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一四冊目次

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　明嘉靖七年徐棨鈔本　〇〇一

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宋）胡仔撰

明嘉靖七年徐梁鈔本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績溪人，舜陟之子。以蔭授迪功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官至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後卜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其書繼阮閱詩話總龜而作。前有自序，稱閱所載者皆不錄。二書相輔而行，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者居多，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採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故閱書不甚見重於世，而此書則諸家援據多所取資焉。新安文獻志引方回漁隱叢話考曰：元任寓居霅上，謂阮閱閎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紀，以年代為後先。回幼好之，學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閎休分門為未然，有湯巖起者，閩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為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其以歷代詩人為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斷以己意，視皇朝類苑中概而並書者，豈不為優云云。雖鄉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論也。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録

第一 國風漢魏六朝上
第二 國風漢魏六朝下
第三 五柳先生上
第四 五柳先生下
第五 李謫仙
第六 杜少陵一
第七 杜少陵二
第八 杜少陵三
第九 杜少陵四
第十 杜少陵五
第十一 杜少陵六
第十二 杜少陵七
第十三 杜少陵八
第十四 杜少陵九
第十五 駱賓王 王摩詰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六 韓吏部上
第十七 韓吏部中
第十八

韓吏部下

第十九　柳柳州

第二十　李習之　李長吉　李衛公

常建　嚴維　涂李海

劉賓客

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第二十二　唐彥謙　西崑體　王建

第二十三　杜牧之　溫庭筠　杜荀鶴

韓致元　借對　半夜鍾

熟食清明

第二十四　陽關霓裳　祕色　唐人雜記

楊凝式　羅隱　五季雜記

第二十五　宋朝　盧多遜　徐鉉

王元之　張乖崖　寇萊公

王文穆　丁晉公　夏英公

陳恭公　附杜默

第二十六　晏元獻　宋莒公　宋景文

王居玉

第二十七　陳文惠　蔡文忠　韓魏公

杜祁公　張文定　陳亞

林和靖

第二十八　范文正　文潞公　王岐公

趙清獻　范蜀公　司馬溫公

韓持國　韓玉汝

第二十九　六一居士上

第三十 四
六一居士下
第三十一
梅聖俞
第三十二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第三十七
王逢原 蔡天啓 俞清老秀老
袁世弼 郭功甫 張子野
賀方回

第三十八 五
東坡一
第三十九
東坡二
第四十
東坡三
第四十一
東坡四
第四十二
東坡五
第四十三
東坡六
第四十四
東坡七
第四十五 六
東坡八
第四十六
東坡九

第四十七
山谷上
第四十八
山谷中
第四十九
山谷下
第五十
秦少游
第五十一
後山居士 晁無咎 張文潛
第五十二
徐仲車 謝無逸 潘邠老
邢敦夫 高子勉 胡少汲
張芸叟 楊公濟 王仲至
崔德符 趙循道 任子固
第五十三之
無盡居士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呂居仁 汪彥章
蘇養直 謝
徐竹 詹存中 周明老
的對 水晶宮
第五十四
宋朝襍記上
第五十五
宋朝襍記下
第五十六
文殊 遠法師 古靈
圓澤 靈澈 船子和尚
參寥 洪覺範 王梵志
第五十七
雪竇 贊元 了元
秀老 惠詮 清順
僧詩無蔬筍氣 戲詞
蒸豚詩湯泉詩 夏雲詩
緇黃襍記
第五十八

第五十八
回仙 神仙襍記
鬼詩
第五十九
長短歌
第六十全
憶妓詩 洞仙歌 花蕋夫人
虞美人草行 回文詩
琵琶 囀春鶯 媚兒
魯生 麗人襍記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目錄

漁隱叢話卷第一 前集

苕溪漁隱胡 仔 纂集

國風漢魏六朝上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耶

漫叟詩話云詩三百篇各有其音傳注之學多失其本意而流俗俚習至不知變尚多者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則桑梓以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凌踐則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親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宋子京筆記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朝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朝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耳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全差誤遂相承繆

亦如郡守爲一庵也

後山詩話云子厚謂屈原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風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思與來音與南皆以爲協聲魏晉間此體猶在劉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濱叟潘安仁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大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淵明韓退之時時擺脫俗拘忌故栖字與乖字陽字與清字皆取其旁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也

東坡云余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劉子玄辨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詩亦後人所擬而統不能辨今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爲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也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二耳

蔡寬夫詩話云五言起於蘇武李陵自唐以來有此說雖韓退之亦云然蘇李詩世不復見惟文選中七篇耳世以蘇武詩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以爲不當有江漢之言

或疑其僞予嘗致之此詩若答李陵則稱江漢非
是然題本不云答陵而詩中且言結髮爲夫婦
之類自非在虜中所作則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
但註者淺陋直指爲使匈奴時故人多惑之其實
無據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
復以其有驅車上東門與遊戲宛與洛之句爲辭
兼東都然徐陵玉臺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爲
乘作兩語皆不在其中而凜凜歲云暮冉冉孤生
竹又列爲古詩則此十九首蓋非一人之辭陵或得其
他耳且乘死在蘇李先若爾則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呂氏童蒙訓云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詩如明月
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
有盡而意無窮也學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
自然下筆有力嘗讀列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
白感慨頗類世所傳者而東京此無格也建安七子猶
含養圭角不盡　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爲在
父沒之後董卓既　乃遍禍今此詩乃云爲
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　也蓋擬作者疏
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　發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
卓死邕被誅而詩敘以卓亂流入胡爲非琰辭此
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
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
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
不必在邕誅之後其詩首言逼迫遷舊邦擁主
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祥則指紹輩固
可見繼言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綵獵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
關迥路險且阻則是爲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
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亡
疑也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
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
輩要須前輩中擅場耳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

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昏垂老無家別夏日夏夜嘆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歸彭城醉贈張祕書送靈師惠師並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襍以鮑明遠體東坡稱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石林詩話云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謔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舊嘗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僧傳載習鑿齒與安書云天不終朝而雨六合彌天之雲也私淵源而數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戲耳晉初學佛者後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兼學故為支遁道安從學佛者皆本釋迦為佛師因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雅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又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諸詞亦鈍樸矣

蔡寬夫詩話云晉宋間詩人造語雖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之類非不工矣終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等語若非前後相映帶殆不可讀然要非全美也唐初餘風猶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淨盡矣

蔡寬夫詩話云齊梁以來文士喜爲樂府辭然沿
襲之久往往失其命題本意烏將八九子但詠烏
雉朝飛但詠雉雞鳴高樹巔但詠雞大抵類
此而甚有併其題失之者如相府蓮訛爲想夫
憐楊婆兒訛爲楊叛兒之類是也蓋辭人例多事
語言不復詳研考雖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車
行悲青坂無家別等數篇皆因事自出己意立
題略不更蹈前人陳迹眞豪傑也

石林詩話云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世多不解
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
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
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
思苦言艱者往往不悟鍾嶸詩評論之最詳其
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所見則高臺多悲風亦
惟所見清晨登隴首若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
出經史古今勝語非假補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
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
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
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攣
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
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
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
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漁隱叢話卷第一

漁隱叢話卷第二　前集

國風漢魏六朝下

石林詩話云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也吾嘗讀世說知康乃魏宗室壻審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康嘗稱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然籍雖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異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虱處乎褌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褌中乎余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曹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為嵇阮吾每為之太息也

漫叟詩話云曹子建七步詩世傳者煑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以辨之者

宋子京筆記云左太沖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人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清麗

雪浪齋日記云王逸少於書知變猶退之於詩知變則一洗萬古凡馬空也陶謝詩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楊盧駱叫呼衒鬻以為文

唐子西語錄云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

楚謂楚木叢取便覺氣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時諱照當時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記苕溪漁隱曰南史本傳鮑照字明遠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言庾子山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盡登高臨遠之趣喜晴應詔敕篇可為楷式其卒章有慶兆民同論年天子萬不獨清新其氣韻尤更深穩

潘子真詩話云古樂府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予初不曉黄姑為何等語因讀杜公瞻所注宗懍撰荊楚歲時記乃知黄姑即河鼓也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為索郎也

冷齋夜話云古樂府曰繡幕圍春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措如窮袴隄防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前輩多全用其語老杜曰意匠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屏繡幕圍春風黄魯直曰今日牛羊上丘龍當時近前左右瞋窮袴漢時語也今襠袴也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云氍毹五木香迷迭及都梁按廣誌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手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云信手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此語真可發一咲也

潘子真詩話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詩後牖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疊韻與焉詩曰螮蝀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與焉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互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當時伏其捷丁晉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詩及雙聲疊韻甚有源委雙聲

九曲清流漾重輪拖祥光疊韻縈蠟菜莫結紅
綃豈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
轉而山谷效徐庾慢體云翡翠釵梁碧石榴語
裙紅皆疊韻雙聲也語尤工
蔡寬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
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為雙聲一韻者以為
疊韻蓋以輕重為清濁耳所謂前有浮聲則
後有切響是也王融雙聲詩云園蘅眩紅蘤湖
荇燡黃華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

見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韻間有杜子美
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白樂天戶大嫌甜酒
才高笑小詩之類皆因其語意所到輒成就之
要不以為工也陸龜蒙輩遂以皆用一音引後牖
有折柳梁王長康強為始然梁武帝不知復何
所擬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
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二字清即為蜂腰首尾皆
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為鶴膝尤可笑也
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曰王玄謨問莊何者為

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互護為雙聲磝碻為
疊韻其投古人以四聲為切韻紐以雙聲疊韻
必以五音為定蓋謂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
聲為金音南方齒聲為火音北方唇聲為水音
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
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唇音而二字不同
韻故謂之雙聲磝碻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
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驎慷慨咿喔霡霂
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瀝皆

疊韻也唐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
疊韻又曰厅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厅靈是疊韻
舉此例則諸音皆是此而紅之可以定矣沈存中
論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
草吹笛隔皆雙聲也其投村字是唇音草字
是齒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
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人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
履清侵簪通履皆疊韻也其投侵字是唇音
簪字是齒音通字是唇音侵字是舌音既非同

同音字而遍複二字又不同類不謂之疊韻也某按李群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疊韻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吃語詩江干高居堅關扃耕犍躬駕角掛經孤航繫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影各箕踞擊劍高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山谷亦有戲題云逍遙近道邊憩息慰憊懣晴暉時晦明謔語諧讜論草萊荒蒙蘢室屋壅塵坌僮僕侍偪側涇渭清濁混二老亦作詩戲耶苕溪漁隱曰東坡後又有吃語詩一篇謂此為一字詩故居劉圖陽錦官者是也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嗟為誤以咄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本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咄為嗟古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若咄嗟皆聲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若殷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呼吸疑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耳

雪浪齋日記云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照謝靈運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欲清深閑淡當看韋蘇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詰賈長江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之源流當看三百篇及楚詞漢魏等詩前輩云建安才六七子開元數兩三人前輩所取其難如此予嘗與能詩者論書止於晉而詩止於唐蓋唐自大曆以來詩人無不可觀者特晚唐氣象衰薾耳

後山詩話云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漁隱叢話卷第二

漁隱叢話卷第三　　前集

五柳先生上

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旧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之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以人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暗合今具載其詞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驚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寧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洪駒父云桃源非神仙予素知狀也未見東坡和淵明桃源詩序論其非神仙暗與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豈非頃先偷子二聯詩乎

高齋詩話云荊公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荊公此詩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為可恨耳

唐子西語錄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東坡在穎川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絶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

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為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
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嘗口腹云何元相國萬種
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趣
衹鵠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明隱約栗里
柴桑之間或較不足也顏延年遺錢二十萬即送
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
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哉
韓子蒼云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戊子歲始作建威
參軍由參軍為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巳凡為
吏者六歲故云疇昔居京六載去還歸淵明乙
巳歲三月尚為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云家貧耕
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
解印綬去而淵明自序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
觀此士既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任久
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
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
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
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東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
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
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苕溪漁隱曰余嘗復
斯言可謂至論而冷齋夜話輒亂易其語傑以
漢高帝之事決非東坡議論也吾故表而出之
東坡云余治好誦淵明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
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
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
詞曰為米折腰因酒棄家身口交相累歸去來誰
不遣君歸覺從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
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嬉舊菊都荒新松暗
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
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
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
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
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
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

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志但知臨　水登山
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
流遇坎還止
東坡云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
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
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
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解沒改作
波浩蕩一詩改此兩字覺一篇神氣索然矣
冷齋夜話云老杜白鷗波沒蕩今悮作浩蕩非惟無
氣亦分外閑置波字苕溪漁隱曰禽經云鳧善
浮鷗善沒以沒字易波字則東坡之言益有理冷
齋以沒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蕩謂煙波也今
云波沒蕩亦不成語此言無足取
雞肋集云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
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
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也然此猶在工拙精粗之間
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
在詩詩以寄其意且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
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
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
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此碔砆美玉不類
蔡寬夫詩話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其閑遠
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邀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見
為望字若爾便有褰裳濡足之態矣乃知一字
之誤害理有如是者淵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勝
其異有一字而數十字不同者不可槩舉若傻
雞招送荷或以荷為屬雞於理似不通然恐是
當時語我土目以廣或以土為志於義亦兩通未
甚相遠若此等類縱誤不過一字之失如見與望則
併其全篇佳意敗之此校書者不可不謹也
東坡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
者不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能識此語之妙也
東坡云乞食詩云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淵明得
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頰
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

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耳飲酒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老杜詩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醉詩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娑青莓苔莫嗔驚著汝又荊公扇詩云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横特地寒

山谷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遯齋閑覽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淵明歸去來以為江左高文當世莫及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東坡晚年尤喜淵明詩在儋耳遂盡和其詩荊公在金陵作詩多用淵明詩中事至有四韻詩全使淵明詩者又嘗言其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由詩人以

来無此句也然則淵明趣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
之間一人已茗溪漁隱曰荊公詩云先生歲晚
事田園魯叟遺書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
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壁稚子歡呼出
候門遥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謂四
韻全使淵明詩者即此詩是也
石林詩話云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体如侍宴從軍
之類故後来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
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襍擬是也梁鍾嶸作詩
品皆云某人詩出於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
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某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
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
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一分有補於一者淵明
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
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
人而模倣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
何期此老之淺盡嶸之陋也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
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園
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
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初未嘗
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
宋以後詩人之詞其弊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
當時祖習共以為然故未有譏之者耳
山谷云正類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
語而或者改作上類古人書上爾不能得甚失語法
又述酒詩一篇有其義而亡其辭似是讀異書
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獨羊勝長其身當是羊勝
子勝白公也諸梁葉公也
韓子蒼云陳迹古題述酒詩後云意不可解恐其
讀異書所為也余反覆之見山陽舊國之句蓋用
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
淚抱中歎平生去舊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
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
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
食其忠義亦足見矣

陶淵明集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兮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德施淵明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

山谷云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漁隱叢話卷第三　前集

五柳先生下

東坡云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東坡云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俛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

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祿產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

王直方詩話云紹聖間山谷見東坡和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云此老未死耶又云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歸田園六

首乃與淵明無異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魯直在黔南聞之作詩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後遷儋耳久之天下聞傳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歸時章惇丞相方貶雷州東坡歸至南昌太守葉祖洽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子厚故返回耳

蔡寬夫詩話云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惟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

冷齋夜話云東坡嘗云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視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曰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之對偶親的字不露也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詩眼云貧士詩云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近一名士作詩云九十行帶索榮公老無依余謂之曰陶詩本非警策因有君詩乃見陶之工或譏余貴耳賤目後錯舉兩聯人多不能辨其孰陶孰為今詩也則為辭曰榮啓期事近出列子不言榮公可知九十則老可知行帶索則無依可知五字皆贅也若淵明意謂九十猶不免行而帶索則自少壯至於長老其飢寒艱苦宜如此窮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謂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今文章必不虛設耳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
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
此生則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韓子蒼云往在京口爲曾公卷題采菊圖九日東籬
采落英白衣遣見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
風流可得成春天落屢哦此詩以爲善然余嘗
謂古人寄懷於物而無所好然後爲達況淵明之
真其於黃花直寓意耳至言飲酒適意亦非淵
明極致向使無酒但悠然見南山其樂多矣遇酒輒
醉醉醒之後豈知有 江州太守哉當以此論淵明
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
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
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
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
盞然常爲安道所困梅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
輒高叉手而語彌溫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
飲者善飲者陶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
甚飲一盞而醉醉與數君何異亦無所 耳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
必飲美酒乎其所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
以奉身而悅口腹者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
黃醅者蓋善酒也又每飲酒必有絲竹僮妓之奉洛
陽山水風物甲天下其所與遊如裴晉公劉禹錫之
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爲元亮則窘陋而難安欲爲
樂天則備足而難成吳德仁居二人之間真率僅
公以陶而奉養略如白其放達則並有之豈非賢哉
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
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托於醉可以粗
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
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
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
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
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
此爲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
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

矣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也後世不知
允溺於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脅亦何恨
於死耶

類苑云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為友嘗通判海州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着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廨後為一庵常卧其間名之曰捫蝨庵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試問高吟三十韻如何低唱兩三盃世傳陶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麤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飲亦太麤了無風味是豈知人間有此景哉

東坡云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余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馬后見大練乃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東坡嘗言孟郊詩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使堪織能得多少聊為好事者一笑

遯齋閑覽云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怨別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又擬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今此詩亦收在淵明集中皆誤也

韓子蒼云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乃取江淹種苗在東皐為末篇東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為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為雜詩六首江淹雜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閑徑望三益此一句為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余如此說余亦以為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余觀古今詩人惟韋蘇州得其清閑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獨得之但恨其少遒耳柳州

詩不多俗亦備發家惟效陶詩是其性所好拙
不可及也

西清詩話云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
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平校然
間來使篇世未見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
云爾從山中來（一作南山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
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一作春）氣當馥歸去
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白憶秋詩陶令歸去來
田家酒應熟其取諸此云

苕溪漁隱曰淵明存云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
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三復
此語余真之實錄也余校閑二十載生事索微食
指甌衆家日益貧退之詩云時命雖乖心轉壯
技能虛富家愈窘亦似為余發時時哦之不覺失
咲余嘗有詩云壯圖鵬翼九萬里末路羊腸百八
盤蓋言老而多艱耳

後山詩話云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
事情但不文耳

漁隱叢話卷第四

漁隱叢話卷第五

李謫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
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
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
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呂氏童蒙訓云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
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
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
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淺矣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
毛所以去之更遠如風吹柳花酒店香若人復能
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壓酒勸客嘗壓
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
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
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
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

以爲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
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
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顔色熟味
之百世之下想是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栖
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張長史書云
隔簾歌已俊對坐貌猶精語既凡惡而字法真
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太白集自云頗獲遺亡
如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首皆貫休以
下詞格二人皆號有識者故深可怪白樂天贈徐
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託不足
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長干行二篇妾髮初覆額真太
白作也憶妾深閨裡李益尚書作也所謂痴好尚
書李赤即者也詞意亦消灑可喜亂之太白詩中
亦不甚遠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別也太白豪
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著暝暗
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耳今太白詩中謬
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刪正者當用吾言考之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
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辯其是否獨其詩自序
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
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
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爲亂者哉蓋其學本
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
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
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
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
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
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
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
哀也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
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
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
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侍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

其舊永王將擁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故今觀
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
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四海兮歸故鄉安得猛士
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
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
安得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
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東坡云湖中老人讀黄老手挼紫蘂生碧草春至
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
詩者詞氣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
書字則顔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
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後云暮跨紫鱗去海氣
侵肌凉亦奇語也
西清詩話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
嵐光破崖緑天河從中来白雲漲川谷玉案勒文
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宜其靈焰
中語也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来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
書數詩決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
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絶凡近過彭澤
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 人語不甚
擇集中亦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 妄庸輩敢
耳若杜子美世豈復有爲撰耶今嘗 以姑熟堂
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
李赤詩也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
為厠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太白自比
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厠鬼之罪也苕溪漁隱曰東坡
此語盖有所識而云
山谷云余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
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議吾友黄介讀
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蕖天然去雕飾此
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　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

愈所得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蓋有譏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助語若床頭曆日無多子借問別來太瘦生之句子與生字初不當輕重

該聞錄云崔顥題武昌黃鶴樓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家山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負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欲擬之較勝負乃作金陵登鳳凰臺詩苕溪漁隱曰太白登鳳凰臺詩云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

西清詩話云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迹所罕到曾阜爲令時因事登其上見梁間一榜塵昧粉落拂滌視之乃謫仙詩云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世間傳揚大年幼時詩非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夕雁度青天遲相去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

隱居詩話云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開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是時韋處厚牛開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蹋泥歸之句樂天和曰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

寄退之詩曰近來韓閣老疏我我先知量大嫌甜
酒才高咲小詩

洪駒父詩話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武雖放肆房琯
以故宰相為部內刺史武路慢不為禮最厚杜甫
然欲殺甫數矣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
之矣新唐書據范攄雲溪友議言之耳按唐書
摭言載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
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
也按白本得天寶初因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
見賀歎知則與嚴武帥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
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諷章仇兼瓊也考其年
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新唐書第弗深
考耳

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為劍南節度不法
李白為作蜀道難特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
乃在至德已後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
本多舛誤苕溪漁隱曰二說辯證李白蜀道難
非謂嚴武作明白如此則新唐史眡悟無疑

苕溪漁隱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詩云詩成泣鬼神元
和中范傳正誌白墓云賀公知章吟公烏棲曲云
此詩可以哭鬼神矣

李德裕述夢詩云荷靜蓬池膾冰寒郢水醪唐學
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膾夏至頒冰及酒以
酒味濃和水而飲禁中有郢酒坊古人作詩類
據實豈若今人憑空造語耶

漁隱叢話卷第五　前集

杜少陵一

詩眼云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遊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里餘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也

後山詩話云曾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漁隱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

迂叟詩話云眭羊墳首三星在審言不可以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山谷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

江東謂之土芋子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苕溪漁隱曰無已後山詩話論黄獨無苗山雪盛又爲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韋蘇州詩後欲題三百顆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見魯直豫章集中今後山詩話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後人誤編入也

幕府燕閒録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執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天人詩識之旣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羗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一小說讀有人過驪山夢明皇稱美此二句然子美詩云世亂遭飄蕩生還豈偶然遂乃有秉燭之語則致世之亂者誰耶明皇得不愧乎猶誦其語而譽之可謂無耻矣此小說之無稽也苕溪漁隱曰三山老人乃吾 先君之道號也

冷齋夜話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言更相秉燭照之恐尚是夢也更字當作平聲讀若作側聲讀則失其意矣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陌上桑云五馬立踟蹰用五馬作太守事自西漢時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馬貴五馬爛生光皆襲漢人之誤按鄭氏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漢人因以爲郡守事而不知州長非漢之郡守也

遯齋閒覽云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故云後見龐幾先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學林新編云古陌上桑羅敷行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子美詩用五馬甚多注詩者引陌上桑五馬以釋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馬爲使君事者也說者謂漢官儀朝臣出使以駟馬太守加一馬爲五馬又謂詩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注云周禮州里建旟謂州長之屬因呼太守爲五馬然詩云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蓋言素

絲紕組所見之數非太守之五馬也苕溪漁隱曰五馬事當以遯齋學林二說出漢官儀者爲是余嘗細攷詩注子子干旟鳥隼曰旟後人多用隼旟爲太守事又見注云州長之屬則以詩之五馬屬太守誤矣

潛子真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則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二千石者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羅敷艷歌云使君從南来五馬立踟蹰也柳元兄弟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亦厚於此

老杜補遺云肅宗至德初子美爲拾遺岑參爲補闕或問二人孰賢余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岑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驗然果無闕事特耶

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

山谷云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遺丹稜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大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来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

美之詩委地矣

秦少游云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淡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編集四家詩其先後之序或以為存深意或以為初無意蓋以子美為第一無可議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為下何耶或者云太白之詩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學退之而所謂青出於藍者故其先後如此或者又以荊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處便與子美為敵耳

鍾山語錄云荊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悅故也白識見汙下十首九說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國聞見錄云黃魯直嘗問王荊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耶荊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吏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荊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改也

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師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白亦過之為白所諷公曰不然甫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参

軍但比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鮑庾下矣叙類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隱居詩話云劉放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内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於一逈自不若岸花檣燕也詩在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詬怒也老杜最喜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是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叅軍信斯言也觀陰鏗鮑照詩則知所謂上優柔而下豪放者為不虗矣

韓子蒼云陰鏗與何遜齊名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詩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

學林新編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詠懷寄鄭監李賓客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義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

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世所重有集三卷行於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漁隱叢話卷第六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七　　前集

杜少陵二

東坡云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体必非牽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猶城荒是也且禽鳥至微猶知有所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考也嚴武在蜀雖横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絶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嘆子美跋違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直方詩話杜鵑詩識者謂前四句非詩也乃題下注而後人寫之誤耳余以爲不然此正與古謡語無以異豈復以韻爲限也

學林新編云杜鵑詩上四句非詩乃題下自注後人誤寫其謂此句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参天蓋鵑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自是一格也

苕溪漁隱曰杜鵑略云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

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
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
識序又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
鳥情猶解事杜鵑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
李輔國謀遷之西内悒悒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
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云君不見昔日蜀天
子化作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鳥至
今與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
業工竄入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
日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雖摧殘始發憤羞帶
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
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群臣趨細詳
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内時作其意尤切
讀之可傷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工耳
蔡寛夫詩話云慈恩忽石至跨馬出北門擧頭四
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
言是古時蜀帝魂聲聲哀苦鳴不息羽毛憔
悴似人能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
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此
鮑明遠詩也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
云子美此詩爲明皇作理宜當然韓退之三
星行亦與古詩南箕北斗有牽牛不負軛良
無盤不固虛名復何益之意頗近大抵古今興
比所在適有感發者不必盡相迴避要各有所
主耳此亦説詩者不以辭害意之義也
冷齋夜話云謁玄元廟詩云風箏吹玉柱露井
凍銀牀許彥周云嘉祐中河濱漁者網得一小
石石上刻一小詩云雨滴空堦晚無心換夕香
井桐花落盡一半在銀床銀床井欄也不知誰
作
潘子真詩話云晉書樂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
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
綆汲寒漿桂 露井凍銀牀事始見於此
蔡寛夫詩話云洛陽上清宮即唐玄元皇帝廟
兩廊皆吳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像子美詩所
謂五聖連龍衮千官列鴈行者也國初猶皆存

真宗朝使經過愛其筆蹟命行在畫工倫閣
之有愛藝者恥以為不及會詔有司修葺即請
盡墁壁更盡遂悉見毀或云當毀圻時人往々取
其全者藏去至今猶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逈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
膩腳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
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西清詩話云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
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
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耶

苕溪漁隱曰律詩之作用字平側世固有定體衆
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体如兵之出奇變化無窮
以驚世駭目如老杜詩云竹裡行廚洗玉盤花邊
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
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玉月江深草閣寒看弄
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此七言律詩之
變體也韋蘇州云南望青山滿禁闈曉陪鴛鷺
池共受朝來何處雪蓬萊宮裏拂松枝老杜
云小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
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正此絕句律詩
之變體也東坡嘗用此變體作詩云華髮蕭々
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為家業
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疏正類孔文舉痴絕還同顧
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總
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
意溪邊自有舞雲風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
藤梢步々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
復西又有七言律詩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側
亦別是一體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
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
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文藻雲
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
疑嚴武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
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冠腹中書
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
終須重到使君灘韋應物云秋水蒼山路向東東

南山谿大河通實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
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鴈初晴下朔風爲報洛橋
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此三詩起頭用側聲故
第三句亦用側聲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
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
和香黃鸎過水翻回去燕子啣泥溼不妨飛閣
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韋應物云與
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花開漢苑經
過處雪下驪山沐浴時近臣零落今猶在仙駕飄
飄不可期此日相逢非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二
詩起頭用平聲　三句亦用平聲凡此皆律
詩之變体學者　知
西清詩話云詩之聲律成於唐然亦多原六朝昔
意何遜入西塞詩云薄雲岩際出初月波中上
至少陵江邊小閣詩則云薄雲岩際宿孤月浪
中翻雖自舊而益妍此類獺髓補痕也玉臺集
序云金星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齊
碑云浮雲共嶺松張蓋秋月與岩桂分叢庾子
山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
色王勃滕王閣記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原花將晚照爭紅怪石與寒流共
碧又云銀章與朱綬相輝熊軾共隼旟爭貴語
意互相剽竊所謂左右掍劍彼此相笑於少陵
精粗有間矣
蔡寬夫詩話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權乾祐
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爲賊賊以爲
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
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
常趨蓋記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義山作詩復引
用之云天教李令如日可待昭陵石馬來此雖
一等用事然義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於昭陵
似不當耳乃知詩家使事難若子美所謂不爲
事使者也
詩眼云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
而意若貫珠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
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

異鄉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
水船則羇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将梅蕋驚愁
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将夏而乃
繁言滴揺之勢當自冬過春始終見梅楸則百
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國思朝廷
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幾時朝日邊聞官
軍收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涙滿
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人盗之平
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

有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故曰漫展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
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
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
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
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愜當衆人之
情通暢而有條理如辯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
愁誰語呉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遠之
呉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将来呉門之景物三峽

暮帆前則去路先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
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酒所以
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
豈得已也哉夫奔如萬里無所税駕傷人世險隘
不能容己故曰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終焉騷
人亦多此意題桃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
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堂小徑從來
斜今五桃遮掩之已若圖畫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
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實則餽貧人故曰高

秋總餽貧人實和氣應期而至人意悦而樂之故
曰来歳還舒滿樹花家家有忠厚之風風有暴
恭之化故曰窓户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
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寡妻群盗何暇如此故曰寡
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軍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無若
貫珠非惟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
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欹側
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柱
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與未嘗不正

指與坦夫則聲還詞腕與興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烟霏雲歛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書與文章有一理也今人不求意處関紐但以相似語言為貫穿以停穩筆畫為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為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於此意苕溪漁隱曰老杜李賀不相並出杜生於天寶之前李出於元和之後而謂老杜出於此意可為覽者一咲

漁隱叢話卷第七　前集

杜少陵三

石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耳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出言中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眼云有一士人攜詩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讀老杜詩觀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風清則記風濤之早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風寒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

觕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之類皆不繫月則不
足以實録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
又不足紀録退之謂雅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
俗之言正為無益之語耳然吾輩文字如十月
寒者多矣方當共以為戒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稱蘇渙為静者而極美其
詩以為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隱隱留金石
聲所謂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者其人品
固可見也然渙本凶悍不逞之徒也中號為白跖後因哥
舒見及嶺外伏誅不知子美何取龐公之比必
於逆旅相遇一時意氣所許固不揩當然以擬
龐公則不類太甚通知詩人之言類多過實
而所毁譽尤不可盡信渙詩世猶或見其一二
如日月東西行不照太荒北其中有毒龍靈恠
人莫測開自為晨光閉自為夜色一閉後一開
明晦無休息居然六合内曠哉天地德天地且
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為長於諷刺得陳拾
遺一鱗半甲觀其詞氣頗頏如此固自可見其
胷中也苕溪漁隱曰蘇渙少不羈善白弩時
號白跖晚乃悔過就學擢前第官至御史佐
湖南幕後踰嶺扇動哥舒晃跋扈交廣作變
律詩今録二首去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
傾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
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
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毒蜂一巢
成高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
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黄金丸引滿無所疑
一中絲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
所之徒有疾恩心柰何不知幾
山谷云戲題山水圖歌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
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
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
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
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王宰
丹青絕倫如老杜此作決不虛發而世遂無宰畫

畫丹青山水李將軍父子最稱絕倫而宰名不
著汁世間雖有宰畫人亦以為二李矣又云尤工
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之句齊宗室蕭
賁於扇上圖山水咫尺萬里故杜於此用之其引
事精緻如此苕溪隱曰予讀益州畫記云王宰
大曆中家於蜀川能畫山水意出象外老杜與
宰同時此歌又居成都時作其許與益知不妄
發矣
冷齋夜話云王仲至言江運摇白羽天棘夢青絲
天棘非烟非霧自是一種物曾見一小說今忘之
矣高秀實云天棘天門冬也見本草其枝蔓延
疑蔓字也非夢青絲也然本草天門冬一名顛棘
王元之詩水芝卧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
柳也
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今改蔓為夢蓋天門冬
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
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既改蔓為夢又釋
天棘為柳皆非也苕溪漁隱曰余按本草載抱

朴子云天門冬或名顛棘即不云或名天棘冷齋
學林二說遂以天棘為天門冬何也其引王元之
詩云天棘蔓金絲又以天棘為柳不知亦何所
據耶
少陵詩總目云天棘夢青絲之句最疑學者或曰
梵語名柳為天棘又偽傳號東坡杜詩事實
一篇更以王維詩云湖上春風舞天棘為證因悟
夢字乃由舞字之訛然況以上句考之正應用一
草木為對偶非有與義也
呂氏童蒙訓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
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
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
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
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
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漫叟詩話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李商老云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
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

乃知古人字不厭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鍛月煉之語

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治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初無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激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 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真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唐子西語録云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閑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鬭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来乃取筆作中字於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来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郡閣雅言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御溝為卷首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处濯塵纓鳥道来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自為冠絕無瑕呈僧貫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貞白楊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筆書中字掌中逡巡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公将掌中字示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呂氏童蒙訓云若杜子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其長年多改定前作此可

見大將如宗室挽詩云天網恢中夏賓筵禁列侯後乃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韓子蒼云今集本東坡寒酒歌少雨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嘗語太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耶升高不知疲竟作枯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

余以爲改者勝

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又張文潛云世以樂天詩爲得於容易而來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乙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苕溪漁隱曰樂天詩雖涉淺近不至盡如冷齋所云余舊嘗於一小說中曾見此說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載之詩話是豈不思詩至於老嫗解焉得成詩也哉余故以文潛所言正其謬耳

蔡寬夫詩話云天下事有意爲之輒不能盡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間詩尤然世乃有日鍜月鍊之說此所以用功者雖多而名家者終少也晚唐諸人議論雖淺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謂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使所見果到此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有何不可爲惟徒能言之此禪家所謂語到而實無見處也往往有好句當面蹉過若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不知何處合費詩多辛苦正恐雖撚盡鬚不過能作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裡煮孤燈句耳人之相去固不遠哉

唐子西語錄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

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方敢示
人然終不能奇李賀母責賀曰是兒必欲嘔
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之君子動輒千百言略不
經意真可貴哉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
誤會予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
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
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在吞吳之後此為恨耳
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猶不忘詩
區區以自別其意若真書生之習氣也耶

西清詩話云遊龍門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
冷黃魯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闕當作天閱
對雲臥尤親切嘗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
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為此遊龍門詩
也用闕字何疑

少陵詩正異云天闕緯象逼雲卧衣裳冷世傳
古本作天闚今從之莊子之管闚天正用此字旧
集註作闚又或作閱今不取蓋先生詩該衆
美者不惟近体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對若
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
對為高古何耶故詳之篇者以俟知者焉

黃氏多識錄云遊奉寺詩云天闕象緯逼雲臥
衣裳冷此寺今在西洛之龍門按韋述東都
記云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為
方知老杜用天闕蓋指龍門也後人妄改為
天闚利公又改為天閱皆非

學林新編云田舍詩曰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
或說柳者柳之一種其名為櫸柳非複聲字
也枇杷乃複聲字櫸柳不可以對枇杷某按
此詩題曰田舍則當在田舍時偶見二物蓋所
謂景物如此乃以為對尔覓松苗子詩曰落
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以櫸柳
對楊梅乃正對也然則以櫸柳對枇杷非誤也
寄高啓事詩曰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鴻
鴈二物也鯉者魚之一種其名為鯉疑不可以對

鴻鴈然懷李太白詩曰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則以鴻鴈對江湖為正對矣得舍弟消息詩曰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烏鵲二物疑不可以對鶺鴒然偶題詩曰音書恨烏鵲號怨恠熊羆則烏鵲對熊羆為正對矣寄李白詩曰幾年遭鵩鳥獨向泣麒麟鵩鳥乃鳥之名鵩鳥疑不可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貔虎閑金甲麒麟受玉鞭則以貔虎對麒麟為正對矣哭韋晉之詩曰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怜以鵩鳥對犀牛為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耶蓋其縱横出入無不合也

王直方詩話云沈存中云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蓋以鷄對楊皆為假借田承君云雞黍所事耶得以楊梅為對范蜀公云武侯廟栢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參天二千尺古之詩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圍乃是七尺而長二千尺無乃太細長乎余以為論正不當爾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齋閑覽云沈內翰譏黛色參天二千尺之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為太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為妄語又破退之城南聯句竹影金鎖碎云金鎖碎者乃日光題中無日字不當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無日影從何生言竹影則日光在其中矣如荊公金山寺詩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須藉松影方見月光之破碎却恠題中無影字可乎善論詩者正不應爾

緗素雜記曰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栢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性機警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為誤何也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為一圍則是

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

學林新編云古栢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筆談云無乃太細長某按子美潼關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豈有萬丈城耶姑言其高四十圍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詩眼云形似之意蓋出於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也故老杜所題詩往往親到其處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見一時之意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兩體耳

漁隱叢話卷之八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九　前集

杜少陵四

苕溪漁隱曰清明日詩争道蹄驕齧膝王洙原注朱建平善相馬魏文帝将出取馬入建平曰此馬今日死矣文将乘馬馬惡香齧帝膝帝怒遣使殺之余謂此事非是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齧膝乘旦注云良馬低頭至膝故曰齧膝子美之意當出於此蓋用事非佳也

雪浪齋日記云日日江魚入饌來驗石本乃白白江魚入饌来退之聯句陷暗逐颭乙躍視舞睛蜻別本作乙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為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詩話云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

東坡有美堂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也

後山詩話云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体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石林詩話云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致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常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洪駒父詩話云老杜詩黑暗通蠻貨黑暗犀角也波斯國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二事並見段成式酉陽雜俎

瑶溪集云子美教其子曰熟精文選理文選之尚不愛奇乎今人不為詩則已苟為詩則文選不可

不熟也文選是文章祖宗自兩漢而下至魏晉宋齊精者斯採萃而成編則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選也唐時文弊尚文選太甚李衛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選此蓋有激而說而也老杜於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来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為我語至老杜体格無所不備斯周詩以来老杜以為獨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来処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人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兩三杯子美詩云兩個黄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唐人絶句野人自愛山中宿況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個長松樹半夜子規来上啼其句雖拙亦不失為渢奇也

高齋詩話云子美詩云兩個黄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呉萬里船東坡題真州范氏溪堂詩云白水満時雙鷺下緑槐高処一蝉吟酒醒門外三竿日臥看溪南十畝陰蓋用老杜詩意也

苕溪漁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少陵哭台州鄭司戸蘇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殁潜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解后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凉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絶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之類是也

唐子西語録云東坡偶句對看意尋彌明長頭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或云結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頭　結句斷喉中又作楚聲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該貫典籍人有僻書疑事

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曰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子美與克會耳遂起就架取書以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乃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則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詩話云杜詩有句天題處溼當暑着來消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漁隱曰東坡此詩戲徐君猷孟亨之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語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為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言褚裒於庾亮座上識孟嘉也通介寧隨薄俗移盧欽言徐公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曰酒有何好卿嗜之嘉曰公未知酒中趣耳○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其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甫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臣今時復中之○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詩話載蔡寬夫啟為太學博士和人治字韻詩有先生萬古名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與此相類亦佳對也

呂氏童蒙訓云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經楷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師名故詩曰何階子方便又曰吾師亦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詩僧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畫甚金粟如來故瓦棺寺顧愷之畫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乃云虎頭僧像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余嘗見一老

書生志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詩取而觀之注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故稱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故舉袴譬之小人雖不為無理然穿鑿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近世有注杜詩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賈少年幽徑恐多蹊乃引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絶域三冬暮乃引東方朔三冬文學足用寂寂繫舟雙下淚乃引賈誼傳不繫之舟終日坎壈纏其身乃引孟子少坎軻君不見古來盛名下乃引唐書房琯贊云盛名之下為難居真可發觀者一笑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傳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辭有兩出者多並存於注不敢輙去至王荊公百家詩選始參考擇其善者定歸一辭如先生有才過屈宋注云先生所談或屈宋則捨正而從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注一云如今縱得歸休為關西卒則舍而從正本若此之類不可槩舉其采擇之當亦固可見矣惟天閑家緯逼雲卧衣裳冷闕字與下句語不類隔目青熒夾鏡懸肉駿碾碯連錢動肉駿於理乖不通乃直改闕作閣改駿作駿以為本誤耳

學林新編云由秋月詩云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注詩者曰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謂殘月也按古詩乃樂府所載藁砧詩也藁砧者鐵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山有復有山言夫出也大刀頭者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子美詩云歸心折大刀者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注詩者初不曉其意乃訓為殘月則誤矣唐李義山擬意詩云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頭亦用此事也

遯齋閑覽云狄遵度幼而聰慧弱冠為文詞氣豪邁有韓柳之風其為歌詩每以子美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為文使之耒陽弔子美之墳數日忽夢子美與之反覆諷誦其平

生所為詩十餘篇皆世所未聞者及覺夢語可
記纔十餘字遂自綴足成章云佳城鬱鬱頹
寒烟孤雉乳猷號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前
霜拱鴈遠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客東遊隨長
川乾坤未死吾尚在首與蟪蛄論大年歲餘遵
度卒時其矣余從遵度族人聞此事為最詳
因附於此東坡亦常記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漁隱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
姚陪栢中丞觀宴將士詩云漢朝頻選將應拜
霍票姚按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
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
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
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
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遥不當其義也余謂子
美今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從服虔音爾王荊公
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票姚亦以平聲用之
必承襲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語録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
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
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
筆力終不遠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
者衆矣如水涵天影濶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
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只如閑皆
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
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
目前至讀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拆乾
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
動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邑林際春
申君也
詩眼云老杜詩凡一篇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
皆拙固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
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
骨皆在於此如望岳詩云齊魯青未了洞
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

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来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岳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岳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処乃鄰女效顰者余舊嘗愛劉夢得先生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鴈詩云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之句公又使讀老杜孤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

老杜補遺云鮑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則孤矣豈若子美孤鴈不飲啄飛鳴猶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含不盡之意乎

三山老人語録云張平子南都賦涓水盪其胸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望岳詩盪胸生曾雲決眥入歸鳥借用二賦中字也曾與比見當於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詩話云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詠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見點水蜻蜓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則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為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九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　前集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語録云重過何氏詩云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西北方言以墮為妥即花墮也

詩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余以槩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之意也故使人静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也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将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而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録為壓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盖如此其他皆謂之變体可也盖變体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出於精微奪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間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徑出於奇則紛然無復綱紀終於敗亂而已矣原道以仁義立意而道德從之故老子捨仁義則非所謂道德繼叙異端之汩正繼叙古之聖人不得不用仁義也如此繼叙佛老之捨仁義則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覆數疊而後結之以先王之教終之以人其人火其書必以是禁止而後可以行仁義於是乎成篇若堯典自若稽古帝堯至格于上下則堯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於於變時雍言堯修身以及天下也於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時登庸

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備維之
以遜位終焉然則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講學
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
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
其道遂々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
清渭濱其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
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
雅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
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其語則用鄒子

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後深穩健麗
山谷云天育驃騎歌首句云吾聞天子之馬走
千里乃穆天子傳云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
走百里示從孫濟詩刈葵莫放手手傷葵根
此引前漢永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之放手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云作夜邀歡樂更無
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陋乃魏天
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出此
也南朝何李山居若耶溪雲門寺與三兄求點

並棲遁世號三高敕給白衣尚書祿不受故山
水障圖末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何為在泥
滓青鞋布襪從此始蓋有隱遁之興也百憂
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才五
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楊使君
東樓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拈春酒擘
荔支此主人用歌妓為樂者漢陂行芰荷
花靜如拭々訓淨襍記擁人拭手注拭淨也自
京赴奉先縣詠懷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

骨孫子新書云楚莊攻宋廚有臭肉尊有祖
肉而三軍有飢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詩々
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
背青黃出山海經贈李白云飛揚跋扈為誰
雄蓋用賀六渾論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有飛
揚跋扈之志事指祿山而言也至日云愁隨一
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
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襍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
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

為是解悶詩云側生埜岸及江浦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踈側生荔支見左太沖蜀都賦張九齡亦云過下澤之沮洳惡層崖之崄巇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支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至西都切武居汶人為生因而誤爲重當作害疎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有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蓋用太子賓客秘書監事也峽束蒼蒼江起岩排石樹圓石樹石柟也杜位宅守歲詩舊本作守嵗何咸家當以此為是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杜詩凡言遣已遣子者月用當時歷法野艇恰受兩三人別本作航航是大舟當以艇為正看題減藥囊一作檢檢字乃合詩意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制讀與掣同俗音作撤耳臣憂四番當作憂思番空城白日長當作城空白日長蜀人謂柁師為長年三老謂衫領為船杜詩皆用之

東坡云七言之偉麗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万馬不嘶聽號令諸將無聲看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余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石林詩話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

兩會中州遠近而大体也
西清詩話云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禪家語水
中着塩飲水乃知塩味此說詩家祕密藏也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
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傳撾漁陽摻
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
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
詩眼云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
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與不當理耳苟當於理
則綺麗風光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為長
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
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
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
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摹寫景物
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言春容閑適則有穿
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
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
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

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
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
爐烟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吊古則有映階
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清溪月
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
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
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苕溪漁隱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
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皆佳絕賈至詩云銀燭
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
瑣百囀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
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
侍君王老杜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
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
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
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王維詩云絳幘
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
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
到鳳池頭岑參詩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
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
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
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今蘇臺閣中杜
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後山詩話云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
兼泛滄浪學釣翁擬之詩也王摩詰云九天
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
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子美與王維同和賈至早朝大明宮
詩即此一聯也子美寧肯取同時之人詩句以
為己用豈不為當時流輩之所譏誚乎無己遽
以為說何不知子美之甚耶

蔡寬夫詩話云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
之氣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為工開元後格律一
變遂超然度越前古當時雖李杜獨擅閫鍵
然一時流輩亦非太和元和間諸人可跂望
如王摩詰世固知之矣獨賈至未見深稱者予
常觀其五言如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
山晴露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為澤
畔吟停杯試北望還欲淚沾襟又越井人南去
湘川水北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遷
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如此
等類使置老杜集中雖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東坡云解憂詩云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
雲濤盤衆力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櫓本無
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恐泥百慮視安危分
明曩賢計藴理庶可廣攀攀期勿替杜詩固
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
瑣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
美也

苕漁溪隱叢話卷第十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前集

杜少陵六

西清詩話云樹萱錄云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妻病瘧過之云當誦余詩瘧鬼自避初云日月依秦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不愈則誦此虯須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君之不愈則盧扁無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論少陵與虔結交義動生死若此乃　小兒語耳萬無此理也鬚似太宗乃八哀詩謂汝陽王璡雖死先於虔八哀詩乃鄭虔輩沒後同時作則虔不及見此詩明矣

隱居詩話云李光弼代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三也杜甫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為詩史蓋為是也但非叙麗遊擬故實而已

石林詩話云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至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此古今絕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病蓋傷於多也如李邕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取其半方盡善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少陵詩總目云八哀詩惟古風中最為大筆崔德符嘗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嘗諷誦之

唐子西語錄云秦中紀行詩如江閣饒奇石未為極勝到暝色帶遠客則不可及矣

苕溪漁隱曰余讀史傳及舊聞於知識間得少陵詩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為河宗天子

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
下寶器秋日夔府詠懷云穰多栗過奉票
禖記上林苑嶧陽栗大如拳又云門求七祖
禪傳燈録北宗神秀門人普寂立真師為第
六祖而自稱七祖社日題鄭監湖上亭云高
唐寒浪減髮帚識招丘荊州閣記當陽東
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即見所謂昭丘也
夔府書懷云藻繪憶遊睢魏文帝與曹洪
書遊睢渙者學藻繪之綵注云睢渙之間出

文章枯柟云凍雨落荒膠楚詞使凍雨兮灑
塵注云江東呼夏月暴雨為凍雨音東入衣
張九齡詩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張九齡家
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恐後用此事
西京雜記元封中雪大寒牛馬皆蜷縮如蝟
故前苦寒行云濃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
縮如蝟述古詩邪贏無乃勞張子平西京賦
邪贏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之利自饒足恃也作
贏作羸非是瓏日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

原缺

奉使失張騫蓋此事也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
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代宗時為元帥故
也自京赴奉化縣詠懷云君臣當惟娛樂動
發膠葛半山老人刊作膠葛未詳其事所出
後讀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寓屋也膠葛
曠遠深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浦道四
月熟黃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
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壓水怪因
以名縣出城都記贈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上

烏人好烏亦好六韜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
公曰愛人者愛其屋上烏憎人者憎其餘胥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云五夜漏聲催曉
箭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
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
五鼓亦謂之五更皆以五為節也風舟疾舟中伏枕
書懷云疑惑鐏中弩樂廣乃弓影此云弩
影事見風俗通應郴為汲令夏至日勸主簿
杜宣酒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
疾郴知之更宣於舊處設酒猶有影郴指曰
此弩影耳解悶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
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
縮項鯿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
味極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
鯿宋張敬　為刺史作六櫓船獻齊高帝曰奉
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孟浩然嘗有詩云
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用此事也飲中八
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按范傳正李太白墓
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
襟紐為船有以見太白醉甚雖見天子披襟
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蒼溪漁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
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
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
其豪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
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
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不可求
浩蕩入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
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
青衫老更斥餓死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
攘盜賊森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嘗
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
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
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
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東坡居士贊云天人幾何

同一涯謫仙非謫乃其遊蓬作八極蹈九州化
為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問元有道為
少留摩之不可羽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
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
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作
詩一咲君應聞

東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斬根削皮如紫
玉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
骨天成柱杖盖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
流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

東坡云嘗問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龍眼坐客
皆笑甚陋荔支實無所似也漢云荔支似江瑤
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
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
曩言會也

後山詩話云永叔不好杜詩子瞻不好司馬遷史
記余每與黄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學林新編云贈李太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
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掾飯青羹
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某按青菜
為羹謂之青羹字書青蔓青也書所謂
青茅禮所謂青菹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
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青精䭀飯䭀
音迅謂飱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
乾其色青如黳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
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
人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
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
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以青菜為
青精則誤甚矣

學林新編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
曰匡山未詳某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
昭注引釋慧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
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為仙人之廬
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
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匡元遺書於

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
廬山借契子美既不得志而不自復以請出
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盖欲指隱爲廬山
之遊也
苕溪漁隱曰緗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乘
槎事大同小異余今採摭其有理者共爲一說
按張氏史傳博物志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
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齎一年
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
亦不覺晝夜 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嚴遙望
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
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
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
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
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所載止此而已而荊楚歲
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武帝令張騫窮
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
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搘機石與騫而
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
斗所得搘機石爲東方朔所識並其證焉按
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
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
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
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懍乃傳
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搘機石之說何
耶子美夔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
張騫又秋興詩曰奉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
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其
按史記晉天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
間世俗因傳會爲渡河之說媟瀆上象無所
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荊楚
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奕奕有光景以此爲候是
牛女相過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織
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

七夕誰見同神光意態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
美詩意不取世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
記乃後人編類成書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
多矣

苕溪漁隱曰余觀注詩史是二曲李歜述其自
序云歜上書之明年言狂意妄聖天子不賜
鑊棋全生弃逐嶺表東坡先生亦謫昌化卒
忝門下青瑣之於疑誤處援先生指南三千餘
事疏之編簡聊自記其忘遺尔然三千餘事
余嘗細考之史傳小說殊不略見一事寧盡
出於異書耶以此驗之必好事者偽撰以誑世
所謂李歜者蓋以詭名耳其間又多載東坡
語如草黃騏驥病則注云陳琰卧疾梁拘過
門曰霜經草黃騏驥病矣駑駘何以快馱蓋
言君子不得時小人自肆也少存一日來問余曰
其細味杜詩皆於古人語句補綴為詩平穩妥
貼若神施鬼設不知工部腹中幾箇國子監
耶余喜此談遂筆寄同叔字由一字回叔使知少游留
心於老杜意欲銓疊嶂則注云袁盎曰諸侯
欲銓連雲疊嶂而造物夫復如何余因舟中
與兒子道同注檢書卷先卧余繼燭至曉遂疏
之似此等語甚衆此聊舉其一二言之當亦是
偽撰耳近時又有箋注東坡詩句者其集列
行號曰東坡錦繡段者是也亦隨句撰事舍
殊無稱帝正與李歜注詩史同科皆不可信也
閩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閱所編
詩總也余於漁隱叢話序中已備言之阮字
閎休官至中大夫曾作監司郡守廬州舒城
人其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人乃為人易其舊序
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
龜以欺世盜名耳

世所傳眼兒媚詞樓上黃昏杏花寒斜月小欄干一雙
燕子兩行歸畫角聲殘綺窗人在東風裡無語對春
閒也應似舊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閎休所作也閎
休嘗為錢唐幕官春一營妓罷官後作此詞寄之

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前集

杜少陵七

潘子真詩話云北嶽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若縣老子廟亦漢碑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顔之推論文章云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詠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老杜陶冶性情存底物蓋本於此可歎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為携酒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數頗久元結篋中集載季友數詩殊高古高帝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璥璥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按唐河西新幢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監察御史王季友陸士衡傷逝賦云託末契於後生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体制衣而造語悉然拙柳亦失臣下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以死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託無狀不足道也苕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於明白為前輩必明白竊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衰誅褒妲似周幽王伯也疑夏字為誤當云商周可也

祠江詩話云魏道輔泰襄陽人元祐名士與介甫兄弟最相厚僕初以謂有隱德不仕及試院中因上請主文道輔恃才豪縱不能忍一時之忿毆主文幾死坐是不許取應嘗有荊門別張天覺詩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見冰壺照眼清黍雨已回公旦駕挽鬚聊聽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已傾白髮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詩律峻峭今

人不可判也
潘子真詩話云道輔少與徐忠恕及山谷老矣
善博極群書尤能談朝野可喜事蓋無終日
作詩自成一家有二十卷集號漢上丈人其間
有傳山燒沉水煙爐氣不減日暮倚門前楊花
發散成雪不減江左諸人語
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
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
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
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
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老之
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學莊子既造其妙班固學
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架空為文章
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為
難子固亦以為然
唐子西語録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
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

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
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後山詩話云裕陵嘗謂子美詩熟業類看鏡
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冷齋夜話云詩句含蓄者如老杜熟業類看鏡
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
孤舟是也有意含蓄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
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
牛織女星倦來拜闕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
裏花間語笑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
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宮
怨詩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
是也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
解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以
謂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録有中官
呂太一叛於廣南杜詩蓋言自平宮中呂太一故

下文有收珠南海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輕改文字鮮不為人咲後出塞詩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三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虜執其妻子者不知姓名可恨也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詠懷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

唐子西語録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西清詩話云同谷縣七歌其四云嗚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為我啼清晝近有一士人自同州來籠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鳴問其名曰竹林鳥也今本作林猿非也

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稚子脫錦綳騈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襍志云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豚亦云稚子余以聞子蒼蒼曰筍為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筍詩亦可

漫叟詩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當為野雉之之雉或以為童稚非也

桐江詩話云冷齋以稚子便作筍引唐子詩為證何謬之甚也此詩蓋為筍之脫籜如小兒之鮮綳便以稚子為筍則非也少陵詩本筍根雉子無人見今誤以雉為稚蓋筍生乃雉哺子之時言雉子之小在竹間人不能見故也

呂氏童蒙訓云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

作賦而說雕蟲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云沉綿頓挫添諷味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傾挫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殺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　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苕溪漁隱曰家家食烏鬼之句余觀諸公詩話其說蓋有四焉漫叟詩話以豬為烏鬼蔡寬夫詩話以烏野神為烏鬼冷齋夜話以為蠻鬼為烏鬼沈存中筆談緗素雜記以鸕鷀為烏鬼今具載其說焉漫叟詩話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以烏鬼為鸕鷀言川人養此取魚予崇寧間往興國太守楊鼎臣字漢傑一日約飯鄉味作蒸豬頭肉因謂予曰川人嗜此肉家家養豬杜詩所謂家家養烏鬼是也每呼豬則作烏鬼聲故號豬為烏鬼蔡寬夫詩話云或言老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烏鬼乃鸕鷀謂養之以捕魚予少時至巴中雖見有以鸕鷀捕魚者不聞以為烏鬼也不知變州　經何以得之然見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則烏鬼之名自見於此巴楚間嘗有捕得殺人祭鬼者問其神明曰烏野七頭神則烏鬼乃所事神名爾或云養字乃賽字之訛理亦當然蓋為其殺人祭之故詩首言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若養鸕鷀捕魚而食有何吁怪不可並居之理則鸕鷀決非烏鬼宜當從元注也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

江故頓頓食黄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差烏鬼為鸕鷀也沈存中筆談云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户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經稱峽中人以鸕鷀繩繫其頭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緗素雜記云筆談嘗論杜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養之以取魚也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鸕鷀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群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鶻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止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鸕鷀乃杜詩所謂烏鬼也按夷獠傳云僕閩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余嘗細考曰說鸕鷀為烏鬼是也其謂捉與烏野神烏蠻鬼為烏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泛舟而歸中途見數漁舟每舟用鸕鷀五六以繩繫其足放入水底捕魚徐引出取其魚目觀其事益可驗矣

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三　　前集

杜少陵八

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激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肝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秋雨歎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本皆作木字事見齊民要術云秋甲子雨禾頭生耳木當作禾往在詩白間剝畫蟲初不知其何等語也及觀何平叔景福殿賦云皎皎白間微微列錢注謂白間窗也余嘗以白間對黃裏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澀雨之句自古有之備勸腹腴愧年少山谷謂腹下肥處為腴丹青引意匠慘澹經營中事見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為匠飯抄雲子白之句說者多以學林所記雲子事毋屬子雲漢武外傳云神仙之食有風實雲子當出於此按本草崖蜜石蜜也故老杜逸詩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葉新之句螢火詩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說者云為李輔國作

隱居詩話云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宗也鄭公善評詩也善觀退之東方星李宗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也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瑶溪集云詩之六義後世賦別為一大文而比少興多詩人全者惟杜子美時能兼之如新月詩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才升便隱似當日事比之事也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凄然有所感興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澤雅之事暗滿菊花園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頌之事也說者以為子美此詩指肅宗作

三山老人語錄云姜少府設鱠歌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或謂譏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風澀雨之語非也蓋言嚴冬天寒又

連日有風黃河氷益厚矣當此時而鑿氷取魚爲鱠其意勤甚故曰黃河美魚不易得鑿氷恐使河伯宮

石林詩話云病栢病橘枯椶枯柟四詩皆當時事病栢當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枯椶比民力之殘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柟云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支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魏梁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爲然不但語之工也

蔡寬夫詩話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爲鷺鷥而禮記月令羣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爲白鳥爲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鷺有何說耶

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蔡寬夫詩話云詩語大忌用工太過蓋鍊句勝則意必不足語工而意不足則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可謂精切而在其集中非佳處不若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爲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揮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年雖字字皆本出處然比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雖無出處一字而語意自到故知造語用事雖同出一人之手而優劣自異信乎詩之難也

蘇子由云大雅緜九章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

盛事盍不拓其上下詳誦如此且一婦人識真
主於 微允偉甚史缺矢而謬誤獨少陵載
之號詩史信矣
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氏不姓盧
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
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
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
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云
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退之云一
罇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
東坡云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
青春國史補云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
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
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铏作傳奇
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以
春則拋青春亦必名酒也
苕溪漁隱曰嚴氏溪放歌云劍南歲月不可度

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
而士人遊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
亭舘即踰曲江之盛也
西清詩話云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
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
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而已賀之少陵
詩事未究也送 表姪王砅云我之曾老姑尔
之高祖母尔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
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
者來在門荒年自糊口家貧 供給客位但
箕帚仍傾產頗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鬢髮
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沽酒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
亦俱有次問最少年 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
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孔頎長丈
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
牖及至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
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 均嫂叔

知其脉理之為一也盖附離不以鑿枘皆取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迂叟詩話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覧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

邊頭公卿仍獨驕按王石林注云郭英義代嚴武鎮蜀爲縱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獨驕之句予謂是說殊無所據質之唐書及小說嚴武卒郭英義代之未幾有崔旰之亂甫未嘗爲英義幕客何爲不見容唐史云嚴氏以世舊待甫甚善甫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雖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邊頭公卿仍獨驕之句當為此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杜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勸以伏節死義也魏野贈王文正公詩西祀東封都了畢好來相伴赤松遊贈寇萊公詩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勸之使退也近世士人與上官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如此者

苕溪漁隱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詩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誤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嘗

泛歙溪用老杜詩青惜峯巒過為韻作五詩
其一云港淨千尋碧峯回兩岸青鷺飛烟
漠漠猿嘯竹冥冥鷄犬聞聲　雲乍斂
扁桃源疑此是時復問漁舲其二云溪山美有
餘自古神山宅蓬萊隱宣平題詩來李白
至今負薪人間是滄霞客不向此尋真飄
蓬端可惜其三云萬山回合處蔥鬱對甚堂
空道義高千古罩瓢歡爲鍾羊裘甘寂寞
風闕背從容勿謂狂奴態清風激懦廉其四
云草木紛紛落江山澹薄寒雲藏桐子宅波急
沈郎灘田首家林遠多愁华帶覓青楓知客
恨塗血點林峦其五云觀山如走馬倏忽千群過
水從雲際來舟疑天上坐霧孤猿失群往復
螳旋磨五韻寫中腸悲詞成楚些
遯齋閒覽云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
始與捶楚辭韓愈贈張曙詩云判司卑官
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
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

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
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少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
靈先帝即　宗也憶昔詩憶昔先帝遊朔方
千乘萬騎入咸陽先帝即肅宗也舞劍器
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遣懷
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彫枯先帝即明皇也
苕溪漁隱曰唐史張垍尚寧親公主明皇眷垍
厚即禁中置內宅故子美贈之詩云天上張
公子宮中漢客星又長安志拾翠殿在大明
宮翰林門外望雲亭在太極宮景福殿西故
次聯云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皆禁中
事也
後山詩話云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
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
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
致正須胸中度耳
呂氏童蒙訓云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

如逗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洪駒父詩話云劉路主車爲予言嘗得唐人襍編時人詩冊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 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林竹葉新柴門丁生事黄綺未稱臣真其子美語也白駒或作驢字

王直方詩話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江心一小石刻又云老杜遺詩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一首山谷云語似不類予最愛其桑葉自開春之句

漫叟詩話云老杜詩云麟角鳳嘴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又杜牧之詩云天上鳳凰難得髓世間那有續絃膠嘗見李商老云事載太平廣記後讀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其洲多鳳麟亦多仙家者以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續連弓弩斷絃也折劍以此膠粘之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前集

漁隱叢話卷之十四　前集

扗少杜陵九

苕溪漁隱曰戲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細考此歌想花卿當時在蜀中雖有一時平賊之功然驕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顯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蓋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冢在丹棱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陳輔之詩話云荊公嘗言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然李賛皇云譬之清風明月四時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詩眼云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体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山谷曰子美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漁隱曰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之句詩譜以謂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計起明年庚子至是爲十暑時已在湖南獨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雲安安荊荊湖皆楚地至是合爲三霜而云三者獨以峽中言之

東坡云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此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

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難又從幸蜀首建誅
楊國忠之策洗兵馬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
長九尺鬚眉蒼此張鎬也憶昔詩云関中
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
謂肅宗張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
奪兵柄入宿衛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
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
子美亦哀之云赫赫張京兆今為時所憐
蔡寬夫詩話云洗兵馬云張生公一生江海客身
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會風雲際扶顛始知
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
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奇
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詐
狀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
豈史氏或有遺耶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
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
譖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怜之予讀
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凶渠
破膽頻注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吾
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衆與
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
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
傳學多嘗聞往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
未身以此發而功之在時乃若是於其人之利
害豈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爲一白之也
漫叟詩話云命軒亭名最難近世士大夫取幽直
頗相同命亭曰聞鳥取其夜永明樓命樓曰
水明旨失詩人之本意余嘗愛竹間有亭曰聽
雪曰紬香面山有軒曰可月遶池上有亭曰觀
心禪房竹間有亭曰通幽此皆取古人詩句此為
得體也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
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
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
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苕溪漁隱曰功業多歸馬伏波功曾非復漢蕭何

李公彥劉貢甫皆云漢功曹曹參非蕭何也
余讀高祖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然則子美豈誤用事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題道林嶽麓寺詩云宋
公放逐登臨後物色分留與老夫宋公之問也
此語句法清新故為傑出其後唐扶題詩復
云兩祠物色採拾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意雖相
反而語亦秀拔乃知文章變態初無窮盡惟
能者得之挾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者也其
詩他語亦稱此如泉清或戲蛟龍窟殿脚數盡
高忱撇即今異鳥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
頻之類與子美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
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之
句幾不相上下
潘子真詩話云楚国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
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時人謂叔元兩女乘龍
言得婿如龍也杜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
龍宋景文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婿女乘龍事

雖不如李之切當至造語則杜渾厚而有工是
知文章當以韻為勝也
後山詩話云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最為警絕而子美紙用一句語益工云千崖秋
氣高
鍾山語錄云杜甫詢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
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体俊逸無蹤繆處劉
禹錫操行極下內結宦官外結柳子厚作賦
甚佳詩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詩話云潘惇嘗以詩呈山谷云凡作詩
須要開廣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
類惇云那便到此山谷曰無此只是初學詩門
户耳
蔡寬夫詩話云文章變態固無窮盡然高下工
拙亦各隨其人才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
樹花發自分明為吳体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
黄魚為俳諧体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
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

李義山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
謂之當句有對固已少貶矣而唐末有章碣
者乃以八句詩平側各有一韻如東南路畫吳
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　岸波
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
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鷗夷高興固無邊
自號變体此尤可怪者也
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蓋以子美之詩為宗
凡諸公之說悉已採摭仍存標目各誌所出今
更拾遺類次為一以便觀覽焉江畔獨步尋
花絕句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
低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
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論
画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人莫知
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何十一覓榿木栽云飽聞
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榿木惟蜀中有之
散林而美蔭易長而可薪又老翁須地坐細細
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謂狗尾續也天
育驊騮歌云遠令大奴守天育東坡題此
歌於天育驃騎圖後為大奴字天育則天育
為大奴字也矯矯龍性合變化合字亦寫作
含字定武有此石刻棱拂子云不堪代日羽
有足除蒼蠅山谷言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
來者是也涇乃引營營青蠅其義安在哉余
謂此說誤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後子美以
對白朔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
卷書不可看老杜詩蓋謂此也杜日云尚想東
方朔詼諧割肉歸東方朔傳割肉事乃伏日
非社日也史記六国表秦德云二年初作伏社
祠磔狗邑四門自秦漢以來伏臘社疑子美
借用此事耳憶昔行云落日初霞閃餘映倏
忽東西無不可三峰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
西日東出而人影或在　不可致詰南鄰詩云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舊
本栗字今作栗子美以其園猶有芋栗可收
所以為未全貧若園更以收栗是豈得為貧

也兵車行云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唐十道有河北無山東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哀王孫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頭字當作頸字蓋為無頭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書貴瘦硬方通神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雖其言為篆字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注云邏　塞取邏邏之義非是九域圖云汝州有紫邏山醉歌行云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最着意深遠贈李八秘書云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罷拾遺時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後以年譜考之信然蓋其為扈蹕上元初元耳前出塞九首為戍兵作後出塞五首為赴募者作余嘗細考其詞誠為不妄解悶云孟子論文更不疑李陵蘇武吾師舊本李陵蘇武是吾師一句在上兼子美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則所謂孟子也此但論詩俗人意謂孟軻乃移孟子論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龜年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此詩非子美作岐王開元十四年薨崔滌亦卒於開元中是時子美方十五歲天寶後子美未嘗至江南學詩須先理會次序便見工夫如北風詩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文章之妙最在狀物處如讙曾落提携之類最佳

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引手拔鯨鯢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拔鯨鯢其思顧彌遠但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邪

西清詩話云唐人品子美賦出三都上詩須二雅

求盖子陵遠繼周詩法度余嘗以經旨箋
其詩云與奴白飯馬青芻雖不言主人而
待僕馬如此則主人可知焉詩所謂言刈其
楚言秣其馬言刈其蔞言秣其駒同意又
小城萬丈餘大城鐵不如則小城難為高大城
難為堅故也正得古人著書互相備意
學林新編云舊唐史杜甫傳曰甫永泰二年
卒某考子美詩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詩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詩大曆
五年正月追酬高適人日詩甫志與傳皆
云年五十九卒按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
癸酉歲卒於大曆五年辛亥歲為年五十
九則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誤也元祐中胡
資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亂先
生下荊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王内翰
注子美詩曰大曆三年甫下峽入湘南適衡
山寓居耒陽五年一夕醉飽卒元祐中呂
丞相作子美詩年譜曰大曆五年夏甫還
襄漢卒於岳陽某嘗究杜陵及襄漢岳
陽皆無子美墓惟耒陽縣有子美墓前
賢多留題則子美當卒於耒陽也近世有
小說麗情集者首敘子美因食牛肉白酒
而卒此無稽妄說不足信今注子美詩者
亦假王學士内翰之名謂甫一夕醉飽卒者
無乃用小說麗情之語耶

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前集

駱賓王

石林詩話云舊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為浮屠以見賓王居杭州靈隱寺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新唐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以後人因其續而錄之賓王集中或本集因自為賓王作而取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裒次者若此詩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王摩詰

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詰之詩也或云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耳

後湖集云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

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石林詩話云詩下雙字極難須是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謂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為李嘉祐詩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乃為超絕近世王荊公新霜浦溆綿綿白薄晚林巒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此皆

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聲詩話云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既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攷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見杜牧集中又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幡尚憶群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延城白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

雪浪齋日記云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窓冏冏皆造微入妙

後山詩話云王右丞詩學于陶淵明得其自在處

韋蘇州

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以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怪高適年五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才本絕人莫能尔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為史家類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蔡寬夫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而行事略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恐別是一人或集之誤

苕溪漁隱曰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共君十五

侍皇闈曉拂爐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
天寶今幾年頽鈍如鎚命如紙余以編年通
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大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
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語不應至
大和間也蔡寬夫云劉禹錫所舉别是一人可
以無疑矣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人言蘇州詩多言其
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州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
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
隱居詩話云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
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
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
應物之比也
後湘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
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嘆嗟乎此余
晩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奔竄南北山行水
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蕪
蔑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烟艇無風檣陣
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坌沒
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廢長筆端丘壑固自
不乏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
對神遊八極之表耳
石林詩話云讀古人詩多意有所喜處誦憶
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為己語綠陰生晝寂孤
花表餘春此蘇州集中句警策而荆公詩
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
公閲唐人詩多覽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
瞻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
用直取舊句縱横役使知彼我為辯耳
冷齋夜話云琥珀詩曰曾為老茯苓元是寒松
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舊說松液淪入
地千年所化今燒之尚作松氣其琥珀中有形如
蜂然此物是外國來今地有茯苓處皆無琥
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蔡寬夫詩話云王摩詰韋蘇州集載裴迪丘
丹唱和詩其語皆清麗高勝恨不多見如

迪安禪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無言誰敢酬鳥飛爭向夕蟬噪意先秋煩暑自兹退清凉何處求如丹黄葉有時至自知往來跡邃辭地上酌新得山中書步出吴谷府歸乘殼徽車猥蒙招隱作豈况班生虚其氣格殆不減二人非唐中葉以來嘐嘐以詩鳴者可比乃知古今文士湮滅不得傳于子孫者不可勝數然士各言其志其隱顯亦何足多較覩爾詩趣向其胸中殆非汲汲於世者正爾無聞亦何所根其姓名偶見二人集亦未必不爲幸也

孟浩然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何嘗棄卿孟賞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所謂轉喉觸諱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黄伏匿床下維不敢隱而以實奏明皇曰朕聞此人久矣因召見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攄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濫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言忤而議罪乎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謂余云作詩使史漢間全語爲有氣骨後因讀浩然詩見以吾一日長異方之樂令人悲及吾亦從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後山詩話云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耳

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前集

韓吏部上

東坡云退之示兒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皆聖賢事也

蔡寛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惠讀金根車改為金銀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為尔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略無文性溫庭筠嘗戲之曰以尔為樂天後身不亦忝乎然義山有　師我嬌兒英秀乃無匹之句其譽之亦不減退之不知詩之所稱乃此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後何其無聞也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壽陽驛絶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寄意二姝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動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孔毅夫雜說云退之晚年有聲妓而服金石藥張籍哭退之詩云中秋十五夜圓魄天差清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白樂天思舊詩云閑日一思舊舊遊如目前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退之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後山詩話云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

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 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曰傳云退之服硫黃病竟不痊也

西清詩話云張文潛云東坡嘗言退之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疑若清苦自飾者至云艷姬蹋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荅曰安文字飲者與俗人沾酒同科

苕溪漁隱曰古今聽琴阮琵琶箏瑟諸詩皆欲寫其音聲節奏類以景物故實狀之大率一律初無中的句皆可移用是豈知音者但其造語藻麗為可喜耳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退之聽琴詩也孤禽曉驚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岩泉又經緯文章合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鐘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淡薄三盤語丁寧此永叔聽琴詩也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此子瞻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撩亂風蕩揚花無畔岸微露愁猿抱山木玄孤鴻度雲漢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澗夜蕭蕭十二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錢唐潮孝子流離在中野羈臣婦來哭亡社空林悲婦感蟻蛸暮年遺老依桑柘此魯直聽琴詩也寒蟲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群天柏水楚國羈臣放十年漢宮佳人嫁千里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桃李楚狂行歌驚市人漁父拏舟在葭葦此魯直聽摘阮詩也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襍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

流水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
刀鎗鳴此樂天聽琵琶詩也一彈既罷又一
彈珠幢夜靜風珊珊低回慢弄關山思坐對
蕭然秋月寒月寒一聲深殿磬驟彈曲破
音繁併百萬金鈴旋縈玉盤醉落滿船皆暫
醒又猿鳴雪岫來三峽鶴唳晴空聞九霄此微
之聽琵琶詩也湘水冷波暫鼓瑟秦樓明月
罷吹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鸝語自嬌
此王仁裕聽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瑣碎

山路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
丁丁林空山靜啄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此
永叔聽琵琶詩也八鸞鏘鏘度銀漢九雛威
鳳鳴朝陽又為夷疑舞淥波鮫人出聽停
綃梭此夢得聽箏詩也綿蠻巧囀花間吉鳴
咽交流水下泉此永叔聽箏詩也江妃出聽霧
雨愁白浪翻空動浮玉喚取吾家雙鳳槽遣
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
霜樹杪此子瞻聽箏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

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僧義海謂子瞻聽
琴詩絲聲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琴也互相譏
評終無確論如玉谿生錦瑟詩云莊生曉夢
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
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亦是以景物故實狀
之若移作聽琴阮等詩誰謂不可乎
西清詩話云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
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荅以退之聽穎師琴
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

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
言輕柔細屑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
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听也浮雲柳絮
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
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又見脫
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
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
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聲烏能尔
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東坡後有聽

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溫小絃廉折亮
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
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且莫嗔歸
家且覓千斛水洗盡從來箏笛聲詩成欲
寄歐公而公亡每以為恨客度聞海海曰東坡詞
氣倒山傾海然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
亮以清絲聲皆然何獨琴也又將言大小絃聲
不及指下之韻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
耳八音宮角皆然何獨絲也聞者以海為知言余
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文
五調迭犯時宮聲為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
坡所未知也苕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
家善琵琶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
詩稍加隱括使就聲律為水調歌頭以遺之
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
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觀此則二公皆以
此詩為聽琵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
辨証此詩復曲折能道其趣為是真聽琴

重進姓文

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辨之矣
高齋詩話云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令善才伏
而善才姓名不見於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
中曹保有子善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
裴興奴與曹同時樂府雜錄云綱善為運撥
興奴長於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曰誰能截
得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
苕溪漁隱曰東坡聽琵琶詩云何異烏孫送公
主碧天無際雁行高乃用文選王明君辭序
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則琵琶非起於明君
蓋前已有也釋名云本胡中馬上所鼓也四絃
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
名焉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
酒闌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
後彬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

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寒暑而罷公
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
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
也苕溪漁隱曰唐賀懷智於明皇時彈琵琶
以石為槽鵾雞筋作絃用鐵為撥今杜彬以皮
為絃合自是一家也
蔡寬夫詩話云近時樂家多為新聲其音譜轉
移類以新奇相勝故古曲多不存頃見一教坊
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損往往猶是唐本而絃索
家寺之九嚴故言涼州者謂之濩索取其音節
繁雄言六么者謂之轉關取其聲調閑婉元微
之詩云涼州大遍最豪嘈錄要散序多攏撚
濩索轉關豈所謂豪嘈攏撚者耶唐起樂
皆以絲聲竹聲次之樂家所謂細抹將來者是
也故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綠腰頭小管丁寧
側調愁近世以管色起樂而猶存細抹之語蓋
沿襲弗悟爾綠腰本名錄要後訛為此名今
又謂之六么然六么自白樂天時已若此云不知何
義也
冷齋夜話云世傳琴有宮聲十小調皆隨賀
若夷所製最為絕妙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
三曰峽泛四曰越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
吟七曰清夜吟八曰葉下聞蟬九十亡其名琴
家但名賀若而已太宗尤愛之為之改不博金曰
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仍命詞臣各
探調製詞時北門學士蘇易簡探得越江吟
其言曰非雲非烟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黃金
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和孤竹清婉入霄
漢紅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
遠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宴其詞既不佳而聲亦怨咽或
改其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
多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揾殘粧粉抱瑤琴尋出
新韻玉纖趁南風未解幽慍低雲鬟眉峯斂
暈嬌和恨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

聲柳更楊黃魯直曰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柳更楊者非譜客衷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

蔡寛夫詩話云前史稱王筠善押強韻固是詩家要處然人貪於捉對用事者往往多有趂韻之失退之筆力雄贍務以詞采凴陵一時故間亦不免此患如和席八絳闕銀河曉東風右掖春詩終篇皆叙西垣事然其一聯云傍砌春紅藥巡池詠白蘋事除柳渾外別無出處若是用此則於前後詩意無相干且趂蘋字韻而已然則人亦有事非當用而轆轆驅駕若出自然若杜子美收京詩以櫻桃對杕杜音地杜薦櫻桃事初若不類及其云賞因歌杕杜歸及薦櫻桃則渾然天成略不見牽強之迹如此乃為工耳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答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有見處可以傳衣鉢耳

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七　　前集

韓吏部中

蔡寛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為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爾所謂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時柳子厚劉禹錫同為御史二人於退之最為厚善然至此不能無疑故其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仇二子不應爾欲疑斷還不蓋伾文用事時亦極力網羅人物故韓柳輩皆在數中然退之豈終為人役者雖不能自脫離而視劉柳終有間矣其為永貞行憤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嘗同僚情可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終始也退之與李宗閔俱裴晉公征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贈宗閔皆略盡其終身所為然退之無恙時宗閔纔為中書舍人其所為尚未暴自錢徽貶後坐李之惑始終至其為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東坡云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

漫叟詩話云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世人多讀為長少之少及閱漢史匈奴傳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即能射狐兔乃知少為多少之少

孔毅夫襍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頭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若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開字日夜不得閑君子不可閑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詩意不無其為病也

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來不上船又曰眼花落井水

底眠又曰長安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陽三斗始
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
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又曰脫帽露頂
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三
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於
重疊韻也其按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字
為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船字韻中押
未嘗移別韻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
重用韻者亦多况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沉

浮亂水玉愛惜如芝草及曰園人非故侯種此
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後園山脚詩曰寧取
囿用事元冥蔚彊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蕩折
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時遭艱
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惜懷惡嘔泄臥數日
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數
不敢墜周旋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
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八祕書詩曰事殊迎代
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

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聯翩低
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
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萼誰
敢問山陵又曰鴻寶寧全祕丹梯庶可陵一篇
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參遷官詩曰栖遲分半
枝浩蕩逐浮萍又曰柳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
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詩曰
詩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儁志
必在騰騫一篇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

雖然子美非故意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案文
選載古詩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
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曹
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又曰
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二難字也謝
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
又曰外物徒龍蠖所賞勵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
又南園詩曰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賞
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

去郡詩曰或可優貪饒豈足稱遷生又曰畢
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陸士
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又曰
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
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
將幾何日昃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阮嗣宗詠
懷詩曰何當行路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
遊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二歸字江淹擬
體詩曰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又曰太平

多懽娛飛蓋東都門一篇二門字王仲宣從
軍詩曰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
素餐責誠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
自有體格杜子美亦傚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
張籍詩一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
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
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
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
二愁字又叉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奧

字皆足可惜詩押二光字 白樂天渭村退居
詩押二房字夢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之
詩押二長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
遊悟真寺詩押二髮字其餘詩人如此疊用
韻者甚多不可盡舉意到即押耳奚獨於
飲中八仙歌而致怪耶 子瞻送江公著詩曰忽
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
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蓋子瞻自不注
山谷云老杜飲中八仙歌船字眠字天字 韻各再

押前字韻凡三押此歌八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
用韻無害亦周詩分章之意耳
三山老人語錄云白樂天寄劉夢得詩有歎早白
無兒之句劉贈詩曰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
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
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幸允
如新分非淺視君長詠夢熊詩注云高山本
高子門使之高二義殊古之詩流曉此唐人忌重
疊用字如此今人詩疊用字者甚多東坡一詩

猶兩耳字韻亦曰義不同
學林新編云冷齋夜話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
餐字集按彭衙行曰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
餐又曰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然則子美
押餐飧二字者義不同冷齋誤矣餐千安
切飧音孫伐檀詩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飧兮
毛詩傳云熟食曰飧孟子饔飧而治趙氏注
云夕食曰飧蓋盤飧者左氏傳所謂盤飧寘
壁者也故凡言盤飧皆當用飧字不當用餐

字按廣韻上平聲二十三魂字韻中有飧字二
十五寒韻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於兩韻通
押蓋唐人詩又用韻如此本朝始令礼部擷廣
韻之要略者使學者用之而限以獨用之文故
如餐飧二字不得同韻而押矣子美亦從孫
濟詩曰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園詩曰畦蔬
遶茅屋自足媚盤飧贈孟氏詩曰承顏胝手足
坐客強盤飧別李義詩曰努力慎風水豈惟數
盤飧此數詩或用魂字韻中押或於寒字韻

中押者此謂之唐人用韻之例也凡上有盤字則
下當用飧字而子美詩集中亦或用盤餐字
當是傳寫刊字之訛子美不應誤用字也
少陵詩年譜云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李適之自
左相罷政嘗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
集中誤為稱世賢
隱居詩話云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
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

等差及贈盧仝詩曰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
明月曜桃李即此時也李渤石洪温造為處士純
盜虛名韓愈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
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
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
徵不起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為
處士乃刺口論世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
價以玉飾僕御誇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
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

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
以起此尤可咲也
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
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以其終篇本
末考之亦或然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作詩
題其後其中有數句不可曉盖本脫誤也嘗
得一善本乃二詩仍多八字一云
其猶吹一區區自其下顧背柱丹香春秋書

主法不誅其人身爾雅著蟲魚定体處深人
湜也困公安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
壤間糞壤多污穢豈有臧不臧誠不如兩忘
但以一槩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
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
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
得業孔顏百年雖幾時君子不可閑
類苑公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
能從汝巢山賦謝自安則曰童騃無所識作誰

氏子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
借不知何以得此
唐子西語錄云退之擬古詩有故避虜對者 淮之
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後山詩話云南食詩鱟實如惠文山海曰鱟
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牡蠣也
冷齋夜話云贈同遊詩喚起窓全曙催歸日未
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山谷曰吾兒時每
哦此詩而不解其意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

時春曉憶此詩方悟之喚起催歸二鳥名若
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
況其大者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絡緯圓
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征蜀聯句始云杳飛蜂及歸柳
嘶蛩語新意如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
來思雨雪霏霏亦記時也苕溪漁隱曰山谷亦
有去時魚上冰歸來燕哺兒之句
三山老人語錄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爲一本慕作纂退之詩肯放效門嚼父嬉弋
者纂
高齋詩話云退之詩云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
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老杜又取古樂府
陸機悲哉行云飛飛燕弄聲
隱居詩話云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
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
書而韓愈贈盧仝詩云春秋五傳束高
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未何等書

漁隱叢話卷第十七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前集

韓吏部下

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唯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輙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退之尋常詩自不逮李杜至於李愿歸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

後山詩話云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岳醫閭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昆崙渤澥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耳楊文公筆力豪贍体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体耳歐陽少師始以文体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以退之於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耳

蔡寬夫詩話云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几

山詩云旗穿晚日雲霞襍山倚秋空劍戟明
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携諸吏上崢嶸而晉公
之詩無見惟白樂天集載其一聯云待平賊壘
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
如此豈容合縱楚軍沮撓乎晉公文字世不傳
晚年與劉白放浪緑野橋多為唱和間見其文
集語多質直渾厚討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緣
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可謂深婉李文定
公迪在中書嘗諷誦此兩句親書於壁

蔡寛夫詩話云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書趁
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觀此語便知退之非
留意於書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題名信不甚工
柳子厚書適湖湘間多有其碑刻而体不一
或疑有假託其名者惟南岳彌陀和尚碑最善
大底規模虞永興矣然不知所謂柳家新様元
和脚者如何也杜子美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予
家有其父閒所書豆盧府君德政碑簡遠精
勁多出於薛稷魏華此盖自其家法言之白樂

天不甚論書然今世士大夫尚有藏其真跡者
如錢文僖家一二帖為体精彩殆不減徐會稽
也
東坡云遊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
小說云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學
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退之謂詩乃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空堂晝眠倚牖户
飛電著壁搜蛟螭故東坡鐵拄杖詩云入懷冰
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云

涪翁畫寢蒼龍挂壁間用退之詩也
隱居詩話云剥苔吊斑林角黍餌沉嫁竹有黑點
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
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裹洗去苔錢則紫
暈斕斑可愛此真斑竹也苕溪漁隱曰斑竹惟清
湘有之鮮紫倒暈如血色天生如此即未嘗每點
上有苔錢封之余往來清湘屡矣嘗親採此斑
竹以為拄杖但向陽一面斑點多極難得通轉斑
點者若廣石藤梧之間别有一種斑竹極大而斑

色紫黑不甚佳間有苔蘚封之非盡有也
隱居詩話云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
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
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
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
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
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
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
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
黨乎一座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予頃年
嘗與王荊公評詩余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
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
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荊公曰不然
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至今
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信乎所
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山谷云會合聯句孟郊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故意
氣相入雜然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
力不能相追成四公子恭耳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問山谷云人言退之東野
聯句大勝東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
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
退之即有此理也
後山詩話云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誌便似
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
其過之故兼之也苕溪漁隱曰退之為子厚羅池
廟碑子瞻為退之潮州廟碑二文高妙豈非
如歐公之言乎
隱居詩話云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
工若出於已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
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
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
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
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
裏人蓋工於前也
蔡寬夫詩話云世傳陳陶詩數百篇間有佳語如

中原不足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可憐無
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之類人多傳誦
之龍袞江南野錄爲陶傳稱其得道不死開
寶間猶無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
哭陶詩則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所據見陶
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若爾亦自當年
百餘歲唐詩人如劉闗皆傳爲仙者固不可稽
既有哭之人則知其死不謬耳

漫叟詩話云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
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州來今親字改新字
是也苕溪漁隱曰酬王十二舍人雪中見寄云三
日柴門擁不開階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踏作瓊
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
失詩題見寄之意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美詩善叙事故號詩史其律詩
多至百韻本末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
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夔府
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

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
作獨爲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
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苕溪漁隱曰退之詩
如何今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
閑遠有味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
最愛南溪始泛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呂氏童蒙訓云淵明退之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
魯直爲能深識之學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
人阮嗣宗詩亦然苕溪漁隱曰洪龜父謂山谷
於退之詩少所許可龜父乃魯直之甥其言宜
自來矣若居仁之言殊不可信也

隱居詩話云南溪始泛之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
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
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曰去夏公請告養病
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遊翔移船入南溪
東西縱篙撐公作泛溪詩詠唱多慷慨又曰偶
有賈秀才來茲亦同 秀才謂賈島也島有甥

文謂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與
韓也
後山詩話云韓退之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
泛皆佳作也
隱居詩話云李肇國史補載韓愈遊華山窮
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報書與家人
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以肇妄
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仝觀退之贈張籍
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睨海浪
引袖拂天星踏蘚連拳躋梯飈颭伶俜悔
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引知肇記焉信然而沈
顏為妄辯也
唐子西語錄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
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
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
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
之亦不能作也
蘇子由云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
無失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也
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閑閑執訊連連
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
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
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
於此矣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
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
徒体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
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
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柳子厚平淮夷雅曰赤子匍匐
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言賊以逆取
敗最為精確
苕溪漁隱曰與崔立之詩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
眼窺捩音麗琵琶撥也謂左右窺覷又荷池詩
云未諸鳴槭槭那似卷翻翻又有槭槭井梧踈
更須之句槭音縮又音蹙並到也又音索乃
殞落貌文選盧子諒詩摵摵芳葉零潘岳

秋風賦庭樹摵以灑落

後山詩話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苕溪漁隱曰少游集中有韓愈論云韓氏杜氏其集詩文大成者　非子瞻有此語也

夷堅志云陳珣字中玉鄭州人文惠公諸孫政和中爲蔡州守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製者怪而問郡人曰自韓文公碑刻石後爲李愬妻所訴以爲不述愬功而專美度憲宗詔文昌別撰事已久矣珣忽然不平即日磨去舊碑別訪能書者寫韓文刻之又有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爲徐州守徐舊有東坡黃樓碑方崇寧黨禁時當路徐人惜之寘諸泗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取出復立之舊處打碑者紛然敲拆之聲不絕樓與郡治相連仲先忽然不悅使吏投之深淵遂不復出二事相反如此議者莫不羨珣之有尚而誚苗之無別也

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前集

柳柳州

東坡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狀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答云大体皆好又問君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大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微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盡謂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熏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又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語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金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紫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則又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

哭凌員外詩書盡凌準平生掩役夫張進骸既盡役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白主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車又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　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華之稚易售於流俗耳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寬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脫屣軒冕若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著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力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見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洪駒父詩話云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東坡云余自東武適文登並海行數日道傍諸峯真若劍鋩誦子厚詩知海外多奇峯也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蓊葧薌氣子厚夢得皆善造語若此句殆入妙矣夢得云水禽嬉戲

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綠翠于沙礫
亦妙語也
山谷云千里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
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零陵郡北
湘水東浯溪形勝滿湘中溪口石顛堪自逸
誰人相伴作漁翁右元次山欸乃曲欸音襖
乃音靄乃湘中節歌聲也子厚漁父辭有
欸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書欸欠少年多水誤
妄用之可笑苕溪漁隱曰余游浯溪讀磨

崖中興頌於碑側有山谷所書欸乃曲因以
百金買碑本以歸今録入叢話又元次山
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襖乃音靄棹船之聲洪
駒父詩話謂欸音靄乃音襖遂反其音是
不曾看元次山集及山谷此碑而妄為之音耳
冷齋夜話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
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
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詩以
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

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東坡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閲方言簟宋魏之間
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
答湘南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
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
有桃竹杖歌
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
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

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
皆集中第一
孟東野賈浪仙
張文潛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
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
郊島孰貧曰島為甚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
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
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
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

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絶高遠殆非常人
可到唐之　詩稱此二人為最至於奇警
之句往往有之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則羇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
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
能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蒼溪漁
隱曰六一居士以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
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鄭島詩豈非
誤耶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
白為力　氣孱乃都會之豪　郊島非附於
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
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
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
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斲石破山先
觀鑱迹發矢中的兼聽絃聲使不先其説
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

緗素雜記云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
屠名元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
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
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跳驢不避
語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
貶長江簿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
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
月下門始欲著推字又欲著敲字練之未定
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
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
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
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遂與並轡而歸留連
論詩與為布衣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
僧居法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
鍾樓吟詠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
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會此
耶遂奪取詩卷帝慙而下樓而去遂除島

為逐州長江簿書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
今是堂手録云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
還沒山雲斷復連時賈島詐為梢人聯下句
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久
之自此不復言詩
冷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
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
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指并州是
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人
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
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
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
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
疾愈響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
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
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
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
以死而李翺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
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
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顔子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
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笠澤叢書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
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
自明卵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也長吉
夭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此耳

玉川子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為食月者月中之蝦
蟆也梅聖俞作日食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
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日月暉於外
其賊在内則俚說為當矣又月蝕詩中云歲
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忽使黥妻生覆尸
無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
祿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號將屢立戰功

雖麄暴恭亦頗知忠義代宗時吐番犯關徼
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臣忠怒曰君父有
難乃擇日耶後卒汙朱泚偽命誅考其終
始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學林新編云韓退之月食詩一篇太平用玉川
子句或者謂玉川子月食詩豪恠奇挺退
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玉川子佳句而補
成之某切以為不然退之月食詩題曰效玉川
子作而詩中有以玉川子為言者玉川子滯
洄下中庭獨自行又曰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
地行賤臣全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
於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恠
而不循家詩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約之以
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
子月食詩 如此足矣 故退之詩題曰效玉川子作
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
食詩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後而成詩耶以謂退
之自為月食詩則詩中用玉川子滯洄苦天公
又非其類矣
雪浪齋日記云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
當自知之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
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
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
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
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
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心斷絕心斷絕
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
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
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美人兮美
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
忽到窗前疑是君
胡苕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
知織因與麋麛相對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
兩句而賦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李習之　　前集

石林詩話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第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去無一篇存者計亦非其所長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題湜公安園池詩後云爾雅著蟲魚定非磊落人又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若譏其徒為無益而勸之使不作者翱見於遠遊聯句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見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於不能而不使強為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苕溪漁隱曰余讀傳燈録言朗州刺史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缾翱遂贈以詩曰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又藥山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聲應澧陽九十許里民居盡謂東家翱再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余以唐書翱本傳攷之翱嘗為朗州刺史則傳燈所載是也翱未嘗為鄭州刺史古今詩話所載鄭州刺史李翱詩非也傳燈録有此二詩石林以謂翱詩散去無一篇存者但一見遠遊聯句而已何也

李長吉

緗素雜記云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徒門外又漢晉春秋云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取漢武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歌曰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

馬嘶曉無跡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
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
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
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攜盤獨
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按明帝紀青龍
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
重不可致而李賀以謂青龍九年八月蓋明
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疑李候也鄙

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黃初元年徙咸陽始
皇所鑄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郎
與明帝徙銅事略同竟未詳其旨史記秦
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
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
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後
十四年而秦亡又後漢蘇子訓有神異之道
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
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故

東坡贈梁人詩云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
金狄手摩挲又張天覺贈人詩云鶴骨飄
飄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湘素襍記云李賀苦晝短詩云天東有若木
下置啣燭龍按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燭
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龍啣燭以
照太陰又離騷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
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極謝希逸月賦云擅扶
桑於東沼嗣若木於西冥王臣注云扶桑日

出處若木日沒處由是知若木在西燭龍在此
而李云如此真其誤矣
摭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
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
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
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
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
壓轡搖玲瓏馬蹄隱其聲隆隆入門下馬
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

羅心胷元精烟烟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
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
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
蛇作龍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
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父名晉肅
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
一篇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避家諱甚嚴韓退之
為李賀作諱辨當時闒然非之舉子就

試題目有犯其家諱者皆託題目不便
不敢就試而出其嚴固可知惟韓文公集
皆不避其父名卑此不可解杜子美詩一
部未嘗使閑字獨一聯云見愁汗馬西戎
逼曾閃朱旗北斗閑一處而已頃見王侍郎
欽臣云舊嘗疑此以謂既不避則不應只
犯一字後於薛樞密向家得五代時人故本
較之乃是殷字恐好事因本朝廟諱易之而
不暇省其父名也苕溪漁隱曰老杜家諱閑

而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此字在句中容
或印本有誤至於沈憂容霜鬢留帷卜夜
閑閑字乃押韻或云是閑字殊有理也鄭家
閑不違山谷謂閑不違詩意思乃佳王原并作
閒字非也曾閃朱旗北斗殷介甫刊作閑字
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
少陵詩揔目云沈憂客霜鬢留帷上夜閑而
正文作夜闌非也不獨先生詩中鮮有犯其
先諱兼於属對亦不工矣

李衛公
蔡寬夫詩話云巴峽中有吐綬鷄比常鷄差
大嗉藏肉綬長濶幾數寸紅碧相間極熀爛
常時不可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頂首先
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
歛李文饒詩所謂葳蕤散綬輕風裏若御
若垂何可擬是也文饒云出剡溪今詢之越
人不復有予嘗自峽中携至蘇州人皆不
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産古今亦有不同也

倦游雜録云真珠鷄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圓点故號真珠鷄又名吐綬鷄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然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斂於嗉不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雞余在二處見人家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王荆公有絶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嚴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雪浪齋日記云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五更津吏報朝鷄頫　陵句王荆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山谷詩云已標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萬事此皆得老杜句法

常建

東坡云常建詩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反思螺蛤耶洪駒父詩話云丹陽殷璠撰河岳英靈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為恨余謂建此詩全篇皆佳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鍾磬音

嚴維

六一居士詩話云聖俞語予曰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如在目前又劉貢父詩話云此一聯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則了無瑕纇苕溪漁隱曰春水慢不須柳此真確論但夕陽遲則繫花此論殊非是蓋夕陽遲乃繫於塢初不繫花以此言之則春水慢不必柳塘

夕陽邊豈獨花塢哉余嘗愛西清詩話載吳越王時宰相皮光業每以詩為己任嘗得一聯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銜泥帶落花自負警策以示同僚衆爭歡譽裴光約曰二句偏枯不為工蓋柳當有絮泥或無花此論乃得詩之膏肓矣

徐季海

山谷云越州應天釋希圖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瑯瑯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鱺魚水甘盈縮與江潮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為岫徐季海題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窗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為長嬴長嬴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能如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鱉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借似鱉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壯犯壯之壯今言規模壯哉必壯字誤書耳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書橋橋直直皆不成字

劉賓客

山谷云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余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雖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惟無耐脫衆時不可解當時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閭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鑒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呂氏童蒙訓云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

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推健後殆難継也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至廬山一寺與群僧圍鑪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

隱居詩話云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淚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隱居詩話云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岸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

雪浪齋日記云荊公喜唐人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書於劉楚公第或以為此即儲光羲詩苕溪漁隱曰此一聯乃劉夢得秋日送客至潛水驛詩非儲光羲也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前集

香山居士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愛白樂天一絶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故也然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桐江詩話云樂天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樂天作詩云自憐郡姓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更驚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盡矣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爲祖故曰自憐郡姓爲儒少也

雞肋集云予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賺蘭亭序事蓋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序若是貴邪至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全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爲常以太宗無所秉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所常之實異爲而去矣晚多閑君顔屏世好於得獨於古人筆墨之遺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少年嗜官爵逢莫嘗田宅者而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不失不容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捨原何足道哉

蔡寛夫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九品與今制待異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宗簡爲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着緑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着緋衫南宮啓請無消息朝散何時復入街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詩曰命服雖同黄紙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脱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爲中書令着緋傳游藝爲相着緑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

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云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郎復有脫刺史緋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却着青袍侍玉除無奈嬌痴三歲女繞腰啼哭覔銀魚此與前制特異也其特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為睦州刺史賜金紫謂曰卿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

東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盖為是也

蔡寛夫詩話云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輙從其方言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為佐音淮楚之間以十為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詩云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樂天云緣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乃皆用二音不知當時所呼通作或是姑為戲也又如呼兒為囝音蹇父為郎罷此閩人語音也顧況作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哀閩之詞曰囝別郎罷心摧血況善諧謔故特取其方言為戲至今觀者為之發笑然五方之音各有不同自古文字曷嘗不隨用之楚人發語之辭曰羌曰蹇楚語之辭曰些音一經屈宋采用後世遂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無貴遠鄙近耳今毗陵人語皆曰鍾京口人曰兌淮南人曰塢猶楚人之曰些也嘗有士人學為騷詞皆此三語聞者無不拊掌苕溪漁隱曰老杜詩有主人送客無所作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之句則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苕溪漁隱曰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

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爲此也

東坡云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住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爲相時也禹錫爲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蓋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云赤丸夜語飛電光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有吏走馮敬胸中畫匕首雖不着所以當亦與禹錫同意古東門用袁盎事也樂天江州之謫王涯實爲之故甘露之禍樂天亦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住時之句

蔡寬夫詩話云樂天聽歌詩云長愛夫憐第二句請君重唱夕陽關注謂王右丞辭秦川一半夕陽關此句尤佳今摩詰集載此詩所謂漢主離宮接露臺者是也然題乃是和太常韋主簿溫湯寓目不知何以指爲想夫憐之詞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余家有古涼州伊州詞與今遍數悉同而皆絕句詩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而播之曲調乎

緗素雜記云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爲啉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頗水牛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爲酒令今兩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啉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婪尾啉字從口是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一盃又云稍倦持

蟄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
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
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蓋婪
藍一也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
作挽歌酒酣發聲坐上為之悽然郭生言恨無
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
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
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映
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重泉哭不聞
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襍以散聲
後史補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
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
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庾信詩云蒲城桑
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薰
珠翠暖松枝聲引管絃高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
力謂茲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絕沉其鉤一

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費風激飛廉鼓波
怒陽侯逆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
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太息
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
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
武裴二裸事亦未易辨也樂天豈庸人哉然
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
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仁人
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
況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
談也二說未知孰是
緗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
用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
花用唐故事也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鍾
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
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
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

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為故事者何遜為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詩賀之云老何殁後吟詩絕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喜於身得省郎時籍答詩亦云寧有紫微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為詩人故事劉原甫嘗以鄭谷戲梅聖俞為梅都官然谷詩有云都官雖未足名郎踐歷曾聞薛許昌復有李公陪推獨坐宜鄭子柔餘光其自序以為薛能李頻皆嘗歷拜其曾由之振盛則都官之重自谷時已云然也

洪駒父詩話云世傳樂天詩云文誇蓋世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余見李侍郎家收得樂天墨迹詩草乃云病壓人頭

蔡寬夫詩話云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其變不一樂天所謂閑徵雅令窮經史韓退之令徵前事為者令猶有其遺習也嘗有人舉令云馬援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荅者乃云李耳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又鉏麑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荅者以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皆可謂精的也復有舉經句字相屬而文重者曰火炎崐岡乃有土圭測影酬之亦不可多得也

王直方詩話云帝與九齡雖吉夢山呼萬歲是虛聲此樂天作開成大行挽詞對事親切少有其比也

苕溪漁隱曰江南人家造紅酒色味兩絕李賀將進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紅蓋謂此也樂天詩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與江南紅酒相類者乎

王直方詩話云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床眠意亦相類然不為人所稱也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

病也身輕而樂天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
之句世亦獨稱老狂
苕溪漁隱曰樂天次楞伽寺詩云照水姿容雖已老
上山筋力未全衰陳子高病起詩云照水姿容
非復我上樓腰腳不如人特稱為佳句殊不知乃
休樂天詩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一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前集

唐彥謙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言唐彥謙詩最善用事其過
長陵詩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
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又題漢
津河亭云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
佳句也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彥謙詩以其用
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
以楊劉為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
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
以為模式三尺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
事無兩出或可略上家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
皆可言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
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
有買斗但自指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
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崑體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沿襲五代之餘士大夫皆宗白樂天詩故王黄州主盟一時祥符天禧之間楊文公劉中山錢思公專喜李義山故崑體之作翕然一變而文公尤酷嗜唐彥謙詩至親書以自隨景祐慶曆後天下知尚古文於是李太白韋蘇州諸人始𥙷見於世而杜子美最為晚出三千年來學詩者非子美不道雖武夫女子皆知尊異之李太白而下殆莫與抗文章隱顯固自有時哉今太白諸集猶焉行獨彥謙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詩亦不多格力極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為工耳老杜詩既為世所重宿學舊儒猶不肯深與之嘗有士大夫稱杜詩用字廣傍有一經生忽憤然曰諸公安得為公論乎且其詩云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廣聞者無不絕倒余為進士時嘗舍於汴中逆旅數同行亦論杜詩旁有一押糧運使臣或顧之曰嘗亦觀乎曰平生好觀然多不解因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相問曰既言無敵安得却似鮑照庾信時座中雖笑之然亦不能遽對則似亦不可忽也苕溪漁隱曰使不能淡逸飽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無敵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隱居詩話云楊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為佳句余見劉子儀諸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古今詩話云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石林詩話云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廩

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
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
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
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体之工者亦未易
此言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蔡寛夫詩話云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
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
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
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
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
無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
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
崑体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
冷齋夜話云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
僻澁時稱西崑体然荊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
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
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其用事琢
句前輩無相犯者

蔡寛夫詩話云義山詩集載有感篇而無題自注
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其中有如何本初
輩自取屈氂誅又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
之語按李訓鄭注作亂實以冬至日是年歲在
乙卯則是詩蓋為訓注作也唐小說記此事謂之
乙卯記大抵不敢顯斥之云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
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
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
意凡近似所謂西崑体而王胄薛道衡峻潔可
喜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
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
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苕溪漁隱曰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忮心一
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者亦當悟
其微旨如晋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
迹常以拙筆書宋文武好文章自謂莫能及

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無
得以嫉之然是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
手
西清詩話云義山襍纂品目數十盖以文滑稽者
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
樓燒琴煑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
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烹日注茶從客置酒
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烟靜挈都籃煑惠泉
未向人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荊公元
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
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之語作詩戲之云扶
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
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
於世
三山老人語録云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
荊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
句
緗素襍記云義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一
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
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
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山谷道人讀此詩
殊不曉其意後以問東坡坡云此出古今樂志云
錦瑟之為器也其絃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
清和按李詩莊生曉夢迷蝴蝶適也望帝春心
託杜鵑怨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清也藍田日暖
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史稱其瓌邁奇
古信然劉貢父詩話以謂錦瑟乃當時貴人愛
姬之名義山因以寓意非也
詩眼云文章貴衆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
余行蜀道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
水遠愁外舊山青膾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
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潜之與小杜詩甚健
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畏簡書
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盖軍中法令約束言
號令嚴明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盖
軍中藩籬言忠誼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

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
於管樂無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屬
對親切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
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
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
生未卜此生休語意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
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
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
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
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蓋與溫庭筠
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
識也

漫叟詩話云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
讀玉溪生江之嫣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
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注云漢苑
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

桐江詩話云近時士人作四六頌德多用辭林枝葉
學海波瀾殊不知出處乃崔珏哭義山詩也詩云
辭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非佳語耳

雪浪齋日記云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
書中事退之燈花詩金粟老杜所用黃夷事見
前漢黃屋注中荊公詩曰溪邊飲啄白浮鳩浮
鳩出晉志

王建

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歸田錄云王建宮詞多言
唐宮中事群書闕記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
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
不著所能獨名畫記言善畫亦不云工蛺蝶所
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然善花鳥
蜂蝶大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蛺蝶
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山海眼菜花子蓋湛然
非元嬰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
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
錦菱角雞頭積漸多事見李石開成承詔錄
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宮人每引
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摭實非鑿空

陳輔之詩話云王建宮詞荊公獨愛其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唐王建宮詞舊跋云王建大和中為陜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傚此体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前集

杜牧之

石林詩話云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昭陵之句江輔之謫官累年後知虔州謝表有云清時有味白首無能蔡持正為御史引牧詩之証以為怨望遂復罷

潘子真詩話云顏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朂一麾之即左遷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之得一麾江海云樂遊原上望昭陵山谷云愛閑愛靜求得一麾而去也別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訓郎漢嚴助汲黯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緗素雜記云筆談云今人守郡謂建麾蓋用顏延平詩一麾乃出守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為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

謂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
勖一擠遂出守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
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
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
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
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
守而謂之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太
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腰又云
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
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高齋詩話云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
酪從將玩玉盤流年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
已用櫻桃薦酪也
苕溪漁隱曰摭遺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
及第大會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則唐
人用櫻桃薦酪此事又可驗矣
詩眼云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
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

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此
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昔有書
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之所同然但他人艱
難不能發耳至於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
新任轉蓬其意與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
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
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轉賜出
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
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
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蹟排比對偶其言出於
勉强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
輕議
隱居詩話云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
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
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
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木蘭廟詩云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鶯與畫眉幾度思
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程泰之演繁露云樂府有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点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之上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怜得獨梳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来又觀杜牧此詩則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異哉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木蘭篇願馳千里明駝足千足送兒還故鄉明字多誤作鳴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苕溪漁隱曰余讀古樂府木蘭篇云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止此而已駒父乃云如此疑其誤也

潘子真詩話云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牧之題李西平安詩云受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亦即舊為新之三新端也

潘子真詩話云南豐先生曾手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珠塊金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現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牧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於此矣又言津陽門詩長恨歌連昌宮詞俱載開元閒事微之之詞不獨富艷至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委任責成治之所興也祿山宮裏作養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險詖私謁無所不至安得不亂積之敘事遠過二子

隱居詩話云杜牧好用故事仍於事中復使事若虞鄉壞壁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齋作婢舂黃糜是也李綯得珊瑚其母令花青衣而舂初無糜字

隱居詩話云杜牧晚晴賦忽引舟于深灣觀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為荷花阿房宮賦長橋卧波未雲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鬭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

午憩時門臨泉觀闌龍韓自河陽還泝
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闘龍耶
洪駒父詩話云牧之秦雲何龍飽欽上謂余言古
本是秦雲何龍當以此為是
遯齋閑覧云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
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
知道茘支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
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曾六月在驪山
也然茘支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温庭筠

三山老人語録云六一居士喜温庭筠詩雞聲茅
店月人迹板橋霜嘗作過張至秘校莊詩云
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云温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
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
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苕溪漁隱曰温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
乳燕雙雙拂煙草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
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外落花閑
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顔鏡中老殊
有富貴佳致也

杜荀鶴

六一居士詩話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
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
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詩人稱朴詩月鍛季
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
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
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
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隱居詩話云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此一聯非朴詩也乃杜荀鶴之句然
猶未敢以六一居士詩話為誤後又看幕府燕
閑録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為唐第
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
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
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

高齋詩話云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正好對退之誰人肯向死前休

韓致光

西清詩話云韓偓詩鴉兒噠喋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事見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

遯齋閑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光侍郎無題三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偓序中亦其載其事又嘗見偓親書詩一卷其裊娜多情春盡等詩多在卷中偓詞致婉麗非凝言余有香奩集不行於世凝為小詞洎作相享令人收拾焚毀然凝之香奩集乃浮艷小詞所謂不行於世欲自揜耳安得便以今香奩集為凝作也

借對

東坡云沈佺期回波詞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換牙緋杜子美詩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

漫叟詩話云荊公和人詩以庚桑對五柳黃荀日對白雞年此名借對不特此也如李白詩水衢雲毋對風掃石楠花皆此類也

禁臠云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五峰高下萬木幾驚秋以下對秋蓋夏字聲同也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殘香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其色也閑聽一夜雨更對栢岩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遷居以一對栢以十對遷假其數也

蔡寬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蓋造語適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韓退之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借丹對白借爵對魚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諸人遂立以為格賈島卷簾黃葉落開戶子規啼崔峒因尋樵子徑得到葛洪家為例以為假對勝的對謂之高手所謂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半夜鐘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鍾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亦云悠然逆旅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鍾庭筠詩多纘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鍾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鍾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鍾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鍾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鐘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鍾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學林新編云世疑半夜非鐘聲時某按南史文學傳丘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鍾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丘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

熟食清明

迂叟詩話云周礼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厚贈非常賜例也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春城無処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

西清詩話云張籍寒食内宴詩朝光瑞氣滿宮樓綵纛魚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戯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乃罷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処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説吹簫処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比因閲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争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遥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傳容有訛謬所未詳也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着早桐客甌餳粥對中

苕溪漁隠曰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餳粥冷東坡詩云新火發茶乳温風散粥餳皆清明寒食詩云

苕溪漁隠叢話卷第二十三　前集

水竹隱茅茨。回書遠曲池。人如摩詰畫。
身入杜陵詩。水落山蘋花靜。月高柿葉稀。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前集

陽關霓裳

東坡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凄斷不類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一句不疊審矣

山谷云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疊惜其聲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州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清詩話云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詞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鄭愚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取笛寫其半會西涼府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聲調昭合按之便韻乃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云

蔡寬夫詩話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樂天所記與劉禹錫王建二詩不同為疑按明皇雜錄云道士葉法善嘗引上至月宮聆天樂上自曉音律然記其音為霓裳羽衣曲此說雖恠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侵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名花霓裳之始自當以此為証也鄭愚津陽門詩以謂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都督楊敬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敬遠所進作腔此

則與樂天所説符矣但不知禹錫建皆與此數人同時何從復得異説也唐有兩霓裳曲開成初尉遲璋嘗效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獻詔以曲名賜貢院為題此自一曲也是歲勝首李肱所試詩即此題其詩始言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末言蓬壺事已空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遺音聖功知善繼則亦是祖述開元遺聲耳此曲世無譜好事者惜之江表志載周后獨能按譜求之徐常侍鉉有聽霓裳送以詩云此是開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別離聲則江南時猶在也

苕溪漁隱曰明皇遊月宮事凡見於三書鄭愚津陽門詩注明皇雜錄高道傳此三書皆云葉法善引明皇遊月宮聞樂歸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與羅公遠同遊異人錄云與申天師同遊惟此二詩為異余嘗考高道傳亦有羅公遠列傳無遊月宮事則知唐逸史之誤無疑若異人錄別無以証之未遽以為誤也

秘色

侯鯖錄云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錢氏有國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見陸龜蒙集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遺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錢氏為始

唐人雜記

蔡寬夫詩話云亭亭畫舸繫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嘗有人客舍壁間見此詩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集中無有好事者或填入樂府仲賢嘗前輩未貴杜詩獨知愛尚往往造語警拔但休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歐陽文忠公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比其詩云沙暖鳧鷖侍哺子蹊深桃李卧開花恐公未嘗見其全編大抵仲賢情致深婉比當時輩流能不專使事而尤長於絶句如一夜西風旅雁秋背身調鏃索征裘關山落葉黄榆葉駐馬誰家唱石州

江雲薄一日斜暉江館蕭條獨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猶作一雙飛若此等類須在王摩詰伯仲之間劉禹錫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詩話云緱氏王子晉昇仙之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嘗題一絶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守洛過見之取白樂天語書其後云此詩在處有神物護持

苕溪漁隱曰鄭兵部仲賢鄭工部文寶不知此果一人耶果二人耶當俟知者問之

苕溪漁隱曰羊士諤尋山家詩云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黄蝶余嘗居村落間食飽楷筇縱步款鄰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詩中之語然後知其工也

迂叟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詩曰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西清詩話云題華清宮一絶行盡江南數十程曉乘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乃杜常作也又武昌阻風一絶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臨流水貪看飛花忘却愁乃方澤作也二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詩話云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曰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黄鸝

摭言云李濤為詠甚著如溪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

苕溪漁隱曰聶夷中詠田家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此數語最佳

其餘雖有諷刺亦俚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大江本與今揚子橋為對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揚州城中李紳與李頻詩云鸕鷀山頭片雲晴楊州城裏見潮生以為自大曆後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與揚州橋相連自揚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閘為限則不惟潮不至揚州亦自不至揚子矣山川形勢固有時遷易大抵江中多積沙初自水底捋湧駁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驗之漸漲而出水初謂之塗泥地已而生小黃花而謂之黃花構草地其相去遲速不常近不過三五年者自黃花變而生蘆葦則綿亘數十里皆為良田其為利不貲矣故有辨其水色即請射而懸空出稅三二年者予在丹徒聞金山之南將有漲沙者安知異時金山復不與潤州為一耶

漫叟詩話云世俗多以樂史懇竹詩諭蒙謂其有補於教化有云又聞猓猻死終不相弃離事見十道四番志雲州有此獸似猴而大有仁義行則大者前小者後有為射所中則傷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謂人而不如獸乎

漫叟詩話云世有青衿集一編以授學徒可以諭蒙若天詩云戴盆徒仰止測看詎知之席詩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馮重可謂着題乃東坡所謂賦詩必此詩也

楊凝式

蔡寬夫詩話云楊凝式仕後唐晉漢間落魄不自檢束自號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傑出五代可與顏柳繼軌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遺蹟題華嚴院一詩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用筆尤奔放奇逸李西臺建中平生師凝式書題詩於傍曰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書亦自潔穩老健前輩所貴重也

羅隱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

製界具號根石相傳孫權嘗據其上與劉備
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
兩沉吟狠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
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
漸深還有市壥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時
錢鏐高駢徐溫爲三方鬬州介處其間隱此
詩能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大
詩板不復存而石亦毀剥矣寺中有李衞公詩陸
採徵吳生等畫亦同爲煨燼惟梁天監中兩鐵鑊

各容數石尚在
苕溪漁隱曰余讀五代舊史隱錢塘人工詩尤長於
詠史唐宰相鄭畋深器之鄭有女美而才嘗得
隱詩諷誦至於忘寢食鄭備其意欲以妻隱一
旦召隱至私第具食俾女於壁間窺之女見隱
貌極陋遂焚其詩不復肯誦焉婚亦竟不成
隱累舉進士不第錢尚父鏐辟爲從事官至
給事中
東坡云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予曰阮籍登廣武而

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公豎子乎
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
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
德裕之遺迹予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
迹儼未剗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
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
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
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沉湎呼豎子狂言非至
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

嗣宗雖放蕩本有志於世以魏晉間多故一
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西清詩話云吳越紀事越僧處默撰詩有奇句
嘗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曰此我
句失之久矣乃爲吾師所得識者鄙其攘奪太
甚
桐江詩話云許渾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
故國初士人云許渾千首濕是也謂如洛中懷
古詩云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若

其他無水字則此句當無愧於作者羅隱詩篇篇皆有喜怒哀樂心志去就之語而卒不離乎一身故許渾千首濕人以羅隱一生身為對又云杜甫一生愁似優於前矣

五季襍記

東坡記唐事云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邃林芳草綿〻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痴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為妙句然亦疑其銀管之譬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管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班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班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士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痴龍出自何處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中因行數里漸明朗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從出以問張華〻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痴龍耳韓復問郁巏嵍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緗素襍記云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繼勳嚴續二相遊苑中適見繫牛於株枿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潯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念不懌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中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

當嗣主時為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
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曽遭甯戚鞭敲角
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来問
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
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
嗣主内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録
以家用為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録謂嗣主未
詳孰是

石林詩話云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為狀元時年
二十六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歸班
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
政無恙以詩賀之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
鼎佐元為自麻驟降恩何極黄髮初聞喜可知
跋敕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遅立班始得
遥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
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来坐主門生之礼尤
厚

苕溪漁隱曰小說記事率多舛誤豈便可信雖
事之小者如一詩一詞盖亦是不一淮陰侯廟詩
築壇拜日恩雖重之句青箱雜記謂是錢昆
作桐江詩話謂是黄好謙作是一詩而有二說也
小詞春光好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之句江
南野録謂是曹翰使江南贈娼妓詞本事曲謂
是陶穀使錢塘贈驛女詞冷齋夜話謂是陶
穀使江南贈韓熙載歌姬詞是一詞而有三說
也其他類此者甚衆殆不可編舉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前集

宋朝

後山詩話云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日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万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迂叟詩話云太祖以開寶九年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于後殿問聖躰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李南陽永熙挽詞曰朝憑玉几言猶在暮啓金縢事已非時稱佳作至真宗朝時旬假輔臣始不入寶元中西事萬興假日視事慶曆初乃如舊

石林詩話云楊文公億在翰林以談佯狂去職真宗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祕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今日除墳史選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弥瞻望鉛槧諮詢辨魯魚祖宗眷舊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公卒與寇萊公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亦無愧矣

石林詩話云神廟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廟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两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廟即降步親扶慈聖屢却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仙李奉世為侍郎進挽詞有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紀二事神廟覽之泣下

徐鉉

東軒筆記云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

之者何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為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下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illegible]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里婦之言始勞因壘之師終後金山之會太宗覽讀稱善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白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吳王葬北邙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千古信書之句東鄰為錢俶也

盧多遜

後山詩話云太祖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為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此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云曹希蘊貨詩都下人有以敲梢交為韻索賦新月詩者曹詩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誰家寶鑑新磨出匣小參差蓋不交蓋換多遜句也

漫叟詩話云希蘊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王元之

西清詩話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舉文簡士安為州從事元之代其父輸麵至公宇立庭下文簡方命諸子屬句云鸚鵡能言寧比鳳元之抗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曰子精神滿腹將且名世後與公接武朝廷

石林詩話云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石參錯其間為最勝處王翰林元

之為長洲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嘗有詩曰它年我若功成後乞得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

蔡寬夫詩話云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語遂能暗合子美耶乃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

張乖崖

西清詩話云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傳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古今詩話云張忠定少謁華山陳圖南〻贈詩云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後忠定吏鎮杭益晚年發瘡於鬢貶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

苕溪漁隱曰余考三朝正史張詠傳真宗時詠再任昇州頭瘡甚上悶之代還不能朝請復求領郡命知陳州卒則西清詩話之言是也其古今詩話以謂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錄云傳逸人真廟時人贈張忠定詩曰忽把浮名賣却閑門前流水對青山嶠不語人無事門外風花任往還張荅云爾〻蹤華對門墻見說新秋鱠味長何事輕拋來帝里至今魂夢繞寒塘

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方知溧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

萊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假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師也

寇萊公

石林詩話云寇萊公南遷道過襄陽曾留一絶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大梁言之初無主名也胡秘監旦素不為公所善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公為己發且有詩抉之語聞者莫不皆咲

王文穆

西清詩話云王文穆欽若未第時寒窘依幕府家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封一日晩過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紙屏障風王顧扉間一聯云龍帶晩烟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大加賞嘆曰此語落落有香氣何人詩也對曰某門客王欽若王遂召之一見欽其風素其後信任頗專致位上相風雲之會實基於此焉

丁晉公

冷齋夜話云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咲咲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云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便覺才力相去遠矣

高齋詩話云呂獻可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公不忠後果如其言

洪駒父詩話云潘子真為余言晉公詩綠楊垂手舞黃鳥緩聲歌樂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緩聲後緩聲故丁用之其屬對律切如此

唐子西語錄云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垂手皆舞名也

潘子真詩話云晉公自朱崖內徙浮光清逸尚幼侍曾祖母壽安縣君歸寧陶商翁其族姪也亦自義郴來晉公一日循江湄散步見船行戲

為語曰舟移水面四合諸甥對之陶應聲云雲過山眉長丁以謂水實有面眉以況山虛實不壽當作雲過山腰瘦規摸雖出一時不甚超卓然前輩屬詞之切教導後生亦自有方

夏英公

東軒筆錄云夏鄭公竦以父歿三事得王班差使然自少好讀書攻為詩一日携所業伺寧相李文靖沆退朝拜於馬首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翌日袖詩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後乞與換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陳恭公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遞上疏乞立儲貳真宗偉其敢言翌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獎久之召為右正言然為丁晉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溝柳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舞人

東軒筆錄云陳恭公初罷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西清詩話云周邦彥美成上蔡公生日詩云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時稱警策

高齋詩話云汪彥章上蔡元長詩云班立青雲腰佩玉手持洪造印塗金

漫叟詩話云近世士大夫作獻壽詩祕蔵一聯云閣中子來歆蓬萊閣上仙願得鬚髯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時獻混元圖又詩云卯州教授貧布有獻壽無花亦無酒惟有新詩三百篇一年一度獻一首後人多竊其意

杜默

隱居詩話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為息曾老桂根株攙

不折我公得此為清鄧孫輪輾空周後圓我公得此為機掩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麁淺然亦豪與也默少以歌行自負一石介謂之豪於歌者如此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為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東坡云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名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閱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也若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手肉醉飽後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為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二十六　前集

晏元獻

西清詩話云紅梅青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園第中特稱賞之一日賞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公笑曰顧傖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云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尔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

苕溪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勝元獻遠矣

漫叟詩話云江為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謂作此詩者決非貴族或評駒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乃乞兒口中語也

苕溪漁隱曰青箱雜記亦載此事乃晏元獻云此

詩乃乞兒相余嘗識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
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
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之類是也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
雲齋廣錄載近時人詩一聯云珠簾繡戶遲遲
日柳絮梨花寂寂春雖用珠繡其氣象豈不富
貴不害其為佳句也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金腰重慵便
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
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
後山詩話云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
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炬紅非富貴
語看人富貴者也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
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
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後山詩話云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為富貴而
其兄謂之至寶丹也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
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
以故為新耳以俗為雅尒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珠寶
如黃金必以白玉為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
作此富貴語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
聯曰脛脡化為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為之
絕倒
石林詩話云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
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尾騰跟倒
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
當時必有所謂後文潞公在樞府嘗一日過中
書與荊公行至壁間視元獻所題特留誦久
之亦豈無意也荊公他日復題一絕于後云賜
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緣
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隱居詩話云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
客次有二客乃歐陽學士脩陸學士經元獻喜曰
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
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脩句有主人與國共

休戚下惟喜樂將豈登須攜鐵甲冷徹骨四
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樂嘗語人曰裴度
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
事鐘鼓樂清時不曾恁地作鬧
潘子真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
守青社晏亦出鎮宛丘歐乃作啓敘生平出處以
致謝悃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
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推出
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為不深晏得書即於
書尾作數語授書記謄本答之甚滅裂生客怪
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也意終不平
西清詩話云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每嘆士風彫落
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其母禁之蘇苦
不勝鬱悒以成春美景邀同韻者聯騎出城
登高塚曠望長慟遂卒元獻謂士大夫受人
睠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爲
序其事以詩吊之云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
文君何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東軒筆錄云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布
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
制下將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
疊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僶勉
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之曾
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
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〻〻一第
於傍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啓宴召
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
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
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
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將亦憮然而去
苕溪漁隱曰元獻吊劉蘇哥詩序蓋指蓋子京而
言也吾故錄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筆記云天聖初元以來搢紳間為詩者益
少惟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
而已至丞相王公璿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李公
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

梅堯臣詩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詩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未有然晏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之酬和

鍾止語錄云晏相善作小詞詩皆倜過於楊大年大年雖稱傳學然頗倒少可取者

詩眼云晏叔原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多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少年爲何語傳正曰豈不爲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兩句云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其言之失然此詞語意甚爲高雅爾

侯鯖錄云熙寧中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西清詩話云二宋俱爲晏元獻殊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爲文必手抄寄公懇求彫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圃曰同遊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鵠飛語意警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之旁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蓋如此也

西清詩語云宋元憲爲相望臨一時且大用矣同列有譖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奏詔更名庠意殊怏怏會周新名移書與葉清臣仍呼同年葉戲荅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選遍閱小錄無宋庠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題臣向即是當時劉更生

石林詩話云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緣附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

城因以其地逼于漢水瀦之爲廣百餘畝中爲横堤初但有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時因起黄河春夫使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国作大亭水中取其語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雖潤西邊終易堙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堙以爲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水無幾矣余爲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濬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

西清詩話云許昌西湖展江亭或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以謂曠古未有此語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圃命幕客徐仲雅賦詩云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用古句纂擬詞人類如此但有勝與否耳

西清詩話云長沙徐仲雅宮詞曰内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盡和風搭在玉欄干其富貴瀟洒可愛苕溪漁隱曰余嘗作春寒絶句云小院春寒閉寂寥杏花枝上雨瀟瀟午窓歸夢無人喚銀葉龍涎香漸銷聊效其體也

西清詩話云本朝狀頭入相者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曽李文定迪宋元憲庠元憲登庸知制誥石揚休賀以詩曰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黄扉止四人副樞王伯庸堯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持言止惜哉蓋伯庸繼元憲魁天下士然未幾薨于位自慶曆又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後大拜者異哉揮麈録云後四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端揆渡江則梁克家

宋景文

東軒筆録云嘉祐中翰林諸公皆入二府時包拯爲三司使宋祁守鄭州二公久之著人望而不見用京師諺語云撥隊爲参政成群作副樞

戲他包首王同救宋尚書明年包亦為樞密副使而余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詩寄梁丞相略曰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蓋謂差除兩府是方被召也翁承旨又作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鰲山更上頭

苕溪漁隱曰包孝肅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譏議公乃為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真鋼不作鉤其守正有同如此

石林詩話云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中始再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疾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類苑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為記刻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其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唐子西語錄云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慢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救而溺至引鴆毒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東軒筆錄云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王君玉

緗素雜記云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迹此點瓦礫為黃金手余謂非特此為然東坡

亦有云避訪詩尋壑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
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壑入務風飽水肥
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
黑甜故東坡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亦
用俗語也
西清詩話云王琪君玉詠秋蓮詩曰蘋寒水國瘦
蜂老露房空蘭角日朧雨半蟠天在水征人
相傾月如霜又有詩曰魚寒不食清池釣鷺
靜頻驚小閣旗
鍾山語録云或歌王琪詩者荊公曰琪詩雖時
有奇句然雕鐫不自在
陳輔之詩話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謂謫仙
荊公酷愛其紅綃香閣入梅天之句
石林詩話云晏元獻守南都王君玉時已館閣校
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朝廷不得已使帶
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玉始賓主相得日
以賦詩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嘗遇
中秋陰晦齋厨夙為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
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為詩以入曰只在
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
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
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
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王直方詩話云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
游須作口號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裏
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陰公云
使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
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真所謂觸手
作雲也
漫叟詩話云南唐僧譚明中秋得句云此夜
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
下句嘗見使燕録云惟中秋天色陰晴與
渡狄同
苕溪漁隱曰東坡中秋月詩云嘗 聞此宵月
萬里同陰晴注云故人史生為余言嘗見
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

此候之雞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
不同者說與使燕録相合因附之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前集

陳文惠

張文潛云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
鱸魚香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
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美哉雖嘉魚直
腥耳安得香哉

東軒筆録云李俶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
神道碑李為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尚
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
生能為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
乞改去二韻等字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
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
作恭帝陵詩曰弄脩聲車挽鼓催不知門
外倒戈回荒墳斷隴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
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
傳於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
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
得天下而俶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

亦深惡之遂被李所居職自是連蹇於侍從
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類苑云蔡文忠公齊擢進士第一以將作丞倅
兗將母之官年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
賢良賈公餗居郡中屢諷不得見因書一
絕屏間云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
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文
忠見之亟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

苕溪漁隱曰余嘗記一小詩云京師素號酒
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
母布衣酒換錦衣歸不知誰氏作規誨之言
惜其散逸故附于此

韓魏公

迂叟詩話云韓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
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風定曉枝蝴
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類苑云魏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
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公居
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
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
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北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詩咏之莫見
其指皆此類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詩云黃花晚節尤可惜青
眼故人殊不來與魏公且看黃花晚節香皆
於黃花用晚節二字蓋草木正摇落之時惟
黃花獨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詩話云慶曆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析河北
大名真定高陽為四路各置帥更命儒臣
以緝邊魏公自鄆州徙鎮則大興方畧事
無不自親嘗有題養真亭詩云所期清塞
虜不是愛精神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
其志可見矣郡圃號衆春會歲飢涉春未
嘗一遊陳薦在幕府以詩贈公云水底魚
龍思鼓吹沙頭鷗鳥望旌旗公亟荅之云

細民擠墜方援手別館鶯任送春在鎮五年
政聲流聞天下遂屬以為相
桐江詩話云陳舍人薦彥升有彭城八詠為人
所稱多以燕子樓為絕唱殊不知彥廟詩
最為警絕詩云傳浪沙頭觸副車潛遊東
夏識真符風雲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落漢
圖商老已來亭少海赤松還約訪仙都雍容
進退全天道凜凜高風萬古無燕子樓詩併載
于後識者自知其優劣也詩云僕射新阡狐
兔遊侍兒猶住水邊樓風清玉笛慵歆枕月
好珠簾懶上鈎寒夢覺來滄海闊新詩吟罷
紫蘭秋樂天才思如春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
子樓即張建封侍兒所居其事具載麗情集
彥升高祖廟詩云壓靜山川狂虜死雷驚天地
老龍飛范增墓詩云忿失壯圖撞玉斗豈
知天命與金刀皆佳句也八詠今不傳於世惜哉

杜祁公

石林詩話云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
四十鬢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
而不為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為
為賢而以得其所為舉歐公素出其門公謝
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懽公不甚飲酒
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
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
國事興心遠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
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蔡寬夫詩話云張文孝公觀性端謹一生未嘗作
草字故其詩有俗心如止水為行見真書之句
世多以謂人之所為可於書躰見之此殆不然亦
適然耳今書吏自少即學楷法往往自不解破
躰其人豈皆端愿者即人物之高下要自其書
之氣韻觀之蓋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
真與草也杜正獻公以直諒端方名天下平生踐
履未有一事小出禮法年過七十謝事始學草
書遂盡其妙今使人每見之則其英特秀爽無
所降屈之氣猶君可想見者此其所以異乎

林間錄云杜祁公衍張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宋承事者以醫藥游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譚學每笑安道溺佛對賓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宋承事乘間謂文定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勸發之文定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正能助之耳宋應之而去一日祁公呼宋切脉甚急宋謂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告馳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闒茸如所謂首楞嚴者何等語乃尔躭着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是大惑也宋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祁公熟視宋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遍讀之捉宋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文定叙其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宋君緣熟故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悅

張文定

冷齋夜話云張文定方平慶曆中嘗為滁州遊瑯琊山藏院俯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后以經首四句偈發明心要其偈云世間離生滅猶虛空華知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公後以此經授東坡蘇為序其事代寫此經刻於浮玉山龍遊寺

苕溪漁隱曰楞伽經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謂其家曰即以此經殉葬久之其家聞神光發現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刼其冢其家知之即發出此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

手世

石林詩話云安道赤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
意氣豪邁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性
来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
漢高祖廟并題歌風臺詩前後甚多無不
推須功德獨安道高廟詩云縱酒疎狂不治
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世亂成功業更向翁
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日落魂劉郎作帝歸樽
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
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東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
從茲還倚壁不知重掃是何人元豐三年家弟
子由謫官筠州安道口占此詩為別已而涕下安
道平生未嘗出涕向人也

陳亞

迂叟詩話云陳亞郎中滑稽嘗為藥名詩百首
其美者有風月前湖夜軒窗半夏涼不失詩
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
過半夏涼應晒作葫蘆巴
漫叟詩話云嘗見近世作藥名詩或未工要當字
則正用意須假借如日灰箱陰斜是也若側身直
上天門東風月前湖夜湖東二字即非正用孔
毅夫有詩云鄙性嘗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
陰卷柏障壁坐防風客土依雲實流泉架木
通行當歸老矣已逼白頭翁此地龍舒國池隍
獸血餘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魚古瓦松杉冷
旱天麻麥疎題詩非杜若箋膩粉難書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也東漢已有離合
体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
詩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
子吟詩句松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
苕溪漁隱曰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
入詩句中造語穩貼無異尋常詩乃為造微
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
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全曙催歸日
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梅聖俞禽言詩如泥

滑滑苦竹間之句皆善造語者也

林和靖

山谷云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苕溪漁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踈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蔡寬夫詩話云林和靖梅花詩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為警絶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於對意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玻殿靜披蘿目古齋房閑試篆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氣格不無少貶然五言如寒山翠重秋靜鳥行踈長句如橋横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遠樹人家遠雨濕春蒲燕子低此等句又何害其為天大過也

遯齋閑覽云凡詠梅多詠白而荊公詩獨云須撚黃金危欲墮蒂團紅蠟巧能裝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㸑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東坡云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亦京師未貴梅花絶句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覧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苕溪漁隱曰林和靖言余頃得宛陵葛生所
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師横行於紙墨間所向無
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以録其功云神鋒雖
欽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勲日暮閒窓何所似
灞陵憔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

遯齋閑覽云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
輈格磔謂鷓鴣聲也詩話皆美其善對然鷓
鴣未嘗栖木而鳴惟低飛草中孫莘老知福
州有荔枝子絶句云兒童竊食不知禁格磔山
禽滿院飛盖謂言荔支未經人摘百禽不
敢近或已經摘飛鳥蜂蟻競來食之或謂鷓
鴣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支夏
月即非鷓鴣之時語意雖工亦詩之病也

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
言尚數百種故謂 為鯽溜凡人不慧者即
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
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
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
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蔡寛夫詩話云吴中陂湖間茭蒲所積歲久
根爲水所衝蕩不復與土相着遂浮水面動
輙數十丈厚亦數尺遂可施種植耕鑿人據
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來所謂葑田是也林和
靖詩云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
正得其實嘗有地人宰蘇州屬邑忽有投
牒訴夜為人竊去田數畝者怒以為侮己即
苛繫之已而徐詢左右乃葑田也始釋之然此
亦惟浙西最多浙東諸郡已少矣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前集

范文正

冷齋夜話云范文正守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至寒餓無在其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韓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即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韓公憐之百計賙恤為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注殆與范公客同科也

隱居詩話云詩豈獨言志往往識終身之事希文小官時作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負人望世期以為相而止於叅知政事介甫為殿中丞群牧判官時作鄆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黃花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况復區區郢中山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蜂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後山詩話云文正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文潞公

東軒筆錄云嘉祐中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為相劉沆王堯臣為叅政始議立皇嗣而事祕不傳雖英宗亦莫知也元豐中王公之子同老上事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議也其終始事並藏臣家乃宣取上覽歎久之是時富劉王三公皆已薨獨潞公留守西京還召至闕慰藉甚禮隆厚冊拜太尉及還西都上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兩府並出錢皆有詩王禹玉詩云功業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其

州時蓋謂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送潞公詩云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蓋潞公官爵年德難為形容非此兩句不能見也

石林詩話云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溪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佳處初為本州民所有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徙鎮北門而文元為代一日挈家往遊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溪水濱虎節麟符抛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定使持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王岐公

侯鯖錄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一杯

石林詩話云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押於階下而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若僕射神宗命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分於始此國体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習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上挑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不復再講此体信不可常行也

王直方詩話云禹玉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太師因被子孫煎身後無名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殺宋昭宣常言井口難

為最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無土地便
應正授不須攜其家經府指言是張山人作
府中追張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
山人曰ム自來多作十七六字詩著題詩ム吟
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隱居詩話云溫成皇后初薨會立春進詩帖
子是時歐陽脩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虛閣故
不進俄有旨令進溫成閣帖子文忠未能成
詩禹玉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
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文
忠深歎其敏麗

趙清獻

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
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
都蜀風素侈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
人安其政治聲藉甚元豊間既罷政事守越
再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
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云聞卿前以疋
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
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
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范蜀公

退齋詩話云范景仁鎮嘗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
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
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
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荊門
凡朞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三百五篇其一
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
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後山詩話云元祐初范蜀公起於家固辭其表曰六
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
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司馬溫公

東坡云日見無敢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
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
前輩薊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

自守之
石林詩話云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而歸
始至洛中嘗有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
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
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出處
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論事不合去而
神宗眷禮之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況
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為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
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王直方詩話云溫公嘗題趙舍人庵曰清茶淡
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
韓持國
潘子真詩話云韓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
鎮北門韓持國時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
名以詩寄其兄有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
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揚敞
傳坐謾免見孝武功臣表謾誕也音漫

石林詩話云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
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
第今為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
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
而去歲以為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
小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
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
怕春寒雨濕衣但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
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
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著雨更相
宜漫其後句
苕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艷最宜新着
雨妖嬈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
海棠好處今持國柔艷著雨更相宜之句乃
用鄭谷語也至於東坡作此詩則詞格超逸不
複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
漫山總麁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
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

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元豊間東坡謫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云鬧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排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唐人小說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蓋與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為工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韓持國嘗有詩云青煙幾人家綠野山田抱當時無不傳之

雪浪齋日記云韓持國謝師厚詩絶妙荊老亦亹亹逼人韓云數畝家園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龜魚前人評此詩入沸字直錢謝師厚詩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荊老云尚想紫芝盤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鈎新月破黄昏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對余言謝師厚七言絶類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之杜集無愧也師厚方為其妻擇對見庭堅詩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因往求之然庭堅之詩竟從謝公得句法故嘗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後山詩話云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壻也奉使荊湘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云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石林詩話云元厚之知荊南夢至仙府與三人皆識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皆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入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人名皆從絞絲如悟夢中兄弟之意豈神仙以是為戲耶已而持國元素外補厚之亦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絞絲

蓋始終皆同決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宦升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朶雲亦一時之異也

韓玉汝

東坡云韓縝為秦州酷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善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

石林詩話云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玉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畫玉汝有愛妾劉氏臨行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樂自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一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甫玉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妾皇華何啻有光輝玉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

石林詩話云江干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蠲紙本世傳為王摩詰所作末有元豐間王禹玉蔡持正韓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元年韓師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貶死嶺外禹玉追貶子厚方貶玉汝和甫邃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後曰諸公當日聚巖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瀟湘是時邦直在門下厚樞在西府紫樞黃閣為二人也厚卿復題云曾遊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秪向畫圖看邦直亦有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辱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尋遺墨話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録諸公詩每出讀之慨然自元豐至建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

為圖小遊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遍舟載風
雪却將簑笠伴漁人王汝云君恩未報身何有
且寄扁舟夢想中其後廢謫流竄有雖死
不得免者而江湖間此無處不有皆不得一償厚
鄉至為危辭盖有激而云豈此景真不可得亦
自不能踐其言耳

苕溪漁隱曰江湖之景天付閑人今諸公居宰
輔享富貴如此又欲兼有江湖之樂貪而不止
世間豈有揚州鶴耶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前集

六一居士上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文各有平日得意不過數
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
書余嘗於其家見歐公子棐以烏絲欄絹一軸求
子厚書文忠公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
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棐曰吾詩廬
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
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
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
志公意余在汝陰見棐問之亦然今閱公詩者
盖未嘗獨異此三篇也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
梅聖俞曰近得永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
年自以為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甫為誦之聖俞
擊節歎賞曰使某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
其中一句功甫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
酒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談而罷明日聖俞贈

功甫詩其略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令
古畫師極意未能詳
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於此詩自注云郭
來誦歐陽永叔廬山高
西清詩話云歐公守滁陽築醉翁醒心兩亭於琅
琊幽谷且命幕客謝某者栽植花卉其間謝
以狀問名品公即書一絕於紙尾云淺深紅白宜
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
一日不花開其清放如此

苕溪漁隱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興詩云酌君以
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酒如長虹
飲滄海筆若駿馬馳平坂黃魯直送王郎詩
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
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
酒澆胸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頹齡墨以傳千
古文章之印歌以寫從來兄弟之情近時學者
以謂此格獨魯直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詩話云劉原甫數再婚永叔以二絕戲之云平

生忘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內傳明日都城
應紙貴間黨卻弱見新富仙家千載一何長
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
是老劉郎原甫不悅
高齋詩話云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
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嘗覩其人而無擇貌
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手姿秀美乃諭媒
妁誤馮出句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
也徐竊窺而喜成婚始悟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歐公嘗作詩云無擇名聲重當世早歲多
奇晚乃偶蓋為此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送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
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訟事
簡佳聲東土還閫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
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鬟分行立玉麈高
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羨羨君瀟灑有餘
清李公愿李都尉長子先曾知相州
東坡云須歲孫莘老識文忠公東簡以文字問之云

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苕溪漁隱曰舊說梅聖俞日課一詩寒暑未嘗易也聖俞詩名滿世蓋身試此說之效耳

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弃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詩亦然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後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石林詩話云詩禁体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歐公守汝陰與客賦雪詩於聚星堂舉此令往往坐客皆閣筆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可拘礙如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体物語而氣格如此之卑如東坡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則超然飛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哉退之兩篇力欲去此弊雖冥搜奇譎亦不免縞帶銀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初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殆尤以過之也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守汝陰日因雪會客賦詩詩中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事皆請勿用詩曰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棱棱風莫犯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日初照潤澤終為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窓靜聽落酒鑪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蹤得孤貉龍蛇掃起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為樂坐看天地絕氣埃使我胸襟如洗瀹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

鏡莫濵穎雖陋邦文士梟巨筆人人把矛槊
自非我為發其端凜口何由開一啄其後東坡
居士出守汝陰禱雨張龍公祠得小雪與客會
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
客賦詩禁体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尔来
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
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
又適在郡故輙舉前令各賦一篇詩曰窓前暗
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
無作態斜飛正愁絶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
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横斜祗有孤燈照
明滅歸来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
嫌夜長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太白追
餘賞幸有回飈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乱
瓦溝幾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
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自二公
賦詩之後未有繼之者豈非難措筆乎
漫叟詩話云王綸女為鬼所憑有雪詩云何事月
娀欺不在亂飄端葉向人開世說云天上有端木
開花六出
苕溪漁隱曰東坡雪詩有薝蔔無香散六花之
句注云薝蔔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出蓋亦猶
王綸女雪詩以端木開花六出亦以比雪花之六
出耳山谷乃謂東坡本極其趣曰薝蔔花即今
山梔子花也柰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
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園佛說譬如入薝蔔林中
惟嗅薝蔔不嗅餘香於此可驗余謂山谷此說
殊穿鑿東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
而已初不論其香之有無焉梔子花只有一種
即無柰梔子山梔子二種但其地有肥瘠故開花
有大小皆是六出亦無八出者其香甚濃郁佛
說正言如入薝蔔林中何嘗分一株之異乎
冷齋夜話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
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
淡抹墻腰月半稜坐客皆稱奇絶次仲曰此句
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

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有飛花又舞謫仙檐之句乃
題雪也余讀李謫仙詩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
送酒舞前檐恐或用此事也應慚落地梅花識
故作漫天柳絮飛世傳王淡交雪句似梅花落
地如柳絮因風與決詩全相類豈偶然耶遺蝗
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蓋蝗遺子入地
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資茂而成稔
嵗此老農之語也故東坡皆收拾入詩句殆無餘
蘊矣余亦嘗有春雪聯句潤資宿麥兩岐秀
寒勒新花幾信風
遯齋閑覽云羅可嘗作百韻雪詩其間有斜
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
苕溪漁隱曰羅隱雪詩云曉窗呵筆尋詩句一
片飛來紙上消格雖不高亦少巧可喜
石林詩話云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澁
讀或不成句歐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
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
子華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
酬詩極多歐公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
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酣春晝
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
有聲如劉煇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
傳遂鬨然以為主司惟酬唱不暇詳考且言以
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蠶蟻因造為醜語自是
礼闈不復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
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蘇子瞻為
第一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
人矣
西清詩話云世傳歐公嘗事貢闈舉子問堯舜是幾
種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湯悅楊鑾問
荅見鄭文寶江表誌非歐公之言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
部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直抵州橋鎖院每以
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
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公在翰林時上元以修史

促成書特免麾從嘗賦詩云禹書不得陪春讌結客何妨事夜遊還勝南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蓋謂此也至嘉祐中歐陽文忠公知擧梅聖俞作莫登樓詩諸公相與唱和自是遂為礼闈一盛事于崇寧初為點檢試卷官當亦屢登壁間猶有前輩題字甚多然無復數公之樂矣今省廢為開封府棲亦隨毀

東軒筆録云范希文守邊日作漁家傲樂歌數闋皆以塞下秋来為首句頗述邊鎮之苦永叔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守平涼永叔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来飛捷奏傾賀酒玉堦遙獻南山壽且謂王尚書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前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前集

六一居士下

苕溪漁隱曰歐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彼必形於篇什而此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余謂歐公此言非是觀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三人其以牡丹形於篇什者甚衆烏得謂之寂無傳焉劉夢得乃是詠渾侍中牡丹非詠魚朝恩宅者此亦歐公誤記耳其詩云徑尺千餘朶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向諸家又賞牡丹詩云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又云有此傾城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其詩若是非獨但云一叢千朶而已元微之有牡丹詩云蟝舞香輕飄蜂牽蕊難正籠處綵雲合露湛紅珠瑩又西明寺絶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眩轉紫雲英自從天女盤中見直至今朝

眼更明若白樂天凡有此詩數十首其牡丹花長慶云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艷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映葉多情隱羞面卧叢無力含醉粧又有渾家牡丹戲贈李二十云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人人散後君須看歸到江南無此花又買花詩云灼灼百朶花戔戔五束素又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則當時此花之貴斷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則天已後始盛歐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開元時牡丹二事驗之蓋開元正是則天已後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後序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眞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爲遂命李龜年持金花牋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調撫絲竹促龜年歌之太眞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也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眞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矣其一事即松窗襍錄云明皇內殿賞牡丹問侍臣曰牡丹詩誰爲首奏云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謂妃子曰粧鏡臺前飲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余嘗謂二李之詩詞格騷雅真可壓倒元白歐公亦遺之而不言獨稱劉夢得有此詩殊不可曉也

苕溪漁隱曰花品序云予居府中時嘗謁思公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然予所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錢惟演

東坡云惟演為西都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苕溪漁隱曰故於荔支歎亦云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蓋為思公惜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謝人寄牡丹詩迩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縱如熟羊胛音甲用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近扶桑國人初夜煑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資治通鑑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鉄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煑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所紀與史載小異此作羊脾歐公作羊胛以聲押韻未知孰是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体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王直方詩話云寄江十學士詩云白髮垂兩鬢黃金腰七鐶又有當肩直詩兩釘寶帶爛腰鐶劉貢父云永叔這條腰帶幾次道着也

雪浪齋日記云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妙以質於子和和曰六一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少陵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不甚以為貴自劉貢父有為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世以為貴重貢父詩云當時百

金佳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若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紙春夜月敲冰擲簾夕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木筆求此紙云知君也眈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漫叟詩話云歐公有詩與王荊公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荊公荅詩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文忠所謂吏部乃謝吏部也後人疑荊公有韓公之句遂以為韓吏部非也此二聯正不相恭涉

苕溪漁隱曰齊吏部侍郎謝朓以清詞麗句動於一時長於五言詩與沈約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歐公所用乃此事見南史

西清詩話云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而詩人能言之

唐人有盤車圖畫重岡複嶺一夫馳車山谷間永叔賦詩坡長坡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畫俗號四暢圖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勢一搔首者使小青理髮趺坐頻首兩手置膝作輪指狀嘗有題云剔耳厭塵喧搔頭數歸日且盡王意初未必然而詩人廣大之乃知作詩者徒言其景不若盡其情此題品之津梁也

侯鯖錄云永叔閑居汝陰時一奴能畫記公所為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念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後二十年東坡來作守見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歐公語人曰脩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文意難評如此要當看意詳味之耳

冷齋夜話云人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歐公喜

士為天下第一常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嚴而喜論兵常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公愛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誦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山谷奇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乞䧟黄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詩云江湖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以為若論詩話於此盡矣每誦數過殆欲常以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云凡人作詩不可泥於對屬如歐陽公作泥滑滑云畫簾陰陰隔宮燭禁漏杳杳深千門千字不可以對宮字若當時作朱門雖可以對而句力便弱耳歐陽公歸田樂四首只作二篇餘令梅聖俞續之及聖俞續成歐陽公一讀之云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来須副永接續家人見請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真所謂一時之雅戲也

侯鯖錄云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綠芰紅蓮畫舸浮使君亦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苕溪漁隱曰儲光義詩云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貴不違天時永叔詩云田家何所樂蓑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菑叢候耕辰用前詩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語録云謝固為綿州推官〻〻之廨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雖善東坡以約辭紀事窘捷竟夕僅得句云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前集

徐渠録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前集

梅聖俞

隱居詩話云梅堯臣贈鄰居詩有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猶閑遠也

孔毅甫襍記云永叔稱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以謂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實不然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

石林詩話云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最先得方出時一尾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預以金啖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　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方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西公吉人州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語似乎未穩

東坡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甚少亦有知者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泉中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日倘佯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祥方今天子聖毋彿此泉旁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至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草藁數十幅其還晦夫詩云我家無梧桐安得久棲鳳晦夫年六十六尚以余一歲然白髮蒼顏略相似困窮亦不相遠執手大笑曰聖俞所謂鳳者豈例皆窮如此乎

東軒筆錄云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女有寵於 仁宗時為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庠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 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 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諍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德必望矜貸遂貶春州別駕翌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 已

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
即吾屬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
臣作書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
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
疾願條一二事臣輒敢妄宰宰相文彥博
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臍銀璫
裨左貂翦職使馳驛邦媛將誇侈中金奩十
鏑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織密遂須西蜀巧日
夜急鞭扶紅經緯金縷排枓鬧八七比々連
華篝燈戴心出幾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
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憐然驚上目遂兩
有薄詰既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
尊於妄豈能必遂固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
今得粗陳彼猶彼非一偷威與賣利次第推甲
乙是惟陰猶權仁斷勇然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
弼々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矣以身
自卹君傍有側且嗜嘔橫詆比指言為周上下
廢汝還逐遠竄是特白此心尚不避斧鑕雖令
懲魑魅甘且同鮐蜜既知弗可懼復以強詞
容帝聲亦大厲諭奏不容畢介也容甚閑
猛士贍為慄立貶嶺外春速欲為異物內外官
恂々陛下呵未息即敢救者誰義執左右筆
謂此儻不容感美有所弗平明中執法懷疏
又堅述介言或似狂百豈無一實恐傷四海
和幸勿苦倉卒必許還英山潛路猶嗟咄
翊日宣白麻稱々曰盈溢阿附連諫官去若
懷祭臥其閑曰獲外刺霸突等揖鵑英州五
千里瘦馬行駃々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
妻孥不同途風浪過鼓麾存亡未可知兩鮨
愁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粤林多
蔽天黃柑裸青橘滿室通醲酤撫遼無禁律
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
憂鬱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漢梅子真
出為吳市卒市卒且不慙況茲別乘秩始堯
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為編其集時有
嫌避又刪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緗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已黃損等定今体
詩　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
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
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余按倦遊錄
載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　仁廟怒
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
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詩曰孤忠
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
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
生還此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略難字第
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字
又在二十七一進一退誠合体格豈率尒而為之
哉近閱冷齋夜話載當時唐李對答語
言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渠伊不見鄭谷所
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
東軒筆錄云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
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

動陣御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背
約執政又怒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
時李師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
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為奎發也
後山詩話云周盤龍以武功為散騎常侍齊
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
兜鍪外大父顏公罷相建節出帥太原其詩
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
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
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筆札學顏
魯公體蔡襄頗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
梅堯臣贈之詩曰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
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畫　頭魯公體
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郎謂君謨
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嘗稱聖俞聲喧一釜豆裂照
疾燕爾立之句謂追古作者陳無己善聖俞

詩獨誦其兩句云胡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苕溪漁隱曰臨川集刻入公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詩即有此兩句王直方稱陳無己喜聖俞詩常誦此兩句余徧閱宛陵集無此兩句乃直方之誤

西清詩話云晏元獻守汝陰梅聖俞往謁之將行公置酒潁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聲製字穩帖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恨未見側字詩聖俞既引舟遂作五側体寄公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月漸上我席暝色亦必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王直方詩話云聖俞在礼部考校時和歐公春雪詩云有夢皆蝴蝶逢袍只紵麻諸人不復措手蓋韻惡而能用事如此可貴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聖俞此雪詩即非和歐公韻乃是唱首此詩聖俞自注云聞永叔謂子華曰明日聖俞若無詩須輸一盃酒歐公集中亦有和聖俞春雪詩皆在礼部時唱和以此可見矣王直方不切審細遂妄有韻惡而能用事之語蓋其詩話中似此者甚衆吾故辨證之

隱居詩話云馬遵諭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錢處倚醉令官妓剝擢賣而飲衆々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舟以水沃鑰乃使之不鳴遂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叔牙錢鎖漫横絕捕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筝欲剝玉瓶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々却須借病驄馬處沙蘆盡空龍鍾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々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

不能安也古隆慈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
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 落不比
孤洲老禿鶬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
長蓋謂此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前集

蘇子美

東軒筆錄云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
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
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沙鷗猜我不肯傍
青綸之句為是也

遯齋閑覽云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歐
陽文忠題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
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者致詞雖異然皆善
談風月者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絕獨步滄浪亭絕句云花
枝低欹草色迷不可騎往步是宜時時攜酒只
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真能道幽獨閑放之趣
也

石林詩話云姑蘇州府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
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所作既積
土為山因以為池蓋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
圃也慶曆間子美謫廢以舊十千得之為居傍

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
可惜秖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孫不能保
遂屢易主今為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為
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
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
樹亦廣陵時所藏益以增壘其隙兩山相對遂為
一時雄觀土地各有所歸也

孟方詩話云子美嘗作春睡詩云身如蟬蛻
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歐公見之驚曰子
美可念未幾果卒

隱居詩話云蘇子美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
其詩以奔放豪健為志梅堯臣亦能詩雖乏
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相反也
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
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為尚書郎在天聖景
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東坡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松橋待金鯽竟
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
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
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再見自子美作詩至
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
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西清詩話云丹陽焦山斷崖有瘞鶴銘或傳為
王逸少自晉迄唐論書者未嘗及之而碑言
華陽真逸撰歐公集古跋云頗况道號子
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
真作右軍書矣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
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
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俱潤州境也丹陽與
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茆陶故居則瘞鶴銘為隱
居不疑

西清詩話云薛許昌荅書生贈詩云百首如一首
卷初如卷終譏其不能變態也大抵屑屑較
量屬句平匀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
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宏拔快字淩紙
又用事皆破觚為圜剉剛成柔始為有功者

昔人所謂縛手虎也如子美窮居知長安節
葉清臣兄寄云玉帳夜嚴兵似水芽齋春
靜草如烟東坡嘗作詩云天邊鴻鵠不易得
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坐驅猛虎如群羊之
句真佳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
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
滿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或真草與
大字

石曼卿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他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
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
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
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
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至
陋語蓋村學中体也

苕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稱絕唱以今觀之
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云璧
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
清勝過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
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
白牡丹詩有何不可　更親切耳曼卿詠小桃
二絕句云坐色深紅縷帶長宮簾寒在井欄
香母家累上瑤池品先得春風一面粧本分桃
花寒食寒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
國大弟嬌強意自先其模寫命意豈不佳
哉

隱居詩話云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他
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為一
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
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暉者幾矣白
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詩但格制不高局
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衆篇之意只如一篇

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王直方詩話云曼卿以書名世然大字愈妙嘗讀龜山寺三佛名牓最為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牓鐵貫金石鈕間張宮室正渾實山岳厚井水駭龍蛇蹚封觀騏驎真能道盡其妙處
桐江詩話云曼卿一日春初見墻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鉤而顏色未變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鉤綠未回遂作早春詩一篇旬日方足成曰露垂冰筋晴光滴草屈金鉤綠未回其不速先得之句遠甚始知詩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聯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詩話云曼卿官冊府時五鼓趨朝見二舉子縶邏舍望曼卿號呼請救因駐馬召卒長問之曰昨夕里閈間有納婦者二子穴隙以窺夜分乃被執曼卿力為揮解卒長勉從之二子叩頭拜于馬前曼卿按轡口占一絕句詩謂之云司空憐汝汝須知月下敲門更有誰可耐一雙窮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稱詠松句云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雞肋集云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為此邑人作者多如題張氏書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徧為佳句

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前集

半山老人一

漫叟詩話云荊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綠小立佇幽香携幼尋新扶衰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比謝靈運議者亦以為然

後山詩話云魯直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三謝失於巧耳

王直方詩話云陳無己言山谷最愛介甫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

石林詩話云蔡天啟言荊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〻〻時被旨編公集偏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在鍾山有一道士來訪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荊公笑曰此特棋隱語也

遯齋閑覽云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玉雪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雨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詩人名也言是荊公所作苕溪漁隱曰世傳霞頭隱語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性自分明（霞頭即果物號頭也）

夷堅志云元祐間士大夫好事者取達官姓名為詩謎如長空雪霽見虹霓行盡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執玉簡秀才不肯著麻衣謂韓絳馮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以今事如人〻皆戴子瞻帽君實〻〻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謂仲長統司馬遷

謝安石温彦博也
邀齋閑覧云副 公棋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
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欲之謂人
日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與棄
致遠敵手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敗壞中斷
俄連接是知 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
悔悞仍傳頻是及本欲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
苕溪漁隱曰介甫絶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
且可隨緣道我羸戰罷兩奩收黒白一枰何
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
證矣若曾直於棋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
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
與介甫措意異矣
僧寶傳云浮山法遠禪師歐 公聞其奇 遣造其
室未有以異之與客棋遠坐其傍歐 公收局
請遠因棋説法遠乃鳴鼓升坐曰若論此事如
兩家看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
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

閑門作活不會奪 衝関硬節與亮口齋彰
局被侵徒勞運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腹難
求思行則往々失粘心急則時々頭 休誇國
手漫説仙神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黒白未
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又云從來十九路迷悞
幾多人 歐公嘉歎從之
東坡云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棋岩老輙
就枕閲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
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盤看一色黒子昔與
邊部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羸
着了並無一物 歐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
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
思家殆類是也
歸田録云真宗朝歳々賞花釣魚群臣應制
嘗一歳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晋公謂應制
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顔上釣遲
真宗稱賞群臣自以為不及
西清詩話云仁廟嘉祐中開賞花釣魚讌介甫

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群臣次第屬和未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獬接席顧介甫曰宜對太液池故其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奉玉盃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介甫頗銜之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君見異書而東坡亦嘗云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楊雄說奇字陳無已又以奇字

對秘方

東軒筆錄云王介性輕率語言無論時人以為心風與荊公舊交熙寧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荊公作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還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石林詩話云王介字平甫衢州人博學善議論嘗舉制科不中與荊公游甚款狎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荊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荊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為介發也

蘇子由云今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則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擾民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而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相埃法尚

有存者欲言特所啗俗吏不知方掊克刀剝俗儒不知變薰并無可推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闢有可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以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 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詩話云選吳仲庶守潭詩云自古楚有材醞釀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蓋賈誼初為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後謫長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苕溪漁隱曰上元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一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拄青藜杖扣閣而進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貢甫同姓又貢甫時在館閣也

冷齋夜話云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疑吾特疑端為我輩設荊公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殘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詩云暮朝鍾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山谷嘗見荊公於金陵因問丞相近有何詩荊公指壁上所題兩句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近所作也

冷齋夜話云唐詩有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荊公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

盡黃雲稻正青東坡曰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金果知因曆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於荊公山谷東坡盡古今之變荊公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作黃昏又曰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詩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

石林詩話云荊公詩用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類也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君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居鍾山一日晝寢夢有服古人衣冠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若作氣劇因笑語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有堯桀是非猶入夢因知餘習未能忘之句

苕溪漁隱曰介甫居金陵作謝安墩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云介甫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安爭墩此亦善謔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前集

半山老人二

遯齋閑覽云蒲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荊公亦有詩云長魚　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也

苕溪漁隱曰韓子蒼謝泉州運使君寄子魚絕句曰驛騎特書自海傳閩籃剩喜子魚香紅縹紫始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觴子魚味鹹止可啖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子蒼之言誤矣

澠水燕談錄云荊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為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猶尚解字末流務為新奇寖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抵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為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配享神廟贈官賜謚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卒章云人人却道是門生

張文潛云余自金陵月堂謁蔣帝祠初出北門始辨色行平野中時暮春人家桃李未謝西望城壁壕水或絕或流多鳩鵲白鷺往還迷山風物天秀如行錦繡圖畫中信讀荊公詩多稱蔣山景物信不誣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詩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不記作者名氏鄭元學曾見介甫親書此兩句於所持扇上或以為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荊公作內相時翰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但只發一花故荊公題此詩余每以不見全篇為恨二說未知孰是

石林詩話云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

向此中蜡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也

高齋詩話云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頻蹙不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楊子雲所以悔其少作也

洪駒甫詩話云荆公詩窓明　不借按史游急就章云裳韋不借為牧人顔師古注云不借小屨也以麻為之其賤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須假借因而為言又出楊雄方言亦曰麻屨謂之不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

漫叟詩話云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就歐公取讀之為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倣杜甫畫鶻行以紓急辭給耳吾今具載二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黄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啄如哺雛山墻野壁黄昏後馮婦遥看亦下車杜甫畫鶻行云高堂見老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功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大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

隱居詩話云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參知
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
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
荆公語已忽顰蹙久之取筆書窓曰霜松雪
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死生放筆揖予而入
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居金陵白
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
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窓松竹
皆如詩中之景余自述昔日題窓并謂此詩
公憮然曰有是乎頗累微笑而已
高齋詩話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
荆公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
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刋本
寖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魯直效公題
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雲
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
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
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
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數十處苕溪漁隱曰
此乃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
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
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
王直方詩話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
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
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幼時自
觀閣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
末云勝槩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
石謂子美曼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
公詩傳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体與荆公所
作詩亦不類苕溪漁隱曰直方所言非也余
細觀此詩句語体格真定荆公作餘人豈能
道此今具載前篇識者亦能辨之詩云崒
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
吞日月　　車馬送塵埃雁飛雲路聲低過
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

作等閑來

冷齋夜話云荊公言前輩詩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靜意山谷云此老論詩不失解經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詩有曰海月生殘夜江潮入暮年者置早意於殘晚中又曰驚蟬移別樹鬬雀墮閑庭者置靜意於喧動中東坡作眉子硯詩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用此微意也

遯齋閑覽云唐人題西山寺詩云　礙新月　無夕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只多剎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爲人傳誦要亦未爲至工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 熙寧中荊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猶爲中的

西清詩話云荊公云李漢豈知韓退之緝其文不擇美惡有不可以示子孫者況垂世乎以此語門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無善本如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疏書皇笑屠趙光武上將威名得隗囂皆王元之詩也金陵獨酌西江雪浪來天際寄劉原甫翰林放逐蓬萊殿皆王君玉詩也臨津豔豔花千樹天末海門橫北固不知朱戶鎖嬋娟皆王平甫詩也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以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之句爲荊公題金山寺詩猶爲中的王直方詩話以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之句仍載永叔戲介甫曰謹厚者亦復爲之耶以二說考之則西清詩話以爲元之平甫詩恐誤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詩曰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令誤作問松栽東崗王元之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

睡起茶親酒盞疎今誤作睡起茶多酒盞疎

西清詩話云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黃昏風雨瞑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荊公聞之曰豈是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元不學之過也

高齋詩話云荊公此詩東坡破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子細看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荊公云子瞻讀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謾遶東籬嗅落英又何也苕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遍尋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之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疑其不審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前集

半山老人三

漫叟詩話云荊公詩紅梨無葉庇花身黃菊分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事見唐刺史樊宗師所作絳守居園亭記中云蒼官青女列與槐朋友橫陳事見宋玉風賦云橫自陳兮君之前若楞嚴經所謂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乃房融筆用其語也

冷齋夜話云不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山谷謂余曰自獻橫陳見相如賦荊公不應用耳余以楞嚴經語對之山谷云荊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沆瀣生牙頰間苕溪漁隱曰荊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渠雲為柳葉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荏苒日陰陰轉承風細細吹翛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滴葉清淺水底花如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為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也

西清詩話云熙寧初張掞以二府初成作詩賀荊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示陸農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咲曰子善問也韓退之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字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返易巾裳蓋謹之如此苕溪漁隱曰荊公春日絕句云春風過柳綠如繅晴日蒸紅出小桃余嘗疑蒸紅必有所據後讀退之桃源圖詩云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蓋出此也

石林詩話云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

奏息逐文字則省吏編持於私第呈押既
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於右
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
裕陵幸尚書省曰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
之特張侍郎文裕以詩賀宰執元參政厚之
和云黃閣勢連邃鳳閣紫樞光直右銀臺
蓋東府與西閣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
寧以後宰　皆賜第例於私治事而二
府往往多虛位或為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

元豐本意稍異矣
冷齋夜話云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
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
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
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詩自緣今日
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
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曾子
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却意有餘乃古人
用心處荊公菊詩曰千花百卉彫零後始見閒

人把一夜東坡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
黃花蝶也愁又古今餘於曰鳥飛不盡暮天碧
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論如前所論山谷達
觀臺詩曰遠藤掛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豁
開不知眼界闊多以白鳥去盡青天回也之
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
回別其詩簡緩而意精確荊公與故人詩曰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
岡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詩西風秋

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東坡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苕溪漁
隱曰鳥飛不盡暮天碧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
冷齋以為李翰林何也
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
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閒即俱味禪說
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
坡渡江至儀真和遊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

益柔公亟取讀之至峯多仍障日江遠欲
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
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東坡云若積翠兮
縞夜綴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
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
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得請宜興道過鍾山見
荊公時公病方愈令坡誦近作因為手寫一
通以為贈復自講詩俾坡書以贈己仍約坡
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詩云騎驢渺渺入荒陂
相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
覺十年遲
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
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
學記乃學校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
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
見公舊詩云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
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注目久
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浪齋日記云荊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沒
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為精切不知是四色
也又以武丘對文鷁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
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錦字
對琴心荊公以帶眼對琴心謝夷季以鏡
約對琴心此荊公為最精切近時洪駒甫以
青奴對黃奶黃奶出念嬌子青奴山谷所名
也予讀國史補得銀鹿彼以對子建集中
金鈲瀛螢出李長吉集乾鵲出西京雜記
予以瀛螢對乾鵲文王存以河魚對海鳥人
以為工
西清詩話云荊公詩以故事紀實事如韓魏
公挽詞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
人萎用孔子及唐寧王事時熙寧中華山
圮冰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傷陸子履詩
云至張壽祿無三甲妝拾文章有六丁用管
輅及退之詩事初日者王生相子履云學士

無旨不壽仕宦齟齬已而子復早世如日者
之言子復既死家人悉豊云帝命同宋
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戢官書可盡
焚之未幾朝廷果修官制焉
雪浪齋日記云陸龜蒙以二酉對六丁荆公以
三甲對六丁發機自陸子也
石林詩話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為儲蓄然非
所當用未嘗强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
淵明集本蓋東坡所閱者時有改定末有
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似姦邪我覺魏公真
嫵媚又槐花黃擧子忙促織鳴懶婦驚不
知偶書之也或將以為用也然子瞻詩不見有
此語則固無意於必用矣荆公作韓魏公挽
詞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或
言亦是年時所得魏公之薨是歲雨木冰
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覺耳
唐子西語錄云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
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
然止用資以為詩是也詩疏不可不閱詩材
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之類尤
宜入詩用樂府解題須熟讀大甫詩材余
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
名作對也
遯齋閑覽云俗語有之曰槐花黃擧子忙謂
槐之方花乃進士赴擧之時而唐詩人翁承
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噪
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遯齋閑覽云荆公集句詩雖累數十韻皆頃
刻而就詞意相屬如出諸己他人極力效之
終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為雲覆手雨當面
論心背面笑前句老杜平交行後句老杜莫
相疑行合兩句為一聯而對偶親切如此又送
吳顯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憫惘君應識胡
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
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詩哀江頭云黃昏胡

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荊公兩用皆以忘南北為望城北始疑杜詩誤其後數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荊公故易此兩字以合己一篇之意然荊公平生集句詩未嘗改古人字觀者更宜詳考 苕溪漁隱曰余聞洪慶善云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詞云中心瞀亂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煩惑忘南北也子美蓋用此語也

呂氏童蒙訓云為詩文常意患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荊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石硯東坡令荊公集句荊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麒麟臥葬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

王直方

對

然而成始可以為貴也其後多有效之者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東坡戲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鴈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 子美泣閻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冷齋夜話云集句詩其法貴速巧如前輩曰晴湖勝鏡碧衰柳似金黃人以為巧然疵其精力積日月而後成不足道也

山谷以集句詩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兒文褓也

西清詩話曰集句自國初有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肯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荊公益工於此人言起自荊公非也

後山詩話云荊公暮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体

黃魯直謂正堪一笑亦司馬溫公為定武從事
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
迫之使妓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
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臥老僧床驚回一
覺遊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杭之舉子中老
榜第其子以緋襦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
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
荷衣使着緋壽之鹽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
偎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
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晚年多喜取前人詩句
為集句詩世皆言此体自公始予家有至和
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体
其間如一第知何日無端意不疎欲為青桂
誰與白雲期傍架齋書帙翻欹作酒卮文明
終有託休把運行推不白沙溪繞白雲堆但
有行人把酒盃尊慕聖賢知志氣可憐談
咲出塵埃碧山終日思無盡清世難羇好句猜
風滿老松門畫掩可憐高尚仰天才之類
亦自精密但所乏多唐末五代人詩無復佳
語耳不知公嘗見與否也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前集

半山老人四

三老山人語錄云荊公詩云細數落花緣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二公皆狀閑適荊公之句為工

石林詩話曰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隱栝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用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　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　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詩云靜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俗謂之折句盧贊元雪詩云想行客過梅橋滑免老農憂麥隴乾效此格也余亦嘗云鸚䳇杯且酌清濁麒麟閣懶畫丹青

唐子西語錄云荊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苕溪漁隱曰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細詳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巡遠守睢陽當時安慶緒遣突厥勁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窗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遯齋閑覽云荊公百家詩選序云予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詩

請予擇其善者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
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今世所傳百家詩選
印本已不載此序矣然唐之詩人有如求之
問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李益韋應物韓栩
杜牧孟郊之流皆無一篇入選者或謂公但
據當時所見之集詮擇蓋有求盡見者設
不得而編錄其實不然公選此書自有微旨
但恨觀者不能詳究耳公後復有以杜歐
韓李別有四家詩選則其意可見

西清詩話云百家詩選余讀之見其取張祜惠
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孤
山寺詩樓臺聳碧岑一逕入湖心不雨山長潤
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猶
憶西窗月鍾聲在北林又賈島平生得意句
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復不取而載寫
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不知果如何耳
石林詩話云王荊公從宋次道借本編百家詩
選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

字荊公復定為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
誰不能之次道以為然苕溪漁隱曰余觀鍾
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
下起字即小兒言語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說
何從得之
冷齋夜話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
名此法惟荊公東坡山谷三老知之荊公曰含
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
名也東坡答子由詩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

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
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語言
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
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
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惡處耳苕溪漁隱
曰荊公詩曰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
稻正青白雪則絲黃雲則麥亦不言其名也
余嘗效之云為官兩部喧朝夢在野千機
促婦功蛙與促織二蟲也

蔡寬夫詩話云鴈有小而善鳴者謂之鴈奴鴈每群宿鴈奴輒往來巡視不瞑微聞人聲則長鳴以警蓋亦物之能愛其類者以故江湖間捕鴈必先以計殺鴈奴然後群鴈可得宋景文公嘗著其說王荆公亦有詩曰人將伺其怠奴輒告之亟舉群嬉而飛機巧無所得此與樂天所賦雉媒者異也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体自古始見之余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勢位言紀信不諂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宦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巘負郭躬歛積忘滿寵生嫌養蒙恬勝利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變山梁冀無累論自王符聲學得展禽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已嘗為此躰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篇雖主意在別立体然不失為佳製也

禁臠云沙草則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遊處者井羊鷗鳥耳而荆公造而為語曰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貪賤則語言不為人所敬信歲寒則無如松竹魯直造而為語曰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其語便韻

類苑云荆公題王昂霄水亭云蕭〻搏黍聲中日漠〻舂鉏影外天事實多不知搏黍蓋黃鸝也黍方熟時鳴于桑間或謂之黃　見詩疏舂鉏鷺也爾雅曰鷺舂鉏亦取其鷺之行步云皮日休詩云數點舂鉏烟雨微蓋言此耳

苕溪漁隱曰荆公詩客舍黃梁今始熟鳥殘紅柿昔曾分事見傳燈錄溈山與仰山遊行次烏銜一紅柿落前拈將與仰山〻〻接得以水

洗了卻與祐ヽ曰什麽處得來寂曰此是和尚
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即分平與寂
後山詩話云荆公詩力去陳言學末俗可憐無
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數變暮年詩益工
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西清詩話云王師吊伐江左城將破或夢非角仗
子行空中以巨竹從ヽ物　散落如豆着地皆成
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冠
服繼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死園
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徽之登高齋
詩押箎字韻平甫云當時徐氏擅筆墨
夜圍夢墮空中箎此事奇謫而盤屈就強
韻可謂工矣
倦遊雜錄云平甫熙寧中判官誥院忽於秋日
作宮詞點絳唇一解以示魏泰ヽ曰斷章有流
離思之何也明年果得罪廢歸金陵其詞曰
秋氣微涼夢回明月穿簾幙井梧蕭索正
遠南枝鵲　寶瑟塵生金雁空零落無情託
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隱居詩話云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平甫題
壁有宮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遥
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
在京師有病中答于秋日詩曰忽苔佳句詩
驅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論牛馬
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
為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
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王直方詩話云平甫直宿録中夢一人與之同
至海中有樓臺榜曰靈芝宮其間笙簫聲
妓甚衆其人欲與俱往俄聞有告之者曰未當
來令非其時也平甫驚覺禁中鳴鐘矣乃自
作詩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
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數年
果卒曾子固為傳其事甚詳
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甫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
云詩人龍本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稱詩

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但且請來相見既坐功甫曰賢道能作詩為　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從相公請個詩題是時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銅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頃刻間誦曰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閣筆太初緣此名聞東南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前集

王逢原

王直方詩話云王逢原見知於王荆公一時附麗之徒日滿其門進謁獻諛初不及文字間也逢原厭之乃大署其門曰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為來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當有知恥者而請謁不衰

桐江詩話云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讀老杜詩鐫劖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又渊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蛇謝淌子權寄詩云九原黄土英靈　萬古青天霹靂飛

蔡天啓

王直方詩話云夏畸道言蔡天啓初見荆公坐間偶言及盧仝月蝕詩人難有誦得者天啓誦之終篇遂為荆公所知

苕溪漁隱曰東坡集中有申王畫馬圖詩即天啓作氣格有類東坡世因誤收入其後姑蘇

居世英家刊東坡前集後遂刪去今録之云
天寶諸生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
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絶瀟洒兩坊岐薛
寧與申憑凌內廐多淸新肉駿汗血盡龍
種紫袍玉帶真天人驪 獵包原隰
御前急召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蹄萬騎如
風不能及鴈飛兔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
天回五家錦繡徧山谷百里瀉珥遺塵埃青
騾蜀棧西超忽高準濃娥散荊棘首蓿連
天烏自飛玉陵佳氣春蕭瑟
雪浪齋日記云天啓詩城響濤頭入江昏雨脚
斜柳闇黄鳥路波底白鷗天皆佳句松江詩
最奇云斷蓬帆影天平入夾鏡波光水倒流
石林詩話云王荊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踶囓不可
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天啓時在
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
捉其騣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荊
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之蔡子身成癖能騎
主馬駒者後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
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
士大夫自是盛傳荊公以将帥之材許之紹聖
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
不悦者乃出為永興軍提舉常平旋欲稍遷
為帥會丁內艱不果猶是用荊公遺意也
俞清老秀老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未知之
荊公愛為手寫其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無限
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弟清老亦
倚潔可喜俱從山谷遊山谷所書釣魚船上謝
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雖休毎入貨鑿市模
本數百以歸亦秀老詞也
冷齋夜話云荊公食宮使祿居蔣山時時往來
白下門西庵草堂法雲止以一黙挾蹇驢門
人乗閒諷荀與宜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
未嘗以人伐畜一日與俞秀老至報寧公方假寐
秀老私跨公驢入法雲謁寶覺禪師有頃秀老

至公瞧起遣秀老下堦曰為士子乃敢盜跨吾
驢秀老叩頭顙有以自贖公徐曰罰於聲詩
一首秀老立就其詞極佳山中之人忘之余
為補曰萬壑摇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跨驢
人蕭蕭吹凍耳
詩選云秀老高士非可下堦詰責者荊公嘗云
暮年要得君携手處處相煩作好歌仍 其
詩如紅葉碧水元劉陶謝之流且與書云當営
理報寧菴舍以侍遊鑒從何時如約一至乎
則欽重之意槩可見矣大抵惠洪名談冷齋夜
話中數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同學
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荊公欲使
脫縫掖着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寺所謂報
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
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詼諧優游
以卒歲似不為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恐後
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紫

菜自雨月寒還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安
還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
尔良獨難子瞻屢我此詩以為妙也
石林詩話云俞紫芝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
屠氏心法所至倘然而工於詩王荊公居鍾山秀
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
解人愁初日芙蕖映碧流未自老劉爭獨步
不妨陶謝與同遊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
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猶為荊公所賞和
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
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裒明者不得與林和
靖一流槩見於隱逸其第濬字清老亦不娶
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劉公亦善之
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闋每山行即使
淡歌之然淡使酒好駡不若秀老之恬靜一日
見公云吾欲為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耳公
欣然為置祠部濬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
公問其然濬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

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為之大笑黃魯直
贈淡詩其一有云有客夢超俗去髮脫儒
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剃人事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與清老同學所謂後數
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則清老實曾為僧可知而
如此以為祠部送酒家償舊債石林之言非也

袁世弼

隱居詩話云王犹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有
繪一金紫大夫上題詩一絕云陣前金甲生無
愧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鐵暗塵土凜然蒼
鶻欲橫秋犹不能辨卷畫歸示其父王安國平
甫曰此劉已瞻像袁世弼詩也袁汝州人慶曆
初登進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必有文
學古詩猶佳惜乎早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
袁未為佳句然亦俊拔可喜埋黃奇瓌袁誤
呼也

王直方詩話云世弼能為詩慕韋應物而覃奇
壯過之王介甫嘗手書世弼贈郭功甫詩云方山
憶共泛金缸屈指於今五六年風送梨花吹醉
面月和溪水上歸鞍浮生聚散應難料去路
窮通盡偶然欲問故人牢落事鹿裘深入白
雲眠世弼自號遯翁臨死一篇猶佳青靄千
峯暝悲風萬古呼其誰挂匣劍應有冀生男
皎月東方　長松　聲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

臺無

潘子真詩話云湫洞庭野靄黃鶴樓水通雲
夢浦入渡沔陽舟廣澤侵吳壤孤城接郢江
山入分三楚斷溪入九江流寂寞　月入紛經戰國
秋吳　來赤壁魏武　荊州六代憑形勢群雄
死寇雖凄涼帝子宅浩蕩禰衡洲萬里浮雲
暮千年故國愁武昌宮不見摩崖自羣遊
蜀人張俞所賦也客有自荊湘傳此詩時世
弼尚未冠見之笑曰此筆力不難到因過金陵
遂作謁吳大帝廟詩云人昔曹瞞虐天悲漢祿
終山河分鼎峙氣象敵江東一旦墟京洛弥年
泰幼沖炎精竟灰燼紫蓋出艨艟長策資公瑾

雄才得呂蒙招延師友議繼述父兄忠信府
峨雙闕驚詩湧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
宮地力因時險神謀與意通屈伸思所濟逆
順審於衷駿足絲安貸靈牙耀即戎同盟界
函谷獨斷保秦叢定霸終年勞推心延武同
長江兆生識典午頼餘風戰守遺蹤在登臨
四望中陵遷成萬古世異想群雄歌舞居民
祀干戈遂虜功征帆來浦外久客愴達窮精
銳銷孤劍飄零若斷蓬裴回堂廡下慕業

亂江楓其詞不減於張而敘事曲折過之荊公
居金陵為功甫手寫所賦詩一軸首從來三
痛王僧祐自小能文謝惠連各獻塵勞思物
外莫辭携手訪林泉又曰雲淺姑溪水更深
冥冥寒雨作連陰放懷未可頻消遣思與洛
生溪上吟此兩篇世獨贈功甫詩也世稱年十七
題百丈山詩云暖田收杷稏玉溜注琅玕讀
書最苦困爾羅霽沒時終三十四歲自作墓銘
敘其平生有詩文十卷號遯翁集

郭功甫

王直方詩話云郭祥正字功甫自梅聖俞贈詩
有采石月下訪謫仙以為李白後身緣此有名
功甫有金山行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
蘆花風大為荊公所賞東坡守錢塘功甫過
之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
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來坡曰十分來也祥
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
豈不十分也

苕溪漁隱曰功甫金山行造語豪壯世多不見
全篇今錄于左方金山杳在滄溟中雪崖冰
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髣髴懸西
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功一朝
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
挂北斗大鯨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
數往往霹靂搥蛟龍寒蟾八月蕩瑤海秋
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
斷蘆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絕致還應

同潮生潮落夜還曉物與數會誰能窮百年
形影滾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雲南來入長望
又起歸與隨征鴻

遯齋閑覽云功甫曾題人山居一聯云謝家莊上無多景惟有黃鸝三兩聲荊公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是功甫題山居詩處即遣人以金酒鍾并圖遺之

潘子真詩話云袁世弼南昌人宦遊當塗時功甫尚未冠也世弼愛其才篤於梅聖俞自爾有聲功甫嘗謂吾人父清逸云數 汲引袁二丈力也嘗同埋三尺不敢忘其賜功甫既壯頗恃其才下筆曾不經意論者或惜其造語無刻厲之功清逸云如功甫豈易得但置作者中便覺有優劣耳正如晉楚之輕剽不當威文之節制也清逸嘗有詩戲之云休恨古人不見我猶喜江東獨有君盡怪我 從幼異人疑太白是前生雲間鸞鳳人間現天上麒麟地上行詩律暮年誰可敵筆端談笑掃千兵

苕溪漁隱曰聖俞采石月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訪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醉中愛月江底懸以手弄月身翻然不應暴落飢蛟涎便當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謾傳却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孰識汾陽王納官贖死義難忘今觀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故文章死生往復猶廉莊樹穴探環知姓羊李白從永王璘之辟璘敗當誅郭子儀請解官以贖其罪有詔長流夜郎 聖俞用此事猶為親切若非姓郭亦難用矣 實母夢李太白而生功甫少有詩名梅聖俞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張子野

遯齋閑覽云張子野郎中以樂章擅名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遣將命者謂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蓋二人所舉皆其警策也

古今詩話云子野嘗作天仙子詞云雲破月來花弄影士大夫多稱之張初謁見歐公迎謂曰好

雲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也二說未知孰
是
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
影又長短句云雲破月来花弄影又云隔墻送
過鞦韆影並膾炙人口世號張三影
後山詩話云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雲破月来
花弄影簾壓捲花影隨輕絮無影世稱頌
之號張三影介甫謂雲破月来花弄影不如
李冠朦朧淡月雲来去也冠齊人為六州歌頭
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失大俠也喜誦之
古今詩話云有客謂子野曰人皆謂公張三中郎
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三
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来花弄影嬌柔懶起簾
壓捲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此余平生所
得意也苕溪漁隱曰細味三說當以後山古今二
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東坡云子野詩筆老健歌詞乃其餘波耳湖州西
溪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野艇歸時　聲

與予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為春
忙若此之類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
昔周舫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舫士女
蓋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石林詩話云子野歸為詩又樂府至老不衰居錢
塘蘇子瞻作倅時年已八十餘視聽不衰家
猶蓄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来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
賀方回
王直方詩話云賀鑄字方回嘗作一絕題于定
林寺云破水泉脉漱籬根壞衲遥疑挂樹猿
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荊公見
之大相稱賞緣此知名方回嘗作望夫石詩云
亭亭思婦石下閱幾人代芳于長不歸山椒久
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衣
春風舞蘿帶宛然姑射子矯首塵冥外陳跡
遂無窮佳期從莫再脫如魯秋氏妾結束下
愛王質妻淵淵悠悠從安在安游闇無不愛之

後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之詩人共用一律
惟劉夢得云望　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
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達魯直之弟也以
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
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
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呂氏童蒙訓云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
襲前人因誦其所作慈母溪詩且言慈母溪
與望夫山相對望夫山詩甚多而慈母溪古今
無人題詩末兩句云離鸞只說閨中事舐
犢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詩話云方回言學詩於前輩得八句云平
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詠不窘
於物象叙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
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鐫氣
出於言外浩然不可屈盡心於詩守而勿失

漫叟詩話云嘗見陳本明論詩云前輩謂作
詩當言用勿言体則意深矣若言冷則云
可嚥不可漱言靜則云不聞人聲聞履聲
之類本明何從得此

潘子真詩話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黄時雨為絶
唱蓋用寇萊公語也寇詩云杜鵑啼處血成
花梅子黄時雨如霧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七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前集

東坡一

石林詩話云蘇洵先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之句其意氣猶不少衰明允詩多不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後山詩話云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苕溪漁隱曰後山談何容易便謂老蘇不能詩何誣之甚觀前二聯豈愧作者

東坡云余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甫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耳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甫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歲晚誰人念此翁蓋記元甫語也原甫既歿久矣尚有貢甫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冷齋夜話云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事見楊妃外傳云明皇登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豈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尼重詩曰夜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污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為

衣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
分甜事見鬼谷子照夜清螢也有花體奏蜜叢
蜜櫻桃也贈鄭秀才詩云年來萬事足所欠
惟一死事見梁僧史云世祖宴東府語段陁羅
世祖戲之曰不負遠來惟有一死爾苕溪漁隱曰
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遊詩有崖蜜松花
白之句冷齋謂鬼谷子云崖蜜櫻桃也其說非
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劉聰時陳休卜崇為
人清直素惡王沈等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
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親貴孰與竇武
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
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
事閹豎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語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喜韋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
此對床眠之句故在鄭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
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坡相從
彭城賦詩云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
城子由使還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

茲行萬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
傷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
同轉對有云對床貪聽連宵雨又曰對床欲作
連夜雨又云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
弟所賦也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
成其約其意見於逍遙堂詩叙云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如遊湖不起云如憶呼
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柳氏求字卷云
君家自有元和腳莫厭家雞更問人天然奇
作賀人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恩
座深愧無功此事如何到得儂南唐時宮中
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
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猶為親切苕溪漁
隱曰世說元帝生子晉賜群臣殷羨謝曰皇子
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
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功耶二事相類聊録于此
但深愧無功之語東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齋夜話云王文公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

東坡近日有何妙對白東坡嘗於臨臯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於風簷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猶聞之公曰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負耳東坡聞之撫掌大咲以公為知言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咲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以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楊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泊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真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蔡寬夫詩話云白樂天楊虞卿之姑天故世言與李文饒不相能文饒藏其文集不背看以為看則必好之文饒鎮京口時樂天正在蘇州元微之在越州劉禹錫在和州元劉與文饒唱和往來甚多謂之吳越唱和集樂天惟首載唱和文饒薛䕫藏櫱歌一篇後遂不復有其詩可見情也苕溪漁隱曰熙寧閒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譏誚其非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豈能不芥蒂於胷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齋與子真所筆恐非其實然子瞻文章豈待介甫譽之然後傳於世哉觀李文饒之與白樂天其事亦可見古今人情不遠余是以辯之

東坡云宋玉對楚王此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為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陳輔之詩話云舊唐史柳公權應制聯句曰薰風

自南来疑閒生微涼然當景居廣殿高閣南
風之来不止微涼而已新史另曰殺蒲生餘涼蓋
居稱叢穢愛風勁快此兩字有功于修詞也
東坡云吾有詩云日々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
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
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
下紛々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
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々々
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詩話云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
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之遶
歐陽宇獨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蓋詩
貴于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
多失之枯乾能不失於二者之間則可與古之作
者並驅耳

石林詩話云古人論詩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
謝靈運為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
豔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然靈運諸詩可以

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
無違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
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有餘事韓退之贈
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々春空雲司空圖記
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
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余將買田其間
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龐安常善醫而聾遂
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
盡數字輒深喻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
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
泉寺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
水極甘下臨蘭溪々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
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々暮雨
子規啼誰道人無再少時君看流水尚能
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西清詩話云東坡謫黃岡與陳造季常游季
常自以為飽禪學而妻柳頗悍忌季常畏

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曰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潘子真詩話云吳瑛德仁襟情高遠遵路之子淑之孫也未五十以虞部員外郎致仕歸隱蘄春元祐間朝廷聞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舡恨我不識元魯山恨君不識顏平原銅駝陌上會相見拍手一笑三千年東坡為德仁作也

苕溪漁隱曰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全篇云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䆉稏拾頃因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卧呼不醒花落如雪春風顛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舡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詩中所云龍丘居士即陳季常也濮陽公子即吳德仁也又云我遊蘭溪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與盡回酒舡蓋欲訪德仁未成也李白詩云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舡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識顏平原東坡自稱也恨我不識元魯山謂德仁也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十年蓋言終當相見如蘇子訓之徒此一篇詩意本末如序有倫有理可謂精緻矣潘子真但只言稽山不是無賀老以下二句為德仁作不知濮陽公子復是何人無乃與詩題相戾乎

侯鯖錄云魯直戲東坡云昔右軍字為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儒繼作簡以

圖報書來人皆索甚急公咲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
東坡云漢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
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
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
之道此似鄙俗且出於不得已然自謂長家不敢
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猶宜此策也苕溪漁隱曰
此東坡與李公擇書愛其語有理故錄入叢
話余連歲憂患生理益微此策誠不可不用
若更以畫叉竹筒之法兼行之當益佳耳
東坡云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往過之
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
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
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苕溪漁
隱曰余憂患之餘久亦戒殺細味東坡此詩欣
然會意故錄全章亟以自警詩曰我哀籃
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剝

腹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勸此
最急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咲
髡然發其冪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
載蒸豚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
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
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君無廢
此篇嚴詩編杜集
緗素雜記云世傳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
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字韻
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
與陳季常汁字韻一篇詩而用六韻殊覺老
杜與其他側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當世無敢詆
議至荊公則無是弊矣其得子固書因寄以及
字韻詩其一篇中押數韻亦止用緝字一韻他
皆類此正與老杜合苕溪漁隱曰黃朝英之
言非也老杜側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
二十一曹長末字韻一篇詩而用五韻南池谷字
韻一篇詩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一篇詩而用三

韻此特擧其二三耳其他如此者甚衆今若以一篇詩偶不用外韻遂為定格則老杜何以謂之詩無衆體也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且輕議東坡猶為可咲六一居士云韓退之工於用韻其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以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於用韻猶能如此孰謂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黃所能知也

王直方詩話云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特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二者乎賤飯豆吾豈無山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八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前集

東坡二

東坡云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材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因答其詩云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咲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咲噴飯滿案

石林詩話云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
人靖深不襮世故善畫墨竹作詩亦過人熙寧
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
嘗有所向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
而與賓客亦多以時事為譏誚同極以為不
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
通判同送行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
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
人以為知言

東坡云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
客山光寺時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
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槩藏慙愧南風
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之云閒處清
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
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公誦文與可
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
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冷齋夜話云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
諸家之妙詩猶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
鉤淺曲腳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
汝風標

東坡云世傳王子猷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
在劉季孫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韋蘇州
有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
州亦有此帖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
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景文之子
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歿哀
哉嘗有詩寄僕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
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畫三萬軸書
數百幅耳

石林詩話云劉季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
揚州詩云詩書暑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
人人多稱其精當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
酒王荊公為江東提舉刑獄巡歷至饒按酒務始
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
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

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李
孫言即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
事既至傳舍適通郡學生持狀立庭下請差官
攝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山谷云去年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猶
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
霜余往時以為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
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
得蘇州蓋取諸此

王直方詩話云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肥偉也故
東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詩云我友顧子敦軀
膽多雄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
向豬羊釃酒會隣里至於云平生批勑手亦皆
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樂東坡遂和前篇
末句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錢穆父曾
字秀駿東坡云穆四莫亂呼他名字是時穆父已
有九子東坡遂以九子母夫呼之有詩云九子羡
君門戶壯八州憐我往來頻苕溪漁隱曰東坡

送子敦詩有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劇須之句
山谷和云西連魏三河東盡齊四履或云東坡
見山谷此句頗忌之以其用事精當能押險韻
故也然東坡復自和云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
發蓋諸公餞子敦以病不往押韻用事豈復
不往山谷亦再和有發跌悲傷民天步薄冰履之
句押韻又似牽强也
東坡云紹聖間余得二詩於公流館中不知何人作
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淮西功德冠吾唐吏
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
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
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萬行苕溪漁隱曰或
云此二詩乃東坡竄海外時作蓋自況也不知其
果然否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畫云畫地為
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
無趾山谷和之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
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斬趾皆謂元章患淨

病及好耽人書畫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詩云怯
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劉公佳話云
晉書有食名寒具者後於齊民要術并食
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桓玄嘗盛陳書畫
召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且有污
處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
半山老人詩云呼僮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
愁歐陽永叔絕句云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
追隨果下騮陳無己絕句云借子翩翩果下
駒春原隨處小踟躕漢書霍光傳皇太后御
小馬車張晏曰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
顔師古曰小馬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王直方詩話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
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和錢穆父蔣穎叔從駕
景靈宮詩有云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
屬車塵之句
東坡云乖崖公在蜀時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

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
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
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
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聞其姓名今都
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贈之不可乃採
前人意作詩送之有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為容
淮光醲山色况作歸興濃予意竟已成我言寧
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蒂胸之句
遯齋閑覽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
冕榮貴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
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
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
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
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
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
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礼遂獻詩云秋光
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謝而留之彼蓋
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

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蓋勇決手
嘗於驛壁見人題兩句云譏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余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愧
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
異矣

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
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歌易
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
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為何物亦是歇後
蓋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
處語而意不顯也

冷齋夜話云東坡自海南還至贛上以水涸舟不
可行逗留月餘時過一僧舍游其長老魁梧如
世所畫慈恩然叢林不以道學稱之東坡作偈
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滌道人有句借宣揚果
頭但見蠅鑽紙撫背時聞佛放光徧界難藏
真薄相一絲不掛但逢場却須更說圓通偈千
眼黃龍是法王又嘗與劉器之同參玉板和尚
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板欣然從之至廉泉燒
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
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
其戲東坡作偈曰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
怕石頭路來參玉板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
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詩注云叢林乃禪門之稱百丈山乃洪州淮海禪師所居之處傳燈錄云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可復橫出一枝佛法又鄧隱峯參石頭和尚馬祖曰石頭路滑注果方石頭所因無一語而還入傳燈錄云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云但看庭前柏子樹又問如何是道又來答曰墻壁瓦礫而猶能說之東坡此詩凡用禪家語形容可謂善於遊戲者也山谷云坐下以[illegible]於[illegible]言上到詩語[illegible]書翰[illegible]能生此[illegible]之妙手

東坡云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
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掘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
飲食雜烹之名骨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
道士遂出一聯云投醪骨董羹大鍋內掘窖盤遊
飯碗中東坡大喜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為異時
一笑

王直方詩話云蘇黃門以己卯生故東坡有卯君之
語其以檀香觀音像遺黃門云持是壽卯君
其出局偶書云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

玉輩詩云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有

山谷云東坡道人在黄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數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苕溪漁隱曰揀盡寒枝不肯棲之句或云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野葦叢閒此亦語病也此詞本詠夜景至換頭但只說鴻正如賀新郎詞乳燕飛華屋本詠夏景至換頭但只說榴花蓋其文章之妙語意到處即爲之不可限以繩墨也

西清詩話云東坡在北扉自以獨步當世與一時侍從更唱迭和莫不稱首曾子開賦扈蹕詩押辛字韻韻窘東西往返絡繹不已坡厭之復和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顧問客曰解此否謂唱首有辣氣故耳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閒而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來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為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冷齋夜話云東坡遊廬山東林作二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

合不問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於般若橫說竪說了無剩語其筆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傳之妙

浪池筆記云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端明余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逆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怳惚聚百怪一氣變流光萬里風雲暎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若溪漁隱曰此事怳惚誕殆類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疑好事者爲之以誣世耳

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九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前集

東坡三

緗素雜記云劉公嘉話云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人馳驛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剪弃其餘今遂無其集所載止此而已及觀東坡次韻劉景文聽琵琶詩云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鬭東昏百草鬚乃以安樂公主為東昏侯

按東昏侯是齊胡帝第三子雖昏虐暴亂實未嘗取靈運鬚以鬭百草豈非誤與又陳後主時張貴妃名麗華猶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見收而東坡誤虢國夫人夜遊圖詩云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又誤也蓋齊東昏侯有潘妃未嘗名麗華亦與韓擒虎事無干涉也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皐射雉獲之杜預注云為妻御之皐澤如訓之則非地名明矣而東坡和人會獵詩云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真誤也

苕溪漁隱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詩云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晉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墮落亦不重作則蠟鳳凰戲乃僧綽也又春日與李端叔詩云丞掾頗哀亮定武有此碑本坡自大字寫之作亮字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体而已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則亮字當作援也又次韻錢舍人病起云何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史記扁鵲遇長桑君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則非太倉公也

西清詩話云唐人以詩爲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誤如王摩詰詩衞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衞青也去病傳云其軍嘗先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意有大將軍字誤指去病作衞青耳李太白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鵞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逸少嘗寫黃庭經與王脩故二事相紊杜牧之猶不勝數前輩每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閱則記牢而不誤端名言也

石林詩話云古今人用字趂筆快而誤者雖名輩有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腧廁姜龐不解歎　據漢書腧廁本作廁腧蓋中衣二字義不應可顛倒用黃魯直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後山詩話云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隱居詩話云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衞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衞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之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西齋話記云古人作詩引用故實或不原其美惡但以一時中的而已如李端於郭曖席上賦詩其警句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乃比鄧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筭哉如李商隱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云定知欵𤍠淮南詔急召王褒入九重漢武帝以淮南王安善文辭尊重之每爲報書嘗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王褒白是宣帝時人王禹偁筍詩云稚川龍過頻回首認得青青數代孫稚川即葛洪之字

投杖葛陂化龍乃費長房也孫僅傳巖詩云
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煌煌照古今蓋當時有胥
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中代之以假其賃
是為胥靡傭賃也豈可謂說為刑人哉苕溪漁
隱曰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詩乃劉夢得非李商隱
詩也
緗素雜記云韓熙載本高密人後主即位頗疑北
人鴆死者多而熙載且懼愈肆情坦率不遵
禮法破其財貨售集妓樂迨數百人日與荒樂
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為妓女所有而
熙載不能制之以為喜而日不能給遂弊衣履
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歌
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竊與諸
生揉雜而淫熙載見之趨過而咲曰不敢阻興而
已及夜奔客寢者其客有詩云若是五更
留不住向人頭伴着衣裳時人譏謂北齊徐
之才豁達無以過之故東坡詩云欲教乞食歌
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蓋用熙載求丐事也苕
溪漁隱曰余讀北夢瑣言裴休嘗披毳衲於
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言不為俗情所染可以
說法為人蓋東坡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
相報即用此事為是若緗素雜記謂用前事非
也
東坡云僕遊吳興有遊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
作小窓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
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冷齋夜話云對句法詩人窮盡其變不過以事
以意以出處具備謂之妙如荊公合平日離愁
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
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乃不若東坡微意
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也曾捫虱話酸
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
以鯨為虱對以龍驤為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
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淺者此類
是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

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
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之初士大
夫效東坡頂短簷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
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
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
俗語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
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
刺之也

石林詩話云李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
瞻喜之元祐初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以
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為廌無疑遂
以為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廌歸其曰平
時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
意廌自是學亦不進家貧不甚自愛嘗以
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薄之然不第而卒

冷齋夜話云余遊儋耳見黎氏為余言東坡無日
不相從嘗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云我
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
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
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謾寫此詩
以折菜錢又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
食余檳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識之然無奈
好吟詩公嘗杖而至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
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秀才
歸示之今尚在余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睢陽
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

透爪

東坡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
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
下作詩云杏花飛簾散餘春明月入戶尋幽
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
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雪山城酒薄不
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
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
殘紅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

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
花發小院閒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
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冷齋夜話云世人之詩例多禁忌富貴中不得言
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強中不得言
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謂之無氣
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之所寓也豈可限以
繩墨哉如王維畫雪中芭蕉詩眼見之知其神情
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為不知寒暑荊公方大
拜賀客盈門忽點筆題其壁云霜筠雪竹
鍾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東坡在儋耳作詩曰
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世俗論哉余
嘗與客論至此而客不然吾論余作詩自誌其
略曰東坡醉墨浩淋浪千首空餘萬丈光雪
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黃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
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
而遷昌化人以為詩讖秦少游紹聖間謫外以校
勘為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
臟准擬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
處州酒好事者以為詩讖陳無己賦高軒過
詩云老知書畫真有益却恨歲月來無多之
句不數月遂卒或以為詩讖苕溪漁隱曰人之
得失生死自有定數豈容前逃焉得以讖言之
何不達理如此乃庸俗之論也如東坡自黃移汝
別雪堂鄰里有詞云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又
蓋用退之詩年皆過半百來日苦無多之語然東
坡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郡方面幾雖南遷亦
幾二十年乃薨則來日苦無多之語何為不成讖
耶
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
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豈料青州六從事化為烏
有一先生
夷堅志云燕即萊州濰州公家裝褫古今畫為十
冊東坡過之因為書籤仍題其後云高堂素
壁無詩卷之勞明窗淨几有坐臥之安又題王麟

画如来出山相云頭鬅鬙耳卓朔適從何處
来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像閙外道天
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
覺山谷詩云蕭寺吟蟬竹秋醪薦蟹螯破塵歸
騎遠擴日鴈行高又攤膝度殘臘拳脩鶩淺
春皆洋川公養浩堂故事而集中不載家君在
北方宗室子伯璘言如此亭家有大年画小景二
幅山谷親書兩絶句其上曰水色寒烟光上下
忘機鷗鳥恣飛還年来頻作江湖夢對此身疑
在故山輕鷗白鷺定吾友翠柏幽篁是可
人海角逢春知幾度卧遊到處揔傷神今
豫章所刻集及老本皆無

石林詩話云詩之用事不可牽强必至於不得
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安排鬪
湊之迹蘇子瞻嘗作人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
後忽驚歲在巳辰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
漁庭鈎詩亦有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屯戊
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句本不相類其題云與
道士守庚申時聞西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
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句
而就之為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苕溪漁
隱曰余嘗有一聯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冷齋夜話云客来茶罷渾無有盧橘楊梅尚帶
酸張嘉甫問曰盧橘何種果類荅曰枇杷是也
又問何以驗之荅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
熟黄柑橙榛枇杷燃柿亭柰厚朴則盧橘果
類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
東青鳥之所有盧橘當夏熟不據伊何也東
坡曰意不欲耳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　前集

東坡四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少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詩之也因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容有異哉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佐儋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其上云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崖從此破天荒

又題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成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花嚼檳榔戲書姜秀才几上云紫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超放如此

苕溪漁隱曰菊以黄爲正餘皆可鄙此未遂之語東坡　　作詩贈之有識眞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從館官舍小圃中有一亭榜曰秋香援植以黄菊別無他物心好事者原東坡之意而作也

先君題詩云騷人足高思香草比君子況此霜下傑清芬絶蘭蕙氣粟金寸秀德備黄中美於春鷄髮翁餐英飲其水但恐遂瘴揚淵僕心料理

東坡云余嘗浴泗州雍熙塔下戲作如夢令兩闋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手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十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冷齋夜話云南海之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

味號雙井　源出碧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
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家此水中子同游者雄
問其故曰白龍當為東坡出請徐待之俄見其
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浮水而舉
首知稱玉翁乃泳而去人至二片太守張子修
為追奠井々號思蘇亭名々酌岸有怪樹尉
茂之旅有詩曰岩泉下入井蒙然用沙石泉
燉洞為磨石生老鋒滌異哉寸波中露此擴
海寓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龍蟄舉首玉翁
揮忽去録釘擲大身何時布大喬翔霹靂
譙言鵬背大吏覺字宙袞字畫如顏書無
名街年月此詩風格似東坡而言泉鼓石甚似
非東坡又結散漫疑學者為之也龍如蛇形々小
如玉筋
東坡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豬
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為泉有一
鯉魚在泉中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為母而
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
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戞兄
王愿愿深疑予之誕也予亦不平莫見訖因與愿
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
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二事相類故併
録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
火青熒語夜深山谷詩云可刀旧上望仔包
兒女燈前語夜深蓋皆出於老杜樹入語夜
闌之意工夫詩語以謂三詩當以先後分勝
負非也
東坡云軾倖武林日夢々神宗召入禁中宮女
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
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
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
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
漪々風紗六銖縱々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
環珮搖聲　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
清宮夢明皇賦令太真妃裙帶詞乃前六言

詩也覓而記之令書與柯山潘大臨邠老二說不同故併錄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徐正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晉卿言都黎飯詞了當貫軍馬著巨源云都尉指揮都緣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即云大宗公齊喫人貽家茶蓋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嘗以寶菴黃生菜對磨刀磨若剪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為掃愁箒山谷以求馹贈為醒酒冰予謂亞好作一對

後山詩話云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得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人語簡而益工也

侯鯖錄云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王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喜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潘子真詩話云有行道人謁士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旁往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室內嫗麁醜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人少壯而日澤見之聽念亮觀亮人所思衣白首洗蘇平生笑人完金變化似浮著醉酒中情落乘流亦如童此寰環三叟詞也以蕭樂府及藝文類集發許戴語皆不免予得此太於臨淄晏公家以示圉元翁元翁爽日當徙子之妻奎邁顯擊耳文齊且待便有王子東家之公登墻見窺今三年矣王未之許也烏在其為虞醜也哉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朱道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曰蘇子卿齧雪啗氈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而況在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眾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苕溪漁隱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臥江湖此欒城集中詩也澠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事者改之也

冷齋夜話云蘇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有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迎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聰聰曰吾亦夢同迎戒禪師子由撫掌大笑曰世間果乃有同者異哉俄東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子由攜兩袖候於城南建山寺東坡至坐定理夢事以語坡坡曰軾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記宿瘠而 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來五祖未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與雲菴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 哲宗問右瑞陳衍曰蘇軾襯朝章何衣對曰是道衣 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佛印雲菴遣書至坡不復答但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有王司之余作偈答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

西湖之長

王直方詩話云為程筠作歸真亭詩云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跌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於木杪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跌以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也殊不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詩眼云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体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定別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七言同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幺鳳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也苕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說誚

手

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無梨花同夢後見王昌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咲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晁大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落紅鹽之語也

苕溪漁隱曰余居嶺外七年備見土人採橄欖

初泰嘗以溫樂謝句亦只以排操之或以杖
擊之而東坡落紅塩之語當自別出小說也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撒攬詩云南方多果實撒
攬稍珍奇北人許訛　食之先擘眉以核苦
且澁歷尸後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
自詩說回味歐陽脩云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
徑快健也
蘇子由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
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
薯芋而肇屢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
無所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是
亦皆罷去獨猶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
人衰憊之氣苕溪漁隱曰凡人能處憂患
蓋在其平日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
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疑若殺身成仁者一
經竄謫則憂愁無聊槩見於詩詞由此論之
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
石林詩話云詩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
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
始讀殆不可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
昏後繚繞新篁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
割愁還有劍鋩山四句則入頭不　方行尋淂
句讀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劍鋩之語大是險諢
亦何可屢打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泰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
坡云破帽多情卻戀頭尤頭為奇特
湘素雜記云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
甫自以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
忌之林甫與選時選人嚴迥判語杕杜二字
林甫不識謂韋侍郎曰此謂杕杜何也韋俛首
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妾誕子林甫手書慶
之曰聞有弄獐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賀人
生子詩云甚欲去為湯餅客卻愁錯寫弄
獐詩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
落半腮迎日鬭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

耆今已老無他伎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
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
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
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
餧餓猫分髯雜霜兔插架刀槊健落紙龍
蛇騖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
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殆有父風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一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二　前集

東坡五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頸
瘦軀閣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坡不
以為然徐出其藁示之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
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
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
而食之俄有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
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
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後山詩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
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新奇
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
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曰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
詞似詩陳無己云荊公晚年詩傷工魯直
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間耶

遯齋閑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

謂肴棋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直方詩話云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閑閣眠簟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上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得所作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學劉夢得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緗素雜記云東坡於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戲用其韻跋之有云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注云皆世所傳錢氏故事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為其所制 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自此稍絀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蔡寬夫詩話云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隣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為學士時燕穆之復為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於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龍閑晏記承明意象今頒還永與鑾坡為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修兩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晚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玉堂晝掩春擾閑中有郭熙春畫山今遂為玉堂一佳物也

苕溪漁隱曰才調集有無名氏絶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罇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東坡吉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遂與前詩略同豈偶然耶古今詩話載太山隱者人莫知其所來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詩一絶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東坡贈梁道人詩云寒盡山中無曆日用此事也々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數句云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鍾蓋風來則千山草木皆動如動鱗甲萬竅號呼有聲如酣笙鍾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瓈江江山不違人徧滿千家怨但恐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鍾噎微撞我留侍玉堂弱步欹豈杠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殷勤與問訊愛惜霜眉寬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蓋效山谷体作也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体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道之曰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床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誠堪撐阿巽買紅纏酒缸歐陽文忠亦嘗效聖俞体作一篇有云嘉子治新國乃在太行谷題劉義叟家園也

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哭哉婦謝曰汝輩自不諭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為九伯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

矣皆六七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痴耶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痴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宋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湘江詩話云揚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漕臺陳文惠出迎接從者呵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攜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計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乞筆備供於乃作絕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釣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對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苕溪漁隱曰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為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烏臺詩案為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臘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嘆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帽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餔陶潜自作五柳傳潘閬画入三峯圖吾年凛凛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画虎難摹此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孥以譏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云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画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画鵠不成猶類鶩画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飢荒我欲出奇畫賑濟又恐朝廷不從乃似画虎不成反類狗也

戲子由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儔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齏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画堂五丈容旂旐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無餘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此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為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死朔饑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陛楯郎法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輩求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故以比東方朔陛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其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

時人專學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
惟不讀法律蓋知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
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以
譏諷差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擿官吏惟學
官無吏責也弟轍為學官故有是句又云平生
所慚今不恥生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
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撻此等貧民某平生
所慚今不恥矣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
欲與言心知其非中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
司意不喜其人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為陽
虎也
山村詩云煙雨濛濛雞犬聲有何生處不安身但
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其意言是
時販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
刀買牛賣劍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意言但
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
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
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
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
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
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
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
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百姓
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
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
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庄家幼小子弟多
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
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六

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滞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識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運鹽河差夫十餘人其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意言間得不便自嘆泥而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猪又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此哉故云寄語故云山友慎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作詩云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疋如雲煙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兎騂皇䮲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曾霸弟子韓幹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画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兎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云南山高峻嶒北山亦嶙峭坐看兩山雲出沒真行如驅婦若呼始覺山中有靈物轟轟其猋闐雷霆其擊鼓

祝屢祝巫屢舞我民無罪神所憐一夜當風
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泉兮泱泱雲散諸峯
呈明霽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門山空音響絕
某和云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
無更問麥有幾歧龍騰足亦鮮慚二麥枯時雨
知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
上南城望城北際天菽麥青 城堆飢火燒腸作
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
恐天公不怨龍今年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
言功無功日逾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
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言本因龍
神懶惰不行雨卻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
任職不能調理陰陽卻使人怨天子以天公子比天
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某自言無
功竊祿與大臣無異當時達與李清臣〻來
相謁戲咲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
他事弟轍時在徐州清臣與詩二首於詩後
批云求子瞻共和其詩云題飯盤蔬強少留相
逢何物可消憂隸居未得酒中趣與我謾為
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足山雄令欲逼城樓濟
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某和云五十
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差為毛遂囊
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
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
鷗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
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夏
桀臣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某為屢言新
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雲自比意言聖明之
世必無誅戮之事故未許與朱雲地下遊及王
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棄在荊州依
託劉表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意亦欲
作此賦也又用轍韻贈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
交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
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注云邦直
家中舞者甚妙閑作新詩斷送秋瀟灑使君
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須不俊李清臣再次元

韻云東來常嘆鄭朋進得遇高人蘇子由
誓一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造世間褒新詩定
及三千首萬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堂風雪
夜問君還記劇談不後李清臣差修国史賦
詩送之云班筆西歸近紫宸太平興衆不緣麟
付君此事莫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
無千解朮墓巾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
休抱春秋坐素臣集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
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進論
秦之得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集妄以賈誼自
比意欲李清臣於国史中載所進論
章傳作詩見寄其次韻云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
宙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對琴一
毬難再皷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躑欲將駒
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麦秀而
況彼區區何異一醉當爰居非所養脩仰眩金
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居嗟我昔少年守
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

梁班固亦事竇致擇豈不欲頑質謝鑄鏤
久聞長者言婞直非養壽嗤而慎勿拭出
勝當俛就居然欣頽豪敢後齒衰右子如
照海琢網目映見漏宏材之近用巧舞固短
神坐今傾囷峇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
絕十年舊門前可羅在感子煩屢和頑言
欲緇衣子粲予還授此詩云馬融既依梁
班固亦事竇致擇豈不欲頑質謝鑄鏤所
引梁冀竇憲並後漢時人固時君不明驕
暴竊威福用事馬融班固皆儒者並依託之
此詩詆毀當時執政大臣引梁冀竇憲驕
暴竊威福舊事以比執事政大臣言我不能效馬
融班固依託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轍送至潁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桂
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
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
寡詞真吉人介名乃機警至今天下士云莫如子
猶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章末

傷瞅醒徒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觧子憂
特用曰三省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為
弟轍曾差在制置三司條例司充撿詳文字爭
議新法不合而罷既差弟轍去之果決意亦譏
新法不便也集初到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
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
去使君何日換聾丞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
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
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也

遊徑山留題詩云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
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
山佳水亦佳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
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
下試顏如蓮寒窓暖足來朴握夜鉢咒水降
蛇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
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
殿壓山破朝鍾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
海蜃落日下數枝林烏有生共処覆載內擾擾

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勝処差
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閑
龍乙水埽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
洗病眼有效此詩云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
勝處差安便以譏近日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褊隘
之人不少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閑之處為樂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
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

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
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其為主上好興水
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
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
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其水利之難成
也
黄庭堅寄舊并古風詩與其書云伏惟閣下
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
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課最可謂声實於

中內外稱職其古風詩云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霜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置官道傍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傷又云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大小材則殊氣味同相似

其答書云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意言黃庭堅輕外物而自重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不能援引庭堅而用之也乃

依韻和答古風詩云

佳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閎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蟲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如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自全又取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皆以譏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又云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詩即無譏諷

劉攽通判泰州作詩送之云居不見既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此詩云居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熙寧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孫洙劉摯皆在本

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為韻內寄劉攽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天子年少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怳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閧此詩云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閧以譏新法事不便言杭州監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也熙寧九年劉攽寄奉字韻詩與東坡和云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漸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此詩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劉攽聞人唱其小詞作詩相戲其和云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此詩引賀陔甚以錐刺其于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攽又不合引王尉狂言為王敦炙其肩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三　　前集

東坡七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山前綠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與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錢藻知婺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席上衆人先索錢藻相別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分得英字韻作古詩送之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頗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延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高議空崢嶸古稱為郡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詩言朝廷方急才多士並進子獨乞出為郡不少自免強求進但守高義高議時人之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為郡者不免用敲榜催督醉中道此醒後却驚恐得罪以譏新法不便也

張方平除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為世所縻黃龍遊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冥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等夷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遊於物之外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此詩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留堅留本人要任不可令閑也元

豈元年天華來徐州方平今王肇將書一封詩一
卷封題曰樂全堂褉詠開看時是方平舊詩
一卷其作詩題卷末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
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淡未足
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齊志欲和南風琴荒
林蜩螗亂蕟沼蛙蜩溪遂欲掩兩耳臨文但
噫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注云其壻王
肇攜乃京又云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
淮泗蛟黿為悲吟穎公正且度祁招繼愔愔此詩

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
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晉元
帝時衛玠初過江左王導見之云昔王輔嗣吐
金聲於中朝今此子復玉振於江左不意永
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其意者晉元帝之時
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亦如今
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年之文章才氣
以譏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也意以衛玠
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

非獨多衛玠之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
言雖継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
和南風琴荒林蜩螗亂蕟沼蛙相深遂欲掩
兩耳臨文但噫瘖意言少年本有志欲和
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襍
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襍亂故以荒林蕟沼
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
浮學者誕妄如蜩螗蛙蜩之紛亂故遂掩耳不
獲論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

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黿為悲吟
意以王子晉比王肇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穎
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按左傳楚靈王欲求
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
言昔周穆王欲肆行天下皆將有車轍馬迹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其詩曰祈招之
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
難意欲方平勿為虛言之詩當作詩諷諫

朝政闕失如蔡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也
李常寄來字韻詩其依韻和云何人勸我
此間來絃管生衣甑有埃淥蟻濡唇無百
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
涕循城拾棄孩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
塵土走章臺此詩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
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甑有
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飢饉之甚以譏朝
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摯為作臺官言
事責降湖南孫洙劉攽皆在揚州偶然相
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為韻其作
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
明光宮峩冠揖縉紳而今三見子坎軻為
逐臣朝遊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嫁江湖
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喜慍子豈真可人邂
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
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
歸耕當及辰此詩云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
隣意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
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隣近也緣
是時聞說劉摯為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
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為當意以
譏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
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
孔子所陳先王之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
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之時自
比太公伊尹出而試用乃大謬矣當便罷退不
可再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潛來看同在河亭上見人打魚
其僧買魚放生作詩其依韻和云法師說法
臨泗水無數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
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
幾穆生醴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
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顙泚法師
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左傳云如魚頳

尾横流而方揚爲尾注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
大水之後夫役數起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
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
朝廷又行青苗助役法不為除放如密網之取
魚也皆以譏諷朝政闕失及青苗助役新法
不便以致火水為灾也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朵陳襄作絶
句某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此詩譏當
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言執政但
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
司馬君實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
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
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罇酒樂
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
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
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
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
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
赭撫掌笑先生年來學瘖啞此詩言四海望
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
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
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
進用光意亦是譏新法不便終用光改更此
法也又言光却瘖然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
攻擊新法也
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
人分韻探得燕字韻作詩送之云醉翁門
下士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
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
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
江鱠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
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横海鱣此詩云但苦世
論隘聒耳如蜩蟬以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
薄之人議論偏隘諠亂如蜩又云安得萬頃
池養此横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也後漢黃

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
以容養此宏才也熙寧五年某嘗書簡寄
曾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
新法青苗助役繁碎如毛又鹽法峻急不堪也
遊杭州風水洞節推李泌知軾到來在寺待
軾到彼於壁上留題詩云春山磔磔鳴春禽此
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
君語金魚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
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

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
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
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安今有此
詩云世上小兒誇疾之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
急進也當年再遊風水洞又留題詩云山前乳
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
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御寇
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
讒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意謂朝廷行新法後來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
務譏謗故欲去官隱居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
旅亭相誇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
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此詩
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為捷徑詩書為
逆旅但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
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言小人之
顧祿位如鴟鳶以腐鼠嚇鴻鵠其溺於利如

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和劉道原見寄
詩云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
談足使淮南懼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
夜旦群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
幽人子細窮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
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
時怨不容是時恕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
怨時之不容于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
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比恕之直也

又使韓愈云眞比馬群逐空言館中無人也稽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群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刘忽比鶴謂衆人為雞也詩云具曰余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小人糅雜如烏不可辨雌雄也

蔡冠卿知饒州作詩送之云吾觀蔡子與人遊掀豁大語無不可平時儻倜不驚俗臨事迂濶乃過我横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愛爾来变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怯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獄吳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坎坷知君決獄有陰功他日老人酬魏顆此詩云横前坑穽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嗜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愛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嗜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云爾来变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以譏士大夫為利害所誘腸变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強者今亦然也

又云抢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於言冠卿獨能守獄法屢與朝議爭議刑名以致不進而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試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才者比羸牛意以議諷朝廷進退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良玉經火不變然後為良言冠卿經歷艱難險阻折挫節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坎坷為冠卿屢於朝廷爭議刑名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譬如夢寐當時執政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坎坷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四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五　　前集

東坡八

杭州知録事杜子方司戸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為承勘本州娃裴大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及娃裴大家小女孩亦在井内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沉香只決脊杖二十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駮上件公事差秀州通判張君濟重勘決殺夏沉香前項三員官因此衝替軾意謂提刑陳睦及勘官張居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軾作詩送之云秋風瑟瑟鳴枯蓼船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達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今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皎救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麨此詩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皎意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蟆精盧仝意以比朝廷為小人所蒙蔽也蒸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為陳睦張若清蒙蔽朝廷衝替逐去後當感悟牽復又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以自為公事故也

錢顗在秀州監税舊曾作臺官始於袁州與之相見後錢顗作詩送茶未某作詩謝之云我官于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君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道足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不録汲黯少戇寛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体輕雖復強浮泛性滞偏工嘔酸冷其間絶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幽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粃糠團鳳

交小龍奴隸 日注臣奴并收藏愛惜待佳客不
敢包裹鑽權傳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
怒生瘿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
邪次頑獷以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妖邪須頑
獷狼劣也又云体輕雖復強浮泛性滯偏工嘔
酸冷亦以譏世之小人体輕浮而性滯泥也又云
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骾亦以譏
世之小人知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飭終非
骨骾之臣也又云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

鑽權傳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詩人怒生瘿
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
見詩當大怒也
范鎮往西京游山作詩送之云小人真闇事閑退
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時雖早
白住世有還丹得酒根達樂無心所遇安去年
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弥　意未
闌西遊為櫻筍東道盡鵷鸞杖屨携兒去園
亭借客看折花倚竹寺弄水石樓灘鬧馬衰

憐白鷺雷快哭韓蘇書標洞府松蓋偃天
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此詩云小人真
闇事閑退豈公難意以譏今時之小人闇於
事理以進為榮以退為辱范鎮賢者難進而
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謂范鎮舊
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為恐意言范鎮
所言為當時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孫常日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云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天風驕

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
巘歸来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
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文尒是書生
卻善用兵意以自比言聖朝君用軾為將不
減謝艾也
知徐州日作觀百步洪詩云平明坐衙不暖席歸
求閑閣閣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而服朦朧
餘驚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
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

跡閭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
憶嘉陵逸翁閑殺閑大道車方軌居自不去
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
此詩意並無譏諷
寄劉述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
虎纍翻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
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
後恐乏軍興汙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
牒紛如雨爾來手賣降新書按剔根株窮脉
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若平
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
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詩況復連年若飢饉
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
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臥
空甁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舞注
云邀同齋廚索然可咲可咲又云歎人要寄山
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鼎崔倫太倉
朱肯衣冠掛神武吳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

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
高蹤已自襟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
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祖逝將官往卒
業俗緣未盡那得觀公家只在雲溪上有白
雲如白羽應譏進退若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此
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纍翻
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其為是時朝廷
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又置三十七將官謂令上
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遣使及置將官
張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
漫戰鼓汗流奔走是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質斧
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賣
降新書挾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
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朝令廷法令屢
變事日煩多吏不能辨也又云況復連年苦
飢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
又報蝗虫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
齋臥空甁公廚十日不生烟更望紅裙踏筵

舞注云近日齋廚索然可咲可咲又云巡來屢
得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時鼠雀偷
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意言近日飢饉蝗
蟲之甚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
所致也又言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諷朝
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旣多旱蝗又甚
公使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其貪
祿未能便挂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四方冠蓋
鬧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近日提舉官所至苛

碎生事故劉述乞官觀歸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諸縣季點至臨安縣有知縣大理
寺丞蘇舜舉來相接某與本人同年自來
相識本人相見便言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
押出我來某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人戶
供通家業役錢規例一本甚簡便前日特去
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為然呈轉運使王廷老等
不喜差急脚子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
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

一小說云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
旦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訴於鳳凰〻〻是百鳥之
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鳥謂燕云不須往訴鳳
凰在假或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却是訓狐權
攝舜舉意以此語譏諸王廷老等不分明別是
非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同遊徑山
蘇舜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某以韻和
荅兼贈蘇舜舉云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
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

禪慚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
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
前定飽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
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
渡橫木山寺稱小徑諸寺自茲始歸路徹月映
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
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
詩傳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
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便為絕笑

語千山應空岩側破甕飛溜灑浮壁山前
見虛跡候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
釜甑山禽與野獸我知久蹭蹬笑謂候吏還
禦虎吾有命經山雞云遠行李稍可併頗
謂王子猷勿忘起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
歸櫂此詩云餔糟醨方熟酒面呼不醒奈
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軾意以譏二述老學
昏闇如醉不從蘇舜舉學畫箭闇便規例
如訓狐不分明别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邠作長韻律詩見寄依韻和荅云
俯仰東西閲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
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
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
蒙山不易搜任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
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因
因可憐真喪狗時時相觸是虚舟翻來震
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傍樓齋醲酸甜如
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飄遠思顔柳并諸謝近

憶張陳與老劉風定軒窓飛豹脚雨餘欄檻
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
頭憶思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
看梅雪清香過夜棹風船駭汗流百首共成
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潤
底仍依徑寸麻已許秋風歸過我預憂詩筆
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
悠屏百正緑無事飲憑雖應為有魚留從
今便踏青州麹薄酒知君笑昔鄙此詩云俯

仰東西閲數州老來岐路豈伶優初聞父
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
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容寧塞盜
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
求由意自言近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
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勞以
譏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言
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事道也故自慚於孔孟
孔子責仲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

焉用彼相矣頗謂顧仆也意以譏當今朝政闕失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傾仆也

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為士不遇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今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時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曰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椽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葱葉井丹推去而不嗅惟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較豈約於豐餘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此賦云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始至之日齋廚索然不堪其憂以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齋醞廚膳皆索然無備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五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六　　前集

東坡九

王定國聞見近録云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黄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輙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更求知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也禹玉曰此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傍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坡云余者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絶所頒者三物耳蓋研與少微為五耶

苕溪漁隱曰東坡鳳味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瑣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残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信黒眉黄眼曾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余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隷崇安縣去城二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隷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即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帝規武夷作茶囿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山為鳳凰山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土人初未嘗以此石為研方悟東坡為人所誑耳若劍

浦黯淡有一種石黑而黄眼自舊人以為研余
意鳳咮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武夷相去遠矣又
茘枝歎云居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
蔡相寵加亦誤指其地武夷未嘗有茶茶之精
絶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與
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劍浦固亦不可雷同
言之
東坡云時昨夜夢參寥師攜軸詩見過覺而
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
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
曰俗以清明日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
三山老人語録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
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煙搗寒鑪對雪烹
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
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黄金碾畔綠塵飛碧
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為貴二公皆以碧綠
言之何耶
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
食前也其下則雨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
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細微不可
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
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
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岩裏白
甀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
汲遠山泉此皆言火前盖未知社前之品為
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
片浅含香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
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黄金碾畔綠塵
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翠為素此
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
美不必以雀舌鳥嘴為貴今按茶至於一寸長
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
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
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
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珍踰金玉未易多得
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

知之齋之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鎗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為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采茶時皆以此建茶絕未貴者僅得挂一名耳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圈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況他處乎則知此草木之微其顯晦亦是有時然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尚爾況草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苕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為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為次一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為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三日興工采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說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

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

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
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
之
遯齋閒覽云茶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
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尚襍以蘇椒之類故李
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
遂以碧色為貴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人事皆草
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
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為天下第一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至右文
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
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
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而千里
以從父奪朱草以與子誂誂不已待問得官而
歸盛集為慶親姻畢集衆皆賛喜可簡云
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為的對
是時貢茶一方騷動故也苕溪漁隱曰余觀
東坡荔枝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
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
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
進閩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
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
閩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苕溪漁隱曰詩云誰謂荼苦爾雅云檟苦荼注
樹似梔子人呼早采者為荼晚采者為茗一名
荈蜀人名之苦荼故東坡乞茶栽詩云周詩記
苦荼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
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
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
塔寺試茶詩云禪窻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
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
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煑出人間蟹與蝦好事
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唐子西鬬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
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話序

後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味哉

苕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幕遂得至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即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生未嘗曾啜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早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諸茶詞余謂品茶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舞鳳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一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万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東坡云余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卑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蓋如醉楊云夏雨凄涼似秋僕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門也

夷堅志曰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　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爇甚衆是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六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七　前集

山谷上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父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
其大孫山陌趙屯田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
拔世多見之矣余記其淮石一絕句云山鬼水怪
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鈞簾對坐心語口
曾見漢唐池館來老杜祖審言與沈宋同時
詩極工公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詩冠古
同年蒙主恩是也山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
所自云

漫叟詩話云山谷詩云追悶悶不離眼前避愁愁
亦知人處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
已知人處

山谷云竹夫人乃凉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
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為名曰青奴嘗作詩
曰穠李四絃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
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凉穠李昭華貴人家
二女奴也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
云與君宿昔尚同床正坐西風一夜凉便學短
檠牆角弃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忽變乃如
此世事多虞秖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
望專房晁無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
落尚專房居仁用此語也

禁臠云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
後夜此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
觴三百杯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
蛇鞦韆門巷火新改桑柘田園春向分忽乘
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當下
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群前此未
有人作此体獨魯直變之苕溪漁隱曰此体本
出於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
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外江三
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疎負鹽出井此溪女
打鼓發船何處郎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
池蓮欲紅似此体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直
變之也余嘗效此体作一聯云天連風色共高遠

秋與物華俱先成今俗謂之物由者是也

張文潜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胸臆破弃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体然自魯直始也苕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弃聲律老杜自有此体如絕句漫興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病起荊州江亭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荅聞善絕句之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懷鄭典設晝夢愁強戲為吳体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魚簡復中南王零致平送綠荔枝贈鄭郊之類是也此聊奉其二三覽者當自知之文潜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体自吾魯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於杜少陵其用老杜此体何疑老杜自我作古其詩体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東坡在嶺外遊博羅香積寺同正輔游白水山聞正輔將至以詩迎之皆古詩而終篇對属精切語意貫穿此亦是老杜体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進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入衡州奉贈李八丈判官晚登瀼上堂之類是可見矣

石林詩語云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只江山以為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襍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余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体得一处非不即似要且不是君開眼全体見之合古人处不待取証也又云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

三致意乃可成章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来鼠輩欺猫死窺甕翻
盆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数子買魚穿柳聘
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
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黄庭堅謫
在人間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世傳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
過前村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
關用盡不如君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龜甫云甥最愛老舅詩
中何語龜甫舉蜂房各自開户牖蟻穴或夢
封侯王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為我生凉秋以
為深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暘字類吞詩山谷
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
東坡見之云黄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余
曰黄九似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
奇語苕溪漁隱曰汪彥章有千里江山漁笛晚
十年燈火谷邊寒之句效山谷體也余亦嘗效
此体作一聯云釣艇江湖千里夢谷邊風雪十
年寒
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
夜雨十年燈以為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
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鬪殘
我竹此乃可言至耳然如魯直百里大夫家詩
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侯鯖録云熙寧中黄魯直為宮教王開府者酒餘
脫淺色香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
香羅淺色衣著來春氣入書帷到家慈母驚
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苕溪漁隱曰山谷詩焉知冶容子掩袂泣前魚事
見文選中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與龍陽君共
船而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
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
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
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泣乎巫

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以染黄　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絶處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詩曰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看幽香未擬回又詠水仙花有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齋詩話云唐人題唐昌觀玉蕊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皆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蕊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盖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蔵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蕊以少貴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出有之土人取以伊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蕊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絶句云比瑒更礬揔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苕溪漁隠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冬青高二三丈有少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冬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犄梔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别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黄耳未知孰是

蔡寛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蕊花詩云玉蕊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為禁林有此木異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得名此為潤州招隠山作也碑今裂為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隠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為何物或云即今楊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苕溪漁隱曰金頃歲往來湘中屢遊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讀諸賢留題惟魯直文潛二詩傑句偉論殆為絕唱後來難復措詞矣魯直詩云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烏擇棲撫軍監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蹋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新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文潛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文章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洪駒父詩話云記夢詩云衆真絕妙擁靈君曉然夢之非紛紜窗中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借問琵琶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搖手兩客爭棋爛斧柯一兒壞局君不呵李渠歸燕空語多奈此雲窗霧閣何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劇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之句

冷齋夜話云魯直元祐初晝臥菩提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與一道士升雲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襪而履之魯直意不欲行道士強邀之俄覺天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令但斂目惟聞足底聲如松風獵獵忽有犬吠

閒自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千門萬户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昇殿主者衣絳褶仙冠執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句云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摇手頃與余同宿入江舟中親為余言之二説不同未知孰是

漫叟詩話云山谷晩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紙尾復作行書小字跋之云往時作草殊不稱意人甚愛之惟錢穆父蘇子瞻以為筆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數年百憂所集不復玩思於筆墨試以作草乃能蟬蛻於塵埃之外然自此人當不愛耳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詩乃知阮嗣宗當歛衽何況鮑謝諸子耶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又題大雲倉達觀臺一首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多眼界濶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又甲子春過揚州芍藥未開一首春風十里珠簾捲髣髴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王直方詩話云酴醾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撤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韓持国絕句云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絮風長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酒杯中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国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

呂氏童蒙訓云義山雨詩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説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己諸人多用此体作詠物詩不待分明説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醾詩云露溫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

苕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出為最如梅聖俞蝟毛蒼蒼磔不死銅盤矗矗釘頭生吳雞鬭敗絳幘碎海蚌抉出真珠明誦此則知其詠栗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女鬭新粧輕步淩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謙詠牡丹詩云為雲為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託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東坡謝杜沂游武昌以酴醿見惠詩云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花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淩波仙子生塵襪水上盈盈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魂種作寒花寄愁絕詠桃花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袂到羊家真筌蟲蝕詩句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間開遂效此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為蝴蝶夜翩翩貴無潤住芳叢上鬬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古人有詠玉簪花詩云宴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雲車玉簪墮地無人拾作化東南第一花稱此格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七　前集

山谷中

後山詩話云黄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王直方詩話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善激行而善畫小景山谷贈之以詩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邊落鴈行雖有珠簾籠翡翠不忘烟雨罩鴛鴦蓋有所譏也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謫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黄魯直謫宜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静有風終夜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哉苕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也輕紗一幅巾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静有風終夜涼亦白樂天竹窗詩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閑暇之語耶

苕溪漁隱曰荆公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荆公又有小立佇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語意全然相類二公豈竊詩者王直方云當是暗合豈其然乎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謙與今王庶謝景初學之魯直庶之子謝之壻其於二父猶子夷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耳

隱居詩話云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得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之渾

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其得拔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百　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体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体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銘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体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君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為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勿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呂氏童蒙訓云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苕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仁所撰識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衆体之語背馳乎

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於長沙留碧湘門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為憎疾者腹誹因攜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為言山谷

笑曰烟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廈千櫃醉眠一
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即解纜去聞衡陽
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廈吞風吐
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窓春曉翠如葱睡起
雲濤正滂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牋
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時余方還江
南山谷和其詞曰月　金盆頭一水鴈回醉墨土
空君詩秀　雨園夢想見衲衣寒擁壇元
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
厭厭春山翠重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詰
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
居與時乖遭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
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
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施律呂而可歌列
于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
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
以為詩之過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云嘗作詩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後
屋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嘲
一俗調者人云濁氣撲不散清風倒射回東坡
言無以復加

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
之點鬼簿今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
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
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書精妙隱密不可
如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
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
毛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
哉

苕溪漁隱曰正法眼藏云石頭一日問藥山曰子近
日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魯
直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
全用藥山禪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板紙詩云王侯鬚

若緑坡竹此出鬚及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主
簿夏居王詩未云因行訪吉祥頭陁煙而外
蓋君王頭甚大故以此戲之
冷齋夜話云王荣老嘗官于觀州龍官渡觀
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
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荣老顧無有止有黄
麈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硯獻之風愈作又
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
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為怜幽草澗
邊行上有黄鸝遠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横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
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湘
照如兩鏡對展南風徐来帆一餉而濟予謂觀
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東坡云魯直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
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蒻笠前
無限事緑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其
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
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
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
王直方詩話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
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
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
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七年終眼青
白頭逢國士青眼酒罇開此皆坡谷所作也其
用青眼對白頭者非一而上拙亦各有差耳老
杜云別来頭併白相對眼終青
苕溪漁隱曰魯直觀李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
帳饕蟲行翰林濕薪爆竹声風簾官燭淚
縱横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窓不邀令人瘦貧
馬百莪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
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臠謂之促句換
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
用之余嘗以此格為鄙句云青玻璃色瑩長空
爛銀盤挂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分風月
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我自恨詩才窘掃

寛露坐發興新浮蛆琖琖拋青春不妨舉盞
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蒲然疲役
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堕地自有衣食
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
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為
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
復有不足之歎耶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八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九　　前集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為詩寫其青中之妙耳學杜無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一日不可無此君也

苕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少陵者也故陳無已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為詩旨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為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寵諭作詩次第

此道不講久矣 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
不便下筆或遇事因感時時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
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彊作出於牽彊如小兒
就學俯就課程耳趙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
若徧 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
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
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
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
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
劍頓悟筆法 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肯
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
有何干涉非獨作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佳然
本中猶竊以為少新意也近世次韻之妙無出
蘇黄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事
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慰寂
寞蒙問加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為詩賀也其
間大槩皆妍然以本中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
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去須於規摹令大涵

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
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黄州已後詩如種松醫
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
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
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高下皆宜如
此則知所以為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
深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
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
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
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
朽若体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
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
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陳言規摹舊作
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
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黄然二公當時爭
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黄魯直詩文如蝤蛑
江瑶柱格韻高絶盤飱盡廢然不可多食
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
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
之詞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議所謂蚍蜉
撼大樹可咲不自量者耶
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
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
少游云每覽此編輙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
有二漢之風今交游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
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
範曰退聽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所居曰退
聽堂
後山詩話云黄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
矣然學者先黄韓不由黄韓而為老杜則失之

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寛思大敢作讀
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
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
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官舡居或云當作
官舡者非也庾子山賦云風吹雲夢凍合舡官注
舡官官舡也究讀今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絶一云金蓓鎖
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顔風味極不淺
一云体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
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交
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為作解嘲云紛紛
紅紫雖無韻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遣一枝香最
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苕溪漁隱曰東坡亦有
蠟梅詩云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
蜜蜂採花作黄蠟取蠟為花亦其物不獨山谷
有詩也余嘗和人詠蠟梅絶句因紀其事云新

詩滿拂自蘇黄想見當年善色香草木無
情過眞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温厚靜深如其爲人者也黄魯直嘗誦其小雨情情人不寐臥听羸馬齕殘芻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齕枯萁喧午枕夢鷩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声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山谷云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極寒氣也天錫屡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画戟宴寢凝清香爲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耳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一百團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爲公詩爲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耶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苕溪漁隱曰十詩中如險心遊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誠佳語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山谷嘗賦道院枸杞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廬用詩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林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水紋汪彦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縠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册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处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今嘗喻植楊楊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弃此最善喻也

苕溪漁隱曰食笋詩云甘脆和菌耳辛膳胹姜

芥葅酢菜也亦作菹側魚切腼青而煮熟也
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谷曰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甫嘗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甫前後作詩惟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為妙絕山谷亦嘗歎賞此句
雪浪齋日記云槐夏東東花纂纂衣秋樨手離離不羨十千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妓千山飛鳥催沽引睡直酒夢娛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龜甫少作也又詩云皆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必有道著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以為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説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九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　　前集

秦少游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瀹花甆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絕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一絕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與誦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齋叔齋詩云志大略細謹言蔡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鈎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蔡致遠屢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為道士書符呪水故公有是語苕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荊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二數也荊公答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其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謂葉致遠屢對荊公稱秦少游詩嘗有別紙真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胡故荊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為道士書符呪水又誣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

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卻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物景皆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為黃本校勘甚貧錢穆父為戶書皆居東華門之堆垛場少游春日作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與少游維揚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數風鑑任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為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衒耀如此必不遠到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煖夢寒春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瘿瓢共舀覺健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若

桐江詩話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日郡將向宗回園練有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云泫泫汝水抱城根野色偷香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声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蝶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夢天門庵烟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輞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鄉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嘆後誰牽黃犬出東門又嘗於程文通會間賦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闌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又一歲太守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辰程文通諸人前期袖壽詩章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乃壓王字韻有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蓂數十一莢椿壽八十齡汗血來西極搏風出北溟諸人愕然相視讀畢漠不敢出袖中之草唯唯而退（堯時有草生於階每月朔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後落一莢至三十日落盡月小則一莢厭而不落堯觀以為曆）

王直方詩話云恭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遶宮墻亂絮迷春潤嬌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華老嘗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石林詩話云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李士觀一聯云法天碧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

聞之亦闕然觀為人喜激謳然此句實於趣韵
未必有意也
潤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
女為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
妍麗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剪
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
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人莫窺門前車
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
呂氏童蒙訓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
公擇以為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
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冷齋夜話云少游南遷宿郴亭湖廟下登舟縱
望久之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
縱橫追憶昔嘗宿秉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
色如此俄夢美人以維摩像來求贊少游極
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詩戲少游
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
妙天下廬山對岸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
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應咲
舌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搏耳妙喜如陶家手
余過雷州天寧與戒香道人夜話問少游字畫
戒香出此傳示少游筆蹟也
靈袞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
酒蜻蜓偷眼避紅粧又海棠花發麝香眠又
青蟲相對吐秋絲之句是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
情在絳闕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
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疎酒盞離別寬衣
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鵷
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
顏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兄思禹使余
賦後微頭子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脣紅
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簪髻玉不見流蘇帶
試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湘浦曾同會手揮
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
難改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征路

後山詩話云王斿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知李後主虞美人詞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

雪浪齋日記云予辯木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塔孤圖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上烟劉倜云天連鴈前人有古戍天連鴈之句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往蜂醉乘斑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落滿空寒白織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卷烟開洞觀金碧重重觀閣橫枕鰲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火杳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環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難遇占取春色脫覺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嚴春塢詩有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彷太甚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詞云不應容易下巫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以為楚之高唐也御史閻敬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既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可笑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有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

高唐若之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後山詩話云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絕句云惟慢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讀者無不咲其貧富之頓異

王直方詩話云秦觀字少儀好為詩初亦不甚工既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蹊與我前鋒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臥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之人游聞皆以此言為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一　　前集

後山居士

後山詩話云余登多景樓望丹徒有太白鳥飛近青林得句云白鳥青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杜詩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急余每還鄉里每覺老又得句云坐下漸人多杜詩云坐深鄉黨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無己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己詩云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也然無己之句出此一聯大為當時諸公所稱賞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以詩寄無己無己和云潢莛用小公何在不使群飛接羽翰令代寄人須白髮衍蓬高処未宜彈蓋元和之初多用無成故也又余嘗一篇云挾此趨嚴詔余行又聖時識能幾字正散眼十年逢肯浚金根謬舉辭亂偏識向未是異數不書天門聯式十云得一正字亦未須云趨嚴詔之作謝公後云名雖文學之選實為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敢辭劇劉過之識聞几見韓退之金根之謬

苕溪漁隱曰無己詩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山谷亦有學詩如學道之句若語意俱勝當以無己為優王直方議論不公遂云陳三所得豈其苗裔耶意謂其出於山谷不足信也

王直方詩話云無己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其一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後生說與傍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己他日作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

川顧影裴回衒燿太甚
王直方詩話云陳留市中有刀鑷工遇其所得爲一
日費醉吟於市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礼以爲達
者爲作傳而晁無己作詩有閉門十日雨吟作飢
鳶聲之句大爲山谷所賞山谷亦擬作有云養
性霜刀在閑入清鏡空
後山詩話云晁無咎言眉山公之詞短於情蓋不更此
境也余謂不然宋玉初不識巫山神女而能賦之豈
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獨於詞自謂不減秦
七黄九苕溪漁隱曰無己自矜其詞如此今後山
集不載其小詞世亦無傳之者何也
石林詩話云余居吳下一日出閶門至小寺中壁間
有題詩一絶云黄葉西陂水漫流籧篨風急送
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
喜之初不書名氏問寺僧云吳縣范主簿所作
今已滿去矣歸而問吳下士大夫云范名周寔蓋
與余同下然亦莫知其能詩余因與周寔瞭下
未嘗往來亦遽不省其人已而歎爲好事率此詩
始有言周寔徐州人久從陳無己學乃知文章
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晁無咎

王直方詩話云曹輔字子方嘗爲省郎交遊間
多以爲有智數者故晁無咎贈詩有兵甲胷
中無敵國之語苕溪漁隱曰余纂集叢話塗
覽群賢詩說並無評議無咎詩者止有此句
不知當時群賢偶遺之耶
苕溪漁隱曰摸魚兒一詞無咎所作也滿江紅一
詞呂居仁所作也余性樂閑退一丘一壑盖將老
焉二詞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嘗不擊
節也買陂塘旋栽楊柳依稀淮岸江浦東皐
新雨輕痕漲沙觜鷺來鷗聚堪愛處最好是
一川夜月光流渚無人獨舞任翠幄張天柔茵
藉地酒盡未能去青綾被空憶金閨故步儒
冠曾把身誤弓刀千騎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
君試覷滿青鏡星星鬢影今如許功名浪語便
似得班超封侯萬里歸計恐遲暮此摸魚兒也

東里先生家何在山陰溪曲對一川平野數間茅屋昨夜岡頭新雨過門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樓回合柳參天搖新綠疏籬下叢、菊虛簷外蕭、竹嘆古今得失是非榮辱須信人生歸去好世間萬事何時足問此春、醞酒何如今朝熟此滿江紅詞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雞肋集惟古樂府是其所長辞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幅秋蟬之麗縠百和更生之寶香環華紛、白日暮紅顏、無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人意誰能量願君虛懷廣末照聽我一曲關山長不見班姬興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

張文潛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先與周翰公擇輩來飲余家作長句後數十日再同東坡來讀其詩歎息云此不是喫烟火食人道底言語蓋其間有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之句也故山谷次韻亦云張侯筆端世三秀麗齋房掃花坐晚吹妙語亦難忘苕溪漁隱曰文潛此詩首句云朝衫衝曉塵歸帽障夕陽日月馬上過詩書篋中藏造語極工後又有一詩云歸帽亂新月撲衫暮塵紅似不及前兩句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山谷云魚遊悟世網鳥語入禪味文潛云鳥語演實相飯香悟真空此三聯語意相類然山谷一聯最為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人物雄肥偉故無之有詩云張漢便然腹如鼓雷鳴飢聲酒為雨山谷有詩云六月火雲蒸肉山皆戲語也

潘子真詩話云文潛次張遠韻有褒王坐上徵詞客子建車前洛水妃暫過低鬟嬌將退學先凝咲獨來時東邊日下終無雨閣上題詩合有碑腸斷吳王煙水國扁舟何日逐鴟夷或問無雨有碑何等語也子真答以東邊日出西邊雨

道是無情卻有情劉夢得竹枝歌也別後常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

王直方詩話云元祐中諸公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人屬和之最工云翠葆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簾幕千家錦繡垂仲至讀之笑曰此語又待入小石調也然少游有己頃遊沙書懷遊夏屬相如迴賦上林之句諸人亦以為難

王直方詩話云有人占雲云昔過旱起輕雷急避之乃大風候也東坡有云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文潛有云喜逢山色開眉黛愁對江雲起砲車

石林詩話云頃見晁無咎舉文潛斜日兩竿眠犢晚春波一頃去鳧寒自以為莫能及苕溪漁隱曰文潛夜直館中詩云蒼龍掛　寒雲地箭聲浮花脫作春亦佳句也

王直方詩話云白頭青鬢隔存沒落日斷霞無古今此文潛過宋都詩氣格似不減老杜也千山遠谷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此王摩詰詩語意新奇

呂氏童蒙訓云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客燈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渡山寒帶水旱日白吹風川鳥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類迥出時流雖是天姿非學可及學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嘗因過會前作輸來行有云傷頭雨乾圬也白芒椎相呼打新麥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煎迫輸王比農語也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一

徐仲車

蔡寬夫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積甚聾以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且、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苕溪漁隱曰余嘗記仲車二詩有云淮之水淮之水春風吹春風渋青於藍綠浴楮魚不來鷗不起渺、瀰、天盡頭秖見孤帆不見帆殘陽欲落未落處盡是人間今古愁今古愁可奈何莫使驕人聞棹歌我曹盡是浩歌客笑聲酒面春風和又詠蒲扇詩云妾有一尺綃以為身上衣自織青溪滿團團手中持朝攜夌攏太暮又井泉歸無人不看妾不使見娥眉皆佳作也

謝無逸

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煅煉篇有古意尤工於詩予嘗愛其送董元達詩云讀書不作儒生酸躍馬西入金城關塞垣苦寒風氣惡歸來面皺鬚眉斑先皇召見延和殿議論慷慨天開顏謗書盈篋不復辯脫身來看江南山長江滾、蛟龍怒扁舟此去何當還大梁城裏定相見玉川破屋應數間又寄德居士詩云老士胥相一封侯卜居但得林泉幽家藏玉唾幾千卷手校韋編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頭襄陽耆舊却獨君有龐公不入州淮南潘邠老與之甚熟二公皆昔死布衣士議惜之

冷齋夜話云謝逸字無逸臨川縣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黄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螘螘旋磨冷官魚苦竿人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皆為魯直所稱賞

潘邠老

王直方詩話云潘大臨字邠老有登漢陽江樓詩

曰雨展〻會推一目收千里說者以為着屐豈
可登樓又嘗賦潘庭芝清逸樓詩有云歸來陶
隱居住須西山雲或謂既〻不官安得手板而
拄之也洪氏勢翻軒邠老作詩云封胡羯不謝
皂駒王鴻洪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謂皂甫
駒甫王甫鴻甫也特人以為急口令之奇人詩有
思君帶緩孔之司惟和張〻文潛滿字韻詩頗
有佳語其云文章近來氣焰低望江頭連遠緣
子弄公歸除　荊舒之說懲處痛盡

王介甫始甫於舒後封於荊故邠老云耳邠老
作詩多犯老杜或若邠老爲之不已老杜亦難爲
存活使老杜後生則須共潘十廝炒

潘子真詩話云白鳥沒煙飛徼風逆上船江從巴
口轉山自武昌連日月懸於古乾坤判道川雖浮
南土外黔府古河邊波浪三江口風雲八字山斷崖
東北際㝢疑有無間卧柳惟生岸跳魚忽擣灣
悠然小軒見幽其瀟鄉闊西山連虎穴赤壁隱
龍宫形勝三分国茂流萬世功沙明拳宿鷺天
瀾遠飛鴻最長魚竿客歸帆雨打篷落日
春江上無人詩杖特私蛙鳴鼓吹官柳舞腰枝
獵遠頻翻鴉漁深數治絲我猶無泥是夙豈
有雄雖比者邠老江間所賦也邠老宣城人嘗鄉
李荀之後衡之曾孫練之子寓居齊安得司
法參軍與頭與洪駒甫徐師川游亦善交嘗
稱邠老天下奇才也且為詩之佗皆得是年未
五十以疾死可惜也

冷齋夜話云黃州潘大臨工詩有佳句然貧甚東
坡山谷皆喜之臨川逸謝無逸以書問近新作詩
否潘答書曰秋來景物件件是詩思恨為俗氣
所蔽翳昨日清卧聞攪林風雨聲遂起題壁
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令人敗思止此
一句奉寄聞者莫不笑其迂濶

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
之妙至此極矣後有詩託謝無逸緝成云病思
手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為此語也

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

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
廣為三絶其一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柰黃花
惱意香雪浪翻天迸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其
二云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
昌門外柳垂〻老葉半青黃其三云滿城風雨
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
中孤鴈不成行

邢敦夫

王直方詩話云渡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与
彭城陳無己常俱謁法雲禪師于城南及歸
過龍眠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緣道掀頭
而歌無己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大驚以為異
人伯時因畫為圖而邢敦夫作長歌云長安城
頭烏欲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盡暮天
碧但有明月流清輝君独騎驢向何处頭上倒
着白接䍦長吟搖首望明月不學山翁醉似泥
到得城中燈火鬧小兒拍手攔街咲道傍觀
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南山結龍眠居士画無此
援毫落筆長風起酒酣閉目望窮途紘上軒昂
無乃似君不如寸長安遊俠誇年少請爲扶彈
章臺道君不能提携長劍取靈武指揮猛
士驅貔虎胡爲卿喏諾梁宋慶終日飄〻無定
所武陵桃源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烟霧孫竹杖芒
鞋歸去來頭巾好挂三花樹敦夫時年未二十也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〻不天年少豪邁許與游
皆一時名士十三年十四王特嘗作明妃引末云漢宮注
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
余收拾其殘草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敦夫自以
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詩云萬歌感
人心〻悲將奈何其作東陽道中詩云有意開
山神氏去復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敦夫之卒
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爲助
筆縱橫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盡
謂敦夫與其父

雪浪齋日記云崔子方喜作五言詩如白日行空澗青
燈耿夜闌直佳句也敦夫自少即為壯語如彩床

聽秋雨是也李濱老題敗荷云紫荷出叢霜
葉枯鳥　垂房裂青盾遠語甚新

高子勉

雪浪齋日記云高荷字子勉上谷詩云點撿金
閨彥飄零玉筍班尚含清廟器猶隔見門闕
大為山谷所喜
石林詩話云高荷荊南人學杜子美詩賦得句法
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稱賞
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是子壇中推
獻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
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為童貫客得
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為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
傳云
雪浪齋日記云佳樹冬不凋橫塘春足綠此徐師川
詩頗平淡無雕鐫氣辭源江海浩奔忙句洪風
騷森出入此趙謂臣詩極為稚弱沙軟綠頭相並
鴨水深紅尾自跳魚此高子勉詩恠麗之甚者
溪漁隱曰予嘗有一聯云霞抹晚空魚尾赤水
生春渚鴨頭青

胡少汲

山谷云胡少汲與劉邦直詩夢魂南北昧平生解
后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隋堤烟雨一
帆輕我無健筆枡三峽君有長才東五兵同是
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少汲後生中
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變俟使之一下能詠秀
典者未易遊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解后相
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桐江詩話云少汲宣和間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陳
亨伯帥唱和山亭韻詩少汲最後和成人皆
歎服詩云章句飄飄續小山古風蕭瑟筆
追還海鵬共擊三十里鐵馬同歸十二閑功業
會看鐘鼎上聲華已在搢紳間他年記憶
衰老為報西川引一班苕溪漁隱曰元豐間王
平甫有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之句
甚為一詩諸公所稱道今少汲乃云海鵬共擊三
千里鐵馬同歸十二閑豈非剽平甫之句但易此

三字以為己作耶

張芸叟

東坡云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銅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〻似雪將軍莫上望鄉臺為轉運判官李察闗奏得罪謫郴州監稅

楊公濟

王直方詩話云楊蟠字公濟嘗為萍葉詩稱說江東春日寒到來且覓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髯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為讀其詩不必食蓴羹然後知其味也

後山詩話云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王仲至

西清詩話云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於壁古木森〻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荊公見之甚嘆愛為改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王直方詩話云有以長韻詩上王仲至者其間一聯云狗監新傳賦鵝林拜舊詩屬對頗工又有人以百韻詩獻晏公〻讀畢曰真〻所謂佳作〻但恨卻一百一韻耳其人歸家數其果然

崔德符

漫叟詩話云潁昌崔鶠德符博學能詩嘗惠予三詩其一潛心齋詩云洗〻齋夜鈴香一榻下涼慢前人嗟不死萬古快當時〻結擷英華一諸徵遠渴食始寬之此味良不淺北遠軒詩云我如蓑斛舟歲久煙已懶誰能逐相師終日問手板吾能寸步安興被三尺枕齊公謝靈徽臥旗亦偃大空詩云此家花〻對〻公〻雪照冠冕新詩一

何以鷓鴣是蕭散齋履往從之寧後念重研
雪浪齋日記云惠洪詩所謂食蘇老氣横九州
廬山詩云送知金刹近林表颭幡尾滕王閣詩
云卜旋元從天上來句與自向杯中落頗類韻昌富
文物崔鶠陳恬猶為下士

趙循道

高齋詩話云趙企循道以長短句得名所為詩亦
工恨不多見也嘗記其警句云愁從竹葉杯中
去老向菱花鏡裏來幾夜已生蝴蝶夢三年
辜負鷓鴣斑青銅不覺一兩日白髮又添三
四莖苕溪漁隱曰愁從竹葉杯中去老向菱
花鏡裏來乃用雍熙間楊黎州詩剛腸欺竹
葉衰鬢怯菱花之語也余亦嘗有一聯云愁
隨竹葉消春盡喜入燈花綴夜釭大觀間循道
嘗宰績溪〻〻乃余桑梓之邦因此傳録得
循道詩多大率体格全學白樂天故句語皆
平易如青燈影冷碁三戰紅火炉温酒一杯四山
來不斷一水去無窮餘不及此者亦多

任子固

潘子真詩話云任大中子固三衢人老於儒學
作詩淡若趙清獻喜之集中有漢宮流芊
一掬投花前對酒且高歌命中若有終須有
到底無時不索何嘗從清道老人游西山宋
窗翠巖聯句云蒼龍夭矯四丈鑿破
明珠藏碧瀾作何人架空起樓閣也靈不敢藏
餘旁清鎖窗雲重衣巾潤搖木風清肌骨
透淡客来一夜與僧談氣覺浩然充宇宙清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二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三　前集

無盡居士

雪浪齋日記云無盡會稽樓詩云天連遠水三吳闊人倚危樓萬象低又湖上青山一抹高煙中草木細如毫語甚奇壯

雪浪齋日記云余先人襄眞府君嘗於無盡席上賦詩云隔簾魚龍爭燭影近人鷗鷺傍歌聲時眞席近水無盡得之大驚激賞不已

唐子西

唐子西語録云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絶唱也余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横皆閑中所得句也

苕溪漁隱曰子西詩多佳句如兒餧嗔郎罷妻寒怨稾砧千年駒過隙萬事燕差池縱使眞能者窮兒自量無以致錢神此用事對偶精切者又有造語極工者如水栽偏岸直雲截亂山平破窗灯焰走凍硯筆鋒遲手香燈熟後髮脫草枯時皆清奇可愛子西尤工對偶佳句不可盡舉姑言其大槩如此

韓子蒼

苕溪漁隱曰李伯時畫太一眞人卧一大蓮葉中手執書卷仰讀蕭蕭有物外思韓子蒼有詩題其上云太一眞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颼輕風為帆浪為楫卧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峯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眞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岧嶤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子蒼此詩語意絶妙眞能詠盡此畫也

陳去非呂居仁

苕溪漁隱曰陳去非詩平淡有工如疎疎一簾雨淡淡滿枝花官裏簿書何日了樓頭風雨見秋來答子充除詩卷東家杏花消息雨聲中呂居仁詩清駛可愛如樹移午影重簾靜門閉春風十

日閒注芋高低半枕夢故人閑地数行書日殘雨
入簾收溽暑破窗留月護微明亦非墨梅絕句
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兎毫意足
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後徽廟召對稱
賞此句有此知名注官亦寢頭陳無已作王平
甫文集後序云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故
萬魯鄉於世非簡齋集序遂用此語蓋爲是
也居仁有絕句云胡雲長知吾重輕指點元自漢
公卿寞陽老翁誰寵老憂譚碑中無姓名此詩
貴謂雨作可以意逆也

汪彦章

桐江詩話云程進退紹興初帥閩中殄滅諸寇以
武庫爲止戈堂一時諸公題詠甚多汪彦章
二詩最爲絕唱詩云兆老胸中百萬軍暫勞
試手大筆群山頭不復望廷尉柱後柯須用惠文
鮮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使耕耘三山勝處開
華堂千載人傳舊使君千里閩山驛騎飛奏書
趣鮮海邊閫其車方遂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
揮翻就擒歌春燈酒不還峰火夜間扉向來
不事鬬兵氣都作風流生上歸

苕溪漁隱曰石敷若橋林文彦章龍溪集今
並行於世二集之詩相似甚衆不可枚舉如前
聲應知故人好氣至欲將春事空山色總無
溪一好入林聲長作雨聲無賴郭生涯千畝
竹長年心事山秘詩卜生江山漁笛晚十年灯火
客邊寒日逢人去雁行行江上秋高楓葉寒
天闊攵鳥下山寒人使歸以阻風余干渡詠水
晶數珠次蘇參貞韻云可黃元功阻風雨辟邪
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
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耶設或此諸詩皆彦章
作則橋林文中好詩本來無多僮去此遂空
冀北之群矣

夷堅志云錢塘閔景仁子開爲杭官高其下告訐
郡守械之獄子開弟子東徑往會稽告急於兵
部侍郎汪彦章汪爲馳書屬杭守事遂釋
子開具啓謝汪未達而子東爲致之汪書其後

曰鮮晏子之驂昔曾神於賢者往徐君之劍今有
感於斯文

蘇泰二九

東坡云萬丘双飛水滿塘菰蒲深処浴鴛鴦白蘋
滿棹帰来晚秋着芙蕖一岸霜柏扁舟繫岸依
林巒叢々雨鬢々蕭々萬事不理醉々復醒
長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誰疑
其非者乃吾家養直一行作清江曲也苕溪漁隱
曰養直後湖集又有後清江曲云曾波瀲々去春々
輕霜損木蓮葉黃呼兒極浦丁答箸拄筵欲
熟浮蛆香輕裳漸瀝鳴秋雨日暮乘流自相
語一箇清風葉事休白鳥翩々落煙沼殊不及
前篇也

謝邁

雪浪齋日記云謝邁初夏詩云接葉蓮叢葉展新
綠從使梅花歸小紅句雖雕刻而事甚新苕溪
漁隱曰江西宗派圖中有謝邁恐須別有佳句若
只此一聯固無甚高論也

雪浪齋日記云潘邠老年等江在知名士也其詩云平生忠
義寸心赤萬里風波双鬢斑其弟妫般詩云夷甫
句每徒山之外發揮元自骨髓中二人以布衣死
貫長江云賛人無宦亦云觀者亦悲信哉苕溪
漁隱曰吳參之介孫或謝邁之字乎當溪知者問
之

楊察

隱居詩話云楊華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
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
送行至於境上者十有二人察於餞筵作詩以
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
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倒聯吟嶰
琯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

徐俯

西清詩話云徐俯作詩有唐人風氣游劍池詩曰
劍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干年來是事
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又和雪詩云着衣
輕有暈入水淡無痕

詹存中

漫叟詩話云詹然存中會稽人博極群書文詞
高古陸農師致為上客元符中在臨川作斎禄
游從甚久嘗云其詩曰茅屋不開雪紙窗宜
讀書又曰山人誤採擔旗信却在枝頭雪未消
又禱雨詩曰下條寫有通車意遂其枝頭步
女風又送高君應詩曰莫似公家三十五時未下
奇一行書皆奇作也

刮刖老

王直方詩話云周知微字明老為晉州縣尉到官
不數月不告於州而徑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
求教授至京求之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其詩有
可喜者如親臨江頭白蓮圖云君不學叔隗季
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入吳只種桃根與
桃葉若為化作双笑旋臨淮攻成有餘暇坐令
華室生蕭洒鵝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浙川入圖
画天空水闊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
蒼梧遠淚盡泣不成粧苦心抱根河時了香骨

應甘淇秋草不如四首謝秋風分作　来漢宮
又上巳日寒食有句云假風寒雨悲遊子峻嶺
崇山非故鄉亦為可賞而其任未見其比也

的對

歸田録云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
上日未有對而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
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為的對
迂叟詩話云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
奇絶無對石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為

勍敵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云為我周旋寧作我真其一好
句只是難對時直方在坐應声云只消道因
郎憔悴却羞郎
漫叟詩話云晁次膺嘗即席贈歌舞妓云尋常
自是司空慣從尺寧憂丞相嗔雖不滅張杜
骰子衆手之句
後山詩話云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
也而無其對或以問王平甫甫應聲曰万八千

戶冠軍侯不惟偶對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苕溪漁隱曰政和間先君赴調京師館於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為對云司空秋夕天上月同赴調若虛發笑戲云真多缺少部中官字雖假借不甚親切亦一時之實事彼時尚尒而況今乎

水晶宮

苕溪漁隱曰吳興謂之水晶宮不載之於圖經但吳興集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因此詩也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三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四　前集

宋朝雜記上

東坡云余官臨淮見村邸壁上書此數句愛而誦之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眠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唐子西語錄云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不知何人詩也

東坡云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　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閩古寺壁上愛之不知其何人作也蔡寬夫詩話云是王嗣宗詩

苕溪漁隱曰余嘗於僻舍僧間見有人題云悠悠前途莫問榮枯得之本有失之本無此達者之言也又南史顧愷之云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聞得喪余嘗　其言極有理故附益于此可為躁進者之戒

漫叟詩話云吳氏載嘗和余詩有一聯云條風著
野方乘月高樹移陰又麥秋嘗記前輩詩云
麥秋晨氣潤槐夏午陰清此二聯未易優劣
雪浪齋日記云余嘗見翰林人詩云萬壑松聲山雨
過一川花氣水風生極為作者嘆服李祖湘潭
公晥城詩云江涵秋漆點魚兼岸入春風秋
筍斑剝公和此詩余集中云送集如晥城者是也
詩眼云文人爲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後路迷一胡盧
酒一篇詩胡盧酒盡興未盡出看春山春盡
時余以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叙述初不
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正理盡高簡輒捷所以難
耳故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
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關之
詞不可不作若後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
關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幽僻所謂迷者果何謂
耶逃行中言葱有燕必蘭醑一與桂酒兮椒漿
必相錯或又別語折嬌達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
豚蹄酒一盂夫叙事猶所謂一胡盧酒一篇詩曰
有七言無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盃一盃復一
盃余曰古者豪傑之士高情遠意一寓之酒有
所感發雖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
三杯五十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
客妙處夫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大初犯而語勢益
健讀之不覺其長此句才疊用一字已覺其褒弱
重若不勝其長矣惟第三句若有意而語亦下
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矣於是摸
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吟詠情性曰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於是成篇其詩猶坐
看春山春盡有何意味而遽成詩乎聞者皆服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爲王宮記室工能詩多
與逸唱和逸有句云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
言其事者朝廷方逸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曰吾鄉有一語云富因校也
子貧爲不爭多此極有理
高齋詩話云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
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食中夜飯有

驛舍壁間題詩云逢橋須下馬過夜莫行船
此語可爲道途之戒
苕溪漁隱曰世間俚語往往極有理者如閑事莫說
問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若能踐此言
豈有不省事乎又少喫不濟事多喫濟甚事
有事壞了事無事生出事若能守此戒豈復
爲酒困乎
漫叟詩話云謝擧廣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
同寓興國寺詩律於古嘗記其有西捷口號云
聖明陛下如先帝謀國諫臣以召公不遣毛嬙
嫁漠北只將魏尚守雲中百年境土還恢復
萬里藁巢指顧空今日版圖非昔日玉關西
有嶺名蔥章端明西捷乞致仕云虎頭壯士
雪髭鬚欲滅西羌更劇胡先遣檻車俘妹
勒却分裨將定天部真年投筆真男子得意
歸田亦丈夫龍食自慚還自責一毫曾有報
君無
苕溪漁隱曰剽竊他人詩句以爲己出於當敗露不
可不戒如近時吳可晚春詩云小醉初醒過別村
數家殘雪擁籬根枝頭有恨梅千點溪上無
人月一痕亦洒落可喜余偶於一達官處見譚
知柔所業詩文一編試取閱之即吳可之詩無
爲但易其題曰晚酌曰占仍改詩中三四字而已
悅醉扶節過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
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然知柔詩文編中小
詩極有可喜者余舉其尤者一絕云萃穎風末
翠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掩虛坐
清樾對啼黃栗留漫郎無以覓歸田江北江南
水拍天料撒十年塵土夢秋風吹上釣魚舡又詩
文編中有印纍纍古風一篇與余舊所傳呂居仁
詩亦有印纍纍古風一篇略不異一字未知竟誰
作也
後山詩話云曹南院爲秦帥喃氏方興擧國入寇
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喃氏遂衰其
幕府獻詩云睽守新戎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
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明屢一戰空殺氣高疑

漢塞外捷音相繼遍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
旌節前驅馬首紅
石林詩話云高麗自太祖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
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問其復朝之
意云其國與契丹為鄰每困契丹誅求凌藉不
能堪国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夢
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為詩
以記曰恶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移身
忽到中華裏可惜中宵漏滴殘全大觀間作
麗人嘗見誠一語錄篇載此事
迂叟詩話云大名進士耿仙芝以詩著其一聯云淺水
短無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為人所稱
侯鯖錄云張公庠自少能詩一絕云一年春事又
成空擁鼻微吟半醉中夾道桃花新雨過馬蹄
無處避殘紅 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只載此詩
後兩句云是李元膺游春詩未知孰是鄭毅夫
代採花郎一絕與前詩格調殊相類今錄于此詩
云嫩綠輕紅相間開一番走馬採春回青衫不管

露痕流直入亂花深处來
桐江詩話云穎昌西湖蔡彥文第 組彥章 俱有
俊才彥文釋褐即物故彥章多依棲中貴
人門下一日徽廟苑中射弓左右薦至對御作
射弓詞點絳唇一闋云風勁秋高須知力王弓
面挹分鈞霜月到天心滿白羽流星飛上黃金
胡沙雁雲邊驚散壓盡天山雪 令人但知彥章
善謔不知其才良可惜也彥章後字元寵兄
弟幼孤母王氏教養成就王氏亦能詩嘗有雪
中觀妓詩云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
來恰似陽春三月暮楊花飛处牡丹開
苕溪漁隱曰余頃歲過湘中鄧亭壁間有左鄧
絕句云疊疊山腰繫冷雲跡跡雨脚弄黃昏松
聲更帶溪聲急不是行人也斷魂又於苕溪道
觀中壁間有鄭子覃絕句云紛紛紅雨入蒼苔
客陰新成萬丈梯逐幽人夢蓬島一声裂竹
故驚回佳作也上乎歲過之渭於驛舍壁間見
題一聯云不知何處雨便與見此間春自在無峭

急之態不知何人詩也
侯鯖録云長安此禅寺留石鄭天休題十字云春
至不擇地踏僑花自開苕溪漁隱曰余有句云
飛花紅千点芳草緑萬里
雪浪齋日記云李成李詩清麗然時有不工処日
边鴈帶臘寒去雪底梅將春信来非不佳而
末句云心絡都成一寸灰殊未工也
王直方詩話云丹陽陳輌每歳清明過金陵上冢
事畢則過蔣山謁湖陰先生歳率為常元豐
辛酉癸亥兩歳詩之不遇因題一絶於門云北
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軽麥脚斜身似舊時王
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帰見其詩吟賞
久之稱於荊公公笑曰此正戯君為尋常百姓
耳湖陰亦大笑蓋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
雪浪齋日記云晁以道詩云清霜下牛斗凛然
北固秋全似選詩又有謝公罇俎烟霞外庾信
文章涕涙前極為佳句

西清詩話云華州狂子張元天聖間坐累終身每
託興詠詩如雪詩云戦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
甲満空飛詠白鷹云有心待搦月中兎更向
白雲頭上飛怪譎類是後竄夏国教元昊為
边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陜右書生姚嗣
宗献崆峒山詩有云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
布衣能辨此可惜作窮鱗顛謂僚屬曰此人
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西清詩話云家公在玉堂春日帖子云三十六宮人
第一玉楼春困夢熊羆龍燭影中猶是臘鳳
簫声裏已吹春世傳蔣穎叔作非也
苕溪漁隱曰余宣和間居泗上於王周上処見
張仲宗詩一巻因借録之後三十年於銭塘与
仲宗同舘黻初方識之余因戯謂仲宗曰三十
年前已識公於詩巻中仲宗請余舉其詩渠
皆不能記殆如隔世交從余求之向伯恭仲宗之
舅也仲宗有香林九詠其間薌林堂詩云鼎
韓勲業推元老文采風流及後昆家世從来

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爽秋亭詩云東坡
喜雨事如此吾舅名亭思不群不問兩岐何許
秀且看千頃卷西雲可喜也
侯鯖録云崇寧初時奏名狀元徐遁詩曰白髮
青衫晩得官瓊林宴罷酒腸寬平康夜過
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四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五　前集

宋朝雜記下

高齋詩話云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
之舊又顔相厚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
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云洞霄宮裏
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
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後陽濶十年子厚拜
相亦不通問寄書請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
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
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
雲霄隔駑馬難追騏驥才莫謂無心向門
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爲宰屬
遂遷戶部侍郎

苕溪漁隱曰余卜居苕溪日以漁釣自適因自
稱苕溪漁隱臨流有屋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
宗善墨戲落筆蕭洒爲余作苕溪漁隱圖
覽景攄懷詩有鄙句皆題之左方既久益多
不能盡録聊舉其一二云溪邊短短長長柳波

上来、去、紅鷗鳥近人渾不畏一双飛下鏡中天
秋雲漠、烟蒼、蘆花初白蓮葉黄、釣舡尽
日来往近南村北村秫稻香巻起綸竿撤棹帰
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春睡無人喚撩乱楊
花繞夢飛又満江紅一闋云泛宅浮家何処好
苕渓清境占雲山萬疊烟波千頃奈竈筆
床不用雪蓑月笛偏相稱争不教二紀賦帰来
甘幽屛紅塵事誰能省青霞志芳高引江家
風舴艋生涯笭箵三尺鱸魚真好鱠一瓢春酒
宜閒飲閒此時懐抱向誰論惟箕穎

王直方詩話云王崇極之與先君同在熈河作詩
送先君入京去渭城楊柳已青、強駐行人聡
渭城不問使車帰路遠且従罇酒満杯傾相
逢洮塞休兵後此去秦川照眼明若立螭頭
借前箸且教充国事春耕先君誦於呉仲卿
丞相縁此知名

隠居詩話云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
若曹翰句有曽因国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
宝刀劉吉甫云一箭不中鵠空湖帰釣魚大年稱
其佳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為邉郡防
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
賜姓帰又蜀中功名時不與潤松才幹老甘林
下衰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佳句皆
類此

苕渓漁隠曰余舊所之倦游録言桂州左右山皆平
地抜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
峯峦駢立故沈水部揮嘗題詩曰陶潜彭宅五
林柳潘岳河陽一縣花両処争如陽朔好碧
蓮峯裏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歳両次侍
親赴官桂林目覩峯巒奇恠方知倦游録
所言不誣因誦韓柳詩云水作青羅帯山為
碧玉簪又云海上群峯似劍芒秋水処、割愁腸
之句真能紀其實也山谷老人謫宜州道過桂
林亦嘗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鴈蕩平地蒼玉
忽嶒峨李成不生郭煕死奈此百嶂千峯何

東軒筆録云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

黨因事薦引言毅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
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
換詞語所謂依様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
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処有文章不管用時
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〻依様画葫蘆太祖
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国初宗琪沈義倫俱在黄閣時久旱
祈雨復不止廣陌泥淖琪厭之謂義倫曰可諭
變成三日雨義倫逐對云謂得一城泥藝祖知
而謂大臣不學楊徽之聞而抵掌曰不意中書
再生沈宋也
東軒筆録云彭乗為翰林學士文章詰命尤為
可笑有边帥乞朝覲仁宗許其俟秋凉即途
乗為批荅之詔曰當俟蕭〻之候爰興靡〻之
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乗死也琪為挽詞
云最是蕭〻句無人繼後風蓋為是也
西清詩話云髙爽秀者吳越国人與贊寧為詩
友口給好罵滑稽毎見習目有異者必嘲短
於其後人號恶嘴薄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
山甫覧漢史云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將去
便平沈定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云方穿
詰曲崎嶇路又聴鉤輈格磔声定是梵語詩
羅隠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
歸定是題兇譁詩杜荀鶴云今日偶題〻似
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
蹄贊寧咲謝而已
東軒筆録云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静堂自
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
到夜深長是点燈来李元規見而咲曰此乃
是登圊之詩
蔡寛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
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
有師子跳擲毒龍顧尾等勢覧之每使人
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
於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媧弄黄土摶作愚
下人散在六合間濛〻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

為談笑之資杜子美冉々谷中寺娟々林外峯欄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突兀之勢蹇澁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耶

苕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返蹤雖尋穴歸翁易見巢渤鄭谷曾不厭一片俗人多鄭谷柳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覩者試一思之方知其為善謔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有言世間事忍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不笑為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因誦曰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坡曰好則極好則是千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東坡云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遊蕩不羈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云今日出東郊々々無好色青々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幕官卒畋猶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交往問之側卧欹枕而言其久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曾名哉雖其平生詼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生不亂也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咲他舞袖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為咲

遯齋閑覽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達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達官惻然傷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親切耳又許義方之妻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妻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義方咨嗟問何以自娛答曰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取詩觀之首篇云月夜招鄰僧閑話

東軒筆錄云劉攽性滑稽喜諧玩王汾口吃攽嘲之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又同趣朝聞叫班声汾謂攽曰紫宸殿上頻呼汝攽應声曰寒食原頭屢見君又以其名爲戲也呂嘉問提舉市易務三司使曾布劾其違法王荊公惑黨人之說叉以罪三司曾曰旣備下朝請而嘉問治事如故攽聞而戲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望之嘉問字也王平甫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浹衣攽見而唉曰君眞所謂江淋學士也馬默爲臺官彈攽輕薄不當置在文舘攽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

石林詩話云劉貢甫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与王荊公素厚荊公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絶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京東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濩于兌塞在其境内嘗以詩題云徽言動相國大唉絕冠纓流轉有餘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衛蓋盡南荊贅婿不爲辰族墳知客卿又有續謝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王直方詩話云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詩也自館中出知曹州時作舊云雲裏荊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古槐此詩法也

桐江詩話云元祐間東平王景亮與諸仕族無成子結爲一社純事嘲誚士大夫無問賢愚一經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當時號曰猪嘴關呂惠卿察訪京東呂天資清瘦語話之際喜以雙手指劃社人呂之曰說法馬留又湊爲七字曰說法馬留爲察訪社中弥歲不能對一日邵箎因上殿氣泄出知東平邵高鼻鬈髯社人目之曰湊氣師子仍對曰說法馬留爲察訪湊氣師子作知州惠卿銜之諷部使者發以他事

辛社遂為虀粉
冷齋夜話云吾叔淵材曰平生死無所恨所恨者
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
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答曰第
一恨鰣魚多骨二恨金橘大酸三恨蓴菜性冷
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聞者大
笑而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
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
人之詩頗為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
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為蜜翁翁會官
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蒼黃震恐衣皮
裘兩重伏於土坑中神如痴矣秦人呼土窟為土
空遂為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
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
皮裘入土空
王直方詩話云王禹錫行第十六與東坡有姻連嘗
作賀知縣喜雨詩云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
逐人來自以為得意東坡見之曰十六郎作詩怎
得如此不入規矩禹錫云蓋是醉中所作異日
又持一大軸呈坡坡讀之云尔復醉耶
東軒筆錄云陳繹晚為敦朴之狀時謂熱熟顏
回孔文仲舉制科庭試對策言時事有可痛
哭太息者執政惡而黜之繹時為翰林學士語
於衆曰文仲狂躁真杜園賈誼也王平甫笑曰杜
園賈誼可對熱熟顏回合坐大噱繹有慚色
蓋杜園熱熟皆當時鄙語
遯齋閒覽云西頭供奉官錢昭度嘗作詠方
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來
却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
而笑曰此所謂一局黑全輸也蓋唐寥凝有詠白
鷗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之句
漫叟詩話云錢昭度詩二八飛泉繞齒鳴蓋用絕
晥井謎也井謎云二形二体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
流五八是四十數也昭遂使作二八識者笑其不能
用事

後山詩話云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府徐有學官善詼語同府者之詠蠅以刺之曰夜眠有時遭蒸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苕溪漁隱曰郭忠恕嘗玩聶崇義戲嘲之云近貴全爲聵攀龍即是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應聲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耳全勝畜二心陳亞蔡襄互相嘲云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近時呂摭謝暉亦以名相嘲云呂摭無才終入廣謝暉不日使充軍是知戲謔不可不謹至於爲虐可以爲戒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五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六　前集

文殊

傳燈録云文殊問無著近離甚処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襍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咲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遠法師

山谷云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　不受蜜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咲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云留　陶淵明把酒捥送陸脩靜過虎溪胷次　流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古靈

傳燈録云古靈行脚回受業師問曰汝離吾有外

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
命靈去垢靈乃拍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
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其師又一日
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靈覩之曰世界
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其師置經
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靈
曰某 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
其師於是請為說法靈乃舉唱百丈門風曰靈
光獨耀逈脫根塵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
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其師於
言下感悟

圓澤

甘澤謠云唐李憕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
陽惠林寺與僧圓澤游一日相約遊峩嵋山
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
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
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
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子孕三歲矣
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
時願公臨我以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
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
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赴其約聞葛洪川畔
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
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易性
長存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又歌曰身
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
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
詩云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陂畔滞秋深
即此事也

靈徹

雪浪齋日記云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
殘夜江春入暮年窻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云
轉石下千仞江
集古錄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世俗相傳以為俚諺慶曆中許元為發運使

因修江岸得斯石於池陽江水中始知為靈徹
詩也

船子和尚

冷齋夜話云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為人
山谷倚其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深處千尺也須垂一吞
又吐信還疑上鈎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空載
月明歸

參寥

冷齋夜話云吳僧道潛有標置嘗自姑蘇
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
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
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
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
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
東坡饌客罷與之俱來紅妝擁隨之東坡遣一
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
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
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悁
凡子如佗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
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姝麗浪蕊浮花嬾
問名士詩以忘少之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
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
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時從東坡在黄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
詩僧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真
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
師七字師號

高齋詩話云東坡長短句云村南村北響繅車
參寥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
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
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冷齋夜話云參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
齊己貫休詩便不必問若溪漁隱曰余讀后

山居士集有送恭寂序略云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於屯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恭寂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奮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則恭寂前後之論何相反如此疑冷齋妄爲云云耳

西清詩話云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爲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豈由素習哉余以謂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於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雄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

洪覺範

冷齋夜話云余至瓊州劉蒙叟方飮於張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來覓長短句問欲叙何事蒙叟視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爲賦此急足反走持紙曰急爲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之曰蜜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翅遶團團人猶認假爲眞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嘆息爲遮闌也知愛處實難拚悉然性命隨煙焰始覺從前被眼瞞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爲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更謫仙風韻西戰叢中清香凝宴寢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詞錦從夜帰舟雲濤喧醉枕

雪浪齋日記云洪覺範詩云已收一霎掛龍雨忽起千岩擲鵠風掛龍對擲鵠皆方言古今未嘗道又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韓子蒼云往年余寧分寧覺範從高安來訪之雲岩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擇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

容易乎覺範笑曰取快吾意而已相別十年睹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余欲刪去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板於書肆每以為恨

冷齋夜話云余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凄動作詞曰 祥宴罷鬧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卷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顏醉御盃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詩云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若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耶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負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游方興盡回來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閒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別圓盡光中去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拍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閏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真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物死緊一笑遙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云余還自朱崖館於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招余篤程來余以三日至溢城瑩中曰自此宜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毋使持齋余和頭之先飯餐肉一日毋許之今日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吾吾二人死而更生如何瑩中許焉曰雁蕩天台看不足盡攜兒女寄蓬窗往來漳水謀三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節適負如醉白生涯領略

似湘靡向來萬事都休理耳聽撞鐘咽夜撞与
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龕中
藏画像孤山月下認歌聲翳消已覺花無蒂
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絮滿
江城瑩中喜而謂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多
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娙勝柔九江来
出詩示余曰公二首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
何苦争先世事々幾閱惡途役語言滋味長可
口物多然今作々疾怯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
良藥不看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柔曰公議坿
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刺與岐山猪肉不可
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云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々前
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
嘗春深独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
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撥時撥
刺破碎波中山整釣皆落日一葉嫩紅間又嘗
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
鷗無事小舟閒箇中着我添圖画便是華亭
落照灣魯直曰觀君詩説烟波漂泊処如陸
忠州論国政事字々坦夷前身非葛師次户
種類耶有詩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橋項
須螺忘歲年脱却衲衣着簑笠来伴涪翁
刺釣舡余嘗對淵才誦之淵材曰此退之澄觀
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法也
冷齋夜話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
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
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虛籠晴看霧遶
水殿西偏小駐聞啼鳥風度女墻吹語咲南枝
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鑒
得花重火抱甕醾寒春香々誰門画角催殘
照又曰入骨風流国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
鬟流新粧半樹水村春暗雪壓枝低籬落月
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
帳前蝶戀花後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云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

日啗粃露著花黑直罪乎於詩深刻見骨不
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

冷齋夜話云余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余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埵根少叢林漢亂山門不知何処羅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文子來詩叙曰見南营兵妻已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北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謄家遂跡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狀了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望日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国寺三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略髣髴即迎入内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厚之云仙驥籲雲穿仗下佛花吹雨布天飛蓋記此事相国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余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国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

王梵志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是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鷄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曰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襪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与己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六　前集

雪竇

苕溪漁隱曰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世人貪著愛境以妄為真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

贊元

僧寶傳云王荊公丁家艱閑內其於蔣山與贊元禪師遊從如兄弟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鄣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為人閑靖寡言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終日而去有詩題覽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儼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香根已淨誰能壞是跡如空我得壽歲脫北窓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陰人以為實錄

了元

僧寶傳云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人欲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之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為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拊掌稱善

秀老

冷齋夜話云法雲秀老閣西人面目嚴冷能以理折人李伯時畫馬東坡第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易致而伯時畫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士大夫而以畫馬之名行己可恥矧又畫馬人誇以為得妙入馬腹中亦足可懼伯時大驚不自知身去坐揖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勸畫觀

晋像以贖其罪黄魯直作豔語人爭傳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公豔語蕩天下淫心不止於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魯直領應之故一時公卿伏師之善巧也苕溪漁隱曰余讀魯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觀魯直此語以有憾於法秀不若伯時之能伏善也

蔡寬夫詩話云今世所藏韓幹画馬多分其騣為三莫曉何意惟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云鳳池裁五色馬鬣剪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則應是時圖馬皆如此也李伯時嘗與韓幹画每不知三騣之意常難於下筆有得樂天詩者先為誦之而不言所出伯時方請之乃使為畫工作數馬始以集示之云

惠詮

冷齋夜話云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污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一見為和其後曰但聞烟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洛月夜々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

清順

冷齋夜話云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之有文服林下遊頗識林中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荊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遊甚多酬唱

僧詩無蔬筍氣

西清詩話云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僧解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边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

按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尚齊已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耶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処不為家笠重呉天雪鞋香楚地花此等詩律宣寧偉路彼賒此非食肉者能到也

冷齋夜話云大覺懷璉禅學外工詩荊公与之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臓饅頭也荊公不悟其戯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点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浄因禅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人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石林詩話云唐詩僧中葉以後其名字班々為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録而已陵遅至貫休斉已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為傑出故其詩十巻独全亦無甚過人処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々反拾掇摸倣士大夫所殘弃又自作一種体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餡氣也聞者無不皆咲

戯詞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錢塘無日不在西湖嘗携妓謁大通禅師愠形於色東坡作長短句令妓歌之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戯莫相疑溪女方偸眼山僧莫皺眉却嫌弥勒下生遅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々有僧仲殊在蘇州聞而和之曰解舞清平樂如今說向誰、紅炉片雪上鉗槌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木女明開眼泥人暗皺眉蟠桃已是着花遅不向春風一笑待何時

烝豚詩

東坡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而部隊相遠飢

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惧公奇而赦之問求疏食僧曰有肉無疏公益奇之饒以蒸豬首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即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為詩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釘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比並羶根自合吃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

湯泉詩

冷齋夜話云福州僧可遵好作詩暴所長以蓋人叢林見礼而心不然之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遊廬山偶見為和之遵曰禪庭誰作石龍頭龍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清冷渾常流東坡曰石龍有口口無根龍口湯泉自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還過焉遵作詩贈之曰上國歸來路幾千渾身猶帶御爐煙鳳凰山下敲蓬戶驚起山翁白晝眠元戲荅曰打睡禪和萬萬千夢中趨利走如煙勸君抖擻修禪定老覺如蠶已再眠元詩雖不醞籍亦一時快之

夏雲詩

冷齋夜話云章子厚謫海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於此寺子厚宿山中邀与飲忠欣然從之又以蒸蛇勸食之忠峯茹啖之無所疑子厚笑曰秦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笑人以德何必見詰詰而倚欄看層雲子厚曰夏雲多奇峯真善比類忠曰曾記夏雲詩甚奇子厚使誦之忠曰如峯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天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緇黃襍記

蔡寬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李義山呈令狐相公詩曰白足禪僧思敗

道青袍御史欲休官以指其座中人皆顧言之
蓋當時自不以為諱近世言還俗雖皇氏且耻
之也
冷齋夜話云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欲
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山作偈諷之云擁
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
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
後始知空後主不悟王師旋渡江
侯鯖録云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每唱曰還鄉寂〻
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
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
納土之應
洪駒父詩話曰王荊公書一絶句於壁間云竹裏編
茅倚石根竹莖踈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
自有清風為掃門蓋詩僧顯忠詩也
雪浪齋日記云高子勉喜與僧閑復詩枇杷花發
天欲雪黃雀不飛枝上寒以謂冬間難得花余舉
示子和〻曰黃雀不飛枝上寒佳句也

西清詩話云近時詩僧祖可被惡疾人號癩可善
權老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為瘦權可得之權
無權之得清談可詩如清霜群木落盡見西山
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陽皆佳句也
古今詩話云南方禪園能詩者多士大夫鮮有汲
引多汨沒不顯福州僧有詩百餘篇其中佳句
如江汊千章雨潮長半江天不減古人也苕溪漁
隱曰此一聯乃休李義山詩虹收青嶂雨鳥沒
夕陽天所謂屋上架屋非不經人道語不足貴
也
東坡云與參謫黃州休禹子逆旅訴宗祥家見壁上
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
松側只怪高声問不應瞋余踏破蒼苔色其
後題云滏水僧寶磨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
也年百三十餘歲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
冷齋夜話云鄧峯永菴主南禪師法子也初泰
嘗問法南公所至處輒隨之曾直聞其風而悅之
恨不及識有嗣慶者事求甚久郎以慶主黃龍

魯直為作跋語持奇峻叢林於是改觀及見
之與語多解體又銅法南公魯直過六禧菴題
共壁曰奪得胡兒馬便休嗟李廣不封侯當年
射得南山虎今日看來是石頭
隱居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話載宋朝詩僧九人時
號九僧詩其詞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嘗刊石
於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間吳僧文瑩尤能
詩其警句飄逸大是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殫舉
有渚宮集兩卷鄭獬為之序行於世可見也
雪浪齋日記云唐僧棲蟾題豫章亭中云楚
樹七回彫殘葉江人三至宿秋風蟾蛉竹老猿殊
白菡萏池乾滴碎紅山谷諸人皆和此詩又一僧
題豫章云古木疑撑月危峯欲墮江亦佳句也
僧績録云圓通禪師法秀立身峻潔不肯出世
作頌曰誰能一日三梳頭攝得髻根牢便休大
抵是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冷齋夜話云雪峯悦禪師明眼尊宿叢林敬
畏與與化銑和尚友善銑城居三十年老矣猶

迎送不已悦常誡之曰公何不袖手林下去尚此
忍垢手郡僚愛說者多不果脫一日出送大官
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於悦悦復其
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一千手大丈夫兒
誰不有與化和尚折一臂尚餘九百九十九
三法藏云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先輩何姓拙
曰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
有省乃述頌云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
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
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
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花
東坡云蓋上人為余言有鄭度判官宋炎學禪
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得者問講僧義江
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因大不
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
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
漫叟詩話云饒節字德操棄儒出家後有詩寄
呂居仁云向來相約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

以 語稟入 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今真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爲呂洞賓也

苕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屋壁上草書一詞人亦以爲呂仙作其果然耶詞曰蜚梁歆水虹影清光曉橋里漁鄉半煙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横空幾番到我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字洞天無鎖揞雲屏煙嶂是吾庐任滿地蒼苔年〻不掃

西清詩話云鍾弱翁帥平凉一方士道謁從牧童牵黄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来飽飯黄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兩甕乃二口豈洞賓也

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攙倍夜窓三四刻共君趺坐說甕風楞嚴經云譬如人以頻伽瓶貯虛空以餉他國

東坡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亦不高往〻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亦可愛也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七　　前集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八　前集

回仙

東坡云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庵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屍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字書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山谷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黃塵車馬道獨清閑自然爐鼎虎繞與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疊蘂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薰天黃粱炊未熟夢驚殘是非海裏直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蘋紅蓼再遊湓浦廬山住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口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援筆竟去不可留予歸問其狀兒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道人相傳如此後頗有仕進者

王直方詩話云張嘉甫言余少見人誦一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作後過毗陵汪迪家出所藏五日水部許公手書乃知老詩賀所作

西清詩話云張吉一夕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俛身海中樓闕金碧瓔珞琅玕者數百人持寶山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女機杼分巧過是乃人間語耳賦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絕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

因山西霍

西清詩話云近有人游羅浮留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体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

其人亦不須但長嘯數声響振林木歌詩云雲
來方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声空山秋月白
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
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
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
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
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
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已見張元
明說知記

西清詩話云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
言者乃白髮杜翁遇師授以袖藥今年踰下
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以告歸留一絕末
句云莫訝扶藜歸去早舊山開却一溪雲
冷齋夜話云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一
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為人談
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皆見之即
與二十金曰跛子喫半角酒小范者即與一金喫
梳葉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

東軒筆錄云障州士人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
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
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
化寺取齋簿視之來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頃
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
風骨聳秀神宇清邁滕知其異口占一詩贈
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
空一劍横回聞之怳然大笑而別不知所之
神仙襍記

今是堂手錄云太守　遠齋饒州一同人　游道
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納同
人請假歸齋假簿中有詩一絕乃道士所書也
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索泥
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　不休
東坡云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黄損僕射者
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
莫知甚存亡子孫画像事之凡三十一年後歸坐
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

歌罷得數錢即下樓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鬼詩

東坡云蔡元弼言去年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侯鯖錄云李真言字存古嘗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抱毬入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討繡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颭繡毬金鑰玉蘭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擺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古今詩話載此詩只有二首不及此詳備故盡錄之

洪駒父詩話云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喜道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

經家方平謂曰不見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癢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士亞類以戲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更征重得見青娥擘麟方擬窮歡喜不棄閑人背痒何

東坡云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自還寧王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網而不得者耶

夷堅志云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鐵板閑引步虛声壓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詞曰上清蔡真人詞也

見時喫棃羨人生四海皆兄弟酒向林中過一生
張丞相召自荊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
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
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忙爭如與子
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
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
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聞道鞓紅最好春歸後
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
華留不住飢飡困寢觸處爲家道一輪明月本
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亦承黃芽誰
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一於
興国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天梁間妙語時〻
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島去闌銀抗東来看青山余
姻家許中復之內乃趙槩參政之孫云我十許時
見刘跛子来覓酒飲笑語而去計其壽百四五十
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国
寺東書肆中人無識之者
隱居詩話云曾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

舞袖弓彎渾忘却娥眉空帶九秋霜其二曰
流水涓〻芹吐芽織烏双飛客還家荒村無
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東坡云春草凄〻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
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
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
荷葉蓋頭歸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
花難芳心不惬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爺
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
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惆悵金泥蔟蝶裙
春来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知
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
雨腸斷木蘭歌余與魯直壽朋天啓會于
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
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
華屋洞户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
云 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
漫叟詩話云東坡作虔州八境詩云山中木客解

吟詩十道四蕃志記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
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後得續法帖記
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
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
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豈
鉉之嘗恩十道四蕃志耶
王直方詩話云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
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
時歡樂此賁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當是鬼
中曽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户
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
姬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粧王歡轉盼
為王歌舞願得君歡長無災苦蘇公以為邯
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
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潛見坡
谷論說鬼詩忽曰舊時見作入語如今人作
鬼語二公大笑
樹萱録云番禺鄭僕射嘗遊湘中宿于驛樓
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
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見
秦少游云宝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
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
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
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
爭知年少去來休參黄說之不知其為水也
述客竟亦無他事
樹萱録云 雖嘗浮雲上白蘋洲見碧水女子
携手吟詠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
分飛俱有限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
縹緲容何當假雙翼声影暫相從雖遂之
為翡翠飛去
侯鯖録云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園時花木一
日有金犢車從數女奴皆艶麗下駐于庭邀生
同坐甚歡洽將別出小碧牋題詩曰相思無路
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
曉鶯啼斷綠楊枝　漁隱叢話五十八卷

長短句

後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　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樓雲雨隔　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漫叟詩話云前人評杜詩曰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云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謂詞曲亦然李景有曰手捲真珠上玉鉤或改為珠簾舒信道有曲云十年為上春如夢或改云知春夢非所謂遇知音

西清詩話云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欄金箔惆悵卷　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草低迷余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藝　祖云李煜若以作詩工夫治国事豈為吾虜也苕溪漁隱曰余觀太祖實録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決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是特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之乃可也

東坡云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国數千里地山河已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国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西清詩話云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処也天上人間此詞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霊溪齋日記云荊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
詞否云曾看荊公云何処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
向東流為對荊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
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湿流光最妙
後山詩話云柳三変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
骫骳従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宋仁宗頗好
其詞毎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変聞之作
宮詞號酔蓬莱因内官達後宮且求其助後
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
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苕溪漁隠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綵
　蓬莱島當云綵締坡詞低綺戸當云窺
綺戸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後山詩話云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
得之會教坊獻新声為作詞号瑶臺第一層
夷堅志云孫洙字巨源元豊間為翰苑名重一時
李端願太尉世戚里折節交縉紳間而孫往
来尤数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数
十輩蹤跡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
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已二
鼓矣草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遅
明遣示李其詞曰楼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
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処那
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
霊溪齋日記云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楼心月
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体荊公小
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草寂寞小橋千嶂抱人
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
云春未透花枝痩正是愁時候極為学者所
称賞秦湛処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
峭花枝痩蓋法山谷也
苕溪漁隠曰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
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画竹於壁
間沈會文為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満目
更無塵可礙等閑簾幕小欄杆衣未解心先快
明月清風知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

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泒流水白
雲長自在其後水閣屡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道
壯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
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
佳詞沈會宗蓋限當時好風月如今揔屬 溪
翁蓋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元豐間都人李嬰謫蘄水縣令作
滿江紅一日往黄州上東坡〻〻甚喜之其詞云荊
楚風煙寒莫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
葦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鳴蛩淒楚來
窓牖念江边有神仙飄零久横琴膝攜笻手
曠望眼閑吟口任紛〻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
凌煙冠劍客何人氣貌常依舊歸去來一曲
為君吟為君壽

漫叟詩話云古樂府詩云今世䙌襶子觸熱向人
家䙌襶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素畏熱乃知人
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
夏詞送將歸不回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塵

外涼思其詞云百尺清泉声陸續映蕭洒碧
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〻簾模小枕欹寒玉試
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緑待玉漏穿尽
銀河垂地月上欄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

苕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脫巾
挂石壁露頂洒松風其清涼可想也

苕溪漁隱曰曾端伯遴選樂府雅詞以秋月詞
念奴嬌為師川下撰詞然辭意與洪覺範作
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乃孫和仲〻〻
即正言謂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案二詞皆
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
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此詞皆佳
今併録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
隱脩眉横緑鳷鵲樓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
粟千丈斜暉奔雲湧霧飛過廣寒屋更無塵
氣滿庭風碎梧竹離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
紫岩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
斗轉參横翩然歸去萬里騎黄鵠滿天霜曉

叫雲吹斷橫玉點絳唇詞云流水泠々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初下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亂吹平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綠濤無際卷蓬瀛落霜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絃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烟水斷歸程捲霓旌為誰迎空有千行流淚 幽貞舞罷魚龍雲海晚千古恨入江聲青玉案詞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君到於江呼小渡莫驚鷗鷺四橋盡是老子經行處輞川圖上看春暮長記高人在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橫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々月輝々樓礙天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声飛或云叫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沖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攜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瀟洒江梅向竹梢稀處橫兩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惟是有南來歸雁年々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々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夷堅志云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以其年長見寢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五十餘遂為執政

苕溪漁隱曰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柳葉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應是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徐師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其意絕相類右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一本是水竹田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新蔬果則與上句有何干涉董武子疇音尋芳秘殿西日歷金鋪宮柳垂垂然秘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傍畫舫有映簾而觀者止見其額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恰似秋霄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朶香紅扐鈿蟬隱隱搖金碧春山秋水渾無迹不露牆頭些些子真消息寄醉落魄

苕溪漁隱曰孫巍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鳴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着枝酸吳姬先齒寒

苕溪漁隱曰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絕唱近讀有人和云詞題於郵亭壁間不着其名語雖粗豪亦氣象可喜今謾錄之

詞曰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并曹劉割據白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豪傑天意眷我中興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狂虜何勞追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九　前集

憶妓詩

古今詩話云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留守東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衆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以疾辭遂坐罷信宿耗絕怨嘆不能已乃為詩投獻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目只應偏照兩人心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苕溪漁隱曰余觀列爵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內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攀附得為之假手乎

洞仙歌

漫叟詩話云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未寢欹枕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踈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謂錢塘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時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瓊戶啟無聲時見踈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東坡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來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塘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為正也

後山詩話云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国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亡国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王師纔數萬耳

虞美人草行

冷齋夜話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々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知初聽楚歌時滔々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為誰舞 苕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国表氏作表氏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寄借得渠家集々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氏席下舊諸生云親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詩選亦列此詩於表氏詩中遂與余所見所載稽合契若可以無疑亦知冷齋之妄也

回文詩

漫叟詩話云回文兩讀必須如此王詩不然其一曰紅窗小泣低聲怨永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々其二曰睎草露如郎倚薄亂花風似妾情多歸鴻見処揮珠淚語燕聞時斂翠蛾其三曰琴絃斷續愁薰恨嶺水分流西復東深院小扉紅日落綃窗開倚更誰同其四曰參横霧色天沉水鳥宿寒枝竹鎖烟衾惹舊香清夜半淚凝殘燭画堂前其五曰寒信霜風秋葉黃冷灯殘月照空牀 看君寄意傳文錦字々縈愁惹断腸

琵琶

侯鯖録云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誤觸響板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苕溪漁隱曰詩話云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絕句為吳處厚箋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絕云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閒適自在之意

囀春鶯

西清詩話云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晉卿異之問乃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云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語此事客有足成章者云幾年流落何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絕春鶯休囀沁園花晉卿覽之尤愴然

媚兒

遯齋閒覽云京師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

魯生

韓康公絳上元會從官數人於私第出家妓侍飲其專寵魯生者舞罷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悅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摇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繞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姓下句記

故云耳

麗人雜録

隱居詩話云近世婦人多能詩往々有騐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詩者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爲最其云草々杯盤供笑語昏々灯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恨看黄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可得知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脱洒可喜之句也

西清詩話云朝奉郎丘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内集必聯詠爲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裏孤燈覺曉遅獨眠留得宿粧眉珊瑚枕上驚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苕溪漁隱曰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踈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々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比黄花瘦此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駔儈之下材得者無不咲之

寄齋録云千達可未第時其内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陲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合在無

王直方詩話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映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畤東坡作秋陽賦云趙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畤字也坡云且教人別處使不得苕溪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淚眉長易覺愁之句人多稱之乃全用香奩集桃花臉薄難收淚柳葉眉

長易覺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

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壽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

青瑣集云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戀不能去終日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舟獨棹煙波浩渺間忠悅之作詩贈云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綸竿女子傳詩携歸呈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子奉忠箕箒泛舟同入煙波不知所往云

今是堂手錄云杜大中自行伍為將與物與情西人呼為杜大虫雖妻有過亦公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牋表皆此妾所為一日大中方寢妾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鵶之語大中覺而視之云鵶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頂折而斃

冷齋夜話云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點紅無數今歲重尋携手處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乱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

後山詩話云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適之季有詩名幕閑使為官奴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万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澠水燕談云蘇子瞻通判錢塘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一營妓性善媚惑人号為九尾野狐一日陳狀以年老乞脫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斷自由九尾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援此例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後山詩話云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

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
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
芳千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
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是此為作詞也
後山詩話云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
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
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來當甚強
夷堅志云陳筑字夢和莆田人崇寧初登第
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
贈筑曰夢和殘月過樓西月過樓西夢已迷
喚起一声腸斷処落花枝上鷓鴣啼蓋句
蓋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詩曰瞥然飛過誰
家燕驀地香来甚処花深院日長無個事
一瓶春水自煎茶

漁隱叢話卷第六十

前集終

苕溪漁隱叢話敘　後集

余丁年罹於憂患投閑二十載杜門却掃於苕
溪之上心無所事由綱羅元祐以來群賢詩話
纂為六十卷自謂已略盡矣比官閩中及歸苕
溪又復數書其間多評詩句不忍弃之遂再采
摭因而遍披群書舊有遺者及絕余聞見有繼
得者合前並之離為四十卷憶前後集共一百
卷亦可謂富矣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
黃皆集詩之大成者故詳贊於此四公尤多品
藻盡欲發揚其旨趣俾後來觀詩者雖未染指
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然詩道邈遠來幾息時所
罕尚余獨拳拳於此者惜其將墜欲以扶持其
萬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閑故得以編次
終日明窗淨几日披手抄誠心好之遂忘其勞
蓋窮人事業止於如斯雖有覆瓿之譏亦何恤
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漁隱胡仔元任敘

苕溪漁隱叢話目録　後集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九
杜子美三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贊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鍾
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第十八
羅隱　五李雜紀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特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郭
評硯墨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三
本朝雜紀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紀下
第三十七
六祖　天衣　端師子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第三十八
緇黃雜紀
回仙　神仙雜紀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第四十　古今
麗人雜紀
苕溪漁隱叢話目錄　後集

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苕溪漁隱胡仔元任編次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蒔不殊之至其發華一幹一葉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

復齋謾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詠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為始余觀楚辭云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荊湘人家多以草太為卜楚辭云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筳小折竹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餳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

舊矣楚辭云粔籹蜜餌有餦餭此〔即〕餦餭餳也言
以蜜和米麪煎熬作粔籹中書趙舍人云方言
餌餻入之餻餻是也
蘄茝雖黄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
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
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
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
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以悼近彼四感之疚心
兮遭一途其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
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
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
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爾輩詩
中唯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
闥送青來下得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效
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之子于歸
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
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
言之

復齋謾録云晋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
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
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
車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
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
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
而肆志本魯仲連語云齊欲爵仲連仲連逃
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世肆
志焉苕溪漁隱曰謝朓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
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
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
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是見其好賢尚友之
心也
元城先生語録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
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
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
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
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

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與王之初入材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柏固不可及至後藝之士蓋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不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有識其負爲長沙傅有鵩入舍爲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耳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汙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漫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錯刀乃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皆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荊南烏程

豫此竹葉說者以荊南爲荊州然烏程縣在今湖
州與荊州相去甚遠縣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
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
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駱駝橋
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荊溪在縣
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荊山因名之張玄之山墟名云
昔漢荊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所謂荊南烏程即
荊溪之南耳若以爲荊州則烏程去荊州三千
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漁隱曰余以湖州
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
酒因此名焉其荊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
此溪出荊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荊
南則此荊溪之南也絲苑雖黄引長興縣南五
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
酒又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苕溪漁隱曰醞酒
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
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

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本
此語也
復齋漫録云曹植詩鬭雞東郊道走馬長
楸間陳沈炯過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
鞍皆落暉杜子美玉腕騮詩頓轡飄赤汗跼
蹐顧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苕溪漁
隱曰文選注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
挾策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
年爲誰得驊騮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
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云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
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
間綺靡氣味也
復齋漫録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
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
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介甫詩又應飄轉作蓬
飛苕溪漁隱曰介甫嘲白髮詩又應飄轉作蓬飛
春惜冠神未忍遺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

照還稱其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影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嫉之如仇讎至於死幸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之不忘也

復齋漫錄云褦襶集韻以爲不撓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徐翁詩中疾流汗正滂沱戒語高明熱行宜自歌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漫適堪今詩褦襶子盍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近有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八川分流予按謝玄暉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地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爲比按八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班固之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白日傾晚照絃月升

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
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
發夕無襲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禮聘于上國宿
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
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
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蓋
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鼎之中燕
巢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
燕事多使巢幕 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
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
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
魚

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
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
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
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
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
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
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又
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
梁王筠和紀新渝巡城詩吳惠分曉色睥睨連秋
霧杜子美詩迢遞睥睨樓又南極云睥睨登哀
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
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

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
荊公改舞字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
謝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
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
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余按吳越
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
此豈存中忘之耶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
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盃酒間白刃相起讎
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

鈞又送劉十第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
吳鈎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鈎佐飛將
曹唐賈島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鈎韓翃送
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鈎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
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行故里徐
步採芳蓀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
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
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

復齋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
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轘轅則非黑頭矣不知
子美將別有所本耶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
花皆藉暄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
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
荷調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
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從而波及蓮
荷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夭夭楊柳依依

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
逐水流不知綠誰而波及桃花與楊柳矣
文昌雜録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
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姑蘇臺前甘蕉
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
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旦巫山歘雲
奔浚聞然乾光弘普罔幽不燭而甘蕉攅莖
布影獨見鄰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
辭難信款答以情登稱甘蕉在近若江籬依

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欽既有證據差非
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
用請以見事徒根翦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
謝此衆屈謹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
日新奇蓋亦有所寄託也
復齋漫錄云沈烱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
酌讀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
智誰當予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一傾瓢白樂天
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

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
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幷此事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一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　後集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
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
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
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苕溪
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爲是
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
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沾衣陳肅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
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苕溪漁隱曰
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
猿鳴三聲淚霑裳曾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爲
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詞必誤
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
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

恭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
嘗引香鵝接趨婦金罘最孫頭等語而此集
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
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
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
語子美全采為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
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濕寒塘草
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爲
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

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逐迴宋風
起嵯峨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
竹還度五湖云蕭散烟霞晚淒清江漢秋答庾
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
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
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華有所不
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却月觀花遶
凌風臺銅爵妓云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句殊雄古而頗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饑貧

寒氣無乃太貶乎苕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
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
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
謂之何劉見南史
漫齋謾錄云梁朱超道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
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
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
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

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翫月
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
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
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
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隴
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
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
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

則王冐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王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嶽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祜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筠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楊巢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寇

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陽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洲山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夏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啓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無己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昕有雪詩着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烟

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出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燭積傳望乘槎水月上之王遊蘭陵乃唐彥謙也水漫馬蹄行哺子蝶深眠李亂開花乃鄭谷也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鴈連天乃錢惟演也一聲啼鳥禁門靜滿

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度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閒瑞鵠飛乃宋莒公也龍帶晚烟離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閙雨勻春圃桔槔閒乃韓魏公也黃蜂衙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

乃錢昭度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
乃謝景山也海鵬來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
乃王平甫也收取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
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
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横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
乃孫華老也御着衣裳迎户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
乃梅聖俞也雲頭灔灔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
乃蘇子美也斜月半竿殘續晚春波一眼去鳧寒

乃張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
乃王康功也鄭谷詠海棠云穠麗最宜新着雨妖
嬈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
香浮動月黃昏王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
鰲海上駕山來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
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王君玉聞角云隴鴈半驚
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云看來天
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
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

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
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横玉叫雲清似水
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
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
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後經過滿逕蹤蕭溪莛
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此張繼也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

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
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
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鶻直
上一千尺天静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
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波渺渺煙蒼蒼
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
日鱸魚鄉此陳文惠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
前感慨大風詩淮陽又接英彭族更欲多求
猛士爲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足

封侯慮已深龍準君知同鳥喙將軍應有五湖心、
此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
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
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
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此王仲
至也、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
日扁舟滄海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
也、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
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此華亭船
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
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真子也、迥臨
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楚河流入斷山
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
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渙也、瑠璃鍾琥珀濃小槽
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
春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
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
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

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
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
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槩如此若唐
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三蘇黃清辭麗句不
可悉數、亦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
詩人往往尚多有恐一時記憶有遺忘皆繼當
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元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
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
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
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
爲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
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
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
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數類
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
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曰眞
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

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
言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
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
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
眞茅三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後三年正
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陽宰數字
又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以瘞鶴但筆勢差弱
當是效瘞書故題於石側之或以銘即瓚書誤矣
皆矣漁隱曰余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

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揚
許三眞眞跡甚多而學之故蕭遠淹雅若其
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
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
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藁與前二
書雖其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隱
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躰甚峭快今
審其疏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
峭快目之獨竇泉謂其高爽自然逸就奮舉

頗近實云黃伯思此跋稱贊弘景書如此故以瘞
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弘景書未敢遽以爲
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眞逸撰莫詳其爲何
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余遍檢
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
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苕溪
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眞逸是顧況道號今
不敢遽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

有人同斯號者也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
隱居外傳號華陽眞人晚號華陽眞逸此
蓋同斯號矣集古錄又云按潤州圖經以瘞
鶴銘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
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第蘇子美黃魯直
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
故子美詩云山陽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
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
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

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評顏柳數公書最為端的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閑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嘗於朝及閑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皆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詩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号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謾附于後姑竢識者併折衷之

苕溪漁隱曰予競大唐傳湖州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謾録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録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予競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耳

復齋謾録云吳甘寧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後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卿二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　　後集

陶靖節

苕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群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哉

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為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尊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失之俗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直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為可信

苕溪漁隱曰示周掾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故潛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苕溪漁隱曰沈彬謂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

抑正揺春皆誤用也
後齋謾録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為好是不慕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死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好孫季子高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淵詩相類
藝苑雌黄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顆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議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秋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坐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録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也曰讀大武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噫最氣呼吸鳥獸鳴號為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文精妙讀之者或不知察耳
苕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陰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陰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蓽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玉食方丈吾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

為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昔以此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
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爲
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今如結
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
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
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
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爲安
蓋指此也一以爲北郭妻一以爲於陵妻未知孰
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爲
語出於陶蓋不揲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既自以心爲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
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
還江陵夜行塗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
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
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以題甲子者始
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
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
熙二年也寧容晉未禪宋前輒恥事二姓所作
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
年號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
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
以來唯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
蘇范雖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
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
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
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
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
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爲非是如少游魯直
尚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苕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
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
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
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

枯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罹霧從窮荒始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彼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黃薊莊下哭道籍黃金闔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竊人未堪宣這骨定何時脩余綠山海豈死從蜀誰茲余毒後茲余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陽風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挂空枝先人設薄奠誰與饑黃細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者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苕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刊字大尤便老眼字畫後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為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尚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故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作亂禮一作禮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之誤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鈞為庾鈞丙曼容為丙曼客八及為八叉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尚存謝安與王羲之嘗登此超然有高世之志太白登冶城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鬬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蹙中原哲匠感頹運雲屏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返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地古雲物在臺荒草木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有若干篇今九百有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泝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絶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絶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髪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没又貫休山居詩有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宫入夜濤滿屋黄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自為天籟亦取夫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謾録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説山公稱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讃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豪之隗若山頹

苕溪漁隱曰樂府雜録云笛者羌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李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子美吹笛詩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涣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此皆言折柳曲也復齋謾録言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為失且如角聲中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尚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虚和黄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横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為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為笛中獨有之決不虚設也故李謫仙吹笛詩黄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戎昱聞笛云平

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初開已入雕梁
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黄魯直從王都尉覔千
葉梅云已落畫戟作朝吹笛侍兒云若為可
耐昭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誰盡落梅春已半
更吹三弄乞風光張子野畫詞云雲輕柳弱內
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
淡天垂暮朱唇淺破桃花萼倚樓人在闌干
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
擬遺鄭谷共詩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
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晁次膺
塡入水龍吟詞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
休何人說與爭如留取倚欄干看孫濟落梅詞
云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從觀古
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之妄辨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還憶謝
元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
靜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王介甫則云茅
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
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
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法藏碎金云予似記李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
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
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
以明日何必秉燭遊予謂才思暗合古今無
嫌不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
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
間東坡嶺外詩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
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
呼李白為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
信之
苕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
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
集中無之

東觀余論云水從長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詩也藏其詩書之可謂二實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漫齋漫録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帯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緑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為小說所記以為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楊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嶽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黄門云陳拾遺横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横被大含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録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為皇后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䆫録云集中呼木芍藥為牡丹命李白為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之句乃知昭陽之語亦非專指誤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魚之異名

藝苑雌黄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本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夕鴈度青天遠相失

各萬里茫然空齋思不獨飯顆山之句也予嘗攷
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
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
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向南征
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
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
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
略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
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
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
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
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
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
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
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
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

萃遊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
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
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
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
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
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圖休休記又用之修書
學士劉羲叟為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
咄喏而辦然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
有義若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
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
噫嘻吾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
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土
清寶其李太白詩也
山谷云顥見山詩云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
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
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

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横西天樹雜
人易隱崖傾月難圖芳草換野色飛蘿摇春
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
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
岩下作蔬花菴素云作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
白詩今彥顥乃欲礱山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
其傍以待冠蓋之遊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
邪為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尚不廢椎鼓作堂
豈可隱討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
顧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作草創大還詩髣髴明窻
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鍊丹法至
寂寥塵丹砂妙藥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四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五　後集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
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
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
夫發於情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
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
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皐雜録云有問荊公老杜詩何故妙絶古今公曰
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苕溪漁隱曰戢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
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為清選左右補
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
屬中書故岑参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
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参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
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謂此也

文昌雜録云杜甫為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
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
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右省也苕
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
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為司空房玄齡為
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
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
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
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不誤也

文昌雜録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
杜甫詩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儀天
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内任今後每
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
内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宮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惟植槐楸
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録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

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
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
司馬云法駕還双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
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
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
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亦以言供奉也春宿左
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
人焚諫草此兩詩亦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録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
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
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
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陽路上行如在鏡
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
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
也
復齋漫録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
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為木

復觀或為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
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
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船經一柱過留眼
共登臨送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
流又許思云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夔
府詠懷云音徽一柱數
黃獨雖黃六云護文清明道過雜志云讀書有義
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
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輒改為精

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
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僧
惠洪則曰黃獨子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
亦未至作道人斂客食黃精也此語殊繆惠洪徒
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亦黃殊不知與芋魁懸
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
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
作道人斂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
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

為黃精矣
復齋漫錄云吳李八秘書云對揚抗士卒乾沒
費倉儲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為何等語讀上林
賦方悟注之言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
蓋李之文對蜀詩蜀中吳老語實也題鄭十八云禰
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今世注杜詩
乃謂方朔為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
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募覓諸道士尤妖妄百
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戮吾與帝

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朔是太帝
精為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
雜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為
星辰葛洪神仙傳云王遠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
擔履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臼號
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嶽詩安
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樂府解題云武
王伐紂作歌使賨習之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
名故題瀼西草堂云萬里巴渝西三年實飽聞注引

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
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
驕拔漢旌按書中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
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
爾
箋苑注黃云毛王室中否而後興謂之中興周宣
之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海明釋
文張仲功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
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
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
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
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
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覩中
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皐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海
明釋文張仲友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
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
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
徧問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音去遇
亦出文選注功臣贊若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威聲又
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炬黔呂居仁詩云謝安肯為
蒼生起早為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友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獨
以活國許陳元禮而已蓋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
再振否則不支矣元禮首議誅太真國忠輩
逆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儻無此舉雖有李郭不
能長用
侵齋謾錄云王歡久毅子云夏商以草為屩左
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為之謂之麻鞋貴賤通著
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宮中妃嬪皆著故述懷云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爾雅注云鸊鷉似鳧
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苜蓿葉劍
瑩鸊鵜膏故子美贈張卿詩云健筆凌鸚鵡銛
鋒瑩鸊鵜又大食刀歌鑌錯碧甖鸊鵜膏鋩
鍔已瑩虛秋濤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
影傲瑠璃之宮遙拖宛紅光徧水精之域故宿

賛公房云身在水精域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精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精為屋柱故曲江對酒云水精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黄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織以為布甚軟白見南史故贊公房詩光明白疊巾

藝苑雌黄云古人言度曲者名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子西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鬟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攷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顔注度音大各反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為歌曲矣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云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合

藝苑雌黄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此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注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子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誄伐本詩序之類是也苕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為東坡誤矣

東觀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時少作也予案是年甫纔二十四歲宜為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鄭潛曜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楚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荊杞列樹拱矣豈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

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
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
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
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
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
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外訛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
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
見其詩晚得石本入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
六公者五王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云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
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
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
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
到
塵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
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
又有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李
羨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
其意而語脉盖有家法矣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五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六　　後集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黄云題玄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州注虎頭僧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覲詩序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虎頭維摩相也攷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号之三絶所謂虎頭即顧長康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嗤笑

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咸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擁馬鬬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乎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咸者亦未是

復齋漫録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又子美又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吳郡朱景玄畫斷云楊契丹隋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閻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騶衍著書言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遊黿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按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

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亭臺榭岩亭許
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
惟荊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障
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
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為超絕荊公東坡二詩悉
錄于左特詩取之以決滯疑少陵奉先劉少府
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
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
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揚契丹得非
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
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
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
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
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
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
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

春

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宰畫
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
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
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岸赤水與
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
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
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荊公
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持漢廷瀟湘浦獨上九
嶷尋二女蒼梧之埜烟漫漫斷壠連岡散平楚
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
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
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秪有粉墨歸
囊褚東坡題王定國所藏烟江疊嶂圖云江上
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烟山耶雲耶遠莫
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
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
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
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

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嘆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illegible]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類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侍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死階下決明顔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騰絕漠拓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即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又遣懷詩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指回鶻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考之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校牙餳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有假花雞毬鏤雞子子推蒸餅餳粥四月八日則有餻糜五月五日則有白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

有茱萸菊花酒餻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道間略同但餻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纂集記當時所重也

苕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遥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則用之方得爲善用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此在蜀中作

苕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呂居仁詩云尚惜故人輕作别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黄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脉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日言之比一字爲病

苕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緝成詩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四絶然則居仁所云前託無逸緝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絶今録三絶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黄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黄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鴈不成行

苕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餳事九日詩未有用餻事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云老頭

夫易著清香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債里
社買醪沽酒作重陽
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
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
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
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
期草中實後彫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
苕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
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
於霜中獨秀故淵明詩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
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
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
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盡手看前
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
娛故子美朝詩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
漢亡命在漁陽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

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
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美詩漁陽突騎
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賦云其
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
端故重過何氏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槍唐
楊巨源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
古詩云采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
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皆
取此也
苕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既
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
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
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
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詩敘書之顛末
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
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
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
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

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眞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眞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摸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埜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尤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秦之罘山刻石集古錄以爲非眞又云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耶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篆書蓋眞字亦當然也

苕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遊梓洲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顓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男遂良報薛八侍中即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何耶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顓頏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顧誡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犂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謾惜加窮褲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壠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輙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六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七　後集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体物何不言似生荔枝夫荔枝之味甚汁之至珍蓋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識其謬庾信亦後有此語彼廣志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張曲江作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支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枝耳遯齋閑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他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言及閩中者今廣南變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

山茘枝東坡有四月十一日食茘支詩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予讀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聞江珧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茘支其曰四月十一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於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茘枝譜又云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記云嶺表録梧州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山下

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尺夜見于山頂一更初見火起匝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于上上有茘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自經火山熱顔入瘴鄉低即此山也予按宋之問集有早發韶州一聯云身經火山熱顔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之誤苕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一日初食茘枝詩注云予嘗謂茘枝厚味高格兩絶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魚

近之耳又云僕嘗問茘枝何所似或曰茘枝似龍眼客皆笑其陋茘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茘枝似江珧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庾信方之蒲萄乃至繆耳孰汝雖責珠無鑒哉遂言東坡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茘枝高下不同則可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録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茘枝因名曰茘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茘枝故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茘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觧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茘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茘枝貢自南方外傳云爲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茘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茘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邪當有

辨其非是者若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此九齡識之以託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

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閒無人舉觴酹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考之必審不應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爲近南荔枝由子午谷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若病梧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里遼邈所記必誤後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自巴蜀蓋忠涪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嘗刺忠州

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意君房脞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若傳置之遠腐敗之余烏能適口也哉

苕溪漁隱曰東坡荔支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

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今在城東報國院冢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損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

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蓺苑雌黃云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鬼故韓退之有譴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未沬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詩能除瘧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痾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瘧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瘧誠有鬼若知杜詩之佳是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泄之間爲哉觀子美有言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謾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坐應悲白露團從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詩云暝亦餘露團庾把得胥其露詩唯有團聯露承洽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復齋謾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前志言乃言茂陵玉盌爲誤少陵豈以玉盌爲金盌哉蓋指盧充幽婚事耳

蓺苑雌黃云諸將詩一聯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注說金盌取孔氏志怪盧充事樗叟詩杜拾遺亦用此說以予攷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蓋用此語也陳無己詩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盌人間見苕溪漁隱曰二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爲是蓋有金盌之贈若沈炯事乃是玉盌又引無己詩爲證尤無謂

也
執范雖黃云荊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
女牽牛聚會之日晉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
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任公瞻注云此出
於流俗小書尋之經史未有典據詩云睆彼牽
牛不以服箱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說者以為二
星有名無實郎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牽牛不
負軛豈得謂為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
云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
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八同小異爾雅云河鼓
謂之牽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
郭璞注云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此則
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
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
代有此說耳曹植九詠曰乘回風兮浮漢渚目
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痛吾子兮
來不時注云牽牛為夫織女為婦各處河之旁
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
見黃姑即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
中作二石人為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
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
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為夫婦之
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續書云
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
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為怪齊諧記亦云桂陽
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
日織女當渡河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
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
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也杜詩云牽牛處河西
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
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盡
亦不信有此事也世俗相傳又有烏鵲填河成
橋與夫穿針乞巧之事皆無所攷據河鼓與牽
牛史記以為二星爾雅以為一星河字又或作
何
苕溪漁隱曰文選注織女一名天女孫柳子厚

乞巧文云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乞巧筵開玉露秋一鉤涼月挂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梁劉孝儀詠織女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颻度淺流王謹七夕詩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故老杜云天河詩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為友于以日月為居諸以黎民為周餘以子姓為詒厥以新婚為宴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狥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為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三十歲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耆稀年得無是類乎苕溪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黃亦有又蘇云佑時有道蓋更隱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皆集此句對偶益工後山以為妍可反嗜之不以為病也又遯齋閑覽云京坊在出之坊有老人生子求詩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一翁之先生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耆稀年今藝苑以謂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仍誤易其詩記事之誤如此當以遯齋為正也

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綮為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呼為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著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云只有兩行公廨淚臨行灑向渡頭風真俳詞也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躰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落假三班

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
如錄事參是已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
寥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
珠淚與東風叅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頗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
荀居所得亦不可不記也知唐太宗胡者見之
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豪氣驚戶牖
可謂能畫人經昭陵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
半老儒直辭寧戮一手此亦出頌太宗智勇英
特武定天下而能去此盛德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七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謨以
反舌為蝦蟆顏河古已譏其非矣孫不知反舌
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
舌張籍集中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
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其為百舌明甚許
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始於上微陰起於下百
舌無陰故無聲也得陰則鳴戴云不言者轉夏止
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始出而鳴五月後蚓藏而
注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辭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
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苕溪
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
萬變隨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
下飛此語蓋與許慎及禽經二說相符矣
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孤城此日
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許彥周
詩話云老杜衢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

此語意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沸泣後之人
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録云李濟翁資暇録謂園庭中藥欄欄
即藥藥即欄猶言園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
以藤架蔬圃為切對不知其由矣漢宣帝詔曰
池籞未御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
作草下闌對藥欄尤分明也予悟子美詩常
若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遂來看藥欄之語苕
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誤引此以證子
美詩余以漢史宣帝紀乃考之地節二年詔曰池
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綿
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呂為禁禦李濟
翁殊不審細乃以禦為藥遂穿鑿為說復齋
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
之欄檻耳。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
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
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子美詩豉化蓴
絲熟梅聖俞詩剩持鹽豉煮紫蓴又紫蓴
豉煮蓴香味全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蓋
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
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
千里之遠或言蓴羹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是
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為羹
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豉耳
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我戀岷下芋君思千
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為湖名可知酉陽
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復齋漫録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球評事使南
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也
西清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為疏略然
以余考之房杜皆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
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
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為誤也
詩說雋永云晁氏嘗於中壼藏緗帙中得吳

越人寫本杜詩譌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
如日出籬東水等絶句六首九月首其一云漫
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飛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苕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
俗所亂不足憑也
苕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
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
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魚
集中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
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
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皐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伏字之誤
闌珊之風沉伏之雨也苕溪漁隱曰世說沈永
簟於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沉
伏用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仗字同音杜詩
舊本作長兩東皐雜錄謂伏乃伏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蓋里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
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僞古時五帝何如我
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
將野鶴同幞髮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
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
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蓍龍馭
難爲遮莫士塵埃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
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遮莫春深道未得去遮
莫戴頭日晏皆用此語
東坡云昭皇雖誤嘗至忠然嘗懷之使君集云
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耶故子美亦哀
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苕溪漁隱曰余
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
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
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樂府詩傳誌有卜美君平教之語
故之謂鏡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
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
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

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
子所言止此而已即未嘗言杖注家引阮宣子
百錢挂杖頭為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之
誤歟
復齋謾録云從人覓胡孫詩寄詩人說南州路
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為寄小如拳題
意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為詞何耶
藝苑雌黄云以子美之忠厚殆若無愧於論交
莫援鵝哥寄韓琨府詩琨府當朝傑論兵遠
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人美之可謂至
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
詩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舒何其先後之相
戾若是哉槩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黄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研竹穿花破
綠苔小詩端為覓榿栽人送戴嵩邦王局觀
詩羊犯徑足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
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榿木行可樵榿字人少有
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中多此木詢之
蜀人則相傳以為丘宜切按介甫絕句所謂本
有榿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為是也杜
陵有憑何十少府邑覓榿木栽詩飽聞榿木
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榿為薪三
年可燒又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
滴露梢注榿木名不材而可充薪而果推蜀地
最宜種
復齋謾録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色紫
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夷塞
夷狄也徼也則限中國也千字文鴈門紫塞鮑
照蕪城賦北走紫塞鴈門故子美詩放鴈上
雲歸紫塞又紫塞寧論尚有霜又翻然紫
塞翮下拂明月輪觀李周諸司馬第山水
詩末章云浮查相並坐仙老翰相從前輩多
引張騫為證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
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
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解道康齋池記云齊有不夜城蓋古有日夜中

照於東境故某子立此以不夜為名又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苕溪漁隱曰東坡雪後詩風花誤入長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蓋取諸此

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不出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桼蜀中有碎礫沃如粟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方昱名玉三百年則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日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慙空 又十年草不妝定非葡萄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処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睿獨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処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羇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於詩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毫芒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未為多遺落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寫而爲焉者不可勝數夫

苕溪漁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歜所注詩史皆行於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体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晋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飾相尚章文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体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晋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体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者鍛其

原缺

苕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叙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鬪葉為工號稱崑体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為絶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閒出班班可述矣

王右丞

復齋謾録云送元二使安西絶句云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為畫謂之陽關圖予嘗以為失矣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蓋其送客適謂之渭城圖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此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苕溪漁隱曰右丞此絶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用詩中語也舊本蘭畹集載寇萊公陽關引其語豪壯送別之曲當為第一亦以此絶句填入詞云塞草烟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歇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歌一闋歎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

聽取陽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東坡聚蘭集亦載以詞非也

苕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舊記一小詩不知誰人作云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曲云曲城攀折處惟言久別離又云攀折思為贈心朝別路長又云曲中無別意併是為相思皆言折楊柳以寄相思之意不言其歸則前詩事為未盡善也李賀致酒行云主父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亦與古樂府意同從偽以三等定罪王維與焉帝在蜀時維前詩流傳上聞帝憐之因宥其罪

苕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輕烟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生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

苕溪漁隱曰余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殷勤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維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顧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秦太虛云余為汝南學官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砦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　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苕溪漁隱曰唐自四月二日寢廬薦櫻桃後頒賜

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公憶向花上之句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襍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特續成之耳襍俎言指堦前牡丹而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朶不知何者爲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互竄是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耳根正用酉陽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 鈩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

韓子年譜云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瀧音雙歐陽文忠公云韶州畄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

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於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襍俎言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堦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赤紫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乃賫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朶有詩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白雲橫秦嶺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覊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擧盆乃碧花二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

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
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
抉銀盤㶣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語詩渾成
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也以香言之亦是語病

韋蘇州

復齋謾録云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随香
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
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
君詩也独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
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黄鳥晴光轉緑蘋忽聞
歌古調歸思欲霑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
所編唐詩有之故附于此

白樂天云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
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筆者誰
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
身後然後貴之

金石録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
文忠公以謂今世　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
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　而摩滅者十猶八
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
而　淺理豈得存以此　可疑余　秦以前碑
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麤石如今世
以為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
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亦易剥缺
人往往為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
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
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謂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
也苕溪漁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周宣大獵
兮岐之陽　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
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脱其文既擊
既歸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
云云　喘逶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
之石鼓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
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
從臣才藝成第一揀選譔　留山阿退之初

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録云至於字畫
亦非史籀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耳
蘇長公鳳翔　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鴈
當時籒史變蝌蚪亦原於蘇州也黄太史云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為其作然
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王右
軍亦云爾
東皐襍録云唐開元四年偃師人耕地得古銅
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
焉是寶故圖經比干墓也苕溪漁隱曰蘭亭
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愛其奇
古諦玩無斁
苕溪漁隱曰余觀詛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顛末
及録集古録金石録跋尾蘇長公詩然後
知之集古録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
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
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
名有熊良夫熊通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又言

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
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
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
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
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絶不與秦相接
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
襄横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
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
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然熊熊相之名理不宜
謬但史記或失之尔疑相轉寫為横也蘇長公
云詛楚文碑獲於鳳翔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
便所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
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非祈年　之故
基耶詩云峥嵘開元寺髣髴祈年　舊築
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
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
約相質於之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
乃敢謀多難劉貽穀無辜親族遭圍絆討其

所稱許何曾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皆不汗豈
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遂哉千歲後發此一咲
槃金石錄云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
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
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
藏於洛陽劉氏秦以前遺跡見於今者絕少
此文皆出於近世而書完好文詞字札奇古
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魯直舉皆
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

司空圖云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
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
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
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
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
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
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
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
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

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
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澀方可置才亦為体之
不備也苕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梅
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
常在於酸鹹之外與前語不同蓋東坡潤色之
其語遂簡而當也

苕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
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事宋遺史云韋應物
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
側驚問曰汝何者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
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
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
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
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曰余 韋
蘇州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
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
語但恐溢美耳

許彥周詩話云韋蘇州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

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
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孟浩然
苕溪漁隱曰詩句以一字為工自然頗異不凡如
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淡河漢疏
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
字若非此兩字亦焉得為佳句也哉如六一居
士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
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
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
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
乃是一身一鳥過陳公歎服余謂陳公所補數
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為工也又如鍾山語錄云暝
色起春愁下得起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
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足見
吟詩要一兩字功夫　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
空而言也

復齋謾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
如薺故戴暠詩長安樹如薺又有人詠樹詩云
遙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
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迺知
孟其得暠詩意
苕溪漁隱曰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
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
余亦乘舟歸鹿門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
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一聯語簡
而意盡優於孟也許彥周詩話云岑參詩亦
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
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
載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
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
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
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太之興若公輸氏
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

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
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之句先
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眺之
詩句詩者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
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
勝於毫釐之間是者豈不可惡歟嗚呼先
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之貪則天爵于身謂之
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
人也日休襄陽人既慕其名 其貌蓋思文
王則嗜昌歜思仲尼則思師有若吾於先生見
之矣苕溪漁隱曰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
流此以爲謝眺詩東 餘論以爲何遜詩東
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眺詩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
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已來無
人能及也退之云齊梁及隋陳衆作等蟬噪此
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九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 後集

韓退之

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不
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
排亦所謂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
是也余閱洪慶善韓子年譜然後知寬夫詩話
之誤也年譜云貞元十九年自博士拜監察御史
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
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
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
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李實也進學
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
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余戇而狂年
未三紀明年而三紀周矣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鼯
猱歲弊寒凶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
辰在丁鎩翮時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
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
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三翰林詩云移疏移

閤門為忠彦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
謂言即施設巧迓　炎州公之被黜坐論此兩
事也司空即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
或覆語言泄傳之洛竟墮言宗元禹錫與公為御
史劉郗方進用則公被黜宜矣
苕溪漁隱曰昌黎集中酬贈張十一功曹署詩頗
多而署詩絕不見惟韓子年譜載其一篇云九
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
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
火鵩鳥閑飛霧裏天涣汗幾時流率土扁舟
西下共歸田署與退之同為御史同遷謫故詩
中皆言之退答著詩云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
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笋躑躅初開艷
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
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署
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
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
臨武縣其俗為水湍峻為瀧劉仲章者前為
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以　改為
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
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
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
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
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
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
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
此詩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
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古今詞話云昵昵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冤爾汝
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
氣千里不留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
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
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氷炭起坐不能平

鋒拔盡中山兔得非此乎比觀張文潛明道雜
志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
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
處兔答云皆陳亳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
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
居山出入為荊棘樹石所傷毫　短而則白詩所
云非也曰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
莊戶録說兔毛又云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
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毫不
及中山由是而言則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
及北方者勁健為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
詩所言中山非涿水之中山明矣
復齋謾録云荊公不以退之為是故其詩云力去陳
言誇末俗無慚無補費精神送吳俠君潮州
詩不又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
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之汩彝倫
韓子年譜云與孟簡書言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六一居士聞杜彬彈琵琶
作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
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丙戌歲余居
苕溪暇日因閱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段師能彈
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因思
永叔無已皆不見此說何也
復齋謾録云元微之詩尔生不我待我願裁為琴
宮絃春以君若春日融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
盖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為說矣絃
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
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听惟賢
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
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独琴為然殊不知亦取騶
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藝苑雌黃云寰宇記言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
縣東南十里不與群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
兔世稱為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
山者能繼父祖業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筆

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曲名水調歌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留野都人曰此詞自外堅意無一字染看後學卒未到其闡城及後味之見居士之文抹竊起昵昵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便是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濕公之策也予謂是篇文非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諭耳後人吟詠悲思而不得既得之為題意膠縛不解點化著多矣苕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隱括使就聲律為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因都野人乃謂此詞自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彼蓋不曾讀退之詩妄為此言也又謂居士之文抹竊処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原缺

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来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汀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韓子年譜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弥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諸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鎮煎熬樊宗師語澀則曰辭慳義卓闊於是矣不應譏誚斬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弥明貌極醜白鬚

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
亦退之自謂耶余同年李遺立云嘗見唐人
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
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
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
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
許彥周詩話云聯句之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
聯句云紅皱晒簷瓦黃團繫門衡是說乾棗與
瓜蔞讀之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
刑神咤犛旄陰酸颾犀札盡雕刻之功而語仍壯
李正封善押韻如徑軍聯句押大水少東表洞皆
不可及苕溪漁隱曰東坡遊蜀岡次蘇伯固韻
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其詩云新苗未沒
鶴老葉初翳蟬綠渠浸床水白板燒松烟笑魏
有紅頰醉卧咋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最懸
雖退之筆力殆無以過之
復齋謾録云冷齋夜話謂山谷言退之詩喚起
窓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
啼為兒時不能解其意後年五十八出峽時春曉
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
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凡此皆夜話
所載山谷語也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
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至正月二月作聲曰
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喚春
鳥然則喚起之名當是之証矣隸草木不舉以為
証何也
苕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洪慶善
注云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
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
呼為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
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高
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藝苑雌黃云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
謂之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余嘗
觀韓退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果
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

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為屋檐檐一名樀一名宇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禁韻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其謂之翼則言擱宇之翼張如翬斯飛耳故礼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氏筆談未為確論

東坡云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苕溪漁隱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辭殊皆曲盡其妙

韓子年譜云舊史言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白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郡舍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之刻自書撰故云耳許彥周詩話云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体惟韓碑詩一首是古体有曰塗抹堯典舜典事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擇辭耶

歷代確論云載沈顏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尔前賢後賢道豈相遠大公憤趙宗貪貴者若涉懸崖險不能止俾至

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況于幾悔乎

藝苑雌黄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一篇謂肇之言為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絶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且知愛其身不忍决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賢者為之耶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尤恐顛頊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為此言而可若誠賢者也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墜之憂亦明矣豈肇傳之誤耶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語謂之為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絶徑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蹋拳跼梯飈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覩此則發狂慟哭不可謂之無也肇書此於國史補蓋實録耳豈無逸未嘗見退之之詩也況頗作聾書具說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筆録嘗辨之矣豈無逸亦未之見乎余恐學者信無逸之言遂以李肇為妄故復著其說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識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廣平耳

文昌雜録云永王府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説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王子年拾遺記云董偃嘗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亦珠琲之謂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後集

柳子厚

苕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音容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疎雨蕭蕭作晚涼卧聞榕葉響長廊又云咲說南荒底處所只今榕葉下庭皐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笓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着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比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嫶濩燕無虞羨大槦注橫陰數畝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槦字按字書槁槦木中箭笴似非此榕豈襄公之說歟按韻榕又祥容切即古文松字與此榕木又不同

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東坡作手字無已作脚字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耳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索無盡之句聞道新詞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柳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歟余復見徐仙者放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但手字為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蹋之聲甚凄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鴉起言

婉而清深古今絶唱也

復齋謾録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閲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録云瑯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歐令仲文秀恣横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耶苕溪漁隱曰劉夢得詩蕙風香麈尾目露濕桃笙

司空云金之精麤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為文為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為詩詩人為文始皆繫其所尚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鬭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為勍敵也愚嘗覩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撑扶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為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逢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先後清麗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詩者無或偏說以盖其全上苕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余觀司空此語則知詩眼之言為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説海外絶無書適渠家有柳文東坡日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東野浪仙

理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相葉霜顔槁蟲老乾鐵鳴歎驚孫玉汝全似聯句中造語

復齋漫錄云荊公筆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直八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白言漢廣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韓退之二詩曰水過庭繳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春蘆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由制云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字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知其難則可以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岩禪師詩馮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粗頓異也苕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矜島嘗爲納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此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語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時之耳苕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

優劣論今盡録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

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

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鬬茶歌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雲飛碧玉甌中翠濤起鬬茶味兮輕醍醐鬬茶香

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耻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蓂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歸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

歸
苕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笋入貢每歲以清
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笋
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
畢至最為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
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義
興縣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
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
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
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
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
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
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羡茶百草不敢
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
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
茶山境會想羡歡宴因寄詩云遥聞境會
茶山夜珠翠歌鐘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
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笋齊
嘗各鬭新自歎花時北窗下蒲黄酒對病眠
人唐袁高為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
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
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千金費日
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氓輟
耕農耒采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
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
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
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之逡麋鹿均選納
無日夜搗聲昏繫晨眾功何枯槁俯視彌傷
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遠天涯所
獻惟報勤況減兵革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
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
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古雅得詩人諷諫
之体誠可尚也
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
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

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
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
斤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
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
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
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
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
為北苑茶錄三卷備造茶之始末行於世
苕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

二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鳳以別庶飲由以入
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
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
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
七十郡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為名悉無其實惟
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
早而味尤嘉社前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
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
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著甘

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吐微
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縈樹遍急採上山頻
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 溪口焙籃
籠雨中民長疾勿翦併開齊分兩均帶煙熬雀
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抵一人緘
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
近臣啜為靈藥助用與上尊親頭進英華盡
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色過於筠顧渚
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

閩此詩叙貢茶頗為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
也又君謨茶錄云序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
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
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
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
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
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
錄呈宣政閣郵可聞以貢茶進用又領漕計創
添續入其數漫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拾

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
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第一餘乃
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
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
東坡題汲公詩卷云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
綱八餅茶即今粗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蓋水
揀茶即杜前者生揀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
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
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璧雲龍不入香元豐龍

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
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苑皆採摘茶芽送
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
凡兩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
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
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
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黃皆有詩稱道
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為隣山阜相接纔二
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

寄壑源試焙新芽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
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
武林春　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
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賜
壑源揀芽詩云矞雲從龍小蒼璧元豐至
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
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碗天開顔橋山
事嚴庀百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
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

流有　肯憐天祿校書郎親敕家庭遣分
似春風飽識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
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　門老馬
走客來問字莫載酒文昌雜録云庫部林郎
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聲聞
數里然一園中纔間龍茶品已相遠又況山園之
異耶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
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
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　惟

有此樹先萌芽余宦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長已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亦豈有間龍茶品已相遠之說耶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鍾未醉不甚喜茶無精麤共置一籠每晝即取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月琢茶于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 所寄也因取以歸其王家物目後見蔡說當時祗有九銙是以葉園一餅充十數以獻魏公其難得如此

苕溪漁隱曰東坡汲江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餅此詩奇甚道盡煎茶之法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嘗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況其地產茶為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寔好事者為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 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汲取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南零水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季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

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辯南零岸水特怪誕妄甚也

茗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隱名有傾蓋之懽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櫂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紿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集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懼其尠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沇潛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襍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為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歐公和劉淳甫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貢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 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歸田録云臘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〻〻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苕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斤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尤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鑒答陳公闢簡云鄉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識叙謝不悉蔡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為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尤重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磑風回雪曾與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逢時瓶盎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王楊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湔祓我風袂欲挹浮丘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汀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苕溪漁隱曰東坡詩云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奧矣至贈謙師点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甕鵝兒酒蓋用老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若是則其色黃為得為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弑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謂董秦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余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材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亂力屈降賊既而冒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勸之其後吐蕃犯順天子追兵秦方在鞠場使者至

即登師就道諸將白須臾日秦懲曰君父在難乃
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
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柳又
聽不知書姦性婪吝為李希烈所逐跳奔京師
忝泚寇奉天受其偽署為賊居守卒之頸血
汙刃身首異處奈自取耳尚何功之美云玉臼有
食詩試劍當則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
食祿謬矣

苕溪漁隱曰廬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
因與鹿麛相伴眠王介甫正用王字道盡此兩
句詩云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豈不簡而
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
悲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
枉陷於禍哀哉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一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後集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
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
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雪浪齋日記春歸昌谷云早云二三月岑岫相
顛倒誰揭赬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
兔目官槐小其奇險如此後未必喜而昌黎
必嗜之也

苕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
寒香鬟墮髻半枕檀轆轤咿啞轉鳴玉
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
鬟臨鏡立象床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處
無聲膩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
得香風爛熳惱嬌慵十八鬟多無氣力粧成
婑鬌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鴈沙背人不語
向何處下堦自折櫻桃花余嘗以此歌填入
水龍吟詞云夢寒綃帳春風曉檀枕半堆

香鬟轆轤初轉攔手鳴玉咿啞驚起眠鴨
凝相舞鸞翻鏡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
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犀梳落處膩
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漬冷光欲溜鸞
釵易墜年小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
裾下堦含清不語折花枝戲

苕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
屏風醉眼纈東來扱雪詩未嫌長夜作衣棱
却怡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才
力絶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
為歐陽公所稱然不道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歌詩云雲
煙錦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
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
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
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
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吸鰲擲牛
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
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則懟言及君
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
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
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宫
体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
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
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按唐李公
藩嘗綴賀歌詩為之叙未成聞知賀有外
兄與賀有筆硯舊召見以搜採放失其人諾
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改處多願得公
所輯視之當為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絶跡
後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
倨忽嘗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
投溷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
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叙賀歌詩方四卷
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

藝苑雌黄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〻〻了不能讀欻下榻扣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絶常所居窗中勃〻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攷之新唐史李賀傳皆采所載與義山小傳略同惟刪去白玉樓事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歟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礼太常又不同何耶

李賛皇

詩説雋永云賛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闢君採奇石剪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闕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也即今英石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窗欞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為偶已為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盖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

苕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終却從仙官去万户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顔雲軿往〻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裊〻天風吹珮環此曲許彦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苕溪漁隱曰唐之文錫詞云鶯鶯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綠掃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々梅子雨細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於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麴塵為鞠塵其說非是

苕溪漁隱曰夢得觀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模寫奕棋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棋則云勝固忻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苕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々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還有情余嘗舟行苕溪夜聞舟人唱吳歌々中有此後兩句余皆想以俚語豈非夢得之歌自也諭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以為始於越王勾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荊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為屈原投汨羅人傷其死並將舟檝拯之至今為俗然攷之懷沙賦則曰滔々孟夏兮草木莽々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屈原以孟夏徂南至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夢得蓋以此為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

得可以楝葉塞上以綵絲纏縛之二物蛟龍所畏東坡嘗作皇太后閤端午帖子云翠筒初寒練薌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鑑瓊漿凍王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也蓋取吳均續齊諧記均記今行於世與明皇所用益同徐堅集初學記引均此記乃作楝葉豈傳寫之誤耶息叟之意蓋謂楝當作練耳

文昌襍錄曰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祿尊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與為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郎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免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

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黌山鄭玄刪注詩書棲遲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何文縝送王正臣序云烟波暈墨頭魚風庭綠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余嘗詢人有泉州南安縣佛跡長老道與者蜀人也嘗為余言嘉州為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純注爾雅于此有臺在焉景純以研之餘水瀝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剎于其上

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巷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又云從來王謝即此觀劉斧摭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託名於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

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摭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梁上榭以手招之飛至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若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冥數路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摭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摭遺此事以證烏衣巷是信其說為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存之

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玄鳥也春分玄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

苕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山路路傍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斸之見蟄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為是而摭遺之談為非也半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蓋不知此耳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二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矣及看韻對第四有説宋蕭惠開嘗為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遂誣告其人訕毁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即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釁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尤為夭未幾發病歐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為夭而善惡智愚相指絶遠何啻霄壤之殊也

復齋謾録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今自海嶺再謫龍川既至廬於城西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為儒祖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余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詠歌輙以文饒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决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辯之

苕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録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為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為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軍礼見及其貶也故為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

飛来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
光捴屬伊鬧園不鮮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
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在
任蘇州日要尅斯文用礼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
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録皆謂居
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
爲偽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會昌初白居
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
貶崖州司戶參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正隔
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
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在會昌之末
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蟇陵下住余按國
史補云舊説董仲舒墓門下至皆下馬故謂之
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故東坡詩云使鷄敢
忘喬公語下馬聊尋黃相墳又謝徐朝奉啓
云過而下馬空瞻黃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
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
轉語爲蝦蟇陵事出黃京記白氏琵琶行蓋
徇俗之過也余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
府蓮者其後訛而爲想夫怜藥名有補骨脂者
其後訛而爲破故紙豈亦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
有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
何方寸如虛空天如是則造物均偏不足爲休戚
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苕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少
院深沉杏花雨梅子黃時雨皆今古詩詞之
警句也余嘗欲作一亭四面皆植花一色榜
曰四雨顧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遶島
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
余嘗用此真則玄真子家風也

胜說云高玲瓏余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
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
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

白日催時酉時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裡朱
顔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
元微之在越州厚幣迎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
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
多是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
時苕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
云紅燭照庭嘶騕褭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
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又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
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旗
賊非吾事黃紙除名無我多惟共嵩陽劉處士
圍棋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紙
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紙碧玉事見續
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
之使蝸角事悉措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
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丘山谷云
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
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酒一杯洪駒甫云一朝厭
蝸角萬里騎鯨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上中書
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入爲諫議者歲滿始遷給
事中事中歲滿始遷舍人盖以下爲進故有上
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
青瑣地風流今在紫微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
駕無妨更著鞭雖以爲戲亦當時實事也

苕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
其趣故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懽頭易
白山無今古色常青

塵史云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
其句而用之盖如此則語峻而体健意亦深穩
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
用對寄元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
可爲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爲
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
事多漏泄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

余自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我籬插棘入室而
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
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
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後西掖作窗以通東省
而今日本省亦得往來可歎也苕溪漁隱曰長
慶集詩云結託白髮伴因依青竹叢題詩新
壁上過酒小窗中深院晚無日虛簷涼有風金
貂蔚省好四面茶垣東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
包為之後數日取食比餅中氣味特妙樂天
詩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浸酒尊蓋
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
生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
生是知作中微若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謾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
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除未得每逢風雨一閑吟
又云人多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
猶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
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
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復齋謾錄云思竹窗詩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園
菊惟憶新昌居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云
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
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臥雲人謀
身計非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
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余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皐雜錄云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
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也文與注皆未
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
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
各與年樹集鶯用友之類其後人多祖述用之
也
緗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為
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遷鶯尤尋舊友唯漢梁鴻東遊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朋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苕溪漁隱曰涪翁和答元明詩云千林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鴈斷行亦承唐人之誤也然自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為時碩儒尚猶如此餘何足怪

洪駒甫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為萱草出谷遷喬為黃鶯按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詩言焉得芳草可以忘憂者植之於北堂本非庭萱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声也非鶯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又嵇康養生論云合懽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甫之言真誤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文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知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蓋於經散法門用此獨縱其綱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余愛其詩云義和走馭趂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去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余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刹韻前述時景之迁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義和走叙趂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已老日方停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三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後集

唐彥謙

藝苑雌黄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顔注云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毁徹故止云取土耳今讀者有爲杯酌之杯非也杯非應承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蒲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裒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此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歳月若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其說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盗一抔千載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危但未識其土處耳或謂唐韻集韻上平聲盡出一杯字鋪收切手掬也音與裒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抔爲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土一杯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枚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苕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有翼誤以爲李義山詩仍冷引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語爲證此不細考之過也

王谿生

苕溪漁隱曰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繞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苜蓿空教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再得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常平之拜寢疎商隱其造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覩之慙恨扃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商隱歸窮綯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綯有常平之拜寢疎商

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紬文名
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
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聞道
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
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
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
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
樹人按酉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樹有蟾
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
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
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云吳生斫鈍西河斧
無柰婆娑又滿輪緗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桂
事引李賀箜篌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
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
意箜篌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
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

範徐騎省為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
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
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
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
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
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闘腰肢不
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
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
不已苕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
都鏡淨倒碧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鍇嗜學讀博仕江左鎮集賢學士校
祕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掺字者淑
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
陽掺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掺
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掺黃塵蕭蕭白日
時淑歎伏鍇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
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貝躓
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獨恨不如灰釘事乃後漢杜篤入都賦云熒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之雕冢如此又藝苑雌黄云予攷之南史陳本紀云袄眚震燿遷諸灰釘此語之在商隱之前矣

緗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靸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三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瓚按撾及檛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史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後參撾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任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檛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黄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撾檛一也故或用檛字然參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檛鼓也以其三檛鼓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參禰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摻 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為曲名明矣 所謂漁陽摻 昔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又宋景文喜雨詩云波生容浦揚舲遠潤逼漁陽撾作摻遅又送李冀州詩云征鞚曲曲漁陽摻後乘入人鄴下才皆以去声呼之但摻字從人為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蹙頞無語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黄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即時刪去今印本尤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苕溪漁隱曰義山詩揚大年讀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 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膚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録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録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而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進拜為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苕溪漁隱曰王建云閑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烏雀馴東坡云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復齋謾録云陳無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詩語古今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己特達偶忘之耶苕溪漁隱

曰剎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
無已林逢之悞可無疑矣
藝苑雌黄云李華含元殿賦云揭金雞於太
清炫晨陽於正色李庚西都賦云建金雞於
仗内篝脩竿而揭起王建宫詞云樓前立仗
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綵盤高百
尺飛仙爭上取金雞李太白詩云金雞忽放
赦大辟得寛赊又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
金雞放赦回韓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
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於仗南有雞黄金飾
首銜絳幡承以綵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
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載
此謂金雞起於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
言闗東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天曆之後魏
北齊樹金雞事曆之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
動為有赦盖王者以天雞為度隋書刑法志
云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雞及鼓於閶門右
撾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於西凉吕光

其旨盖西方主兑兑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
號令合是二物制其形揭為長竿使衆人覩
之也摭談苑所言皆十六國時事而紀原以為
起於唐亦誤矣又按秦京雜記云大赦設金雞
口啣榜宣政衙鼓譟上雞唱六人至日同以索
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俸三石謂之
雞寀其言與百官志亦自不同
苕溪漁隱曰王建宫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
每見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
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宫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
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
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
蘂之詞工建為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余閲王建宫詞選其佳者亦自以
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襍以他人
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梁園縹蔕花
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秋光
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凉如水

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也溪滿羅中
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
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也賁伏平
明金殿開暫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
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
四篇又進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
間余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
言誤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四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後集

杜牧之

復齋謾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
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
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
二十五長亭苕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
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裡
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
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
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
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
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
云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
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
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

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郎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中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寔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億萬今聊舉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當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余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
苕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尤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　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詞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大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遊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也

君後侯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
俟其雲合牧當閑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
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
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鬟髻女年十餘歲牧熟
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
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
若不來乃從爾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兩
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千
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

十四年所約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焉牧即政
之夕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
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
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
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為悵別詩曰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
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苕溪漁隱曰
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
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

戲贈莘老詩曰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
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
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日開筵朝士盡赴
以杜當持憲不敢邀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
會李馳書杜聞命遽赴會中有女妓百餘皆
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
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
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嘆諸妓亦皆

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壽朗吟而起曰華堂今
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
四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傳國傳家大醉
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顏紫
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
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
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為尹東洛宴客將
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曾聞

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恋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為唐風集焉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嘗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駢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鷟啄開蛛網揚天子細轤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曩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童兒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

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為一編警策而歐陽公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也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時方鎮亦傚之因而名廳也

東皋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為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穫大田歌雅穗訟消群枉閭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閑興亦長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既遂後依王審知集中所載平風懦長八行書眼暗休

尋九局圖窓裏日光飛野馬桊頭鈎管
長蒲盧謀身拙為安地足報國危曾捋虎鬚
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其詞
凄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招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
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
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
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
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
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
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苕溪漁隱曰致元醉着絶句云萬里清江萬里
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
醒来雪滿舡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
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睡又醒睡高唱
夕陽孤島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
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為無工又後兩句不是
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
有溪興絶句云山雨溪風巻釣絲瓦甌篷底獨
斟時醉来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
俱弱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彦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艶詩麗而有
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
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
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
勸不得也
半夜鍾
復齋謾錄云遯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
譏唐人夜半鍾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
鍾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
一寺夜半聞鍾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鍾曷
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鍾惟姑蘇有
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
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鍾聲
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

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鍾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稽鍾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為誤歟公不察而半夜鍾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鍾乃知唐人多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五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後集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歘然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託懷抱自然深淥霧靜霜景陰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君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余讀大唐新語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今日從歡會顧我蓋平生簪裾非所託琴酒冀相并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飆知柳脆雪冒覺松貞顧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辭亦自閒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苕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荊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為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荊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

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見筆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煙李郢春晚云燕靜銜泥起蜂喧抱蕊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賈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瓶風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飢烏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銜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詩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褵褷鷺鄰里短墻咿喔雞吳融閒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崔魯春日云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欲變舊爐灰四絕句賈筆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流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浯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欠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㢈亭峿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官寺之前纔一小澗耳石崖殊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皆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

于他書惟當時名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二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苕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游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春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

真率集記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推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閣為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黄云麗情集載嚴宇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宇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顧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於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為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於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中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閒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箱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其事合為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中韓夫人拾後祐為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名宦泳得韓夫人因同姓作伐嫁祐及成禮各於箱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却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泳大笑

復齋謾録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交通曹人趙諫斥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記畧曰近制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改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 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為其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之以資玩戲况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大畧如此余按樂府雜録云戲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弄為參軍耶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為何等語余攷之淮南子曰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注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苕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為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親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三播少孫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飱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孫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饑眼眩西東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

飯山僧異漂毋但可供一笑胡為二十年記憶
作此詘齋厨養若人無益秪遺患乃知飯後
鏡閣黎盖具眼其髮之至矣
復齋謾録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
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月無
窮事匼匼有限身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
杜子美絶句云二月已破三月来漸老逢春能幾回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二詩雖相
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
口桃花也笑人之句盖出於敬方
集古録云李陽氷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
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
見其名氏盖縉雲之隠者也彼以遁俗為高而
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
不取也陽氷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
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氷不慮於後世耶夫士固
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没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
陽氷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苕溪漁隠曰趙明誠金石録云題阮客舊居詩
小篆書集古録以為陽氷作今驗其姓名乃縉
云令李蕚非陽氷也其字畫亦不工盖陽氷肅
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
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為陽氷作爾余觀此碑今
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為歐公之誤其果然
耶
苕溪漁隠曰秦系寄章使君詩云久卧雲間已
息機青衫忽着狎鷗飛詩與刻来無事郡
中今有謝充暉章應物荅秦十四校書詩云
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弃抹頭莫道謝
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為君休系繇詩與劉長卿
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為五言長
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
日為君休之句盖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
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卧簟
覺新秋碍冠門柳長驚夢院鶯啼遊魚牽
荇没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

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大石為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輔為宰相以直言貶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為葬山下其好賢尚義為如何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庭有四松以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尤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文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携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予今閣右頗多人罕識焉

許彦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夜六六三其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六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詩卷第十七　　後集

唐人雜記下

苕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傳師遊道林岳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昔即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於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輙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為閩楚國富非青嶂邐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抱自忘臺省尊不今執簡俟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暮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烟嵐昏碧波迴嶼三山轉丹檻繚郭千艘屯華鐘蹀躞絢砂步大旆錯綜輝松門搖枝競鶩龍蛇勢折幹不減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有新徑紫雲根目平傷楚虞帝魂情多思遠聊開樽老絃細管逐歌飄畫鼓繡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倒久不知忍復感激論元元又東皐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詩板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

苕溪漁隱曰余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体格相肖語亦清麗今併錄之以備披閱云劉長卿題餘千詠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繼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潘閬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櫂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暉漁浦水風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徑閑樽處湖水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攜一樽酒戀到晚涼歸青箱雜記以李建中詩是蘇　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謾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枝謝玄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

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帷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雨迷天擁雨露常私養種待惆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襍記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趙鍰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為八卷號為最完然如年羊上山小烟火陽雲深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句當時相傳皆以為警句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臯雜録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最先楝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黄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苕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苕溪漁隱曰崔顥題黄鶴樓詩亦以為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考正故其詩云昔人乘黄鶴去此地空餘黄鶴樓黄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黄鶴樓詩以舊記所聞於馮當世者與江夏辯疑全異故録于後云黄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黄金乞得重莫肩將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辯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旣受漢水而滙為大灣郡人傳以為煙波江其旁之村曰煙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為詳洽而求所謂煙波江者竟無其説量江得名得於善長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閒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為費禕之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瑾為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余按蜀志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梁任昉述異記曰荀瓌字叔偉潛棲却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虹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斥禕不知伯瑾何以為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為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控黃鶴於此山因以為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即庾子山之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彥淵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樓既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經之後耶余以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樓別有江耶

苕溪漁隱曰摭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為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遂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之名得非摭言所載楊汝士侍郎乎楊在當時不以詩鳴此二聯即席所作並為佳句其傳於後世者後不多見之

復齋謾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家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隣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

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鮮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 國長公主為尼掖廷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為異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也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鬪香篝玉筋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焰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堦轉淒切祇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箋謾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訴詭也

苕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貧禮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著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復齋謾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

苕溪漁隱曰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欄杆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為奇麗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堦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雨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七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後集

羅隱

藝苑雌黃云羅隱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余嘗疑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辭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子二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耶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余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已詩話云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余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太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章中而無知者遂以為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之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黄白駢酷信之妄以攻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仙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遂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状遣用之於廟廷焚之又以五彩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綠衣年少謂之韋郎故羅隱詩有韋郎年少今何在端在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勑令中亦嘗禁止淫媟之祠然蕃厘觀中所謂韋生者尤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耶

苕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于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黄鸝

僧惠崇事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咲也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稗紀

苕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為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島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為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古詩為証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自齊梁後既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為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塋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崗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宴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容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宴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南唐書云李家明詼諧敏給善為諷諫元宗賞花後苑幸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

大喜賜宴極懽嘗見牛臥羡蔭元宗曰牛
且熱矣家明秉諫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
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来問喘
更無人相輔時懟宋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
適目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
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歎與唐祚革彊吳盡
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有口合如
何戶延範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秉風放之
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廷南
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
輒樂傳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
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
值宸遊望遠空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
壽杯中元宗衡之俛首而過苕溪漁隱曰緗素
襍記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詠牛詩及皖公山
詩為王感化作江南野録以前二詩為李家明作
談苑以感化為建州人野録以家明為廬州人談
苑謂中主野録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
考之則談苑所記皆誤也惟野録與南唐書
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詩皆其所作但不載
感化為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即
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襍記不曾見南唐書
故未詳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為勝景先張祜吟詩有僧
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
孫魴復吟一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
剎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橋訪僧定驚濤濺沸
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特號絕唱
苕溪漁隱曰張祜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
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
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祜詩全篇皆
好魴詩不及之有私病如驚濤濺沸身之句則
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
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鄙也
藝苑雌黃云緗素襍記載江南野録云江為若
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

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為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為太學生以善辭藻游焉淹與洪俱係出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為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為建陽令而死於建陽疑為之乘出於洪非出於淹為工於詩如天形園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以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生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等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為之故居猶題若甚衆唯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寥落變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寃氣上摩星斗昏埜樹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聞曾孫當時泉石淒涯地日暮寒雲古寺門苕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為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為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為怏怏不能自已欲東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為詩有富貴家之語及為後以讒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為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傳傳劉夜坐縲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於夜坐詩最為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鴈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

苕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勲為詩社彬好評詩建勲雇魴于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鑪頭之作耳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咲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八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後集

本朝

蔡寛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劉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杯校占己名位自小官以漸數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此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尤能言之晏元獻為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頤主初九方潛鱗嘗因著蔡占來決天地心庚庚大横兆耆蔡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寛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牓中年最少者為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牓馮文懿拯為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牓故坐主門生之礼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上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公蒙正為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有探花後無復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最科舉之盛事也

後齋謾録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誅四十二年如夢過東風吹淚灑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名氏旦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録云先生嘗曰賈主言笑嚬呼之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死蕃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直十分價纔及一分群官分買之本路監司按劾討賍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閱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同列因有求於上有司被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為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帶珍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玄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蓋紀吳道子廟所畫者徽宗嘗製哲宗

挽詞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衮西風排鴈行亦以鴈行對龍衮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蓋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美云峽束滄洲深貯月岩排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岩排石樹圖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

詩説雋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氏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臺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哉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王黄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尚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官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而制詞匠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閣倚空乘月上罇罍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閑者頗憐之然竟之在滁陽四方文士將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亦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為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價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却李繼遷事例者蓋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舊答書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藝苑雌黄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王元之謫守黄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唯期死後此一聯最為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説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曾無封禪書雖説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其用直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

然元之是謝表須至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
苦作詩可以死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苕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歸來日
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
釵頭利市花清明日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
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
讀書燈二詩何况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
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
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庭堅以為荊公出此言未失
也荊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
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
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
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荊公之言不疑也

苕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
云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
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
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
月波樓通遠通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
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
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
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
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
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
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
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支十稔若重
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
至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
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
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
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
如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衣食俸書堆又云
澤畔騷人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揶揄又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善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為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絛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若戀明時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乖崖師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頷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少過華山見陳摶大加賞歎以為目如點漆有仙風道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來若水往則摶與一僧相對倚地爐蒲團坐睡微開目盼若水搖頭而已若水別摶摶曰昨僧指聞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輩異稟可作神仙欲留共學憎云先輩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耳

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密友也開寶中與乖崖會於幹城終夕談詰鄰有病瘧者為之不作公每有書與傅傅必先夢之故傅有詩云劇談驅夜瘧坐夢得卿書敘實事也

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孜教青在維陽書懷詩曰思隱歸何計試問前程奚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十九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後集

寇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苕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以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耳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州郡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余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渡踏河冰濱大發一矢胡無酋河冰亦破沙冰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潛文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兵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注云為有宗子望發矢中契丹將撻覽死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諛油沃望主可能功業盡萊公澶淵今大名府開州是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為計非為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謂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耳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略云今狥

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
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原蓋出於此
苕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
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九十里公
憮然語曰吾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
之句乃今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耶青箱
雜記以謂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
後齋謾錄以謂非是乃萊公效子武陵詩過
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二書所云徒為紛紛當
以譬言為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
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
東封日野亦寄以絕句曰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
相伴赤松遊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
歲南遷世多言不能如文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
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文正之退歟
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繫其
人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貪得則一也野有子所有
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
星人多稱頌之
苕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既倦政而丁
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
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
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聖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
若丁謂侍寺而扶姦會利用待穩而使氣皆不
可輔幼主恐危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其
宗命中人夜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罷不
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
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
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
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
請退上不許
苕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
僅一紀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
歲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

樂優詔褒容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覩其瘦瘁惻然許之則汪叟詩話以為上不許蓋誤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說詩云蕊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遶鑾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騶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詩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霧紫泥封者為此也

復齋漫錄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榻尤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曉榻延徐孺禮應殊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涵帝子翬飛閣嶺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為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語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歎嗟經年憔悴別京華貳車何處拾蓬鬢九日樽前見菊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知詩語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為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何謂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囿皆在城東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謫散秩充為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耶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政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為樞密副使坐以笏

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
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改亳
州徙陳州慶曆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
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
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
云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
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
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
畿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謾錄云唐人詩有云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明
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泰忠
深命轉輕梅鹽非擬議葵藿是平生白日長
垂照青娥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
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
其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遇兵未
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云
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謂
拂塵看正為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

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句是裴晉公作
李文定嘗觀書於中書壁間

宋子京

復齋謾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
孫綿蕝纏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
作聖人王逢原讀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
學天縱異時濡夫亦頽頽一官者買知多少便
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刻公集所載宋
詩非也

苕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
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皐
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
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觀南史宋
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帝
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
風舞無出 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
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
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

三山老人語録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可亞二宋

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弟開注云真誥謂一卷為一弟殊不知真誥所謂弓即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弟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撰真誥以此字即篇字亦誤也

王君玉

復齋漫録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憇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沉迹鳴蛙秪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卧偷眼看雲生未生稱嘆不已徐視姓名曰果無學葛敏脩也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崇寧四年卒於宣州路所記皆誤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　後集

杜正獻

蔡寬夫詩話云杜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亦奇古年近七十髮鬚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然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答公見贈之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熙寧初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正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還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東都蓋闕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緣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為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始終者蓋難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蓋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周掛冠歸江陵作詩紀

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為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選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修天爵致人爵才近　年便別年出處錢湯多辯識云終篠夜衆推賞鑑湖賀老非陳迹荊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茶吟詠技江集外別成編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東蜀不逍晝游哉

苕溪漁隱曰正獻和孫珪秘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窗習草書動筆何嘗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噓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魯直蔡寬夫皆言正獻草書之工第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謾錄云賈黯廷試第一往謝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冠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恠焉賈為之歎服

西湖處士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注云憑欹刻漏涼夢時曲顏肱興未厭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即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之遴嘗隨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山空在煙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余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唇一闋乃和靖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

莫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予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苕溪漁隱曰秦太虛和黄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趂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古今詩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謾録云漢臯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今本傳不見揚州事遜早梅詩云荒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来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為此也三輔決録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謾録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説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遺使折梅已異劉向説苑矣范詩出荆州記

復齋謾録云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月地雲堦謾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詩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緑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為奴若誤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絶後山集有梅花七絶其無已七絶乃文潛十絶中

詩但三絶不是未知竟誰作耆其間有云誰知
殭蕚香點滇裹已有調羹一點酸用東坡語
也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東閣賞梅有絶句云嬾
煙青綺雪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
姿明醉眼横斜疎影入罇罍
苕溪漁隱曰陳正敏遯齋閒覽云荆公在金陵
有和徐仲文韓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
南有涼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
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後集細細
味之韓字韻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
詩其一云額黄映日明飛燕肌粉金風冷太
真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
真其餘亦别無奇特句至若東坡凉字韻三
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
妙絶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
雪為骨冰為䰟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
横昏先生索居江南上俏如鶴病栖荒園

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温蓬萊
宫中花鳥使緑衣倒掛扶桑暾抱叢窺我
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掃
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
蘂黏空罇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掛子緑毛
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
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緑
毛么鳳亦謂此耳
東皋雜録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黄映日明飛
飛燕肌粉金風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
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莊子貌姑射之山有
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有
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
只易一若為如耳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到國持何來
氍毹毾𣰆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
納香出西國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
教桃李作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

狀丈紬國香和雨入莓苔納香名芷松上莓苔
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頩頰
因多姿頩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
赤

苕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
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
雪為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
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
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日關山
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
已斷可須踈雨濕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
為關山斷魂卻無佳思也

東皐雜錄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
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風清入夢野梅
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漫錄云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英宗
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華
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
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
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為皇子生之祥故
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通宵
赤氣照乾坤又裴皇子生大燕群臣於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
異策又嘗勸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
知越州又移知鄭州其意也岐公作挽詞云拔
禍曾陳定策牋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
澤國吟殘落夜雨溪堂宴豆踈前輩詩不
獨語句精鍊且是著題

蔡寬夫詩話云蘇參政易簡取開封解時宋
周書白為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為
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
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媸妍濟濟俊兼秀師師
麟與鸞小子最末勾同輩尋改觀甲第叨厲
名高飛便凌煙遂使拜床坐果得超神仙

迄今幾七歲相接乘華軒慶曆二年歐陽文
忠公為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焉至嘉祐初
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
詩一首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
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
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録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
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
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皆
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
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
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
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
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
十年事笑談今日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
顧我宜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
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
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孫生何幸繼前塵
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文余嘗贈云猶喜共
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
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
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
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
疲於寫録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閧堂絶倒自謂一時盛
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録云杜陽雜編言許元輿舉進士既試
脂燭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
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
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
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而舊説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
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荅云
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
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
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澹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

唐人或云李程應舉時嘗過陰府吏於貢院前閱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未得第後為相國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為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嘗書者乃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孫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既久遂失其本耶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為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鴈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鴈塔題名塔以石為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哀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也

賈公談錄曰唐李涪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圖等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禮部貢院故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猶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鴈塔名淡墨題名以為事實

苕溪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唐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嘗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為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唐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為榮

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莒於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為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

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為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選之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於吏部其名始隸曾謂之關試猶今之參選關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衫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復責院小吏多錄新及第人姓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詩華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紀惟時於名輩詩話見之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蜀王元龜聞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為王歎賞為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為無功非惟出於標竊亦是白水真人為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有功

許彥周詩話云王豐甫該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知音如白髮衰來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脉貫串尚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法也又作挂杖詩云老境得為丘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一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迂叟

張文潛云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侍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嘗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錄事刻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氣節為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文章節行既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亦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興

苕溪漁隱曰洛中尚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亦居洛中遂繼為之謂之真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遊居同宴胡果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貞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甚懽靜而思之此會甚稀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預會而不及列賦詩亦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王酒飲三杯氣尚粗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溫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會伯康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招諸公于西園為會云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銜杯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過東里只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亦有花會約云序齒不序官為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

五味一菜米斛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
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
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
於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中
早赴不待促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而七人
合五百一十五歲故其詩用前韻云七人五百有
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
紵衣絲髮且相輝經旁無事連翩醉況此生
矣詩與眾坊莫釋註二人分消遣散入吳園頭

花真率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畫像有九
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試集中不載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
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為多繼而為九老之
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為耆年
會人為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寺凡十三
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
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
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年

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太中大夫
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
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
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
明殿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
六十四苕溪漁隱曰溫公集有洛陽耆英會
序正紀此事筆談以為耆年會非是
苕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於書中或稱

迂夫或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
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
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為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損
而不知其為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
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
則足以為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為楹十年而
伐之則足以為棟夫以為收功愈遠而為利愈
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閎大而不狹也其志邃奧
而不能通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是以所適

齟齬而或窮為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尤以為法嚮使其人狹道以求容爾志以取合庳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為卿相利止於其身業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思不能往而已矣往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往叟向我言青齋歲方艱因取以為稱也

東皋襍記云温公居洛陽有詩曰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之志槩見於此

復齋謾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　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温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為稱薦由此知名

苕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余觀温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訖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蓋温公閑居於洛凡十五年故能成此書儻不爾亦不必能成也

復齋謾錄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華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暫　不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為之跋曰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

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
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
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
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又寢疾
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是衾公於物澹無
所好惟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
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
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群書
盈几終日正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
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
自以為適不勉而能與二范為心交以善道相
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從
而尤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
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
超絕今古於洛十五年若將終身歘一起而澤
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歎其德
服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
紙本於家屬祖禹叙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優齋謾錄云范淳父乃范伯祿之子百祿夫人將
生子夢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來為爾子故
淳父生名曰祖禹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
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為文正獎識嘗為進論求
教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色淳父自以每見喜
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
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科甲者絕少而子既已
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徒有
貪心耳光初不喜者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
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棄去進論不復應賢
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
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
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
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
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襍錄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居許
昌作高庵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庵極高在一

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
公作高庵以為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
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
在陋巷所居才能蔽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于
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
尊彼亦不知顏子之樂也
苕溪漁隱曰歷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
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
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邵雍堯夫
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
一穴處者富為之大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荊
公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蓋十年老
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
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
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救其弊也
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
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

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
所得茶湯錢閑園力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
直得錢十千肩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
汝錢可將去再三欲留公怒遂將去回顧曰這
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
亲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去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
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
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謂金陵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
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漠
然天造與時新根着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
彫刻巧正如恭已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
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紋曾在
蚕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
其一曰聖主終朝親萬機燕居專事養希
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皐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

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
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意烟霞蝶尚不知春去
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
家始知青鬟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
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
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
天涯
復齋漫錄云紹聖初黜遂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
希作敕詞云人物清濁莫逃於品流黨與縱
横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遊嵩山峻極中
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
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
柮慢騰騰地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傍隸書
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余曰此四字司馬
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耶又於
柱間大字隸書曰旦光顧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
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
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漫錄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
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天
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
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其
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
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
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
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
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
車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
處小車行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
外小車尤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
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月忘返雖
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
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
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作此學者從

之間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以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出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于朝太常博士行謚之曰康節

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頃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有如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為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即曰司馬出程伯淳父故曰程因留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或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為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煙外將下沙頭却背飛

復齋謾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拯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啓酒饌為待孔公借油衣叟曰甚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然則自孔拯侍郎時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生居衛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以豪俊自許論議縱橫不知尊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為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言乃知花

之下也章默然衛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進求傳教學先生謂章千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石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所作也優齋謾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紀有二十餘事全篇同莫辨其為誰作然童蒙訓已鋟板行世姑取以為正耳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中丞純禮亦居潁昌持國作詩示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緑尊紅妓對西曛

師友談記云東坡言王寔王寧見訪寔是韓持國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寔寧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人曰吾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衰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為某傳一語於持國可乎寔寧曰諾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為了然一日置酒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乎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為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論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半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謂殘年請二君言與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雖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優齋謾錄云子華兄弟皆為宰相其家呼子華為三

相公呼侍國為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為桐木韓
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為稱以別魏公子
華没陸農師為挽章以記之所謂棠棣行中
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
辰月辰日辰時羨農師又詩云非関庚子會
亡鵬自是辰年降庭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
亥日亥時生故張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皐雜録云子華玉汝相継命相未幾持國拜門
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
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既不成三相
堂可且名為二相公廟苕溪漁隱曰復齋
謾録稱子華兄弟皆為宰相觀此則知
其言誤矣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柱
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
解惜芳菲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
行尚少故前句云然又復齋謾録云持國家門
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為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

韓忠獻別録云得請鄉郡（歐公畫錦堂記云公相人也）起堂於北
池上以致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
一卒章云寛裳舊舞非吾事且學醺酣石上
眠自爾寝疾六月遂薨此詩為絶筆北相州韓
家也蕙別録上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楊大名及守
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帥蜀持國
兄弟皆侍行誤矣
復齋謾録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
艶最宜新着雨妖饒全在欲開時後一云浣花
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故錢希白海
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
詩為格卑近世陳去非嘗用鄭意賦海棠云
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
奇絶處明朝有雨試重来雖本鄭意便覺才
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
復齋謾録云仁宗朝張旻學士賦蜀中海棠詩
沈立取以載諸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
水林檎發一攅攅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

與海棠相類若晁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推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姚立記言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臙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妝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二花者非真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与張晁同意耶

苕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頗所未見每春着花真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槩論之至其花落則皆若宿妝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類斯可貴矣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帶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蔫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之耳

復齋謾錄云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擒猾責其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議者謂石刻之一厄會也

苕溪漁隱曰余舊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為琬琰集一百卷當拱之訪求石碑或殘困害稼村民深以為害鑱鑿其文字或為柱礎帛砧略盡亦金刻之厄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既經此兩事諒所存者亦鮮矣好古博覽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為世模楷此碑尤為雄偉政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為之歎惜也今鄱陽有此板本乃再刊者失真為多但尚有典刑耳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二　後集

六一居士

東坡云大川雖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馬繫祠門山鵶噪叢木潭潭村皷隔溪聞楚巫歌舞送迎神畫船百丈山前路上灘下峽長來去江水東流不暫停黃牛千古長如故峽上使天起青嶂崖崩路絕無由上黃牛不下江頭飲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見黃牛滯客舟右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余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余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只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悵然皆夢中所見余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可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錄之

六一居士傳云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咲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

逃然亦知天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耳

苕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集為詩謂人曰廬山高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記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

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嶻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楊瀾左蠡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龐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硿千岩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翁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哤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香靄羅旛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寵榮聲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意兀硉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吹無情面如玉身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却手為琶胡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坐洞房學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

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妃曲二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永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頭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復齋漫錄云文忠詩小雨班班作燕泥東坡詩小雨班班亦作泥山谷云言詩潤花小雨班班

藝苑雌黃云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江彥章云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彥章雖仿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

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
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水見青松公能不遠
來千里我病猶堪嚼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
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老
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而公
名實開於天下而風流標義又如此誠可以
激薄俗也
苕溪漁隱曰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
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西夜
飛蓋橋翫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
收風渡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
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輝所照耀萬物
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
翛然發孤詠紛昏忻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
曠而閑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
宋麈史云文忠公早朝詩云月在蒼龍闕角西
甚為美句然余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
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歐之詩意蓋以當前
門闕状蒼龍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漢闕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詩和者數人趙承
之一聯云古來此景歎經歲今夜誰家不倚
樓孫平甫一聯云坐待銀盤生海底俄驚金
餅上雲頭尤為佳也苕溪漁隱曰余評前一
聯自在語意俱到後一聯用銀盤金餅止是
詠月何獨中秋吾無取焉
苕溪漁隱曰古之騷人賦中秋詩例皆詠月而已
少有着題者惟王元之云莫辭終夕看動是
隔年期蘇子瞻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
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蓋庶幾焉如杜子美劉夢得皆有八月十五夜
詩秪是詠月無亦佳句也子美云滿日飛明
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洛
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
夢得云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
淨秋澄萬里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
變人間世翛然是玉京

苕溪漁隱曰永州喜雪詩云嘗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事古人不曾用自永州始遂為故實如鮑欽止雪齋云三白歲可期一飽分已定王居仁雪詩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歡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劉貢父詩話云永叔與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為不工而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為義不知真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舉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詩得無似之乎

復齋謾錄云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灑密聽窻知荊公全用以為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窻知

法藏碎金云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余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閑觀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亦譬如千萬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莊子云枝指是也萬一有反常之事固當無執定之理

藝苑雌黃云南史張融作海賦成示顧凱之曰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因命筆益之云流沙成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東坡雪詩押鹽字一聯云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學者豈知所祖敷鹽用謝女故事殊不知不道鹽三字亦有來處也

苕溪漁隱曰魯直雪詩試尋高處望雙闕佳氣葱葱寒貼妥洪覺範雪詩一川秀色浩凌亂萬樹無聲寒貼妥二詩當以覺範為優句意俱一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非名花昔樂天有感於二物矣是孰 其賦予耶然斯二者惟一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其精此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為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

支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二人者適
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附君謨譜之末
藝苑雌黄云羅隱牡丹詩云自從韓令功成後辜
負穠華過一身余考之唐元和中韓弘罷宣
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斸去曰吾豈
效兒女輩耶當時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隱有
辜負穠華之語
復齋錄云東坡雨中明慶賞牡丹云霏霏雨露作
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
未忍着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
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孟蜀時兵部尚書
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
同贈且曰俟花凋謝即以酥煎食之無弃穠艷
其風流貴重如此
東坡云揚州芍藥為天下冠蔡繁卿為守始作萬
花會用花十餘萬株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為姦
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為首遂罷之花
本洛陽故事亦必為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
惟演為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
宮妾愛君之意也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見寄詩
云為報年来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以此也
東皋雜錄云韓魏公守維揚王荊公王岐公為幙
客公愛重之方春作芍藥會有四枝正紫重
附景葉中有金線遶之號腰金紫每歲不過
一二公召二幕賓賞之尚少一客俄報陳太傅入境
秀公也即召之後皆為宰相故荊公作魏公挽詩
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
復齋謾錄云東坡言古今七言偉麗者有之永
叔一聯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
閑上句取李太白長波瀉萬古之句東坡一聯云
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上句
取杜子美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之句也
苕溪漁隱曰永叔有句云黄栗留鳴桑椹美紫
櫻桃熟麥風涼先君有句云含桃紅紫鶯聲
老宿麥青黃燕子飛皆初夏詩也
本朝名臣傳云初仁宗以唐書淺陋命官刊修在

職十年而脩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宰
相韓琦素不悦宋祁以所上列傳文采雕飾
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脩看詳改歸一体脩受
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
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官
崇者是時祁守鄭州脩位在上脩曰宋公於
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
庠聞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舊唐書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
日官頗易得人思僥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
曰亂則未亂但僥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嘆
再三新史易其語云比爵賞稍易人心且僥帝
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
心亂由是生不若舊史詞暢而理順也

桐江詩話云永叔作韓忠獻晝錦堂記開石了以
碑本寄張安道安道嗟歎久之云惜乎不先
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類以武康之節來治
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
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於相

本朝名臣傳云知開封府丞包拯政猛之後一切循
理不事風采或以拯之政嚴脩者答曰凡人材性
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
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伏其言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
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
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
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
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贍亦
精緻如此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三

乙叁足鈔伍千文

尼本奕悟拜訂

梅都官

藝苑雌黃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溫無毒日華子云有毒余按倦遊雜録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爲時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爲羮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爲莫邪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爲無毒蓋誤矣及觀張文潛明道雜志則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傳以爲有毒能殺人余守丹陽及宣城見土人戶食之其烹煑亦無法但用蔞蒿荻笋菘菜三物而未嘗見死者若以爲土人習之故不傷蘇子瞻蜀人守揚州晁無咎濟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無所覺南人云魚無頰無鱗與目能開闔及作聲者有毒河豚備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魚自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資善堂嘗與人談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繞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大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余嘗見漁者說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氣喜怒每伏水底必設網於上故以物觸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爲所獲矣人珍之目其腹腴爲西施乳予嘗戲作絕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嗜之以亡其國茲可以爲來者之戒

詩說雋永云福州嶺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呂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羮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儂曾起妄情

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

高余為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
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
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
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
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但謂之梅都官
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宛陵集序晁無咎海陵
集序二序皆論詩人之窮余嘗愛之故茲併
錄宛陵集略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
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
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
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
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
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
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
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海陵集序略云文學不足以
發身春秋時士大夫題名諸侯人稱之至今者皆
有他事業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其用如轂
帛藥茗
帛藥茗而文學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
是士一切趨合抵巇無春秋時事業矣而文學
尤為不急詩又文學之餘事唐始盛然為之而
工不足以取世資故世稱少達而多窮自蘇李而
下故數之至唐比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
其不足以發身而取世資又多窮如此而士或
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不至苦心度彫琢會其
得意不啻如鍾鼎之獲顧他嗜好無足以易
此者雖數用以得詬病尤不悔曰吾固有得於
此也
苕溪漁隱曰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
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
云人家在何許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
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
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許彥周詩話云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蓮
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公所稱其他
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梅聖俞龐𪊱曹氏作一日曲爲曹氏也苕溪漁隱曰余閱宛陵集見一日曲味其辭意乃爲南陽一娼語離而作然則謹後昔亦復爲之耶其曲云妾家鄧侯國肯愧邯鄲妹世本富繒綺嬌愛比明珠十五學組紃未嘗開戶樞十六失所適名傾里閭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娛自慙著樂府不得同羅敷湊逼忽在筵屢接朝大夫相歡不及情何異逢路衢昨日一見郎目色曾不渝結愛從此篤暫隔猶咫尺如何遂從宦去渺千里途郎跨青驄馬妾乘白雪駒送郎郎未遠別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鱗雙雙依緑蒲不如雲間鵠兩兩下平湖魚鳥尚有託妾今誰與俱去去約春華終朝怨日賖一心思杏子便擬見梅花梅花幾時吐頻倚欄杆數東風若見郎重爲歌金縷

苕溪漁隱曰聖俞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低田流魯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滿鳴鳩却與雨鳩婦詩意皆相類然魯直造語有工優於聖俞

蘇子美

苕溪漁隱曰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笭箵而盡船注云上丁郎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見結本集音訓又音方丁切下息拯切取魚籠也蓋有平仄兩音自釋又云能帶笭箵全獨保生能學聱五交切𪫑千保宗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語雖協韻然廣韻集韻於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箵字並於上聲迥字韻中收之蘇子美松江長橋觀漁詩鳴榔莫觸蛟龍睡罷網時聞魚鱉鯉或貫庭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黄魯直雨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畫屏耕夫荷鋤鮮撥褉漁父晒網投笭箵秦少游德清道中還寄子瞻詩叢蔌導開羅帳淪漪寫鏡屏蹤籬窺窗竉支港泛笭箵皆於青字韻中押眞誤也

復齋謾録云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

寒露酒浮金𥀡勝於蘇蓋人客兩字雖無亦可

苕溪漁隱曰吳江長橋詩世稱三聯子美云雲頭灔灔開金餅水面沉沉卧綵虹楊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鄭毅夫云插天蝃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歐永叔謂子美此句雄偉余謂次公毅夫兩聯麤豪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醞藉也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云大梁大厚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並以撓厥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草輪叔才勞憂到毋餓寒着身子美世浴肉奔輙置莫親叔才文般先艷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討破午君燕作秦子美腹憤軋軋留奇陳陳叔才淮國脫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冈蘊歸逢故辛子美帷火在丑刮鑿歷也叔才僞風轍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略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復齋漫録云田家汩汩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却將微雨送黄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絶可愛

石曼卿

六一居士詩話云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体兼顔柳為世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草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絶真余家寶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神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

長隨日脚流鬼神仙事恠不可知然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擧子不能道也

話異志云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人三十餘人靚粧麗服兩兩並馬而行丁度觀文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姬之衆耶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名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烱如微雲澹踈星徃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凄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凰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缾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詩此詩最爲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辭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

許彥周詩話云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　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娼婦退之華山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長眉青烱如微雲淡踈星便有神仙風度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四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後集

半山老人

復齋謾録云西清詩話荊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柳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句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荊公取儀詩豈謂柳詞耶更看春詩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報寧禪寺荊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荊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為寺因賜寺額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疎軒金陵集載荊公半山詩凡十五首苕溪漁隱曰山谷稱荊公為半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盜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寬夫詩話云荊公嘗云詩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與題合者類之如此乃是編事雖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發明變態錯出則用事雖多亦何所妨故公詩如董生只為公羊惑豈肯捐書一語真枯槹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之類皆意與本題不類此其所謂使事也

復齋謾録云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盖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陳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與閔聖淵陳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誦介甫三品石句以為介甫善論古今如國亡今日頑無恥自謂當年不與謀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聖淵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笋行舊語且陳亡江揔輩皆北面仇讎豈如此石之耐久耶聖淵及余作詩交介甫明信終守己說爭論紛然日暮罷去詩竟不就後十四年當癸巳

寒食重尋昔遊群石嶢然固在聖淵明信死
已久矣若溪漁隱曰子高三品石詩云臨春結
綺今何在屹立嶢嶢終不改可怜江水負君恩
白頭仍作北朝臣此反介甫詩意也
若溪漁隱曰謎字自鮑照始以字体解釋為之并
字謎云二形一体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乾
之一九從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進宿故介甫
用字謎云一月又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
之田下有長流之川一家有六口兩口不團圓
藝苑雌黃云余頃與荊南同官江朝宗論文江云
前輩為文皆有所本如介甫虎圖詩詰極道健
其間有神閑意定始一掃之句謂此只是平常
語無出處後讀莊子宋無君畫圖有一史後至
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解衣盤礴羸君
曰是真畫者也郭象注內足者神閑而意定
乃知介甫實此語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前
閣會詩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俊味亦有
來處本草蛸注中云此物黄為羨膗極俊美
除風破冷足為饌中之俊又言韓退之叉魚詩
駢首類同條駢首雖是常語然攷之周易貫
魚以宮人寵王弼注貫魚謂五陰駢頭相次似
貫魚也退之蓋取此又杜詩贈李校書衆中每
一見使我潜動魄按文選江淹雜体詩序云蛾
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俱悅
於魂則動魄之說杜亦有所本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僕嘗問先生曰神廟必欲變法何
也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
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
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自有文字論
列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見兩蕃不
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
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有
識者不敢承當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
以激切奮怒之言發動上心遂以前朝為不治
之朝神宗一旦得之以謂千載會遇改法之初
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

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秪增
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
者蓋有八字吾友宜記之僕因問八字曰虛名
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
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己無少許黙澁言
者雖欲誣之人主不信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
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
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而
回此老實不可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

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意
則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辯乃已及元豊
之初人主之己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
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

司馬文正公日録云介甫初為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
信任之蘇軾為開封試官策問進士以晉武平
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代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
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
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轍辭條例司言青

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與
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以軾轍兄弟故也

龜山語録云或謂荊公晩年詩多有譏誚神廟処
若下注脚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
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 荊公之徒箋注
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
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
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
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

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
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
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
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如舜求
言乃立謗本是真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
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
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
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年不知當時遭謗訕之

罪著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不之君不是羨事何足為法

復齋謾録云荆公旣排退之而又喜揚雄故著說以明劇秦非雄所作又為詩以辨之曰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為薄謗誚出異己傳載因疏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亳扣馬觸兵鋒食牛要禄爵史官蔽多闕自古喜穿鑿壹以劇秦投閣等事比伊尹干湯伯夷扣馬百里奚飯牛為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有所惑如此然其後又作絕句以詠雄云他年未免投天閣虛為新都著劇秦又古詩云歲晚天祿閣強顏為劇秦若何耶

藝苑雌黃云僧惠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為多酒盞疏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欲以少對密以疏對親余作荆南教官與江朝宗匯若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誕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字以多字對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復齋謾録云荆公詩曰高青女尚橫陳事見相如賦及搜叢經天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霄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為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乃為盡理梁昭明傳山香鑪賦云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為霜雪神矣

許彥周詩話云荆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挑花詩云晴溝漲春緑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舠皆覷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黍雪盤中毛事見家詩

復齋謾録云前輩以荆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思從隗始詭燕臺以臺為失史記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然則承襲之悮其來久矣

藝苑雌黃云余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談及

詩行可去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時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下得挾字最好知孟子挾貴挾長之挾余謂介甫又有紫苋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己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無前一聯同

苕溪漁隱曰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裏花蛺蝶飛來過墻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荊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前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墻去却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荊公所選想愛此詩因為改正七字遂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鑱斧之迹真削鐻手也

四六談麈云荊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盒茶藥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其稾無可於公意公乃自作今見集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丘園蓋五事見蜀中言約而意盡衆以為不及也

六三

司馬文正公日録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賜予所贈之物常倍舊例陰結内侍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振因能固上之寵上使中使二人諸察府界青苗還奏言民便之故上聖行不疑

復齋謾録云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崗頭路到老相尋得幾回盈步門在荊公舊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盈步虛聞眼欲穿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荊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

復齋謾録云陳無己詩話謂平甫以揚蟠登山詩為荘宅牙人語觧量四至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然余觀荊公金山詩前四句亦類此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秪見燈苕溪漁

隱曰平甫遊金山詩云北固山連三楚盡中泠水入九江深平甫識揚蟠詩又自作此等語何也、

復齋漫録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日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烟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落宴張樂於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于家作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頃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虜誇迂濶只合從來易得官

復齋漫録云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録載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人邀至海上見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記之略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也余又覩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文世竟無著之者

東皐雜録云荊公在鍾山興國寺見一兜入寺使蔡天啓集句嘲之云不住薰鑪換好香為他人作嫁衣裳因過竹院逢僧話始覺空門氣味長又集句詠百行池魚云門前流水清鄰鄰赤鯉騰出如有神君欲知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丞相嗔

許彥周詩話云鍾山有一詩云當年脾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無一事却騎羸馬下陂陁此上彥周許且不為荊公所喜然此詩實可傳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五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後集

東坡一

東坡云余在潁州夢至一官居人物與俗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念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何爲問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范景仁遊洛中詩蘚書標洞府松蓋偃天壇注云歐陽永叔嘗遊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又六一居士集有戲石唐山隱者詩我昔曾爲洛陽客偶白君前坐磐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　蓋紀此事余謂二分人物文章俱爲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宜所夢所見之異也

苕溪漁隱曰子由作子瞻墓誌云公謫黃州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元城先生語錄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子瞻墓誌云元祐二年君實方議政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世法久多弊編户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君實爲念患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

剝陜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其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其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

藝苑雌黃云東坡端午帖子皇帝閤云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爲解無厚其意蓋欲望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謂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其作端午帖子詩用此意也然洪駒父謂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故呂氏家塾廣記云說者謂公權有諷諫之意以文宗樂廣廈之凉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此語良是觀公權嘗以筆諫蓋造次不忘納君於善者豈於此而無箴耶又陳輔之以殿構生餘凉此兩字有功於修辭予謂輔之此詩無甚意義今世所傳多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詩云微凉生殿閣習習滿皇都又云臥聞疎滴梧桐雨獨詠微凉殿閣風不聞有殿補餘凉之說

苕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湯泉秦州之駱谷渝州之陳氏山居與秦君之所賦東城及匡廬泳尉氏驪山後謫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若浴于湯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見新安之黃山閩中之劍浦亦有其二矣第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非常惟驪山是礜石泉李賀詩云華清源中礜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黃山是古砂泉圖經云黃山舊名黟山黟山東峯下有朱砂湯泉新可點茗春時即色微紅昔人題詩云三十六峯高倚天瑤臺金闕貯神仙嵩陽若與黃山比猶少靈砂一道泉蓋爲是也余嘗謂湯泉其理不可致詰故東坡白水山湯泉詩云積火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燃丞相井疑浣將軍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鑄佽火山裂厥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鱉僅可燖狐兔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著屨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污唐

子西湯泉記云佛迹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熱甚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専為浴者設哉或謂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謂水出硫黄地中即温劾不聞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熱則地性之説固已失之然以硫黄置水中不能温則硫黄之論亦未為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為一類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温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性尤耿介得其類則雖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横絶徑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常而炎凉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恠者吹氣為寒呵氣為温而同出於一口此其證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聖湯延禪寺隷湯山下舊有湯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時韓滉為浙江觀察使滉小女有惡疾浴於湯泉應時而愈乃以女粧奩建精舍於湯山之右

藝苑雌黄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来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語豪而甚工石敏若詠雪詩有燕南雪花大如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屋耶或云詠雪非敏若詩見熊欽止夷白堂小集苕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品中止有李營丘驟雨圖耶無崔白者兼東坡此詩又云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鴈起竹間的皪横江梅乃是崔白冬景扁藝苑以為驟雨圖誤矣

苕溪漁隱曰余觀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片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絶句云連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粧相向

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而工矣
復齋謾録云送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為荊州長史則天問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為奇男子苕溪漁隱曰余閲舊史云則天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温公通鑑云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新史云武后謂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孫之翰唐史論斷云武氏問仁傑曰我要一好人任使並不云奇男子復齋誤矣

東皐雜録云顧子敦肥偉號顧屠故東坡送行詩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戲之又曰尹京時與從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東坡大書案上曰顧屠肉案同會皆大笑又以三十金擲案上子敦驚覺東坡曰且片批四兩來

復齋謾録云内翰顧子敦軀幹魁偉與山谷同在館中夏中多晝寢山谷俟其熟寐即於子敦胷腹間寫字子敦若之晝日穩案而寢既覺曰爾亦無如我何及還金夫人詰其背字褫衣觀之乃山谷所題詩云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樓閣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乃市井輩多用以文背故山谷因以為戲

東皐雜録云東坡善嘲謔以呂微仲豐碩每戲曰公真有大臣体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後拜相東坡當制有云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動又嘗謁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見便坐一陽盆畜一綠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獻口號云不要鬧不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微仲不悦

苕溪漁隱曰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

谷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白今印本誤
作白雷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也後
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
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
胷襟無一毫窒礙也

東坡云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也置酒
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
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
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
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
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
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
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曰山頭
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
笛可憐時復

龜茲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云余嘗觀唐人西域記言
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
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
皆龜茲至也又學林新編云前漢地理志上郡
有龜茲縣應劭注曰龜茲音丘慈其按字
書龜居逵切又居求切蓋居求者音鳩亦收
在鳩字韻中然則龜茲當音鳩慈而應劭
音龜作丘者於字書居求切誤讀入丘音也
其餘史書並音龜茲作丘慈嘗賣應劭唱其
誤耳蓋夷名號有他音不讀如本字故可汗
音祛寒月氏音肉支谷蠡音祿黎獮氏音
[illegible]音[illegible]番汗音盤寒允吾音鉛
牙先零音銑怜冒頓音墨特凡此皆變爲他
音書亦不載者

苕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爲詩子瞻
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
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
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
落日繡簾捲庭下水連空快哉亭詞乳燕飛
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

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楼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林秀出千林表詠苗詞玉骨那愁瘴霧氷肌自有仙風詠梅詞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氷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捲潮来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掛踈桐漏斷人初静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九日詞凡此十餘詞皆絶去筆墨畦逕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眞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後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　盡其謬耳

復齋謾録云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余聞之隱者曰此肉芝與子　烹而食之按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静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嫩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耶

復齋謾録云萬松亭在関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云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黄州過而賦詩云十年種木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庚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永雪姿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詠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謂此也

苕溪漁隱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為明各有詩惜之子厚意雖自謂護成晦不若介甫語顯而意適也子厚云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為明所誤介甫云虬甲龍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自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爝火間余頃過衡岳夾道古松最盛乃有此患雖岳祠近官不能禁也

苕溪漁隱曰吾家有二畫馬乃陸遠所摹伯時舊本其一則子瞻詩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其一則魯直詩西河驄作蒲萄錦目光夾鏡耳卓錐止哦此二詩雖不見畫圖當如支遁語道人憐其神俊也

復齋謾錄云明皇雜錄言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其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昔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苕溪漁隱曰李伯時亦嘗畫照夜白圖蔡天啓題詩云天上房星不下來蓮山芻粟飽驁胎龍姿逸駕飛騰盡賴爾毫端力挽回

復齋謾錄云東坡筆記謂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川帝乘赤驃起三騣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下初見平陸馬皆若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正作此狀不知三騣謂何今乃見岑參集有衛尚書赤驃馬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騣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騣其飾也以上皆東坡說余讀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楊巨源觀打毬詩云玉勒回時露赤汗花騣分處拂紅纓嚴維作勅賜寧王馬詩亦云鏡點黃金眼花開白雪騣何東坡獨忘樂天等詩耶余又嘗見小說言開元天寶世尚輕肥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張萱畫虢國出行圖亦有花馬蓋三花馬剪騣為三辮耳

苕溪漁隱曰東坡題伯時畫馬云龍眠胸中有千駟議者謂譏其無德而稱余意其不然如文與可作墨竹故和篔簹谷云料得清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胸中豈亦是譏之耶又山谷詠伯時虎脊天馬圖亦云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蓋言其畫馬之妙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若輪扁之斲輪也

復齋謾錄云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伯時畫天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咲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蓋謂東坡嘗作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屬此也

苕溪漁隱曰山谷題伯時天育驃騎圖云明窗盤礴萬物表寫出人間真乘黃解后今身猶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山谷用此事於伯時尤為親切姓與藝皆同也江都王畫馬今猶有存者陳云非嘗致以小詩云天上房星空不動人間畫馬亦難逢當年筆下千金鹿此日窗間八尺龍

麈史云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手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云旦刷幽燕晝秣荊越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鷄鳴刷燕晡秣越皆出於顏賦也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信哉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云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詩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二公之句各可以當之

復齋謾錄云老杜贈曹將軍霸詩云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黃金殿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褒公為段志元鄂公為尉遲敬德也故東坡贈寫真何充詩云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枉寫褒公與鄂公蓋用此也鮑欽止亦作謝傳神蔡景直云馳騁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麒麟閣遙相望枉寫褒公與鄂公因東坡語尤為無功

東觀餘論云閣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韋鶠子美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鶠蓋傳寫之誤曹將軍蓋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鶠從容二人間第筆格差不及耳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六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後集

東坡二

復齋謾録云古樂府張正見雉子斑云雉當渡溺水不怯如皐箭毛處約雉子斑云能使如皐路相迎巧笑間蓋用賈大夫事耳而黄朝英緗素雜記迺謂東坡詩用如皐事故云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蓋承古樂府之誤耳若潘安仁射雉賦云昔賈氏之如皐試解顔之一笑山谷南園記云可盡記之言哉將鏡之南國之石他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真得傳意

復齋謾録云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小杜臺城曲兩句云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氏此歟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道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被收今之坡詩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黄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為誤蓋被不記小杜詩也

藝苑雌黃云前漢龔遂傳有令民種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說坡和段縫詩云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則誤以一百本為五十本矣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文言曹操之罪云特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遊聖女山詩云縱令司馬能鐫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則誤以校尉為中郎矣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呼左右曰處分廚家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以謂蒸鵝鴨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飯一盂爛蒸葫蘆一枚贈陳季常詩曰不見盧懷慎蒸　似蒸鴨則又以鄭餘慶為盧懷慎雪詩押簷字一聯云敗履尚存東郭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東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記滑稽傳謫仙簷盖取李太白詩所謂飛花送酒舞前簷者即無雪事矣贈王子直詩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誰不愛其語之工然南史孔德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耶無笙歌之說次韻滕元發等詩云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憨黃潦薦溪蘋按子虛賦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蔕芥刺鯁也芥草芥之芥西湖詩亦有青丘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谷䕍録云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然則知白守黑不可謂之名曰谷也又詩中言宋廣平為鐵心夏仲御為木腸亦皆與本処不合

復齋漫録云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七八里間仁宗時陳道士所修葺花木亭臺四時遊客不絕東坡詩所謂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為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

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方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来也東坡此詩
為悞觀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来
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裹飯
况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
然其失自退之矣
藝苑雌黃云老杜房公池鵝詩鳳凰池上應回首
為報籠隨王右軍山谷題劉將軍畫鵝詩
還似山陰書罷鵝群驅向王家而前輩詩又
有鵝為費羲之墨書罷籠鵝去數紙尚可
傳白鵝山陰不見換鵝經白鵝曾換右軍
書皆不斥言所書者何經西清詩話載李
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為寫黃庭換白鵝
攷之晉史逸少所寫乃道德經非黃庭也太白
蓋誤用此事比觀梅聖俞謝元憲宋公贈鵝
詩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
養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聖俞此
語豈亦承太白之誤歟又觀白氏六帖所載亦

言黃庭經則古人誤用此事非獨太白為然也君
溪漁隱曰呂居仁寄朱希真詩云主人鵞可換
更為寫黃庭亦沿襲誤用也余謂李太白又有詩云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
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則又謂道德經矣
東觀餘論云世傳黃庭經為逸少書僕嘗攷之
非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論上清真經
始宋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
第子司徒公府長史揚君使作隸字寫出以
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
民以傳孔默後為王興先竊寫之度江漂淪
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
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
後一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
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
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
者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
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群以奉於是羲之便
停半日為寫畢携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

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初未嘗
言寫黄庭也以二書攷之即黄庭非逸少書無
疑然陶隠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
迹不過數首黄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
存否蓋此啓在著真誥前故未之攷證耳至
唐張懐瓘作書　云樂毅黄庭但得幾篇即
為國寳遂議以為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
陰道士如相訪應寫黄庭換白鵞苟欲隨
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
白鵞而不云黄庭豈非覺其謬歟
苕溪漁隠曰世傳黄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
亭序皆為王會稽書余觀諸公評論各有
區別今悉著于篇蓋欲知其是否耳永卅云
黄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
愛其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
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數世矣世傳王
羲之嘗寫黄庭經此豈其遺法歟魯直云
黄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

是永禪師書既刓缺亦難辨其偽差文者是
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
也二公雖不明言黄庭經為王會稽書然亦疑
似其語蓋辟於世俗之傳故爾永卅云樂毅
論石在高紳學士家紳死好事者往往就閲或
模傳其本其家祕藏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
一石質錢於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
無復石本矣金石録云集古録言樂毅論石
已焚之非也元祐間故郎官趙竦常孚右適行
已斷裂用木匣貯之沈存中云王羲之書舊
傳惟樂毅論乃是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
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
是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
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偽
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藏高紳學士家皇
祐中紳之子安世為錢塘主簿樂毅論猶在
手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
也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

之安世死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今樂
毅論皆其摹本也魯直云樂毅論舊石刻
斷缺其半若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
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其完書者是国
初翰林待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
富貴人家子弟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觀此
則樂毅論時所珍愛如此但舊本今雖得耳
永叔云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世寫
經手所書耳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体皆

類此第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書經
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皆與二人他所書不
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
愛子瞻云歐公言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吾觀之
信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辯
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偽難矣顧
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魯直云遺教經不知何
世何人書或曰右軍書黄庭堅曰吾評此書在楷
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

雲數等須見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
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則諸公
之論如此其遺教經非王會稽書審矣永叔云
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
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摹失真弥遠然時尤
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
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
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
玉而弃之於是魏晉以来諸賢墨蹟遂復流

落於人間太宗時摉訪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摹
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獨
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子瞻云
唐太宗訪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
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故孫莘老詠墨妙亭詩
云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蹟尤龍騰魯直云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
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
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者及蕭氏宇文焚

蕩之餘十不存一永師晚出其妙蹟惟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曉得定武石本蓋仿佛存古人筆意耳又云蘭亭序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蘭亭序亦數本肥瘦不同並存之聊為佳玩洪慶善須知憲江左以黃庭經樂毅論見遺殘鈌過半云得之鄱陽余觀祕閣曠帖有此二刻皆完好無一字殘鈌則知此為舊本矣

藝苑雌黃云古人詩押字或有語顛倒而於理無害者如韓退之以參差為差參以玲瓏為瓏玲是也比觀王逢原有孔融詩云虛云座上客常滿許下惟聞哭習脂黃魯直有和荊公西太一宮六言詩云啜羹不如放麑樂羊終愧巴西按後漢史有脂習而無習脂有秦西巴而無巴西臺二公之誤耶

漢皋詩話云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圖畫畫圖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紅慨慷之句後人亦難傚傚若不學矩步而學奔逸誠恐麟麒鳳凰木草川山之句紛然矣

復齋謾録云韓子蒼云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閑花以此大熟故易以雲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予然後知陳無已所謂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無弱寧僻毋俗之語為可信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以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善誘人也

復齋謾録云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曰東坡晚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為文穆父得倪

儡除鎮南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勤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師友談苑云東坡會門人輩人不易物賦或戲作曰伏其几而襲其裳豈惟孔子學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當時士大夫做東坡摘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薦因言之公笑曰近扈從宴醴泉觀優人以相與自誇文章為戲者一優曰吾之文章汝輩不可及也衆優曰何也曰汝不見吾頭上子瞻乎上為解顏顧公久之

藝苑雌黄云余與潘伯龍食種子乃言諸處榧皆不及玉山者方悟東坡詩有彼美玉山果粲為金盤實之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與他处迥殊故集韻榧字注只木名有實出東陽諸郡而本草榧實注亦云今出東陽諸郡

東坡云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若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坡題息軒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

苕溪漁隱曰余運寒溪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固能知靜坐之味矣弟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劇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嚥不下也

苕溪漁隱曰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蛙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欄楯上蝸牛真記實也舊說泰州西溪濱海多蚊范文正為監鹽題詩云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莫要問前程想與吳興同患也

龜山語錄云因論蘇明允衡書權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荊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

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撓擾何時是天下息肩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先豈以崇虛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

苕溪漁隱曰龜山謂老蘇為荊公所薄余觀張安道作老蘇墓表老蘇亦自鄙荊公蓋道不同不相為謀宜其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已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當時見者多不為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苕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彈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適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蒙曰常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蒙還其金曰吾戲耳

苕溪漁隱曰搜遺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　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承以何氏為晉何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許彥周詩話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辭可泣鬼神矣張子野長短句云眼力不知人遠上溪橋東坡送子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皆遠紹其意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七　後集

東坡三

東坡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華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驚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江夏辨疑云周瑜敗曹公於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竟陵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齊安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一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余以謂郡之西南者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既而琮降備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備至赤壁戰不利又周瑜傳曰備進住夏口孫權遣瑜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夫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者也故酈元水經注云江水又東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處也江水又東逕大軍山南由是觀之以大軍山而考合其處所可以無疑於此嘉魚圖經亦謂赤壁山在縣西北步道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異處而同名者寧復少哉如熊耳山焉置子路之所目者乃在今虢而敗赤眉積甲與山齊者自在洛矣此見詩人所賦赤壁多指在齊安蓋齊安與武昌相對意以孫氏居武昌而常為曹公所以即戰於此者耶客亦有謂予曰今九江之下有散花洲乃瑜戰勝犒燕軍士散花於此也嗚呼是信俗之過也

東坡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

南都撥心麪作槐芽温淘糁以襄邑抹猪炊
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
鱠繼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茶少焉
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
一笑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
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又寒具詩云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
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
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
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絶添酥酡則不可知人
間决無此味也詩曰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
更全清莫將北海金齏鱠輕比東坡玉糁羹
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
炊餅夏冷淘冬饅頭而饅頭尤有名士人得之
往往轉送親識詢前輩云元豊初神廟留神
學校常恐飲食菲薄未足以養士一日有旨
詣學取學生食以進其日食饅頭神廟親嘗
之曰以此養士可無愧矣於是飲食稍豊潔
而饅頭遂知名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
家爭衡耳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
其一語畢世不可得也
苕溪漁隱曰赤壁後賦云適有孤鶴横江東来
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
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蹁躚
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
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
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
亦驚悟此賦初言適有孤鶴横江東来中言
夢二道士羽衣蹁躚末言疇昔之夜飛鳴而
過我者前後皆言孤鶴則道士不應言二矣
余嘗見陸遠書赤壁前後賦因以此詰之渠
為之閣筆高道傳言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
皇獵于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射之其
鶴帶箭着翦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

有道觀徐佐卿嘗自稱青城山道士一歲九
三四至觀一日忽自外歸携一箭謂人曰吾行山
中偶爲此矢所中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
有越明年箭主至此當付之復題其時云十
三載九月九日也初皇狩蜀至觀見其箭命取
閲之驚異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鶴即佐卿也此
賦借道士爲鶴亦當用此事

復齋漫録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赤壁有巨鶴棲
二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掠舟西鶴意已莫府滿
夷之遺宫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黄州三日而
罷因遊赤壁而鶴巢已亡作詩示何次仲云淺
尋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
巢尚棲鶴亦無陳迹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
老眷戀群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西餘詩
句在江樓次仲和答云見時宗伯寄吾州諷
誦高文至白頭二賦人間真吐鳳五年江上不驚
鷗鬢當見水人猶怒鶴有危巢孰敢留珎重
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言鶴巢
蓋推賦而言也

藝苑雌黃云古人文章中多言盧橘李白詩盧
橘爲秦樹蒲桃出漢宫宋之問詩芙蓉秦
地沼盧橘漢家園又云冬花掃盧橘夏果摘
楊梅戴叔倫詩盧橘花開楓葉衰荷蔡君
謨荔支譜亦云道里遼遠曾不得班於盧橘
江橙之右皆不顯言盧橘爲何物東坡集中
言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七日與劉
景文同往賞枇杷作詩有魏花非老伴盧
橘是鄉人之句蓋指盧橘爲枇杷也及僧惠
洪冷齋夜話載此意而筠谿集中有
嘗盧橘一絶云皮似稗柿殻而剥核如龍眼味
甘鮮滿盤的皪如金彈叢子分嘗憶去年
此正謂枇杷然山谷以謂夔湘間有一種色黑
而夏熟者疑其爲盧橘則與東坡之意相戾
予嘗攷之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
之所有盧橘甚夏熟吳録曰朱光禄爲建安
庭有橘冬覆其樹春夏色變青黑味絶美

上林賦曰盧橘夏熟近是也魏王花木志曰蜀
土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
相繼通歲食之亦名盧橘則盧橘似非枇
杷故上林賦既言盧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
不應如此重複不知東坡何所據而言
復齋謾錄云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
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枇杷
燃柿　厚朴則一物為二物矣然予觀張勃
吳錄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
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林賦
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張勃之說
既如此則相如之賦殆未可以為失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
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
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此帖乃在軍帖
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東坡以
為子敬帖誤矣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
句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應物
嘗為蘇州刺史所言洞庭即太湖中洞庭山
或云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魯直謝檀君寄黃
柑云色深林表風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間書
後合題三百顆頻隨驛使未為慳右軍又一帖
云奉黃柑二百不能佳　得至耳魯直誤
用為三百豫章集又載魯直語余往時以為
右軍帖用中贈予黃柑三百者亦誤也右軍前
一帖在絳帖書堂法帖中後一帖在劉次莊法帖
中皆墨本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師定武和魯仲錫元日見寄
云燕南異事真堪紀三寸黃柑擘永嘉宋武
帝子義康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之而以次
者供御文帝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
義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
大供御者三寸見南史
復齋謾錄云去杭十五年後遊西湖詩斷章云
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

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丘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苕溪漁隱曰靈詩云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用杜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又云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踣鐵用杜詩駞從蹄高如踣鐵定河我就層冰裂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云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 用杜詩不見李白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東坡嘗作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卷此詩雖言謫仙實指公擇以事與姓皆同故也又濟南和公擇詩云敝衣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咲飡氊 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爲蘇李也東坡作詩用事親切類皆如此他人不及也

苕溪漁隱曰謁告絕句云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事見楞嚴經月光童子室中修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惟見清水徧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僉時童子捷來我前說如上事我則告言汝更見水可即開門入此中除去瓦礫童子奉教我後出定身質如初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中叟前置辭室內嫗粗醜故薄薄酒云醜妻惡妾壽乃公用此意也次韻李邦直感舊云娩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用退之旅宿夢娩娩之句溫柔鄉事見飛燕外傳

東坡云世之蓄其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

惟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

苕溪漁隱曰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集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偽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為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謬誤絕少如鄉叟有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中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背于不載和陶諸詩大為闕文也山谷亦有兩三集行於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詩文最多其間不無真偽其後洪玉父別編豫章集李彤朱敦儒是詩文雖少皆擇其精深者最為善本也

復齋謾錄云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為諫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横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横計不就慷慨志尤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

苕溪漁隱曰余讀三蘇文有諫諍上下二篇其間云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復齋乃云鄭公以蘇張之辨而為諫諍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心正也諫論中初無此等語不知復齋何從得之耶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格力辭旨可以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復齋謾錄云東坡初登第以書謝梅聖俞以示歐文忠公公答聖俞書畧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

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與子遊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四十秋蓋叙書語也

文昌雜錄云余見鮮賔王說登州每晴霽烟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来之狀彼人謂之海市苕溪漁隱曰東坡言予聞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云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宫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見容方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哉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迁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没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八　後集

東坡四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夭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鑪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雲雨仙苕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爲戲畧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之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咤其佳麗塵俗哉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命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祗恐輪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潸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復齋漫錄云洛陽伽藍記言河間王有婢名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令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皆流涕復降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然則名婢以朝雲不始於東坡也

苕溪漁隱曰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余謂東坡此語清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下夜

起對月昔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
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聊舉四詩其他之
類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
草木花慳瘦之句此語尤精絶他人道不到也
復齋謾録云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說
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
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
馬臺石愛而置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
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

四傍予爲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
者凡二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璏琢
杯水蒼佩螳螂帶鉤佩刀柄珈瑱珙璧是也
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
得於積壤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潛磨
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包以裀褥模以髹匣
畀致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
龍眠餘者咸歸内府矣東坡銘刻與伯時叙
跋昔雖有之今乃亡去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

末不著因存之
苕溪漁隱曰洗玉池銘云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
玉人解驂推食劃壞鐵祕錯落其室既獲拱
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也兮就淪蟄時節休浴以
幸斯石則此銘固已叙其事矣復齋以謂始予
讀之皆不得其說何也
苕溪漁隱曰和靖送游敍詩云況逢孟簡對盧
仝不怕孩人歎二女又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
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

子美入　而出注子產子產也坡詩用此或
云孟子所言有饋生魚於鄭子產校人烹
之疑非子美蓋未嘗見此耳
蘇子由鳳味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
鳳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有蒼
黑堅緻如玉以爲硯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
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
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博豐
碩蓋石之傑子瞻方爲易傳日致於前與有

功專為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頴之賊
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
墨棄不取長歎息招伏希搆西伯發秘藏與
有力非相時誰為出
苕溪漁隱曰予為閩中漕幕常被檄於北苑修
貢蓋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
有一泉覆以華屋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
五六尺甃其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爾泉之東
西二十餘步間兩山回抱各有小淺澗水流出其
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瀦畜滙以為潭若子
由所言味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
堅緻如玉以為研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
凰山味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
鳳凰山如飛舞下鳳之状山下有石聲如銅鐵
作研至美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
至益墨熈寧五年国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為研
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味又云僕好用鳳味
石硯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為黯〃灘
石所亂爾余於叢話前集已辨鳳味研非出
於北苑乃劍浦黯黮灘石蘇氏伯仲為王頤
所紿信以為然故又以此灘石為亂真耳
苕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
黑緻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研故
世所珍也石雖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
者最佳東坡為弘毅甫作龍尾研銘云澁不留
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此羅紋
石也又詩曰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横雲却
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
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横雙碧腸斷浮空
遠山色書空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
息爾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窗
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
汪彥章詩云冰奩吐寶抽銀忽仙女鳴機號
月窗雲綃裂斷擲殘縷淪入空山作尤物中
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塵俗骨故令玉質
傲松煙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石也研譜

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一石矣端溪石則色質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設備此四者乃為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溪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洒萇弘冷血痕劉夢得荅唐秀才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蜍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東坡銘云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鸜鵒眼為貴眼石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紋皆物之奇也烏得以病言之舊見士人王尹佐所蓄端硯其一眼正圓大若芡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為罕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為辨若唐州紫石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鄰相去雖遠商人多販此紫石研來因買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膩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為端石矣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慄不起墨亦耐久磨山谷與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莫能定其是否也山谷從人覓綠石研云久聞岷石鴨頭綠可磨桂溪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兔毫文潛和魯直惠洮河綠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虜地困沙礫一日見寶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萬金直奇煤利翰盈匳收誰侍此研恭几案風瀾近手寒生秋色持投我 不惜副以清詩帛加璧明窗試墨吐

秀潤端州歙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研以古物
而見貴於世瓦色頗青其內平瑩厚有及寸
者土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隸書也六一居士荅
謝景山遺古瓦研歌略云高臺已傾漸平地
此瓦一墜埋蓬蒿苔紋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
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鐫鑱凸與凹
東坡作山谷銅雀硯銘云漳濵之埴陶氏我
瓦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
遇發丘將復為麟獲顯潰遺老云客有遊
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研甚堅
而澤歸以遺余為之銘畧云土生萬物而能
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挺得火而
堅水乾火冷而土不迁不質金嚴水火則然臺
毁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
吾研明窻納暝東觀餘論云研譜言相州
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
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
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富瓦
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殊不朽腐
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
腐蓋傳聞之誤尔研録云紅絲石出於青州
黑山其理紅黄相奈二色皆不甚深理黄者其
絲紅理紅者其絲黄其紋上下通徹匀布漬
之以水則有濕液出於其間以手磨拭之久而
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兩時數日墨色不乾
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
得此石端歙之石皆置之而皆不復視矣研
譜云紅絲石研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
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
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
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盖亦
不佳見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尔
余今折衷此三説東坡之説與彥猷合而永叔
之説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而不枯燥但堅
滑不甚發墨彥猷知青社日首發其祕故著
硯録品題為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

紅絲石研須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研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硯歸朝聞鄴人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為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令囑之經年尋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為二硯持歸而以授鉉鉉得之喜即注水將試瓦瘞久燥甚得水即滲盡又注之隨竭有聲噴噴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終不可用與常瓦礫無異然則水沭之說無乃類此乎

苕溪漁隱曰遯齋閑覽云蘇易簡作文房四譜以硯為首務謂紙筆墨皆可隨時捜索其可以終身俱者惟硯而已此語極當余以文房四譜徧尋初無此語惟硯錄云余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紙筆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但取用之不乏至於可與終身獨研而已則知遯齋所言為誤也

東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尤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日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梁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苕溪漁隱曰東坡前詩乃知舒教授觀所藏墨其畧云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一生當著幾兩屐定心肯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缾應未罄罍先恥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間數枚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歲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又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石亦裕陵所賜王平介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矣嗟乎世不乏奇之識者耳詩云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以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讓於外非良瑕潘翁拜跪岸幘花眼一

生再見三歎息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九子姪

避齋閑覽云唐末墨工李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廷珪始名廷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廷邽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字者偽也墨亦不精廷珪之弟廷寬寬之子承晏晏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廷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廷珪墨為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再有貴族嘗誤遺一丸於池中疑為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東坡云潘谷作墨精妙襍用高麗煤故詩云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苕溪漁隱曰余謂李墨既為難得則潘墨亦匪易求然今世無二人墨然不免用固不必愛奇也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二十九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後集

東坡五

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矣因舉伯淳和温公諸人禊飲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泛舟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將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

其故予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也語豈是激宣帝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罪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可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急欲救之故為此言耳懷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議疑可以止之

苕溪漁隱曰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雙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王安石詩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亦為之一笑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廟挽詞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經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在元祐間獲恩章作吉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滴之網後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誘訕天乎寧有是哉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熙寧三年三月春殿放榜韓冢國呂惠卿初考所詩者皆在高等評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劉貢父覆考皆反之吳沖卿陳述古多從初考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沖卿等奏從初考李才元蘇子瞻編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陸佃第三上令陳相面讀均祖洽策禮祖洽第一又問佃卷所在佃若佃卷號也禮求三子瞻退擬進士對策而獻之且言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

苕溪漁隱曰唐昌觀玉蕊鶴林寺杜鵑二花在唐時為盛名聞天下玉蕊花亢有詞人賦詠唐百家詩選載王建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階前碎月

明劇談錄云上都安樂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双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行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女冠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舉轡有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劉賓客有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雲車攀枝弄雪時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續仙傳云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貞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一日周寶謂殷七七曰鶴林寺花天下奇絕嘗聞汝能開頃刻花此花能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寺宿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為上蒼所命

下司此花非久即歸閬苑今為道者開之末日寺僧訝花漸拆至九日爛熳後經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余求之唐人詩集殊無詠此花者惟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皆用志故事也余嘗謂小說載事好為附會以聳動人觀聽使讀之者忘倦每竊疑之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蕊花則言有仙女來遊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又據遺云蜀州郡閣有紅梅數株方盛開有二婦人高髻大袖倚欄而觀題詩於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花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詩思清麗非神仙乎又龍城錄云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

於松竹林閒見美人淡粧素服出遊時已昏黑
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
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
歌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襲人久之東方
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
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此之類其言怪
誕無可考孜敘是虛謾不足信矣

藝苑雌黃云維揚后土祠有瓊花潔白而香天下
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刱亭於其側曰無雙韓魏
公詩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蓋謂是也比觀
晏元獻集有翰林盛詠議借示揚州后土祠
玉蘂花圖詩序云此花自王禹偁更名瓊花
按李善文選注瓊赤玉也蓋王之誤故晏集
有拒霜花詩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蘂瓊房
綻蓼風又紅梅花詩巧綴瓊瑛綻色絲三千
宮面宿臙脂又紅蓼詩絳英瓊粒傲霜前冷
落池臺亦自妍又泛溱至祁氏園詩素華
陵霜雪紅艷彼玭瓊皆注云瓊赤玉也其意
蓋欲辨証世俗之謬按許慎說文亦以瓊為
赤玉然瓊花之名至今不改豈其相承之久
歟又王彥輔麈史云說文以瓊為赤玉比見人
詠白物多用瓊退之雪詩云若非燖鴻鷺定
是屑瓊瑰之有今朝踏作瓊瑤跡為有詩從
鳳沼來等句將別有所稽耶豈用之不審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白鶴新居上梁文叙幽居
之趣蓋以文為戲自此為啓之也其後葉少蘊
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孫仲益作西徐上梁
文皆效其躰格然不能見優劣矣余亦嘗
效之有云春風雨足耕隴首之曉雲秋日鱸
肥釣波心之寒月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九日齊山登高云江涵秋影
鴈初飛與客携壺上翠微又有詩云烟深隋
家寺殷葉暗相照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小
東坡用其語作詩云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
佩紫微壺以牧之曾作中書舍人故言紫微
壺又牧之詩何如釣船雨蓬底卧秋江又憶吾

安郡云平生踵足處雲夢澤南州一夜風欺竹、
連江雨送秋東坡用其語作詩云客睡不妨
紅背雨又云平生踵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拍岸
風

苕溪漁隱曰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
之世所未有也銘略云乃作新亭檐楹欒梁
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
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
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

脛而趨無翼而翔敵又改為其費易價攜曰
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亦可倫
見也子由亦云子瞻為汝陰守以幄為亭欲
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
轍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塞則立槩
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磐水嬉習氣未瘳豈
以吾好而俾民憂顛尾甚清頻由孔幽風有華
幄而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似近時吳傳
朋以東坡此銘改數字更為擇勝閣銘而書

之不知者乃以為傳朋作極可笑也

苕溪漁隱曰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
少而觀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
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
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東坡謫居
耳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
魯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聰明
如清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
矣

苕溪漁隱曰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略云
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
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
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
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
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
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此語蓋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京
口月觀記又從而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

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所覩字此漢人語也又黃門謝復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於上恩累歲偷安有慙於公議秋毫皆帝力也用長教語

苕溪漁隱曰東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髣髴尚夜中望之類乎丁寧淼淼浩浩徒挂初心之劍因其祉而用事尤爲中的

苕溪漁隱曰次韻江長官詩云莫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慶觀乳泉賦云鏘琅佩之落谷瀲玉池之生肥澄邁驛通潮閣詩云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伏波將軍廟碑之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皆兩用之其語倍奇蓋得意也

東坡云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何在惠州忽被命謫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

與弟訟書云吾以去歲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扁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盡也每廷尚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擅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 撫乘躊躇慨 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尤存星列滿目琁琁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蔣章月觀記云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及嬉之未倫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

四六談麈云東坡嶺外歸與人啓云七年遠謫不

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嘗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苕溪漁隱曰蔡寬夫有詩話述事云臨淮大士亦無私應物長老陰為記親護乎航度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苕溪漁隱曰子由古史云二世殺諸公子殆盡而後援者於劉項余按史記二世為趙高所殺子嬰立降漢王〻〻以屬吏項王至斬之則授首於劉項者乃子嬰非二世也又云陸遜之於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者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吳志陸遜上疏諫孫權不宜易太子權不聽因憤恚卒又按北史煬帝以高熲謗訕朝政誅之二人非孫權隋文所殺其抵牾如此、子由譏司馬遷作史記淺近而不學疏略而輕信故因是之舊而作古史、乃又若是寧不畏後人之譏乎、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往從之游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君遊廣州 學有日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陽以此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與終此詩者乃為足之云生長茅閒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城脈白袍端合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載此句乃云滄海何曾斷地脈朱崖從此破天荒遂以姜唐佐為朱崖人附會為說今當以子由詩為正也

復齋謾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君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

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 城市
亦俊 陳君有道澤化行閭井淳張侯公謹流
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騎秦當時
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已荅李端叔書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
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
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
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
所長魯直長於詩詞秦晁長於議論魯直
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
得至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
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々問之其後文
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瀾萬頃海少公
峭拔千尋麓黃郎蕭々日下鶴陳子峭々
霜中竹秦文清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
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
也
復齋謾錄云張芸叟詩云夕陽牛背無人臥
帶得寒鴉兩々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
葉隨流水歸何処半載寒鴉過別村下句
與張相合
東皐雜錄云李廌方叔祭東坡文云道大不
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
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後集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與諸生步自永安城入張寬夫園待月以金荷葉酌客客有孫叔敏善長笛連作數曲諸生曰今日之會樂矣不可以無述因作此曲記之文不加點或以為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云斷虹霽雨淨秋空山染修眉新綠桂影扶疏誰便道今夕清輝不足萬里青天姮娥何處駕此一輪玉寒光零亂為人偏照醽醁年少隨我追涼晚城幽徑遶芳園森木共倒金荷家萬里難得罇前相屬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愛臨風曲孫郎微笑坐來聲歕霜竹苕溪漁隱曰山谷謂此詞可繼東坡赤壁之歌余故列東坡之詞于左方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艣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罇還酹江月苕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云公嘗遊潛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天下皆稱曰山谷而不名字以配東坡云

復齋謾錄云無己呼山谷為金華仙伯故題李白真詩金華仙伯識乞字好事不復千金摸蘇養直詩亦云金華仙伯語筆端丘壑能經心是也

苕溪漁隱曰葛洪神仙傳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初起索之累年不得後隨一道士與初平相見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兄往但見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成羊後易姓為赤松子不知無己呼魯直為金華仙伯者取其同姓皇固非黃矣

復齋謾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苕溪漁隱曰後漢逸

民傳云涪翁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
號涪翁後齋一公取之乃取益部耆舊傳以為
異書耶

苕溪漁隱曰魯直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常父
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因戲答云知
公家亦闕掃除但有文君對相如正當為公乞
如願作書遠寄　湖錄異傳云廬陵歐陽明
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為禮積數年
復過有數吏來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日感公
有禮且厚遺公願勿取獨求如願耳明既見
遂求如願如願者青洪君婢也明將歸所願輒
得數年大富

東坡云眼惡剔抉齒便漱潔治眼如治民治齒如
軍治民如曹參之治齊治軍如商鞅之治秦
此語本出魯直云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
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
詩蓋盡此理矣

苕溪漁隱曰前輩議作詩多用古人姓名謂之
點鬼簿其語雖然如是亦在用之如何耳不
可執以為定論也如山谷種竹云程嬰杵臼立
孤難伯夷叔齊食薇瘦梅花云蕭也本和予
仲由元鄙人此雖多用善於比喻何害其為好
句也

冷齋夜話云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堂中三居
于但知敬畏若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
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
暮不足安能為哉而反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
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
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
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哉至
中大節非若其能必行其志若視爵祿如
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
得而笑之

苕溪漁隱曰魯直少喜學佛遂作發願文云今
者對佛發大誓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婬欲

飲酒食肉設復為之當墮地獄為一切衆生
代受其苦可謂能堅忍者也其後悉毀禁
戒無一能行之於詩句中可見矣以酒渴愛
江清作五詩其一云廖侯勸我酒此亦雅所
愛中年剛制之常懼作災恠連臺盤拗倒
故人不相貸誰能知許事痛飲且一快嘲小
德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轉春
鳥塗窓行暮鴉欲眞主母惜稍慧女兒誇
鮮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謝荣緒割獐見
貽二首云何處驚麏觸禍機煩公遣騎割
鮮肥秋來多病新開肉鵝飯寒葅得鮮團
二十餘年枯淡過病來筋下劇甘肥果然口
腹為災恠夢去呼鸞雪打圍傳云飲食男
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則誠難節之則為
易乃近於人情也
東皐雜録云魯直嘲小德有語學春鶯囀窓
秋鴈斜後改曰學語囀春鳥塗窓行暮鴉以
是知詩文不厭改也

苕溪漁隱曰題磨崖碑後詩云事有至難天
幸耳上皇蹋蹐還京師內間張后可不外間
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
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辭諦觀
詩意皆是言明皇宋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
皇幸蜀還居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居甘露
殿雖流高力士于巫州詩云南內誤矣又以元結
本傳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
務而已初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不知
魯直所謂臣結春秋二三策者更別出何書
也魯直以元結臣甫杜鵑再拜詩子美杜鵑詩
正為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春秋二三策亦
當如杜鵑詩有為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為是則
事無交涉乃誤用也或云魯直蓋用孟子吾
於武成取二三策之語然於元結果何預焉如
顏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
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

東坡謂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此字孰謂公區
區於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却為親切
復齋謾録云韓子蒼言張文潛集中載中興頌
詩疑若秦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蕪
詳味詩意亦似少游語也此詩少游號傑出第
玉環妖血無人掃之句爲病蓋李遐周詩云若
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貴妃之死高力士以羅
巾縊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詩有血汙遊魂歸
不得之語亦指妃子張蓋本杜也

苕溪漁隱曰余游浯溪觀磨崖碑之側有此詩
刻石前云讀中興頌張耒文潛後云秦觀少
游書當以刻石為正不知子蒼亦何所據而言耶
東皋雜録云中興頌刻南崖石可鑑江之南北數
里草木人物毫髮畢見僧云昔有人鑿取去
行數驛夢山神追取即載還龕置崖上但
方二尺許耳余偶命從者洗其旁二丈餘皆光
瑩可鑑僧驚云頃未見也
苕溪漁隱曰吾鄉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鑑物與浯
溪崖石正相類人因呼為石照蘇黃門嘗題詩
云雲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
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
苕溪漁隱曰余官閩中見其風俗呼父為郎罷
呼子為囝顧況有詩云郎罷別囝囝別郎罷
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乃知顧況用此方言
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詩云斑衣兒
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
即如常在郎罷前吾子西詩事寒　藁砧兒
饑嗔郎罷皆用顧況語也
復齋謾録云題子美浣花圖云鄰家有酒邀
皆去得意魚鳥來相親按世說簡文入華林
園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
間趣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又贈晁無咎詩
雞蘇胡麻留渴羌不應亂我官始香按拾遺
記晋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圃人每醉中好
言王者興亡之事但言渴於酒群輩呼為渴羌也
苕溪漁隱曰真誥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

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諭之與之木鎖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昇太清故觀伯時画馬詩云木穿石盤未渠透坐脇不遂令人瘦即肅事也北史云齊高歡在殺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應詔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沙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故題陽關圖詩云想見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之語殊有所本也

苕溪漁隱曰筆談云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往往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為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為玩珠又文昌雜錄云禮部李侍郎説祕書少監孫莘老莊居在高郵新開湖邊一夕陰晦莊客報湖中珠現與數人同行小車徑中至水際見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如蘆席大一殼浮水上一殼如張帆狀其疾如風舟子飛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故呈孫莘老詩云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莘老又是高郵人用此事以擬之大為切當

復齋謾錄云自賀方回為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之又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曉別吾家

黄叔度第元華髮舊山脩水異日同歸處罇
壘飲散長亭暮別語丁寧不成句已斷離腸
知幾許水村山館酒醒無寐滴盡空堦雨山谷
和云湘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歸鴻去一曲陽関
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愁人処別恨
朝〻連暮〻憶我當筵醉時句度水菩雲心
已許曉年光景小窓南浦共捲西山雨洪覺範
和云綠楊烟鎖長亭路恨取〻分離去日永如年
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日斷人何処解
鞍旅會天時暮暗想丁寧千萬句一寸危
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〻雨
復齋謾録云唐宋 老至詩云一別一千
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日見王色乃知
山谷五更歸夢三百日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
此
苕溪漁隱曰水仙花詩云借水開花自一奇水沉
為骨玉為肌暗香已壓酴醾倒只愧寒梅無
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雖欲形容水

中生雖欲形容水字卻反成語病
山谷云野人採鄭花以染黄不借礬而成色故
名山礬海岸孤絕処補陀山譯者以謂小白
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坐
不去耶苕溪漁隱曰余閲華嚴經合論云觀
世音住居補陀洛迦注云小白花樹山觀世音
菩薩居之為諸菩薩説慈悲經此山多有
小白花其香山谷所言即此可也
叅苑雌黄云種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謂振須
辰日斸笋看上翻成是也又用臘月杜陵所
謂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是也非此時
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謂之竹醉日
栽竹多茂盛按筍譜云民間説竹有生日
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
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故吳元獻詩云蕭
蕭渭濱族蕭〻塵入分姿如能樂封植柯必
醉中移宋景文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纖
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於

酒今黄元明詩云夏栽醉竹餘千個春畜寂瓜滿百區

復齋謾録云諺云是人眼裏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皆鄙語也山谷取以為詩故今以為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蓽有秀色西施遂人眼稱心最為得謝陳適用惠紙云千里鵝毛意不輕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一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二　後集

山谷下

苕溪漁隱曰零陵郡澹山巖秦周貞實之舊居余往歲嘗遊之因見黄太史詩刻愛其詞翰兼美因搨墨本以歸真佳玩也詩十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斷俗子塵春蛙秋蟬不到耳夏涼冬暖總宜人巖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樹仙家春惜哉此山世不顯不得雄文鋪翠珉其二云澹山澹姓人安在徵君避秦亦不歸石門竹逕幾時有瑤臺瓊室至今疑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閬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巖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録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遊瓌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為耳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巖詩清勁簡遠不減晉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已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時之絕山谷云李西臺出群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殁後數來者西臺惟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多髣髴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水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窗棐几開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已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獨右軍能逼人山谷此

詩許可如此其不虛美矣余素未嘗見宣獻書不知其果何如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餘用徐季海書意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摹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其縝清遒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余每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耳東坡云歐陽文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疏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今人不解之去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比來士大夫惟荊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遒士大夫學荊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著繩

尺而有魏晉間風氣不復髣髴嘗觀王濛書
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髮無遺恨者荊公嘗
自言學遠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
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余觀之誠不虛語然季海少令韻勝則與
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
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
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

服膺注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
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
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季海
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
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
莫能以短兵代此老賊也前朝翰林侍書王
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
文皆著書墨迹此其長處不減季海所乏者
韻爾沈侍師道林岳麓寺詩字勢豪逸

其復奇偉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
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
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
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似
李伯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
山谷云余比來經愛顏魯公書時時輒有其
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其彷彿寫我心耳豈
謂可愛日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
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峯

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
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著
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
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
至於老大精神耳與顏楊方駕則未之有也
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
者輒萎弱不能立筆縱然筆墨各繫其人
工拙要須其韻勝且病在此處筆墨雖工於
不近也六一居士言石曼卿工於書筆畫遒勁

體兼顔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倶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予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傳於世也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敵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秘閣續帖劉無言䟦題

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筆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閲無言書多矣晩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詩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黄之論其著于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涪翁晩年再过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鐫石于嘉會事今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涪翁嘗言嘉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

以後作誠佳絶也東坡嘗跋之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一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於董令升家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

疏于後見東坡於此書且褒且貶深竊怪之
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閻封王居畢所藏君
侍親平凉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
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異者不可考
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錫公外孫而與
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
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譬觀者不以為過信乎
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則儻本不求工所能工如此
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卻萬變而
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耶張長史草書頹然
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
其褒也及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
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
聾有如市娼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
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
記楷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諸家無轍迹可尋
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
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
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
其記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
自李杜有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
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
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八月
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
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
牀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
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
斗恍惚如聞神鬼驚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
右蹙如飛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
家家家屏障書題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
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
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
舞少陵因殿中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
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
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
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

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
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
蘇州也逸氣感清識楊人拂篋笥舒展忘疲
衾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苕溪漁隱曰山谷詩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
飲者為惡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檢尋其
詩云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
還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為惡客山谷又一
絕句云破卯扶頭把一盃燈前風味喚仍回
高陽杜裏如相訪不用閑携惡客来
復齋謾錄云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
游麝引麛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
槲葉風微鹿養麛所自苕溪漁隱曰山谷
此詩乃是河月天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麝
養茸非麝字韻復齋誤矣
苕溪漁隱曰後山謂魯直作詩過於出奇誠哉
是言也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
食之既　亭歌詈云藪澤之羅苦官
恍即用此菴字為有依據苕溪漁隱曰廣韻
云庵小草舍也菴菴蕳草又菴羅果也集韻云
庵圓屋曰庵或從草菴菴蕳草名或作菴曾
直以菴非屋不當從广然與廣集二韻全不
合殆亦難用殊不知漢文從省文借用為菴
字耳
藝苑雌黃云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
木士女炫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謂
之施鉤涅槃經謂之買索古今藝術圖曰鞦韆
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者或云齊威公北伐山
戎此戲始傳中國然攷之字書則曰鞦韆繩
戲也今其字從革實未嘗用革按王延壽
作千秋賦正言此戲則古人謂之千秋或謂出
自漢宮祝壽詞也後人妄易其字為鞦韆而
語復顛倒耳山谷詩未到清明先禁火還依
桑下繫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
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蓋得其實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詩云萬紅半落平池晚曲渚

氣成錦一張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魯直
皆用其語作詩云旅葉颺花飛白馬一張紅
錦夕陽斜又云公有胸中五色線平生補衮
用功深
藝苑雌黄云李濟翁資暇録云假借書籍云借
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玉府新書杜元
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借書一嗤還書
二嗤後人更足其辭至於三四因訛為癡馬緗素
襍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嗤其義略同或曰備
書者之誤余謂此二字皆非按唐韻云瓻丑
飢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
瓻則借書一瓻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
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
酒又復借沽蓋此物也山谷詩云願君借我藏
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其惜借行千里遠他日還
君又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為勝
苕溪漁隱曰余讀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然
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

宋興以来一人而已矣此語蓋本呂居仁江西宗
派圖叙而言叙云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
放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
揚反覆盡兼衆體以此也
復齋漫録云荆公詠淮陰侯詩將軍北面師降
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
虜東面置坐而廣武雖云乾計太疎略此事
亦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
云黄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黄雀詩中大
垂天且割烹細微黄雀莫貪生頭顱須復行
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羮二詩使事譚事亦同
許彦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
最奇特事荆公詩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
間久寂寥李廣誅霸陵尉薄於德矣東坡
詩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
如此向背
苕溪漁隱曰魯直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
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臯題徐孺子祠堂詩曰

屋可能無穰子黃堂不是父陳蕃二詩命意絕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耳

復齋漫錄云豫章嘗自贊其真云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真詩耳淡白云也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歎余兼爾俱為未了人

苕溪漁隱曰山谷以合時人形入詩句蓋取法於少陵少陵詩云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之類是也故山谷云司馬丞相驟登庸詔用元老超群公又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之類是也近世風俗諱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復知其字疇敢形入詩句必相顧而失色也禮記云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今不問其長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讀禮記寧不羞乎

復齋漫錄云潘子真詩話言雅威能折綿之句余聞山谷所從出山谷曰勁氣方凝酒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余讀晉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不寒冽冽乃知折綿之事始於阮籍庾肩吾用此耳豈山谷偶忘之耶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吳謝無逸詩但使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舉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脉不相屬也絡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埔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見其切○王符傳云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論○晉周顗字伯仁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獨與一婢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有益矣父兄許之後生顗及嵩謨並列顯位絡秀謂顗曰我屈節於汝家為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為方雅之族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後集

秦太虛

藝苑雌黄云程公闢守會稽少游客焉館之蓬萊閣一日席上有所悅自尓眷眷不能忘情因賦長短句所謂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烟靄紛紛是也其詞極爲東坡所稱道取其首句呼之爲山抹微雲君中間有寒鵶萬點流水遶孤村之句人皆以爲少游自造此語殊不知亦有所本余在臨安見平江梅知録云隋煬帝詩云寒鵶千萬點流水遶孤村少游用此語也予又嘗讀李義山效徐陵体贈更衣云輕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詞玉籠金斗時熨沉香與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勝金斗其語亦有來處

苕溪漁隱曰晁無咎云少游如斜陽外寒鵶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其褒之如此蓋不曾見煬帝詩耳

復齋謾録云少游别蘇子由於斗野亭作詩云古埭天連鴈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觧手更爲晩停舟子由和云飲食逢魚蟹封疆入斗牛余觀其意上句取杜詩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下句取庾蘭成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也

復齋謾録云少游爲千秋歲世尤稱之秦既没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常記春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諷雲邊扇趙舞風回帶嚴鼓對杯盤籍草猶相對酒滞誰能會醉卧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兎園高宴悄虎觀英遊改重感慨驚濤自捲珠沉海中云醉卧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甫寓焉日過山谷論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甫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未有以却之次日功甫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晩偶尋得一海字韻功甫

問其所以山谷云差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甫不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盡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學詩者不可不知也

苕溪漁隱曰和東坡金山詩云雲峯一隅變炎涼猶喜重來飯積香維摩經去維摩詰往上方百國號香積以衆香鉢盛滿香飯悉飽衆會故今僧舍厨名香積二字不可顛倒也太虛乃遷就押韻殊不成語小詞云落紅鋪徑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園憔悴杜鵑啼無奈春歸用小杜詩莫怪杏園憔悴去滿城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却愁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語固佳矣第恐無此理香譜云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所過瓜盡一蒂不獲然則海棠花下豈應麝香可眠乎同子蟠端午日遊諸寺云雙溪貫城郭暝色帶孤翁用老杜秦中紀行詩暝色帶遠客之語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稹作樹萱錄載有人入夫差墓中見白居易張籍李賀杜牧諸人賦詩皆能記憶句法亦各相似最後老杜來賦詩記其前四句云紫須寬袍濾酒中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盡情下水濱嗟乎若數君子者皆不能脫然高蹈猶為鬼耶殊不可曉也若以為元稹自造此辭則數公之詩尚可庶幾而少陵四句非元所能道也

苕溪漁隱曰余閱淮海後集秦少游有秋興九首皆擬古人如韓退之李賀杜牧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韋應物內擬子美詩云紫領寬袍漉酒中江頭蕭散作閑人悲風有意催林葉落日無情下水濱車馬幢幢誰道義市朝滾滾共埃塵覓錢稚子啼紅頰不信山翁菌筍貧前四句與樹萱錄同竟誰作耶

詩說雋永云秦湛處度為韓膺胄作枝巢詩建炎間在會稽一日語仮云先得兩句大勝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未知後成篇否苕溪漁隱曰玄怪錄云巳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巳人異之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人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為人摘耳處度此詩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焉得便謂之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焉得謂之同居也東坡作洞庭春色賦云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遊戲於其間謝無逸詠橘詩云巳邛清霜後獨餘兩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追藏務深密皆善用事無疵病可指擿也

陳履常

復齋謾錄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無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其後又寄黃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廢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蓋無己得意故兩見之

復齋謾錄云晁無咎贈玉山過彭門而無己廢居里中無咎出小鬟舞梁州以佐酒無己作木蘭花云娉娉裊裊芳藥稍頭紅様小舞袖低垂心到郊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休白髮簪花各自羞無咎云宋開府鐵心石腸乃為梅花賦清駃艷發殆不類其人為無己清適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駃艷發過於梅花賦矣苕溪漁隱曰乙酉歲余歸苕溪方獲復齋謾錄見無己小詞因筆之

苕溪漁隱曰履常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與溫公進資治通鑑表二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之語相合豈偶然耶

復齋謾錄云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為人

或鏤金薄帖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
容改新無已立春詩巧勝向人其柰老衰顏
從俗不宜新更覺其工
苕溪漁隱曰余閱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剪綵
為人或鏤剪金薄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
鬢所云正此即無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
後齋以無已詩有衰顏從俗不宜新之句遂
牽合撰此七九字亦誣妄矣
文昌雜錄云立春日賜三省官綵勝各有差謝
于紫宸殿門杜臺卿說正月七日為人日家家
剪綵或鏤金薄為人以帖屏風亦戴之頭鬢
今世多刻為華勝像瑞圖金勝之形 引釋
名華象草木華也勝言人形容正等等著
之則勝人引賈充李夫人典試曰每見時人月旦
花勝交相遺與謂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
造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鏤金刻繒加飾
珠翠或以金銀剪極工巧交相遺問焉
許彥周詩話云無已賦宗室畫詩滕王蛺蝶
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又作曾子固挽詞云
国無趣日江漢有東流 近世詩人莫及也
苕溪漁隱曰寄送定州蘇尚書云杜論平生三
萬卷貂蟬當復作兜鍪齊武帝戲周盤
龍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履
常又用此事意言蘇公之才學不當廢遣無
頗牧出於 林古人以為美談復常之言非也
苕溪漁隱曰杜牧之早鴈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
長門燈暗數聲來 六一居士詠河間鴈云野
岸柳黃霜正白五更驚破客愁眠皆言幽
愁羈旅聞鴈聲而生愁思至後山則不然但
云遠道勤相喚羈懷誤作愁則全不蹈襲也
復齋謾錄云漢皋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
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為鮑
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然予
觀司馬文正詩話乃謂當為河南府法曹常
忤知府薛映因賦孤鴈詩所謂天寒稻梁少
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為帶邊城信薛大

歎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意亦非前句可及當以張君所記為莫也

晁無咎

復齋漫録云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録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凄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此等語要皆絕妙只一出字自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家語自是着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張子野與柳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苕溪漁隱曰無己稱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逮也無咎稱魯直詞不是當家語自是著腔子唱好詩二公在當時品題不同如此自今視之魯直詞亦有佳者第無多首耳少游詞雖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過譽也

苕溪漁隱曰雪溪齋日記謂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不愧六朝宮掖體無咎評樂章乃以為元獻詞誤也元獻詞謂之珠玉集叔原詞謂之樂府補亡集此兩句在補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却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影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于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

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
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
表弟願預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
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爲冠歌罷衆皆咨
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
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
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
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
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

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
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
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
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
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
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
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
出雖時時有妙詩而破碎何是名家至獻元
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夫人作爲小歌詞直

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
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
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
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
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
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
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
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
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

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
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
家美女非不妍麗而終乏富貴黃即尚故實而
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指摘其
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
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
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
量正爲此輩發也

東皋雜錄云余昔為太學生暇日遊西池過道者
院池上壁間見東坡題詩云下馬逢佳客携壺
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好能冰
齒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真箇解催詩
後有諸公和獨記無咎一聯云雨園鳩逐婦風
逕燕將兒亦佳句也
復齋謾錄云元豐己未秋明略晁無咎同登
科明略所遊田氏有美姝也一日明略邀無咎
晨過田氏遂起對鑑理髮且睇且語草草粧
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
因為下水船一闋云上客驪駒至鸚鵡喚銀屏睡
起困倚粧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繚繞金
環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
斜領花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
斂眉翠雖有愔愔意空作江邊解佩
張右史
復齋謾錄云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
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
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復齋錄錄云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
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
物應須日千變文潛用其意別為一詩云高
風霏霏蕎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半夜
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
蠶婦低眉愁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
供爾良獨難
苕溪漁隱曰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微張右史集
中佳句也備成集亦有之豈誤收入非東坡所
作李太白有云天清一鴈遠文潛有云天形
一鴈高二句俱工未易分優劣也
金石錄云唐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
之葬自為文刻石於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
所乘六馬為贊刻之皆歐陽詢八分書世以
為殷仲容書非是至諸降將名氏乃仲容書
耳
苕溪漁隱曰文潛有昭陵六馬詩云天將剗除隋亂

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飈馳不及視山立儼莫回長鳴視八表穰穰萬駑駘秦王龍鳳姿魚鳥不足摧綫間太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竪子縛取如提孩手持掃天幕六合無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材惟時六驥足續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鑾駕玉路上天街荒凉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溪堂居士

復齋謾録云謝無逸嘗於黃州關山杏花村館驛題江城子詞云杏花村裏酒旗風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橫楊柳綠陰濃望斷江南山色遠人不見草連空夕陽樓外晚燈籠粉香融淡眉峯記得年年相見畫屏中只有關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過者必索筆於館卒卒頗以為名因以泥塗之

復齋謾録云晉許遜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伏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無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增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搖撼神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衣欽摩挲時要擊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慈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挽山石狂處

張芸叟

復齋謾録云芸叟嘗評詩云永叔之詩如春服乍成酴醿乍熟登山臨水竟日忘歸王介甫之詩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聞見難可著摸石延年之詩如飢鷹夜歸逃遁不可言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矛戟森然不覺令人神懾子細點檢不無利鈍梅聖俞之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郭功甫之詩如大排筵席終日揖遜而適口者少世以為知言余以芸叟之論公否未敢必然然觀東坡所記芸叟西征途中詩

止云張舜民道練西事稍能詩而已則東坡蓋不以善詩待芸叟耶

苕溪漁隱曰西清詩話蔡百衲絛所撰也已嘗行於世矣余舊録得百衲所作詩評令列于此云柳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抜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王摩詰詩渾厚一段覆蓋古今但如久隱山林之人徒成曠淡杜少陵詩自與造化同流孰可擬議至若君子高處廊廟動成法言恨終欠風韻黃太史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惟胸中無一點塵故能吐出世間語所恨務高一似参曹洞下禪尚墮在玄妙窟裏東坡公詩天才宏放宜與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處發明殆盡萬斛泉源未為過也然頗恨方朔極諫時雜滑稽故罕逢醖藉韋蘇州詩如渾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過處大似村寺高僧奈時有野態劉夢得詩典則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見少拙白樂天詩自擅天然貴在近俗恨如蘇小雖美終帶風塵李太白詩逸態凌雲照映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畧不近渾厚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柳州詩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輕蕩也韓許昌詩天分有限不逮諸公遠矣至合人意處正若蜀蒙時復咀嚼自佳王介甫詩雖乏風骨一番出清新方似學語小兒酷令人愛歐陽公詩温麗深穏自是學者所宗然似三館畫手未免多與古人傳神杜牧之詩風調高華片言不俗有類新及第少年畧無少退藏處固求一唱而三歎也右共十四公皆吾平生宗師追仰所不能及者觕心既久故闇得而議之至若古今詩人自是珠聯玉映則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復齋謾録云仲至與少游謁蔡敏李公飯于閑

蓮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尊酒暫回春　欽臣　已聞壁月饒技句更看朝雲暮雨人　覲　老愧紅粧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懷新　欽臣　天明又出桃源去似鏡何時要問津　覲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謁李參敏公席中賦詩云窮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三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後集

張天覺

復齋漫錄云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杜門堪羅雀　公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工部天覺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蓋筆下以為滿者並其文并寫

情自須如此也苕溪漁隱曰東坡有云[illegible]殺水中蟹愛及屋上烏亦佳對也

苕溪漁隱曰梅聖俞有續金針詩格張天覺有律詩格洪覺範有禁臠此三書皆論詩也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入詩格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言號令當明時君所出臣奉行也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

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統也天覺律詩格諱諷刺云諷刺不可以張怒張刺節目露矣若窮堂生春草岩谷死伊周之類也亦如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花濃喻謂臣衰政春寺比国家竹細野池幽喻君子在野亦是同也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沙鳥晴飛遠喻小人是同漁人化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憂於亂朝退而樂道也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芳草比小人為喻勢利之輩雲喻諂佞之臣樓比鈎衡之地若此之類可為言近而意深不失風騷之體也其說數十卷皆類此覺範葉清云杜子美詩言山間野外事意在譏刺風俗如三絕句曰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蕋未應飛言後進暴貴可觀也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言其恩望材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春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門外鸕鶿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言君子象以養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云華面諂諛不知愧恥也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言唯守道為貴異也前輩法其意作之如詩雅至詩曰風定飛叢蝴蝶閑雨勻春圃桔槔閑又蔡詩王詩曰風恬熟果時聞落雨滴餘花亦合香亦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業之說已退閑矣時公在湘湖作熟果之大臣點落時公在安州覺範禮謁天寧之門豈其論詩之相似也余謂論詩若此皆非知詩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詩委地矣

唐子西

苕溪漁隱曰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

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
昌臺此語善於敘事實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
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惡向来兩公當國年民間
斗米纔四錢此語善於諷頌當而有理皆可法也
湖上云派月明似昔好風望之清捷禪暮歸云
草言乃道而以祭夏詩陽語意心俱新
苕溪漁隱曰送春云水國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
鯉魚風司空賀江樓曲云樓前流水江陵道鯉
魚風起芙蓉老十西青云京知行路惡哉厭

在家貧樂天有云始知為客苦不及在家貧
二聯語意絕相類並佳句也
復齋漫錄云辨蜀論云自頃諸公議論頗以蜀
人為疑尚可以防閑阻遏無不為矣其說也
以公孫述曾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
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
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曾
有公羽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朔袁術
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度呂

布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
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景稱南唐錢鏐稱
吳越劉崇稱北漢而馬殷王審知高季興屬
不可勝數何獨蜀也其大畧如此余後因讀外
史擣杌見五代時後唐魏王伐蜀之後朝廷頗
疑蜀人比有搆亂之虞王衍之族悉令遣入洛蜀士
張士一為詩以諷曰到洛遲大句　　稱霸何
曾是蜀人乃知子西用其意况子西數百言
而立以十四字盡之可謂簡而當矣

復齋漫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
中國通久矣蜀王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
石為牛置其後紿蜀人云能糞金蜀王信之
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
遣張儀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
蜀人吳師孟醇翁金牛驛辨之以詩云唱
奇騰怪可刪修事忝常情勝謬悠禹貢
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

隨坤順一夕天汲到海流自咽處經違世俗
廢幾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
年九十

韓子蒼

詩話焦承云呂居仁作江西宗派圖置子蒼其
閒韓不悅而蘇黃門初見韓詩自云恍然
再見儲光羲也苕溪漁隱曰予閱欒城集有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云唐朝文士例能詩
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
再見儲光羲

復齋漫錄云子蒼作言作詩文當得人許可
乃自不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

復齋漫錄云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
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
元詩也韓子蒼和館中上元遊葆真宮觀燈
詩云閒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
情好在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

彌知辰州贈詩云善戰無如新息侯漢兵纔
度綠羅州愛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
口頭詩刻今在漵州洪江寨泰正與牂牁水相直

復齋漫錄云熙寧六年冬建昌軍城北五里間甘
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松上濃厚如酒澤其
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獻於太守張子方子方率僚
屬就視之欲以上聞路過高亂山下牧童見車
馬相呼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獨徐家地分
乎群童又各持松葉視之者甚多時有野僧賣
藥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爲甘露
露自天降而偏於數畝間乎吾嘗客華陰縣
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縣令因出自擇之有
道人笑焉縣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
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苟其壽短促則漏於
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官人不信請留
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復榮也縣令如其說果驗
焉元祐丙子渾城西天慶觀松一株有甘露郡
人皆以爲祥又此聞野夫之說有詣天慶觀觀之

為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起望月詩
耳夾云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苕溪漁隱曰東坡續麗人行詩注云李仲謀家
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云
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
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
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
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
女云臨起昭陽殿不知緣底背斜陽若
教轉盼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光終不及坡詩
偉麗也
復齋謾錄云皮日休謝人送酒云門巷寂寥空
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相親問故
遺青州從事來晉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味以
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臍也
子蒼謝信守連鵬舉送酒云上饒籍甚文
章守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畫閑思老病
故交從事送春來意思頗同當有辯其優劣

者
詩說雋永云王咸平輔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
其室故子蒼作咸平生日詩云昔年親擢校
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樂異事那知今日應
六龍深駐戟寢堂又云已向叢霄侍玉宸
端為付經綸不須更說人間曾是仙
中第一人王和固後御製詩云君王龍記
殊邪其事也
復齋謾錄云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髯鞭鸞回
安河水水從樓前奈山有美人淚子蒼取其
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畫樓妾
居海角送潮頭潮中相妾相思淚流到樓前
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
泉回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
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又用孫語
也
苕溪漁隱曰余以陵陽集閱之子蒼十紀為葛
亞卿作皆離別之詞必亞卿與一倡別子蒼代

賦此詩其詩有云妾願為雲逐畫橋君言十日看歸航以此可知也又有云初合雙鬟觸事羞雖從酌酒強回頭縱言眼軟偏饒淚莫道心癡不解愁亦佳句也余師明叟云夏木陰陰欲放船黃鸝啼了落花天十詩說盡人間夢付與風流葛稚川

苕溪漁隱曰子蒼題明皇二馬圖云翠華欲幸長生殿立馬婁前待貴妃尚覺君王不回顧金鞍欲上故遲遲今諸録蔡天啓集集中有此詩竟誰作耶

復齋漫錄云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寫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和李上舍冬日詩最為世所推賞商老有黃葉之句全篇云北風吹日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惟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稍見侵顧籍微官少年事病來那復一分心

苕溪漁隱曰鄭谷等共定今體詩格一進一退韻如李師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詩是也子蒼於五言八句近體詩亦用此格其詩云盜賊尤如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朝行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瘴地日携矩蓋蘇夫字在十虞韻胥字在九魚韻

詩說雋永云子蒼和人詩云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苕溪漁隱曰余嘗證鈍選山十載拙直有之負亦宜然毋以子蒼自況耶哦此一聯真余着題詩也以陵陽集遍尋無之因足成一章云執戟老人雙鬢斑陸沉三世不遷官窮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鮎魚上竹竿豈有蒲萄博名郡空餘苜蓿上朝盤榮華氣象無緣許正坐平生骨相寒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自吳興移守臨川曾吉甫以詩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詔水精宮裡近題詩先以示子蒼蒼為改兩字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精宮冷近題詩迥然與前不侔

蓋句中有眼也

苕溪漁隱曰子蒼謝人寄茶甆子詩云看君眉宇真龍種尤解橫身戰雪濤處黻元亦有此詩云到底此君高韻在清風兩腋爲渠生皆善賦詠者然處優於韓

陳去非

苕溪漁隱曰去非舊有詩云一氣流丘壑真吾事篔莫廢當非而知其後登玉故存無所遺明卒如其言九日詞云九日登臨有故常隨晴隨雨一傳觴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語又憶洛中舊遊詞云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此數語奇麗簡齋集後載數詞惟此詞爲優

詩說雋永云京師旗亭呂氏揭賂有山林之趣去非將罷尚符璽日題其池亭云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撩人小立待其定

苕溪漁隱曰去非詩云一官成一集盡付古沙頭蓋用王筠事而楊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本朝名臣傳楊億爲文每官成一卷集前吾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辭禁垣蔡等集

四六談麈云去非草詔行義陽公起復制云春于攻輔方定大廈之營者今既麻改隱云方服私泉說者又以爲語忌王初參宗草鄭華陽詩餘服麻云朔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願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賀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厲後歸云乃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笑拜嬌娥卸宜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病客幽襟懷斷堪怜舊遊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入谷席上作迎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

詩故易以鴈後歸云

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人日席上作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又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周明老

復齋謾錄云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謂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凍鳥肥千綠玎深又見明老詩稿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岡悲故鄉苕溪漁隱曰余亦云飛絮落花春向晚疾風甚雨暮生寒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四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後集

宋朝襍記上

蔡寬夫詩話云唐學士院在右銀臺門內含元殿宴罷歸院多經散武樓故鄭畧酬通義劉相贈詩曰劉綱陪借飈輪便散武樓中似去年蓋以嘗與贈同為學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設則學士院偕會以巡從官宋宣獻公罷禁林後因宴日再至以詩寄同院云雲閣一一辭綸部出禁重還過散武樓蓋用唐事前輩立意命辭皆不草草此尤精確云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辨太宗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缺上字以英宗諱）蓋此四字出於漢李尋傳曰玉堂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污玉堂之廬至英廟嗣位乃行徹去又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

遥甚矣僕退而檢漢書蓋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在官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以汚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未央制度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畧載之奉奏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者從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後以問先生先生曰然苕溪漁隱曰金坡遺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劇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飛白四字付學臣李昉於中書面賜之以光禁林事始於此也

復齋謾錄云錢內翰希白晝景詩云準鋒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一字最其所用意處然草蘇州聽鶯曲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已落第二矣

許彥周詩話云錢希白作擬唐詩百首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蹟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百日春當賞芳不唯難歎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天教皇城裏勝賞時遊洛水濱耶日庭趨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文人又作擬盧仝詩云門前飛揚花屋後惡水鳴青蛙棄上病卷書兒與婦與留與添丁作生涯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苕溪漁隱曰沈存中筆談云真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白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關

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
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惶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
又曰自上郎位未嘗降瑞捧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
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業德望之
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
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
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
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見對上笑曰向敏
中大耐官職故呂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
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許窮張仲宗作向伯
恭雍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由
見典刑存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
也真宗密使中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為相汝松
往觀其忻戚中人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
常上嘆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記之
誤耶
幕府燕閒錄云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
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
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畔醉春風公以為然
即請守相州苕溪漁隱曰先君有言近世士
人上壽詩無非諛詞未聞有規勸之語者或
者獻詩於魏公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為晝錦
之榮可謂能規勸矣
文昌雜錄云大師潞公西歸開封推官趙君錫
作小詩二十篇紀恩寵以送行其尤為人傳誦
者如樂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群公換口誇力
裹宣者蕉崇盛御前賜出鏤金花坐上竞
初佳句傳中官寫得便聞天聖人含笑搜
尋了依韻當時賜和篇西苑重排錢會時
新篇御製降彤墀明朝上巳無公事赴宴
臣僚捴進詩雖王建宮詞無以過此也
法藏碎金云余壯歲歷官之日嘗見公館壁上
有題詩云猛風拔大樹其樹根已露上有寄
生草青春猶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
自昔而然先覺形言警戒多矣

復齋謾録云雲齋廣録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
中薦至江風濤洶湧幾至沉没來春廷試第
一還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
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奈讀唐文粹見
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
然此江邊魚龍聞閃爍黑浪高於天今日
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
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於江亭耳非自作
也

東皐雜録云呂文穆蒙正少年讀書西京龍門
利涉院壁間題詩云惟得池塘春水滿夜來
雷雨起南山狀元宰相之兆已見此詩矣
苕溪漁隱曰荊楚歲時記云立春日悉翦綵為
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不驚樹裏禽初變共
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殿鬭簪雙綵燕
併知春色上釵頭皆立春貼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修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
望有紫綠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

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當再拜自陳某
己乞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升
天歲時廣記載此事云臣錯披擧場嘗試之
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
閤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
玉輦許沖元作皇帝閤春貼子云三素雲飛
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中二顛倒者者十有七八其一
少而當勤以圖身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

古人有詩云少年輕歲月不解寸謀身既歲
成無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
而反自勞役老而彌堅故古人有詩云可憐人
九十齒隨遺晦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
孫惟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尚小何況深妙
之事乎
上庠録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於時州人遣
子弟從之學者數百人慶曆四年仁宗興太
學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為太學法遂著

為令傳著謂今五等齋規是也後數年先生遂來居太學四方之士聞先生名自遠方而至太學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為舍學太學無廡知御書閣所在祖宗以來嚴大禁而齋不許燈先生請於朝乞勿禁燈惟遺火者以違法論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談麈云思亭聞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興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

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中書舍人六員皆領省事常以其間一人專掌書詔故謂之知制誥闕則用他官兼知其後翰林置學士遂分內外制學士自外官拜者貞元初召試制書批答詩各一首張仲素後又加賦一首名曰五題惟自中書舍人拜則免試為其嘗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題擢中以主客員外郎遷祠部郎中為學士竇儼以詩賀之曰新銜錦帳連三字舊制星垣放五題蓋以此也貞元已前學士或猶未置故謂三歲始遷知制誥元和後自學士入為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為優然制誥本中書職事何用更入銜元豐官制行雖以六舍人分隸六房事命詞書畫皆隨其房掌之見歷別為簡者無遂削去知制誥而惟學士帶之蓋自分本為中書學士特學之故比所以為稱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此礼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日設褥於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於東北隅俟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云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皆以記此宰相不親送或曰馮瀛王為相時判紙尾罷之後遂不講舊

制辭皆有潤筆隨官品為定數以謂當制官
辭頭跡𨶅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請
集而分之故元獻有潤毫均厚薄之句其後當
送而不至者往往牽帖催焉是以正憲公詩併
及之元豐官制行遂罷潤筆
今僅存制詞官品物數尚載於舍人廳壁云
文昌雜錄云余記中書舍人禮上歷角未詳何義
按唐裴諗傳載令狐綯為知制誥裴休
時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廻

相送之旋一揖堂上歷角而出垣見休重愧謝
休嗚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
肩輿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
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歷角
宋丞相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為
是又唐国子祭酒李涪作刊誤云兩省官上事
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
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南坐於四隅謂之歷
角自常侍以下以南為上差互相承實非禮敬

何不為丞相設位於給事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
舍人循次以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為
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
相皆歷角也至五代馮道為宰相判狀免罷之
廳自此閣長立於東北隅謂之歷角如宋次
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晉天福五年三月敕中
書門下五品已上於兩省上事宰臣歷角之
禮並罷
復齋謾錄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

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張文潛詩
也平甫嘗愛而誦之然余以謂張特取東坡
長短句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
州之句苕溪漁隱曰余以張右史集遍尋無
此詩蔡寬夫詩話以謂此詩嘗有人於客舍
壁間見之莫知誰作或云鄭兵部仲賢也然
集中無之二說竟未知孰是
苕溪漁隱曰余於叢話前集云鄭兵部仲賢鄭
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觀歐陽

永叔詩話云鄭工部文寶於張僕射園吟詩
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
李卧開花蔡寬夫詩話云鄭兵部仲賢歐
陽文忠稱其張僕射園中一聯以為集中少
即前一聯詩是也以此考之則文寶仲賢蓋是
一人名與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稱不同西清詩話
云漢以王子晉祠詩是鄭工部文寶題則工部
之稱是歟今同但蔡寬夫誤作兵部耳今定
於前集云袁李幼槃或謝過之字予比見

臨川謝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謝逸字無逸
之弟也其謝袁李都自別是一人

四六談麈云王荊公拜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聰詞乃
云若礪於舟世莫先於汝作有家法繡人久行於
公歸或以為先後失倫王初參作宣德門或賀
功制云閣道窮隆兩觀峯翔於霄漢闕庭
煥麗十扇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喚
下句不來

復齋漫錄云古今詩話美方謂上廣守詩臘云

溪潭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不知珠還合
浦乃後漢孟嘗不可以孟嘗君為還就也

苕溪漁隱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口並無山
惟盱眙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為第一山
有詩云京洛風塵千里還船頭出汴翠屏間
莫論衡霍撞星斗 且是東南第一山此詩刻
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側東坡有行香子詞後
題云與泗守遊南山作字畫甚可喜以
守名為始今崇觀間禁元祐文字遂鑴去

之余頃居泗上嘗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詞
云北望平川野水荒灣共尋春飛步孱顏和
風弄袖香霧縈鬟正酒酣人語笑白雲間飛
鴻落照相將歸去澹娟娟玉宇清閑何人無
事宴坐空山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上庠錄云世稱太學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無持
祿固寵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議於是
以太學為無官御史臺仁宗謂舒亶曰顏闕
太學生好雌黄人物雖執政官亦畏其口何也

然則無官御史臺之號恐自此始
東皐雜録云蔡忠懷秉政曰吴處厚數干以差
遣得知漢陽不如意忠懷謫出守安陸賦詩
十絶處厚乃箋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仁
大怒忠懷遂竄新州處厚後知衛州素餌硫黄至
是發疽於腦自潰其舌斷而死苕溪漁隱曰
余於叢話前集亦載持正因吴處厚注其
詩而得罪今録此事以附益之始爲小人之戒也
四六談麈云四六全在編類古語李義山有金鑰
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句司馬文正有金
將王岐公最多岐公在中書極久生日例有
禮物之賜集中謝表其用事多同而語不蹈
襲李當公作文敬云聲名如日月雖終古常見
而光景常新宣和末罪己詔如天變譴見而
朕不悟百姓怨懟而朕不知乃用陸宣公語宇文
叔通詞也呂成公求退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
三輔報朝廷萬分無一乃出於李黄門邦直
東皐雜録云熙寧中章子厚奉詔城沅州時陶

者時甘露所降之枝已先枯矣
上庠録云熙寧間有福州洪浩者在太學累年其父
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
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
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定約春
前後多少高堂歡喜時浩得詩感泣於是揖
諸生遂歸而歸者十五六焉遂達聖聰始著
歸省之令然猶以九年爲限崇寧二年推行三舍
有司以學法進呈徽宗曰學校以厚人倫申
孝弟而學生有祖父母父母不歸省待立法
有九年之久者之人情頗爲未安因改爲三年
之限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録亦載此詩以洪
浩爲餘杭人
復齋謾録云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
天聖中始稍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
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詢禪
師云山中瑞來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
部渦之號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

山睡裡闌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
蝶驚覺南柯半夢人
苕溪漁隱曰余觀元祐群公文集並無詠瑞香
花詩惟東坡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
香花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
知淺色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
紛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詞三首
其一云領巾飄下瑞香風驚起謫仙春夢其一
云更看微月轉光風歸去香雲入夢東坡詞
意亦與張祠部詩意相類但能含蓄之耳
苕溪漁隱曰陳子高九日瑞香盛開有詩云宣
和殿裏春風早紅錦薰籠二月時流落人
間真差事九秋霜露却相宜俗因此詩遂
號瑞香爲錦薰籠余嘗嫌其名不雅不能
易之也然此詩亦淺近子高別有古詩一篇意
含諷刺語加微婉得騷人之体格其詩云佳人
在空谷雙星思斜何契濶不有命盛時豈嗟
跎娟娟匡廬香如此獨著何香密綴紅粉質
薰爐宮羅幽窓小團圓微風自婆娑寂寥
千載初敵敵遂史多何階起方便百金聘
綺羅亦欄青筐放叮嚀護根窠泥沙亦天
辛拔聯入宣和誰令蘭蕙族憔悴守巖阿
許彥周詩話云陳充子高作贈別詩云淚眼
三三霜好天色離腸焉鑷病心情雖韓偓溫庭
筠亦嘗措意至此
苕溪漁隱曰木犀閩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參天合
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貴之猶守門前兩樗白
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開豈與行清香中殊
可愛也古人賦詠惟東坡倅錢塘八月十七日天
竺進桂花分贈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蕊
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峯子落驚前夜蟾
窟枝空記昔年破戒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闘
青妍頗似採擷如幽風莫遺孤芳老澗邊陳
去非有詞云黄衫相倚翠掠層層底八月江南
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
恨千年無住庵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萬慮推

言有詞云芳菲華底誰會秋一意深綠護
輕黃怕青女霜侵憔悴闌分早晚都占九秋
天花四出香七里獨步珠宮裏佳名岩桂却
是因遺子不自月中來又那得蕭蕭風味霓裳
謾曲休問廣寒人飛太白酬山巖香外無香比
文昌雜錄云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極
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
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罇來云是
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其酒
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
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上庠錄云貢士舉院其地本廣勇故營也有文
官花一株花初白開次綠次緋次紫故名文官
花枝經年反更為舉院花再生今欄檻當庭
尤為茂盛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五　後集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六

宋朝雜紀下

呂氏童蒙訓云徐仲車山陰人小許榜登科初
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仲車一日
因具公裳見貴官因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
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
公裳揖母焉母妻亦山陰人化之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朱壽昌父任諫議大夫壽
昌母素微生壽昌歲餘遣出之自是不知所在
壽昌既長求之不得乃棄官棄齋求之刺血書
懺以散於人至是得之於同州迎以歸錢子飛
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召之介甫方
以李定為至孝故送壽昌付審官而壽昌以
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苕
溪漁隱曰東坡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
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
之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
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

三公不愛白日升青天愛君五十著緑服兒啼却
得償當年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
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
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有長陵謁來見大
姊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
建中天子終不見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
羞自薦日録又云淮南轉運司体量李定
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憂今甫以李定為
至孝何其敵耶

復齋漫録云眷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
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愴然有感其言語
聲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舉作
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
者憐之既長走蜀父和無還意乃還省母復至
涪閬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三年三月至蜀
鄉人迎謁嘆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皆賦詩以紀
其事器資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
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翁行尚壯今老矣兒

昔未生今壯齒郭功甫詩畧云父昔為家子方
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語慰我慈
母心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四六談麈云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以便於
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間多用全文
長句為對習尚之以至今未能全變前輩無
此体於起於王成平論光之作人多効之然四
六之工在於裁剪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
工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

方安帖太祖郊祀陶穀作赦文不以邊豆有
楚對黍稷非馨而曰邊豆陳有楚之儀黍稷
奉惟馨之薦近王初寮作寶録宮青詞云
上天之載無聲下民之虐匪降時人許其裁剪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
時宣讀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
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於傳者惟捨對偶之文
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
對偶之文入史也猶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

非所施云
呂氏童蒙訓云吳毅院彥和清介自立必
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其弟大壯尤特
立不群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彥
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為置酒從
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云自慚太守非何武
得句何陽見兩龔蓋是時貴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
也
東皇雜錄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東海之
義元祐初曾子宣為守爲新之賦詩云表海風
流舊所聞青冥飛觀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
簪履三千迹已陳極目烟嵐九霄近滿川樓閣
萬家春由來興廢南柯夢且喜登臨屬後人
文昌雜錄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謫守單州後圃
有宓子賤琴臺為一郡之勝獨此可以銷憂
耳有詩云琴臺夏遂秋雲去臺勢空隨右
揲高既召還見於垂拱殿與呂資政同班殿廬因
話琴臺後數日呂遂知單州甚可異也

許彥周詩話云蘇大監文饒教作鴻溝詩云置
俎均牢亂衆冠信沐猴方於几上肉已墮腥中
籌海嶽歸三尺衣冠閱一丘路人猶指似山下
是鴻溝
吳說蜀主六縣綬亭蜀將制曰已失秦川之
險致言蜀道之難辛一坰為上司邊作彈文曰川
六矣也暮自辭其詩上曰朕知之矣鄉所言者
我儘往忘亦能往
復齋漫錄云劉偉明曙熙侍制詩云西清寓
直荷為禀在蜀宣風綿作永嘉南史劉杳傳
着紫荷囊事見張安世傳持囊簪筆之意
而偉明乃以荷為芰荷何邪
東皇雜錄云李誠之才致高妙守邊有威信
熙寧初為公用事議論不合遂居汶上題詩云
燕子知時節還尋舊宇歸新人方按曲不許
傍簾飛嘗作昭陵挽詞云堯民無老無生
意杞國憂天有壞時聞道宗祧歸聖嗣一時收
淚賀重熙其他佳句甚多

許彥周詩話云鮮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免祠姓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賛人略緣實也

復齋漫録云王荆公輔道觀文韶子也　徽宗朝庭叙六神降於家嘗以此受禍人以其父熙河妄殺之報耳嘗為漁家傲詞云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消磨了　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　洛水東流山四遶路傍幾箇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煙寒雨埋荒草

詩說雋永云孫伯野宣和間為中書舍人論虜人入貢所過搔動貶散官居于蘄州許崧老時為給事中封駮孫傳黃楚人乞從末減楊時可時為省郎以詩送孫曰清議豈徒光罪直聲應已到三韓黃門有手能批敕救太學無人為舉幡

四六談麈云孫伯野論虜人擾攘中批云至乃用蘇軾語全無顧忌孫叔云不知此語之合前人乃見商夷之頭中国

苕溪漁隱曰宣政間京師置四輔郡拱州東輔也　先君時為宗學官從兄若拙學拱輔因有書來先君寄之以詩云東輔書初至西宮夜正寒感時嗟阻闊喜汝報平安學稱知無力鋒淳發巨瀾三冬文史足一軒看未應難

復齋漫録云韓子蒼嘗云司小詩東風何是閑来往時送江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茶蘼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送將来管逞香其取此耳

苕溪漁隱曰胡宿詩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張先詞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一人詩詞頗相類

三山老人語錄云孫元中啟事云好事多載酒時念楊雄之句諸公盡登甚堂晉誰憐鄭老之鬍對偶亦新奇

復齋漫錄云程詞宗尉臨淮頗為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詩其序云偶見蜘蛛因成四韻　織絲來往疾如梭長愛簷楹坐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綱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

嬉汝簾下飛蟲亦慎他莫學螳螂捕蟬勇
須知黄雀奈若何林子中時為發運過而見之
召而誚責且戒以無為浮薄因薦之於朝云
復齋謾録云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早朝詩
一聯云黄氣遠籠天北極紫宸生在殿中央以
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
只在殿中央一聯也
詩話雋永云徐師川贈鄭公實詩云平生
不喜劉蕡策乞乞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蘇
黄妙文董班馬香鄭省詩集其間與張嘉父
唱酬頗多苕溪漁隱曰師川因鄭諶而進致身
樞府東湖集中與鄭唱酬亦多如誰家竹可款
何處酒難忘皆一時唱酬之詩也贈張仲宗云詩
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題于生畫云故山黄葉下
夢境白鷗前此集中好句也
詩話雋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濁錢遜叔登
淮山樓詩云華戎變氣俗淮汴倒清渾徐師
川詩云淮流深後濁汴水淺來清

呂氏童蒙訓云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
徒稱癖賦似相如止類俳唯有孔門無一事
只傳顔氏得心齋横渠讀詩云置心平易
始知詩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復齋謾録云吳丞相敏十歲時遊山寺賦詩云
古木鬱蒼重殘雪頂深檁梁元剥落香
火半消沉汪宣州深贈吳王仲詩云先生古風
文章上規西漢今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談塵云汪彥章初坐陳東歐陽澈事降
官後復以啓謝廟堂時相作答啓云一男子
之上書人何足道諸大夫曰可殺公豈容心焉太
學非雅之詞也陸游中德先宣和間再為中執法
嘗彈蔡條范丞相建炎間答吾啓云久居言路
評彈多權貴之臣屢掌文衡登拔皆純正之
士范財策陸曾謂其不純正舒起居清國之詞也
師友談記云友人董耘饋長沙猶笋焉以享
太史公太史公輒作詩為貺因為寫意且以為贈
耳其詩云穿雲斸石遠林來淡烟波萬萬

重賞比梧桐能食鳳籜翻風雨便成龍一枝未許塵埃掛千畝終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殢君王食頒持供薦即和之亦以寓自娛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詩曰錦藏泥滓氣凌空薦俎寧知竹味重羡許宰編古簡冊已勝絲毫讒說龍逃詩仕逐竊刀重羡餘須瑣空濛云云日曰是令高士愛不應常共笋夫供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筍斸雲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憐刀切玉清香不斷鼎烹龍論美不愧尊千里入貢常隨傳一封薦祿奉親甘旨少滿包時賴故人供苕溪漁隱曰李方叔稱范淳父為太史公以其為國史修撰故也

苕溪漁隱曰詩選云宋喬年絕句春風吹起籜龍兒戢戢滿山人不知急喚蒼頭斸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蓋前人有詠笋詩云急忙且喫莫啾嘶一夜南風變成竹喬年點化乃爾精巧余觀魯直已先有此句從賦若乞苦笋云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皆成竹前詩並蹈襲魯直也

詩説雋永云晁沖之壯用樂府最知名詩見於世政和末先公為御史朱深明為郎官其謝先公寄茶薦簡深明詩云諫議茶猶寄郎官迹已陳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書會遠長安終臨顧潛夫江清見底為問渴何如

詩説雋永云蔡天啟入燕其父魯公寄詩云百年盟誓定深意六月王師盡少休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歸來醉一甌苕溪漁隱曰蔡家伐燕之役為不可胡不以吾於上但形於詩句以沽名其不忠之甚歟

復齋漫録云西清詩話記其父蔡元長喜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礼樂中余以為此乃模寫東坡賦春帖詩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劉觀中遠作百官賀徽廟還京表云漢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肅帝又非揖遜之君何㬫文縝索筆塗之

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擁篲却行陋未夫之過禮執鞭前引咲靈武之曲恭虔乾推平仲在揚州草宗開封制云想望裹門未泯蔥葱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撫綏而久居

苕溪漁隱曰閎中近時刊行詩話總龜郎舒城阮閎所編詩總也余家有此集今總龜不載此序故録於此云余平昔與士大夫遊聞古今詩句膾炙人口多未見全本及雖民所作也宣和癸卯冬來官郴江因取所藏諸家小史別傳雜記野録讀之遂今見前所未見者至癸卯秋得一年四百餘事共二千四百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惡暴小白事之緩陳很陋太甚雖黄無實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推一詩而其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載所作之人或異如幾夜礙新月半江無夕陽斜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如此之類皆兩存之若愛其造語之工而舉一聯如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不有善其用字之當而論一字如惠和　尚小師遠祿千不知其所引自誤如此之類成辯證之然皆前後名公鉅儒逸人達士傳之搢紳間而著以爲書不可得而增損也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卷遂漏田幅巾短褐松牕竹几時卷舒之以消閑日不願行於時也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又得之者當續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閱序

苕溪漁隱曰王周士贈人詩云人情千里白頭浪世事幾番黃葉風宋大觀題嚴子陵祠堂云英姿凜凜都如在盛夏釣臺風月寒石敏若新蟬云滿身美蔭把高枝問汝過從何處來初寮集載其父投壺云勢如昌捧金徒箭聲似連鉦玉發藏皆善造語亦可嘉也

了齋集云余讀左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還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遠可翫味也老於世幻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許彥周詩話云楊舜部名友夔長僕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盜發孫堅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部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復齋謾錄云東魯孔淳字聖傳先聖之裔而中丞道輔之孫也為人博學多聞取唐以來至於吾宋詩頌銘贊奇編與錄窮力討論纖介不遺撮其樞要區分彙聚有益於世者續唐白居易六帖謂之六帖新書韓子蒼為序引以為孔侯之書如富家之儲材積椽棟析拱雲委山積近者得之應手不窮其用豈小至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苕溪漁隱曰六帖新書出於東魯兵火之餘南北隔絕其本不傳於江左使學者不獲增益聞見惜哉近時有緗素雜記學林新編藝苑雌黃此三書皆相類辨正古今訛舛校定史傳得失誠有補於學者吾於叢話固嘗采

擬云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章郇公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敵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錢數百兩章無喜色亦辭他日又博章輸錢數百兩亦無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顯亦嘗云公他日必為公台厚遇之

苕溪漁隱曰三朝正史云楊億祖文逸偽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未幾億生有紫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本朝名臣傳云母章氏始生億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君託化既誕則一鶴雛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我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追至江濱開視則鶴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毛毿尺餘既月乃落二書所紀不同余謂名臣傳其言怪誕良甚當以正史為是也

東皋雜錄云時邦美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至成都時已六十四歸方四

十餘未有子謂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行至蜀求一妾歸冀得子為身後計父至成都輸納畢訪牙儈見一女甚端麗詰其家世不對窺見以布總髮怪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為州掾官卒扶護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裝耳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同上道路中謹書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就吾殯畢方辭歸妻迎問買妾狀具以實告不幾妻有孕一夕夢有數人披衲襖與一金紫

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後登大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

四六談麈云靖康間京尹程伯起謝賜出等牙簡表云看山拄頰敢為晉士之清狂上馬談兵豈有唐賢之風度汪彥章詞也翟公巽以陳通之亂自越援杭其謝降官表云豈比越人坐視秦人之瘠欲安劉氏固智兆氏之危李漢坐其無會稽失守落職謝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効難期席

大光罷參政為潭帥謝表云暴揚之惡初過於共兜播告之詞忽同於方召

詩選云蘇庠養直嘗盛夏追涼方與客對棋有人揖若待謁云羅浮山道人江觀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問昔無人參養直驚愕問所從來答曰羅浮黄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云母已教令某詩與度公可服之神中出一小合藥黄色而膏謂養直遲疑問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氣燒成疑卽且出候有急服之出門徑去戒須不見養直以丹置佛室後與客飲醉後食瓷雲和以龍腦一夕暴泄下而卒所親記道人之言亟取丹視其堅如石磨以飲之即甦自是康強異常齒落者復生髮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紹興十七年歲旦日與家人酌別且告鄰里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僅能挽其衣則已逝矣苕溪漁隱曰洪慶善與養直皆丹陽人余以問慶善慶善云初無此事乃曾端伯得

之傳聞之誤余於後湖集序嘗言之云不待訪
丹砂於岣嶁仍羽人於丹丘而羅浮之客九轉之丹
至矣僕馳書問之且丐錄近詩居士答言頃得
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戒詩結
字無復餘習矣卷首後以壽終亦無他異
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劉貢父言李肴知江寧府
遣火疑軍士為變不救遂燔市里寺觀府庫
皆盡肴令幕職方龜年作表奏云不意

禍起蕭牆嘗暴生回祿時新有衛士之變朝
廷惡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肴年老且
除分司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
謔謾記之先生為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
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
劉貢父為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昨晚
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有
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

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
為是揞館子不來是鳴鼓見鬪者皆啓齒先生
素嚴毅亦有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
朝極有可觀故其與之交遊

復齋漫錄云王直方詩話記陳輔題湖陰先生
壁詩云矣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
見而哂曰此戲君為尋常百姓耳然余觀山谷
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如王謝堂前燕
曾見新粧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則直方未

免為山谷所戲故若不自覺耳

詩話雋永云石藏用列寅俱擅醫名石喜用
熱藥劉喜用涼藥京師為之語曰藏用亘中
三斛火列寅筴內一壺冰

龍川略志云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
諸醫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單驤從之學盡
得其術遂以醫名於世治平中予與驤遇廣
都論古今術同異驤既言其畧復嘆曰古人
論五臟六腑其說有繆者而相承不察欲以

告人惟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
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係包以理推之三
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
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
有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
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
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
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
門之府輸寫而去故號此府為三焦耳世承叔
和之謬而不悟可為長太息也予甚異其說
後為齊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
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為道單之言遁
喜曰齊嘗大飢群匄相臠割而食有一人皮肉盡
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
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
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即導引家所謂夾脊
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為三焦也單君之
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

上庠録云元祐間馬涓張庭堅等四人擅名太
學時號四俊劉壽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
學生聞而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
等嗤之壽復詰何得是名涓等設詭計以困之每
成當預約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
而私試壽請三消日第一句用將字其持筭聞
神宗以責涓對曰夷吏筆者推循將也雖君
命有所不受而況其它乎後果為第一聞者服之
四自壽曰挨之後

復齋謾録云劉韐始為尉於洪之豐城性不飲酒飲
之則面色為之烘然時郡推官沿檄抵邑能飲嘆與公
同會以謔語戲公曰小器易盈真縣尉答曰窮坑
難滿是推官
詩說雋永云李伯紀為行營使曰王仲時張仲宗
俱為屬王頎長張短小白事相隨一館職同任幕下
起云啓行營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東皋雜録云葉祖義少游太學有俊才滑稽無
賴嘗戲作詩云醉來黑漆屏風上山寫盧仝月

餘詩
上庠録云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為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頗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牓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雜録云昔見故老言有一朝士好為諧謔嘗云近來得一對的似有理隱囚修賀表赦為吞空書聞者無不大噱

苕溪漁隱叢話卷第三十六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七

大梅

傳燈録云師住天台山梅子真舊隱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什麽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麽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麽生別僧云近日不道非心非佛師云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苕溪漁隱曰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巖萬壑開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天衣

僧寳傳云懷東游至豐干峯槃取懷當苦炊自汲

澗折担悟旨顯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
僧自淮上來曰俊出世鉄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
曰譬如鳥過長空影沉寒水鳥無遺蹤之意水
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久之

端師子

僧寶傳云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
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日以為號秦少游聞其道
高請於霅之西寺師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
一坐氣令淡千古意分明少遊首肯之能誦法華
經必得錢五百乃開秩日誦數句即將錢擲之去
其訣薄者勸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
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
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內翰端徑至指曰平當
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盡對端搖其頭推倒
乃行又有天人號不托據秀州城外地有佛象建
塔其上頃城敬信端見甚怪曰如何是佛不托擬
議端趯之而去章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
挨跪叙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
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
揶揄曰此乃別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
西自南自北大眾禮然領悟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淡衣未
必貴不守無金章汀草岸蒲花傍靜鳴於自來
往近有漁父家風一序瀟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
道人多得之非道意亦叙其語不能如是
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謝氏幼
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忽
慕出塵乃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秀
老用此事也

參寥

復齋漫錄云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
娟娟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嵋
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復齋漫錄云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
試將花欲染花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

乃悟參寥巷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
風上下狂之意
苕溪漁隱曰冷齋夜話謂道潛作詩追法淵
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
人夜歸又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余
細繹之句格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
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
此方是逼真處但洪不善詩詩豈足道哉
洪覺範
苕溪漁隱曰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
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
法亦褒貶之意也哉其詩云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
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跡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
蹤又云廬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床折我
比三門如冷灰盡日長廊卷風葉又為奇語云如
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
時而春無遺其才性縱逸見於言語文字間
若於禪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冷齋夜話云予留南昌久而忘歸獨行無侶意
緒蕭然偶登秋屏閣望西山於是浩然有歸志
作長短句寄意其詞曰城裡久偷閑塵浣雲
衫此身已是再眠蠶隔岸有山歸去好萬壑千
岩霜晚更凭欄滅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菴
試問此生誰作伴彌勒同龕
復齋漫錄云臨川距城百里曰靈觀曰魏壇蓋
魏夫人經遊之地其諸顏魯公之碑以故諸女
真嗣續不絕然而守戒者鮮矣陳虛中崇寧
間守臨川為詩曰夫人在昔若冰雪夫人去方
山幾歲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洪
覺範嘗與長短句贈一女冠云十指嫩抽春
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
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黃庭卷罷清幽凡心
無計奈閑愁試撚花枝頻嗅
許彥周詩話云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
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

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
詩當與黜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
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棋響度
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
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
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清順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以
從林下逢頭識松下茅堂渠綠陰蒙不礙清風
度澗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
幽寂處予見子蒼言後兩句不同云困即蟠石
眠莫有落花數唯聞犬吠聲又入煙蘿去後兩
句雖不同無害第落葉不知數一句不可
蓋初夏間未應落葉之多耳苕溪漁隱曰
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惠詮詩東坡嗜
和之云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者是也子蒼之
言復無之記皆誤也
緗黃雜記

復齋漫錄云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
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意皆新然余讀後
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
翻乃知魚沒浪痕圓之句出於此
歷史云劉天傳記載煬帝既誅薛道衡乃云
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蓋道衡詩嘗有是
句耳楊公談苑載僧希畫北宮書亭云花露盈
蟲穴梁塵墮燕泥亦以謂錄句雖工而致思不
遠於詩矣

復齋漫錄云元豐末張詵樞言龍圖之守杭
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涇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
命即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
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還
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
些兒畫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却
作前章曰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
尊却占東風一半春巨濟不復繼也後陳龍善
云我為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

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
古今詞語云東坡守錢塘劉巨濟赴處州道過錢塘東坡留飲於中和堂僧仲殊與焉時堂之屏有四湖圖東坡遂索賤書作減字木蘭花曰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以後疊爲巨濟辭遜再三遂以屬仲殊仲殊續曰一段可絕雲溪天高秋夜月盡是言之遠以見意不戒泉試六絹賞之苕溪漁隱曰先詞首句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則是初無此西湖圖姑言之耳詞語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圖可見其附會爲說全與詞意不合以此騷之其以爲東坡作亦必妄言當以復齋爲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晦堂心禪師初退黃龍院作詩云不住唐朝寺閑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此詩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也

詩說僞永云泉州僧慶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似松真方外語也
苕溪漁隱曰予嘗愛改黃牛山中偈云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長來此造語平易不加雕斲而清勝之景閑適之意宛然在吾目中矣
復齋謾錄云西清詩話取瘦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宋之問詩曰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意取此沈約登玄暢樓詩亦云雲山片點下半溪陰苕溪漁隱曰癩可東溪集有詩云偃步入蘿逕綿延趣深深僧居不知處髣髴清磬音石渠邀屢度如見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淒風薄喬木萬竅作龍吟摩挲綠苔石書此慰幽尋復齋以爲瘦權詩誤矣
苕溪漁隱曰汪彥章龍溪集有霜餘溪上四絕癩可東溪集亦有霜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

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問之不知竟誰作
耶四絶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
擁高鬟清風明月元無主我烟蘿芳数間
殊清絶可愛

筆談云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
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
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静退為樂其人曰
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
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守
南陽後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
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
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
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
譬之無使成疾矣師詣之師魯已沐浴衣冠
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笑曰何希文猶以生
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
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
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
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
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
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
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
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
中歟

苕溪漁隱曰余讀劉興朝悟道發具集其言
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
二歲自京放定志於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焉即
取其書讀之〻三年無恨其信之之晚也然猶其
理而融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静
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
付囑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可以
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
取証道歌讀之句句盡是吾之心地讀至大般
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
吾今已得現前任是千聖出來也須退步始得
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靈漢終日迷頭勿人

嗔可怜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
又來且不覺年華暗中换急捏頭高著眼挂
寸不在蚌中產靈利号光驚得時好咲教渠腸
欸断又詩云今古堂堂此事同歸因處處便圓
通休心豁去滄溟窄雙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
蟾光動処離弦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
出對千叢一笑翁
蘇子因云總禪師昔以請誦為業晚游淨慈
本師之室誦高王忽大和尚曰吞三世諸佛語迷

問不能入百為本燒香本曰吾疇昔為汝作慶
甚異汝不悟既死不可不知師茫然不知所謂詭
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也趋
往告本本曰向吾爲汝吞一世界一剎力汝今日始
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奪數昇坐為
衆說此事聰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
禪院余嘗從之問道聰曰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
人皆聽其自悟吾今亦無以告子余從不肯聞又
而入道乃為頌曰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

真告敕香嚴得之尾礫臨濟不喻至愚而
悉非愚非尾昔汝師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憂
吞剃刀髮落如花游衍罪芳物莫能遮終亦不吾
獨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茲溪源隱曰禪門須是悟入方為究竟倘不然亦
妄說七縱八横去住自在也哉余觀劉與朝見
惠林沖老評為嘗看說話殺法中自有悟門若
之以無為有亦是誑汝吾當永墮無間地獄吾
將此身說大言誑頼汝此去臣信不退他日有見

方表斯言之龍門言有李提刑若將僥錄白
先師云其素留心此道每省此錄多有不會處豈
二開宗光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
得若有省悟無有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
省悟祗那會處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自得其要
吳居溪源隱曰陳肤常吞黄晃仲二書教學佛
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
未能盡行也體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云
密住研窮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應無

祖佛能超越豈有究親更順違歷歷分明猶
認影蟲鼃獨路尚披衣翻嗟會得昭靈者也
道尋師得旨歸其三云箇中端的有誰知知者
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
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顯妙機
有意覓渠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
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
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
真入信位日誦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行

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而出之不可乃垂接覆像
於世所畫寶陀巖竹今猶無恙韶人爭錄之
以為過客遊觀北還至永州澹山巖有馴狐凡
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輙鳴寺僧出迎
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
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
一夜飛鳴報若禪
法藏碎經云太白夜壞有句云宴坐寂不動
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

萬萬如虛空予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等入道
深密之狀同合而喜之聊資己用
苕溪漁隱曰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
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而來
誌公已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
於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
繼傳佛心印禪宗方興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
而弗觀蓋貴耳而賤目耳余嘗手書此頌置之
座右朝夕味之也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

圓珠明久久內外推尋覓摠無境上施為渾大
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聽
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三祖信心銘永嘉證
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東皋雜錄云裴休與黃蘗為世外友一日同
行究水上見有犢駕車過堤下泥深牛憊鞭
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蘗復曰不可不重打兩脚
時動不得四脚時不肯行也好打
東皋雜錄云連水承天寺惠道者蛤靈異甚著

行狀云觀音化身也太祖宗真宗仁宗皆嘗召
至京師欲留之不可曰臣與漣水人有宿緣不
歸漣水必為其禍漣人魚矣許之皆賜御筆至今
匣藏寺中真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未決命
嬪御出見師閱之乜二百許人皆無語至章獻
說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與陛下主家計真宗
奇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
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師遂告其
徒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詭命焚之凡三日

衣祇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願不若應其火
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中出白烟
自焚立盡而目睛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郡人
塑其骨漣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
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寶傳云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
誦法華經故以為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
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若發大議乞擇宗室
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

典宿衛居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
光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
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其齋受請法華大士府韓
無卻請是上道衣遽立以待俄馳至言法華自
古夜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
送請而來也有頃至殿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
訖將去上曰送以儲嗣未立大臣或以為言使尋
晚暮歸目之無有窮一笑之師索筆引紙連書
曰十三十三乇數十行衛筆無他語皆莫測其

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
驗前言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明州奉化縣有一僧法淵為人陽狂佯白
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匄錢於人得錢即欣然而
以為是得之多後與道路廢疾窮者能言人禍
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發無
無常及問之則掉頭不荅惟云去云有甚長之家
必往哭之塟則送之無貧富皆往莫測其意
人以其狂又號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

堂僧儼然出問話人莫不竊笑大覺問顛僧
是顛了僧僧了顛答云大覺是大了覺覺了大大
覺然然泯僧皆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攜酒一壺
至郡守宅前據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
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
此遂歸妙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
問話了讀中大會真相至今存焉
東皋雜錄云登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
談善琴嗜酒上天天喜異之遊東坡嘗過之
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疎通萬
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夫云鴻舉不語
賈答曰老道士這裡說許多般數張天覺跋
其後云去時八萬四千不知落在那邊若不斬頭
覓話誰知措大參禪
東皋雜記云元豐中高麗遣一僧入貢頗辯
慧赴筵設葷酒自如命楊次公接伴一日出令
曰要兩古人姓名爭一物沙門曰古人有張良有
鄧禹爭一傘良曰良傘禹曰禹傘次公曰古人
有許由有晁錯爭一葫蘆由曰油葫蘆錯曰
醋葫蘆四六談麈云政和間以僧為德士冠服
如道士有一長老升堂云石霜奪得裴休笏
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師衣已為陳迹又一長
老乞入道表云一習齋戒之風教遂亡父母之髮
膚誠同去國之人忽見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
獨道復當合掌以擎拳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七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遊兩浙京汴譙郡嘗着白襴衫角帶左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欲是吾之劍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為人若反是雖携手接武終不成道

苕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明內丹之旨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吾故表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己待時正一陽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合進火功夫犄鬬危曲江上看月華瑩靜有箇烏飛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蓬萊路仗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龍川略志云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耶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矣然隱居人間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氣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文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敝絮而置火耳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

而玉藏皆化為黄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夏
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内丹以主之也予之說信然
哉後十餘年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
陜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
千朞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
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
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公具成也今吾藥如是
以是知其成無疑矣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
公曰公自知寳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
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

陸元先回仙録云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一
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
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
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氣骨秀偉踞然起迎徐觀
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
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
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
以鼎先為壽如何公曰飲器中惟鍾鼎為大屈
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
速斟當為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
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斟而復始常易器滿斟
於前笑曰所謂尊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峯
自嘗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棋以相娛
止弈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棊終爛斧柯因公
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了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
暑未退故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敺拂偶滅一燭回公
乃命取竹葉以餘酒噀之揷於遠壁須臾蚊蚋
盡棲壁間而所噀之地灑然東老欲有所叩先
託以求驅蚊之法回公曰且飲小術焉足道哉聞公
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是篤於孝義又多陰
功此予今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
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
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於
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
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今日公當化
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婿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

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悲喪失公之真性東
老頷而悟之歎將達旦則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
無餘瀝矣回公曰久不遊浙中今已為公而來當留
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壁席上榴皮
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
回仙人贈沈東老詩曰鄰里自是不足東老雖貧樂
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凡三
十六字已而告別矣是晝閽送之天漸明矣握
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

乘風而去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
乃屬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
嘗謂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予意明
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予借又適在京師于
薦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回公所
言無有不驗

龍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
多古畫而子瞻少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
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

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一方能以
朱砂化淡金為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
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
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當傳
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於黃白
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
與吾不求而得之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畏
其得方不能不為也貧道若嘗以方授人矣有
為之即死者有遭病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

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
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謹勿傳也
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
不足一分輒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甘鍋內煅
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
雜嘗再烹之　色乃正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
遂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
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
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

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諱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聞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擔癱而殁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揭州有蜀僧崇个者師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為修造所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余祕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余與總禪師善嘗為總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余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

苕溪漁隱曰洞微志載榮生者與前事相類亦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蓋嘉之也此真可為貪者之戒

苕溪漁隱曰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人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語乃云耆卿作傾盃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兒謔也此語怪誕無可考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復齋漫錄云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黃粱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也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人於夢中作夢既可咲亦可嘆也

神仙雜記

許彥周詩話云唐清遠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遭歷秦漢計之至惠則一

千餘歲矣顔魯公愛而刻之且有詩曰客有
神仙者於兹雅麗隙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追
和魯公刻清遠道士詩曰逸人綴清藻前
哲留篇翰則逸人指清遠前哲謂魯公也甚後
皮日休陸龜蒙輩皆知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
然僕偏愛其詩中數句云吟親川之陰步上
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翁欲歸
青松忽消半嗚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傳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

名又遊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
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通道士日貨藥於
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一詞其
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曉但呼
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
歸夜將闌尚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
之見燭燈絲繡還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
左右二青童應侍時斟酒而唱窺者其以白
先生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

仙降鑒深為罪矣然不揆愚昧而期剖門下
冀一拜先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厚勤奉之
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迭具器皿及陳
設致於前碟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平狀置冠中入
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啟戶光
庭急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舞詩道宗欲少與道士于方外發
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揚行密閒奇於揚州宗徽
賓籍任之蓋為舞詩三十五楊氏宋鮮化而去易

子孫之舉措惟衣履存焉順義七年楊溥贈
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
之東山築宮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
名或得於此
若溪漁隱曰問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谷
幽邃今有楙宇在焉国初黄台留題詩云千
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屛問政山自少雲霞
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呑丹罷
桃浸星宮呪水閑草暗碧岩壇息句斷松昏紫

氣度亟閑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鼈䴏頂更殷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書還笻杖健捶菖蒲節筍幘高簪玳瑁斑新隔斷闌侵月寫舊隣猶說枕江灣黃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鵝海上使類青鳥態匿白歲以旬驢積字跡洛禮儀非敵肘後靈方秘不遲實錄重無金縷黃絳囊條鏁玉連環常丹奇異究是三楚游遍汎汎百巒谷易叢髮共吟呼笑羊勤敦異客荒攀靜張碁局鋪遠打欺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兎伏窓橫種几若龍跧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听琴夜撼椽花氣薰心香馥馥澗聲聆耳響潺潺高境自掩浮生骨短界難凋不死顏早晚重逢蕭鳩客飲隨芝蓋出塵寰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事多出師道本傳

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持衣食錢物且告別持以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矣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復齋謾錄云李定記宣和中太學士人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人粧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右手執拍板乃鉄為之唱詞曰閑乎曲紅賜綉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恨壓山青諸公怪其辭異即問之曰此何辭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駕導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乱左手為賊所斷今游人間見諸公飲酒求一盃之適耳遂與一盃飲畢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者

溪漁隱曰夷堅志所紀與此小異此仍以詞
一牛來詳孰是

復齋謾録云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鴈
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
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
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三十餘年而顔色如初
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叱以惡聲使之覩近不
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過故人樓止
張生為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
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
卧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
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往按之貫貌
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如浪鳴焉縣主簿
劉純臣使人棺斂埋於地云張生還家其弟
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今往雙嶺矣張乃知
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卧不
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觀之純
臣称其險絶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
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亂斷布衣穿形骸一脫
塵緣盡太極光陰不紀年洪覺範冷齋
夜話嘗記之互有不同

復齋謾録云熙寧中王迥為洪州左司理參
軍一日有道人以古鏡因俾迥自照乃自星冠
羽袍縹緲見鏡中迥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
汝誤念墮此劫有修行勿論苦海既去迥
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寮
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詩新建主簿劉
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髪如
椶漆左參軍既去青衫從隱淪世上定無
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能棄玉皇山前
樂花看金鼇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
藍田夫婦總登真後婦姑蘇不知所終

文昌雜録云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皆傴
不能仰視因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
萬三百為酒貲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
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

背但書生無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向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之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於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蓋常有神仙之遇焉

復齋謾錄云高尚處士劉皋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

鬼詩

復齋謾錄云東坡記徐州通判李綯有子年十七八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空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璡常空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大哭此事與前極相類

見聞錄云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群婢為偶或時不見一家人畏之公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部下諸孫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為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逐月餘不見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畔生大蕈乃是視之果然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丘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其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著稾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蓋可信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脁寓居寶應縣至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見訪並出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樓直下是蘭舟穿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見君才而不當君今休苦更思商兒家自有清溪水歇著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為異至謂寶應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以游忘之也

復齋漫錄云魯直記江亭見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見劉東坡樂章秋雨晴時泪不晴之語

苕溪漁隱曰雲齋廣錄載司馬槱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黃昏幾度瀟々雨蟬鬢犀梳雲欲吐檀板新聲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凄涼明月生秋浦

藝苑雌黃云談苑載金陵之陷有曹翰者收散亡自宣歙長驅入福建以圖與後李氏至歙州州將龔慎儀已降王師閉門不給薪水絳攀破蘇儀將至建州殺於松溪麾下歌亡朝廷以鄧鎬招之遂自歸時儀兄子頴上言求復季父之讎召頴昇絳當貸曲直鑣舉于嶷燮絳遂求誅絳初絳嘗晝寢夢一白衣婦人酌酒勸之歌若菩薩蠻詞以送之歌畢謂絳曰他日當相見嶠子陂絳私記之及是伏法於京之西嶠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載皆同唯江南埜錄獨異謂白衣婦人為王貞姓耿氏以嶠子陂為孟家陂無菩薩蠻詞而有詩一首云清風良月夜深時莫帛盡郎恨尚遲他日孟家陂上納再來相見是佳期二說不同不知何者為是

苕溪漁隱曰余觀南唐書云盧絳以病痁夜夢白衣

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飲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清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畢謂絳曰子之疾食葚即愈詰朝求葚食之果瘥迨數夕又夢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見於旬子陂絳仕江南後歸朝會韓穎言求復季父之讎乃命誅絳絳臨刑問其受刑之起即亘子陂有司衣婦人姿兒宛如所夢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夫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洞微志所記亦與此同南唐書三十卷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紀必審當以為正也

許彥周詩話云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舊傳一士人家請之既降偶書院中子弟作雨詩因率爾請賦頃刻書滿紙其警句曰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誠可喜也

文昌雜錄曰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於鼓腔中與人語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獻守陳為製小詞一闋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好月明忘卻華筵到曉行煙波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化為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云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晚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清約可愛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八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九

長短句

南唐書云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云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甚優苕溪漁隱曰元宗即嗣主李璟嘗作此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為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云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帷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巳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不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主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為警策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漫錄云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懽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苕溪漁隱曰舊詞高雅迥非世所及如撲蝴蝶

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
婉美詞云煙條雨葉綠遍江南岸思歸倦客
尋芳來較晚岫邊紅日初斜陌上飛花正滿
淒涼數聲羌管怨春短玉人應在明月樓中
畫眉嬾繡牋錦字多時魚雁斷恨隨去水東流
寄與行雲共遠邏徑念舊香猶暖
苕溪漁隱曰先君頃嘗丐祠居射村作感皇恩一
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雲水始覺精神自家
底梢帆輕棹時與白鷗遊戲畏途都不管風波
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歲何妨盡況醉臥
龍多事漫說三分高計算來爭似我長昏
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
江風海立千車萬馬塵聲多遮棹峭寒欺酒
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
蒻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鷺沙鷗都舊識
行未得高歌與相尋覓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古詞絳都春有鼇山綵太上
名綵御蓬萊島之句當云綵結余於前集誤以古

詞為柳詞今正是之
藝苑雌黃云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
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
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
不得志日與儇子縱遊倡館酒樓間無復檢約自
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嗚呼小有才而無
德以將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
多稱之然大槩非羈旅窮愁之辭則閨門淫媟
之語若以歐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
秦少遊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
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
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
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遊鳳輦何處與
仁廟挽詞闇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
作此詞借使不忤旨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
霜紅淺竹籬茅舍間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
仙夏英公等應制辭殆不啻天冠地屨也世傳
永嘗作輪臺子早行詞頗自以為得意其後

張子野見之云既言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又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鬬光芒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復齋漫錄云翰林學士毛澤民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佩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燃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体態暮為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豔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回嬌鬟低嚲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遂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燕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

閣筝盃戢碧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
翠裙圓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
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四首重依然苕溪漁隱曰冠
柳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中春天
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
眞語病也
古今詞話云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
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
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
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
然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
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
之心末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衆蘭集載此
詞注曰寄子由故後句云（時是意已皆老似問誰之意）中秋誰與共孤光把
酒淒然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
倅錢唐時作子由時爲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
則非也
苕溪漁隱曰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
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
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
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
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
澹佇淨可數毛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
年無似此佳時露坐久疏星時度烏鵲正南飛
瑤臺冷欄干憑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
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
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
如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
清樽素月長願相隨
苕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
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詞其首
云青烟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閒階臥桂影固
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樽投曉共
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
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眞作中
秋念奴嬌詞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

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往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與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其氣索然矣

苕溪漁隱曰曹元寵本善作詞詩以紅窗迥戲詞盛行於世遂掩其名知望月婆羅門詞亦豈不佳詞云漲雲暮卷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朧朧佳人乍逢歎此夕與誰同憶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笛一聲中凝淚眼立盡西風此詞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平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為楊如晦作非也

侍兒小名錄云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煙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

每酒闌歌之間則泣下後閤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為送今相公亦將亡[redacted]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亦常有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苕溪漁隱曰東坡送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晉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慟哭而去東坡用此故事皆世俗之論必以
為成讖矣然其詞石刻後東坡自題云元祐六
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考之元祐四年
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
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楊入長禮曹出帥定武
至紹聖元年謫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
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
信耶

苕溪漁隱曰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
無長短句中自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
句及本朝則盡為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
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
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
聲乃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
南踏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
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
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
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
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作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
易甲為乙稱其所作仍隨其詞牽合為說殊無
根蔕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歲水邊沙外城
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者山谷
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押除無
已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洪覺範嘗和
此詞題崖徽貢子云多以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晁無咎亦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慨驚清自
卷珠況海觀語公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
乃為任世德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
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腳上鞋兒四寸羅者二詞
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為賀方回作以浣沙
溪為涪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似
雪花中奇絕者為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唇新
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者為蘇叔黨作皆非

苕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輙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爲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旋落英飛玉蘂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養丹砂龍丘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之以詩亦云寄聲變擢玉髮鬢光可照駿馬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鸞馬放阿獎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覩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遠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者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復齋謾錄云鄭志全從昭陳瑩中貶廉間以長短句相諧樂有箇胡兒模樣別滿頰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那得長長黑志全句 鑷子鑷來須有千堆雪莫向細君容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瑩中語謂志全金之長鬚也有个頭陀修苦行頭上頭髮逐逐身 坡一副幹裙衫緊纏雙脚苦苦要遊南閩說度牒朝夕到并除頷下髭鬚鉢中無粥住無庵摩登加處只恐却重添此志全語謂瑩中之多慾也竟後爲推官後二公聞亦嘗以詩詞贈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回北斗南肯伴靈鬍千日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今見故人今幾年年來氣物尚依然道知閒坐登臨處極目江湖萬里天志全語也一尊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消人生似夢夢似裏惺惺何處用盞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瑩中語也初志全自元符間貶新州 徽宗即位以中書舍人乃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從昭焉

復齋謾錄云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辭於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辭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褪紅日薄侵羅

綺嫩草初抽碧玉簪細柳輕窣黃金縷鶯囀
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
李佳人應念歸期梅粧淺洗鳳簫聲絕沉孤鴈
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古今詞話云京都防河卒於汴河上掘地得石刻
有詞一闋不題其目臣僚進上上喜其藻思絢
麗欲命其名遂摭詞中四字名曰魚遊春水令
教坊倚聲歌之詞凡九十四字而風花鶯燕動
植之物曲盡之此唐人語也後之狀物寫情不及

之矣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復齋謾錄云王逐客送鮑浩然之浙東長短句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
眉眼盈盈處纔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
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
葛亞卿用其意以為詩斷章云明日一盃愁
送春後日一盃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
桃源記歸路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
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體

山谷語也
苕溪漁隱曰東坡言如夢令曲名本唐莊宗製一名
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
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為之名古今
詞話云後唐莊宗修內苑掘得斷碑中有字三
十二曰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長記
欲別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
莊宗使樂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記但詞話所記
多是臆說初無所憑援故不可言當以坡言為

正
復齋謾錄云鄧肅謂余宣和五年初復九州天
下共慶而識者憂之也都下盛唱小詞曰喜則
喜得入手愁則愁不長久忺則忺我兩箇廝守
怕則怕人來破鬬雖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謂
也七年九州復陷豈非不長久耶郭藥師契
丹之部也我用以守疆啓敵國禍郭耳非破鬬
之驗耶
苕溪漁隱曰魯直書荊公集句菩薩蠻詞碑本

云數間茅屋閒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許暮鬨晴黃鸝三兩聲因閱臨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余謂不若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者為勝也

裛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為予言張志和漁父詞韻有遠韻志和善丹青必有形於圖書者而世莫之傳也嘗以其詞增損為浣溪沙誦之有矜色予以告太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設奇事久之乃以烟波圖見歸其致思深處不減昔人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苕溪漁隱曰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蓑雨細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波烟老誰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舊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擫頭雨細春江渺余謂仲宗曰擫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蓑雨細仲宗笑以為然

古今詞話云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湖中有宴會羣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之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已責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淚無言子瞻作賀新涼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

倅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蓋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賀新凉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吏同日語哉

苕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為一娼而發耶簾外誰来推綉戶枉教人夢斷瑶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簾風動竹疑是故人来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户急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蘂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榴花獨芳因以中寫幽閑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腔調寄賀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賀新凉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吾溪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為不幸橫遭點汙吾不可無言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謂之詅癡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

上庠録云政和元年尚書蔡疑為知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侍香金童方盛行舉人因以其詞只改十五字作懷挾詞云喜葉葉地手把懷兒摸甚恰限出題厮撞著內臣過得不住脚忙裏只是看得班駮這一身冷汗都如雲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恁時檢又還猛相度只恐根底有人尋著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三十九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十

麗人雜記

韓子蒼昭君圖叙云漢書竟寧元年呼韓
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昭君字嬙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
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
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
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
然曄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
昭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
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
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宮人皆賂
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
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穰女端正閑麗
未嘗窺看門戶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
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
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
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況傳記
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
歸縣有昭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慮以
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
王諱昭號明妃云

復齋漫錄云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
新女灸面謹勿輕離家舍若唐逸士傳云昭
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
女面灸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
道之矣

苕溪漁隱曰古今詞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
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
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
有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藝苑雌黃云石季倫王明君辭云延我於穹
廬加我閼氏名閼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
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愛閼氏
生少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
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解

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顏使我
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
緋取其英鮮者作胭脂婦人粧時用作顏色
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胭脂
也錢昭度亦云昭君詩云閼氏緣閒易妾
名錯謬莫大以溪河清則誤讀氏字為娃氏之氏
矣
太平廣記云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
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
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
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星閭以美色無益於
時遂以巨石鎮之苕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欲
買娉婷供笑語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復齋謾錄云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為
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
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
女發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

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
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使司空宅
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
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
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
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
夜聞鄰妓詩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
環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
法宣觀妓詩云舞袖風前舉歌聲扇後嬌王勣詠
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
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
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
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為艷曲
云清江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許彥周詩話云南齊楊侃性豪侈舞人張靜婉
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曰
認得楊家靜婉腰後人卻除家字只使楊靜婉
誤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

焉能子夜歌晉有丁家女善歌非當時可及
也
苕溪漁隱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
道術邀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飲座
篌上有朱字曰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娶
陸長源女乃所見於盧家者暴善箜篌朱字
宛然亭生具說舊事女曰從舅為仙官所追
如生所言余觀吳詩樂府雜題云箜篌者漢武
帝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言坎
坎節應也侯工人之姓後語訛坎為空也又
段安節樂府雜錄云箜篌乃鄭衛之音權輿
也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吳
競所言有據而段安節出於臆說則箜篌之
始當以漢武為是而空国為非也樂府有箜
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
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溺死
於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無渡河公
墮而死當奈何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

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
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玉以其聲傳
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侍兒小名錄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
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
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恨
之陽臺又專同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
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
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為回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
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遣
蒼頭賫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
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苕溪
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韓濟之歸
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淚宦遊
如寄且伴山翁醉說與鮫人莫解江皋佩將歸思
暈紅縈翠細織回文字 初寮用前事以其漢上
故事然於送人之詞倍難用也
東觀餘論云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

少常沈公復傳其書錄是若蘭之才益著然
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
則溟泚可若矣若沈公之傳古亦謂辭句脫略
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
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
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
許得唐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所釋而後曉然
是詩初不脫略蓋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
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大其色又黃四

言數金其色又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
圖之色為不爾今因冠詩于前遂別而書之
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為之色覩者見
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
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卷首云
苕溪漁隱曰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
其一云春曉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
人隨遠鴈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
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

雪愁縈骨淚洒緣襟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
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
斷腸愁是斷絃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
以將見二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千餘首皆
奇絕今記其三首然一一詩非東坡所作也少
游又云予將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嘗見之
記其五絕今以補予聯之遺耶叢話前集所
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為少游所作亦非也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燕群臣賞雙頭牡丹詩上

言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詩
之必一笑奇女子也湘素雜記云周世宗時陶
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以奉匜
又且有書謝略云巫山之麗質初臨霞侵鳥
道洛浦之妓姿自至月滿鴻溝舉朝不能會
其辭熙載因乃家妓訊之云是夕忽當浣濯焉
王平甫云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獻
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蘂夫人詩共三十二首乃
大人親筆而辭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

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少詞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僞蜀孟昶侍人事具国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俟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又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過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鬬濕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座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皆清淺可喜花蘂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乃逸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誠為亂真矣聊摘其一云二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裹頭閒向殿前騎御馬揮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苕溪漁隱曰余觀古今詩話翰府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蒨桃詩二首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怪辭予所不取今但筆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意蒨桃自內窺之立為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窓下幾度抛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豔歌

東皐雜録云王定国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国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師定国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為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

卽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
雪飛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
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却道此心
安處是吾鄉
苕溪漁隱曰陵敦禮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
出侑樽俎每丐韻於坐客須刻成章卜算子
云送我出東門作别長安道兩岸垂楊鎖暮
煙正是秋光老一曲古楊關莫惜金樽倒君向
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知夢令云日暮馬嘶
人去船遠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
量人否無緒無緒生怕黄昏疎雨
復齋謾録云劉儒明既喪愛妾而不能忘為清
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意隋楊柳搓得鵞兒
黄欲就天色清明廝勾去年紫陌先門今朝
雨意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箇黄昏與唐阿仄
之詞有聞矣
苕溪漁隱曰山谷戲聞善道侍兒來促詩云日遣
侍兒來報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鴆盤茶様施

册粉只欠一枝菖苣花具醜陋可想山谷亦
善戲也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
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祕閣守
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吴江冷北狩應悲易水
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来消息欠劉琨
四六談塵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
李易安祭趙湖州文云白日正中歎龐翁之
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婦人四六之工者
苕溪漁隱曰江寧章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美
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寄文虎云千里長安
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好風光滿
堦芳草緑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
人淚眼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
斷九回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
衷腸萬一耳何不掩惡輒示他人適足取笑文
虎也本不復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已小詩二章
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紗窗外一聲蟬牵斷

愁腸懶畫張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撚玉
爐煙其二云畫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颺羅
裳女童来報新篘酒安得良人共一觴
東皐雜録云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司馬温公官
祠范蜀公自詩下来同過郡會出四玉杯勸酒
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温公請書牘尾
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
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
東皐雜録云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口林子中
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
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東坡索筆為
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
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
早瑩骨球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自滿
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也苕溪漁隱曰聚蘭集
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詩仲途且以鄭容落籍
高瑩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
復齋謾録云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癸

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謌
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
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巵
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
殿瑞煙浮高占甲科弟九蓋元長奏名弟九也
詩話儁永云夏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當
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飲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
酒妓壓畫船低
苕溪漁隱曰唐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惠中善
填詞有姓戴者忘其名兩作漢守寵之既而南
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見意云
團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
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幡鴈水全勝得陶
佩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
梳洗懶尋思陪宴杞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
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
相許衝雲破霧一到洞中天
許彥周詩話云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

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云蛙胎光透殼犀角暈盈尖又記人作七夕詩押尼字衆人競和無成詩者僕時不曾賦後因讀藏經呼喜鵲為芻尼乃知讀書不厭多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十

嘉靖洙年孟春底本錄至季春十三日
至四月望日完南州徐渠書畫